



[英] A.S. 尼尔 著 王克难 译

夏山学校

Summerhill





我读过《夏山学校》，我羡慕夏山学校，我相信再差的学生进了夏山学校都会变好，因为夏山学校给孩子几乎是无限的自由。而正是这些自由，唤醒了孩子美好向上的心灵。
——青少年教育专家 孙云晓

今天，市面上的《窗边的小豆豆》、《夏山学校》等书，描写的都是 20 世纪前半叶一些教育先驱所做的尝试，令人安慰的是这些尝试已经在今天，在全球二分之一的国家里成为现实。
——儿童教育专家 孙瑞雪

凡是读了《夏山学校》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孩子只要有了学习的内在动力，甚至可以在两年之内学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全部课程而考上大学，这是为什么？……在这种最“不强迫孩子学习”的学校里，为什么考上大学的比率要比其他学校高出 70% 以上？
——儿童教育专家 李跃儿

我们做父母的，要想孩子将来幸福，应该努力支持孩子“自我”的成长和完善，而不是简单地设定一个“框框”，要求孩子达到父母预想的样子。《夏山学校》里尼尔提到，他不赞成很多家长要求孩子从小遵从严格的道德、礼节，也许那些家长的行为就是在设定这样的“框框”。
——儿童教育专家 小巫

西方世界还没有一位教育家可以和 A.S. 尼尔比肩，《夏山学校》无疑让我们在黑暗的路途上看到了一丝微光。
——美国著名作家 亨利·米勒

Summerhill

ISBN 978-7-5442-4577-7



9 787544 245777 >



定价：25.00元



〔英〕A.S. 尼尔 著 王克难 译

夏山学校

Summerhill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山学校 / [英] 尼尔著; 王克难译. — 2 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5442-4577-7

I. 夏… II. ①尼…②王…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
集—美国—现代 IV. 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50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6-044

SUMMERHILL by A.S.Neill

Original title in English © The Estate of A.S.Neill, 1926,1932,1937,1953,1961,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arranged with Zoe Readhea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XIASHAN XUEXIAO

夏山学校

作 者	[英] A.S. 尼尔		
译 者	王克难	译 校	李 耘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黄渭然 王 前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封面绘图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9.5		
字 数	223 千		
开 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201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577-7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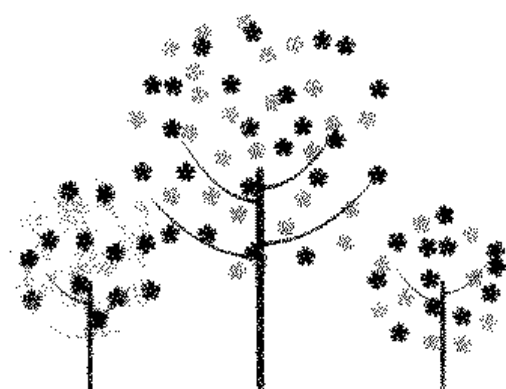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乐园一样的学校	1
第二章	养育孩子	75
第三章	“小孩从哪里来？”	161
第四章	孩子应该遵从什么	189
第五章	孩子的问题	211
第六章	家长的问题	237
第七章	问题与答案	271

第一章 乐园一样的学校

“上课完全自由。孩子们可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一年到头不上课……”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学校吗？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夏山是个什么学校

本书讲述了夏山学校（Summerhill）的故事。夏山创建于一九二一年，位于英格兰东萨佛克郡的里斯敦镇，距离伦敦约有一百英里。

简单介绍一下夏山的学生。有些孩子五岁就来到了夏山，有些则十五岁才来。孩子们一般在学校念到十六岁，我们通常有二十五名男生、二十名女生。

学生按照年龄分成三个班级，小班从五岁到七岁，中班从八岁到十岁，大班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有些学生来自英国以外的地区，现在（一九六八年）我们有两个北欧学生，四十四名美国学生。孩子们也按班级住宿，每班有一名保姆。中班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大班则睡在茅屋里，只有一两个年纪稍大的学生住单人房间。男孩二到四人共用一个房间，女孩也一样。宿舍里没有内务检查，也没人替他们整理，他们完全自由。同时，学生没有规定的制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穿他们想穿的任何衣服。

报刊称夏山为“放任学校”，暗示它是由一群无法无天的野蛮孩子组成的学校，因此我觉得有据实报道夏山的必要。我写得未免有点偏心，但我愿意尽量将夏山的优点与缺点一起呈现出来。

它的最大优点是培养出了未被恐惧与仇恨摧毁的健康自由的孩子。

很显然，让活泼可爱的孩子坐在课桌前学习没什么用的东西，这样的学校是坏学校。除非他们认为学校理应如此，或者作为父母，他们需要孩子驯服、没有创造力、能迎合以金钱定成败的现代社会，这样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学校是好学校。

夏山开始时是一所实验学校，现在却非如此，它已成为一所示范学校，因为它证实了“自由发展”是行得通的。

当我和妻子创办这所学校时，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

我在普通学校执教多年，对其他的教育方法也很了解，但我知道所有那些教育方法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些方法是以成人的观念来决定孩子该怎样成长和学习的。在开始采用那些方法时，心理学还是一门无人知晓的科学。

所以我们决定办一所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学校，为此，我们不得不放弃所有管训、指导、约束，以及一切道德训练和宗教教育。有人说我们勇敢，其实这并不需要勇气，所需要的不过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坚信孩子的天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四十年来，我们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而且更加坚定不移。

我认为，孩子生来是聪明的、现实的，假如成年人不给他约束，他就会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潜能。从理论上说，在夏山，凡有做学者的天分和志向的人，都会成为学者，而只适合做清洁工的则会发展成为清洁工，但至今我们尚未教出一个清洁工来。我说这话并无势利之意，因为我情愿看到学校教出个快乐的清洁工，也不愿看到它培养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学者。

夏山学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首先，上课完全自由，孩子

们可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一年到头不上课。学校确实有课程表，但那只是给老师预备的。

孩子们多半按年龄分班，有时也按照兴趣而定。我们没有什么新的教学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教学方法并不那么重要。只有对那些想学多位数除法的人来说，多位数除法才重要，所以一所学校用不用特殊的方法来教多位数除法并不重要，如果一个孩子真的想学它，不论用什么教法，他都能学会。

到夏山来上小班的孩子，一到时间就会欣然去上课，但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学生却发誓他们再也不去上那些倒霉的课。他们在校内到处游荡，甚至妨碍别人，也绝不愿意上课。这种情形有时要持续好几个月，而且持续的时间和他们对以前学校的反感程度成正比。在我们的记录中，一个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女孩游荡了三年之久。孩子从怕上课到愿意上课一般平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对“自由发展”概念陌生的朋友，一定会认为“小孩子如果想玩就可以整天游戏”的学校，一定会乱得天翻地覆，许多大人会说：“假如我以前上了那种学校的话，我一定会一事无成。”还有人说：“当那些孩子跟受过严格训练的孩子竞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太差了。”这使我想到杰克，他十七岁时离开夏山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人事主管找他谈话：“你就是那个从夏山来的孩子吗？现在你和从别的地方来的孩子相处之后，对夏山的感想如何？假如现在可以再选择的话，你愿意选择伊顿^①还是夏山？”

杰克回答说：“当然是夏山啰！”

^① Eton College，位于英格兰西部温莎镇，泰晤士河畔。是英国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历史上曾有二十多位首相毕业于此校。

“夏山有什么独特之处？”

杰克挠了挠头。“我不知道，”他慢吞吞地说，“我想是它给了我一种绝对的自信吧！”

“不错，”人事主管不动声色地说，“你一进门，我就发现了。”

“老天，”杰克笑道，“假如我真给了你这种印象的话，你不会在乎吧？”

人事主管说：“我就喜欢这样。被我叫到这里来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手足无措，很不自然。而你进来和我谈话时，却表现得和我是平等的。哦，你刚刚说你想转到哪个部门去？”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学问本身不如性格来得重要。杰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未被录取，因为他讨厌读书。他对兰姆^①的散文以及法语一无所知，但这对他的生活丝毫没有妨碍，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师了。

当然，孩子们在夏山也学到了很多。也许我们这里十二岁的孩子不能和一般同龄的孩子在写字、拼音或是数学分数上一争长短，但只要是需要创造力的考试，夏山这群孩子就会遥遥领先。

学校里没有考试，但有时我们会为了好玩而考试，例如：

请说出它们在哪里：马德里，星期四群岛，昨天，爱，民主，仇恨，我的老虎钳（啊呀，这下可难回答了吧）。

请写出下列词的含义（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正确答案序号）：

HAND(3)：只有两个学生选择第三个答案：马的高度单位。

BRASS (4)：一种金属、面颊、陆军高级官员、乐队的

①查尔斯·兰姆，十九世纪英国散文随笔作家。

一部分。

把《哈姆雷特》里面著名的独白“To-be-or-not-to-be”翻译成夏山的儿童用语。

这些考题显然不是认真的,却很受学生们欢迎。通常在答题时,新生总是比不上那些已经习惯了的老生,并不是他们的智力不够,而是他们严肃惯了,因此任何诸如此类的玩笑都会使他们迷惑。

以上是我们上课轻松的一面。在所有的班上,可以学的东西都很多。假如因为某种原因,一个老师不能按时授课的话,学生们通常都会大感失望。

有一次,九岁的戴维因为咳嗽不得被隔离,他哭得十分伤心,他抗议说:“那我就不能上罗杰小姐的地理课了。”戴维差不多一生下来就进了我们学校,对于功课的必要性有一套明确的观念,他现在已经是在伦敦大学的数学讲师了。

在夏山的学校大会上,学生和教职员一样,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有表决权。几年前,有人在这个大会上建议应该惩罚犯规的人一星期不准上课,但学生们都抗议说这种惩罚太严厉了。

我和我的教师们都痛恨考试。对我们来说,大学入学考试是个紧箍咒。但我们不能拒绝教学生那些必修科目。只要考试制度存在一天,我们便不得不对它有所屈服,所以夏山的老师也都具备教授这些必修科目的能力。

很少有学生对考试有兴趣,只有那些想进大学的学生才会参加。而在应付考试上,这些学生似乎并没有碰到特别的困难。他们通常在十四五岁左右开始用功读书,大约经过三年便去参加考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次成功,但重要的是,他们会再接再厉。

夏山也许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学校。这里没有逃学的学生，也很少有想家的学生；吵架虽然难免，但打架的很少，而且极少出现激烈的打斗；我不常听见学生哭，因为比起那些被压制的小孩，自由的孩子怨气少得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爱意味着对孩子的肯定，这对任何学校都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你惩罚或责骂孩子，你便不可能和孩子走到一起。夏山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被肯定的。

请注意，我们并非超人，也有人类的缺点。有一年春天，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种土豆，六月有八颗土豆被连根拔起，这让我非常气恼。但是这种气恼和专制者的气恼有很大区别，我只是为了土豆本身而气恼，而不像专制者那样认为这是一个涉及是非的道德问题。我并没有说偷拔土豆是如何不道德，而只是表示那是“我的土豆”，“我的土豆”不该被别人侵犯。我希望我说清楚了其中的区别。

让我再换个方式来讲。对孩子们来说，我和他们是平等的，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权威。我对土豆事件发脾气，就如同一个孩子为了自行车胎被人放气而大发脾气一样。当你和孩子平等相处时，你对他发脾气是没有危险的。

有些人要说：“这些都是废话，学校不可能有平等。尼尔仍是上司，他更老，懂的也更多。”这是真话，我是上司。假如房子失火，孩子们都会跑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更老，懂的也更多。但这没关系，因为我和他们打交道时，是和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就像土豆事件中一样。

当五岁的比利因为我不在邀请之列，而让我离开他的生日宴会时，我会马上毫不迟疑地离开，就像我不愿他在我的房间里而叫他出去一样。描写这样的师生关系实在不太容易，但每位访问

过夏山的客人都知道我所说的“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意思。从学生平时对教职员的态度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对所有的老师，学生们都直呼其名，而不是某某先生或老师。

在夏山，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准乱弹我的钢琴，我也不能未征得孩子的允许而骑他的自行车。在学校大会上，一个六岁孩子的投票与我的投票一样有效。但是“聪明人”会认为，实际上只有成人的话才算数，六岁的孩子难道不会等你举手再举手吗？我倒愿意孩子们有时能这样！因为我的提议曾被多次否决。自由的孩子是不易受到别人影响的，因为他们没有恐惧，而无所畏惧是孩子所能得到的最棒的礼物。

我们的孩子不怕教职员。学校有规定：晚上十点以后，楼上走廊里要保持安静。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一场丢枕头的战斗在上面正打得起劲，我放下笔上去抗议。当我上楼梯的时候，听见一片劈劈啪啪的脚步声，走廊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失望的声音在说：“嗨，不就是尼尔嘛。”于是乱丢乱闹马上又开始了。当我解释说我正在楼下写书时，他们表示关心，并且马上同意停止吵闹。而他们刚才之所以匆忙躲藏，是以为和他们同龄的睡眠值日生来检查了。

我要再次强调让孩子对成人没有恐惧心理的重要性。一个九岁的小孩会跑来告诉我说，他打球的时候打破了一扇窗户，因为他知道那不会使我动怒。他也许要赔偿那扇窗户，但他不担心会被教训或惩罚。

几年前学校自治委员会解散，没有人出来竞选。我觉得机会来了，就贴了张布告：“因为没有政府，因此我宣布，我就是独裁者，尼尔万岁！”学校里马上就有了怨言。下午，六岁的维维安来找

我说：“我把健身房的一块窗玻璃打破了。”

我挥手打发他走开，说：“别拿这种事来烦我。”他走了。

一会儿他又回来，说打破了两块窗玻璃，这下引起了我的好奇，便问他在打什么主意。

“我不喜欢独裁者，”他说，“我不喜欢没饭吃。”

（我后来才知道，反对独裁者的气出到了厨子头上，所以她关上厨房回家去了。）

我问维维安：“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再多打烂些窗子。”他倔强地回答。

“好，再去打吧！”我说，他真的去了。

回来时，他宣布打破了七块窗玻璃，但他很严肃地说：“你放心，我会赔。”

“怎么赔呢？”

“从我的零用钱里省下来，那要花多长时间？”

我很快地计算了一下，说：“差不多要十年。”

他沮丧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朗起来。“哦，”他叫了起来，“我不必赔。”

“但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我说，“你忘了私有财产规则吗？”

“我知道，但现在没有什么私有财产规则了，现在没有自治委员会。那是自治委员会定的规则。”

也许因为我脸上的表情，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赔就是了。”

他并不需要赔偿。不久后我到伦敦演讲时，提到了这个故事，讲完后，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交给我一张一英镑的支票：“赔偿那小子打破的窗子。”两年之后，维维安还在跟人家讲他打破窗子的事和那个替他赔钱的人：“一定是个大傻瓜，因为他都没见过我。”

当孩子不知恐惧为何物时，他们就很容易和陌生人接触和相处。其实英国人的保守从根本上说就是恐惧。夏山的孩子对客人和陌生人特别友善，这是让我和同事感到最骄傲的一点。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客人中多数是对孩子们感兴趣的人。最不受欢迎的访客是老师，特别是想要认真察看他们的图画和作业的老师；最受欢迎的是会讲故事的人，冒险和旅行故事非常受欢迎，航空故事尤甚；拳击手或网球健将会立刻被包围，但高谈理论的客人则常常受到冷落。

通常，客人的评语是，他们不知道谁是教员，谁是学生。那是实情，孩子们经常受到鼓励，习惯于一视同仁的气氛，因此尊师重道那一套便没有用武之地了。教职员和学生吃的一样，而且遵守同样的校规，同时学生也不同意教职员享有任何特权。

从前我每星期有一节针对教职员的“心理学”谈话，有的学生埋怨说不公平。于是我改变计划，凡是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谈话。每星期二晚上，我的房间里挤满渴望听讲的小孩，他们不但听，而且自由发言，应孩子们的要求，我的讲题有：自卑感、偷窃心理学、强盗心理学、幽默心理学、人为什么会成为道德家、手淫、群众心理学。很显然，当他们踏入社会时，他们已经对自己和他人有了相当广泛的认识。

来夏山访问的客人最常提出的问题是：难道孩子们不会反过来责备学校不教他们数学或音乐吗？我的答案是：这一代年轻的贝多芬或爱因斯坦是不会让自己的才能被埋没的。

孩子应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而不是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自以为是的教育家的看法，家长与教师的关心和指导只会造就一些机器人。如果你强迫孩子学习音乐或其他东西，就不可避免

地会让他们失去意志。只有唯唯诺诺、畏缩胆怯的社会才需要这样的人。

夏山的一天

让我来描述一下夏山标准的一天。从八点一刻到九点是早饭时间，学生与教职员都把自己的食物从厨房拿到餐厅。九点半上课时，床铺应该已经整理好了。

每个学期开始时，每位老师都会公布一张时间表，德雷克的第一堂实验课在星期一，第二堂在星期二等。我的英语和数学也有一张时间表，莫里斯教的地理与历史也是一样。年纪小的学生（七到九岁）上午经常和他们的老师在一起，但他们也到科学或者艺术教室上课。

没有被强迫上课的学生。但是，如果星期一吉姆来上过英语课后，直到下星期五才见人影，其他学生便会怪他影响了全班的进度，他们可能因此不准他上这节课。

课一直上到下午一点，但是小班和中班的学生在十二点半吃午饭。学校有两次午饭，教职员和大班的学生在一点半吃午饭。

下午全部是自由活动。我不知道整个下午孩子们都会做些什么。我自己一般是种菜，但很少看见附近有学生。有时我看到中班学生在玩官兵捉强盗，大班学生则忙着摆弄机器和无线电，或者制图和画画。天气好的时候，大班学生到户外进行体育比赛，有的则在工艺室里修自行车、造船或造玩具手枪。

下午茶从四点钟开始。五点起便有不同的活动，小班生喜欢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听别人讲故事，中班生喜欢在美术室做一些画图、剪纸、皮工、编篮子之类的活动，通常总有一批大班生在忙着做陶器。事实上，不论早晚，陶器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年纪大的孩子会从五点一直做下去。木工室和铁工室每晚都是满满的。

星期一晚上，学生用父母给的零用钱去看电影，星期四换影片时，那些有钱的会再去。星期二晚上，教职员和大班学生听我讲心理学，小班生则有不同的读书小组。星期三晚上是舞蹈之夜，跳舞唱片是从一大堆唱片中选出来的，孩子们个个都是跳舞能手，有些访客说他们跳得比自己好多了。星期四晚上没有特别的节目，大班生到里斯敦或奥德堡看电影。星期五晚上是留着派特别用场的，像排演话剧等。星期六晚上是最重要的晚上，那是“学校大会”之夜，会开完后，通常接着跳舞。冬天，星期六晚上是演戏之夜。

工艺课没有时间表，木工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孩子们做自己愿意做的，几乎总是玩具手枪、长枪、船或风筝，他们对精细复杂的木工不大感兴趣，连年纪较大的孩子也不愿做复杂困难的木工。很少有学生对我做铜器的嗜好感兴趣，因为你不能对一个铜盆抱有太大的幻想。

天气好的日子，你也许看不见夏山的这群男孩，他们在校园远处撒野造反。但你会看到女孩子们，她们总待在房子附近，不常离开大人太远。

你常会发现美术室里满是女孩子，她们画画，用线、布做多姿多彩的手工艺品。总的来说，我认为男孩子比较有创造性，至少我从未听说过男孩说他因无事可做而感到无聊，但有时却听见女孩子这样抱怨。

男孩比女孩更有创造性，也许是因为这所学校的设备比较适

合男孩子的缘故。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很少用铁工室或木工室，她们不喜欢玩机器，对电器或无线电也没有兴趣。她们有自己的工艺课，包括陶艺、剪油纸块、画图和缝纫，但对一些女孩子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男孩和女孩一样喜欢烹饪，并自己编导戏剧和设计服装、布景。一般说来，学生的表演才能会达到很高的水准，这是因为他们的表演纯真而不卖弄。

女孩似乎和男孩一样常去化学实验室，工艺室大概是唯一不吸引九岁以上女孩的地方。

对于学校的各种集会，女孩都不如男孩积极，对此我没有很好的解释。

直到几年前，女孩子到夏山都来得比较晚。有许多是从教会学校来的“问题学生”，我从未觉得这样的孩子是自由教育的真正代表。这些晚来的女孩的父母大都不知自由的真谛，如果知道，他们的女儿就不会有问题。女孩们的错误在夏山得到纠正后，马上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能受到教育的好学校”。但近几年，一些家长开始因为信赖夏山而把女孩们送来，这些女孩充满了热情、创造力和主动性。

我们偶尔会失去一些女孩子，常常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父母又要让她们的兄弟继续读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关系，重男轻女的旧传统很难消除。父母的嫉妒心也曾使我们失去一些学生，那些父母担心孩子会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向学校。

夏山至今仍有经济上的困难，只有极少数父母会有耐心 and 信心把他们的小孩送到一个以游戏代替书本的学校。一想到孩子也许到了二十一岁还不能自立，父母们便会焦虑不安。

现在大多数夏山学生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一种无拘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无束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这种情形非常让人欣慰。因为从前曾有些老顽固在绝望之中才把儿子送来，这种父母对孩子的自由毫无兴趣，私底下，他们也许认为我们是一批疯子。和这些老顽固真是很难沟通。

曾有一位军界人士，想送他九岁的儿子来这里上学。

“这地方看起来还可以，”他说，“但我有个问题，我怕我的孩子在这里也许会学到手淫。”

我问他为什么怕这件事。

他说：“那会对他有很大的害处。”

我客气地说：“可是手淫对你并没有多大害处，是不是？”他带着孩子拂袖而去。

还有一位贵妇，向我问这问那，问了一个小时，然后对她丈夫说：“我不知道要不要让玛琪来这里上学。”

“别费心了，”我说，“我已经替你决定了，我不收她。”

我不得不向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说：“你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假如玛琪来这里的话，我也许要花半辈子时间向你解释自由是什么，到最后你还是不会相信。那结果对玛琪是毁灭性的，因为她将面对一个可怕的疑虑，谁是对的，家长还是学校？”

有的家长来这儿之后会说：“夏山是我们孩子该来的地方，没有别的学校可以代替。”这才是最理想的家长。

学校创办初期真是困难重重。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我们只能留中等以上家庭的儿童，因为我们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早期曾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捐助者帮我们渡过一两次难关，后来也有位家长赠送过我们一笔厚礼——一间新厨房、一部无线电、扩建小木屋和一间新工艺室。他实在是个理想的捐助者，因为他没有条件，

也不需要任何报答，他只简单地说：“夏山给吉姆的教育，正是我想给他的。”这位先生是真正相信儿童自由的人。

很遗憾，我们一直不能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只能招收中等家庭的孩子。有时假如孩子有太多的钱或贵重衣服，其本性便不易看出。当一个女孩知道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会得到一笔相当数目的金钱时，她的本性就不太容易了解。幸好绝大多数夏山的孩子，都未被金钱宠坏，大家都知道离开学校后必须自立谋生。

在夏山，我们从镇上雇来一些不住在学校的女工，在一种无人管束的自由环境中，她们比那些受命做事的人做得更快更好。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们都是顶尖的好孩子，她们生来穷苦，非得努力工作不可，这常常让我感到惭愧。我不得不容忍那些连铺床力气都没有的富家小姐，虽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讨厌铺床，我那并不漂亮的借口是：我要做的事太多。但这并不能说服孩子，他们嘲笑我：大材不能小用。

我一再提到夏山的成人并非圣贤，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到哪里去，而我们的人性弱点也常与理论冲突。在一般家庭中，如果孩子打破一只盘子，父母通常要发发牢骚——盘子变得比孩子更重要；在夏山，假如女工或孩子打破一只盘子，我不做声，我妻子也不响，意外就是意外。但是假如哪个小孩把借去的书扔在雨里淋，我妻子就会生气，因为她极其重视书本。在这种情形下，我个人则不在乎，因为我对书本并没多大兴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看到一只被弄坏的钳子会不高兴，我重视工具，而工具对我妻子来说并不值什么。

在夏山，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在“给”。客人比小孩更累人，因为他们也要我们给，也许“给”比“取”更有福，但是显然“给”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是很累人的。

孩子与成人的冲突会在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全体师生大会上显示出来，这是极其自然的。大人和小孩聚在一起时，假如大人为了迁就小孩而牺牲一切，一定会把他们宠坏。于是成人抱怨说，假如高年级学生上床以后还继续吵闹，他们便无法入睡。哈利诉苦说，他花了一小时工夫为前门做了块木板，然后出去吃中饭，回来却发现比利把那块木板改做了书架。我受不了那些借了我的焊接工具而不还的男生。我妻子则埋怨三个小班生晚饭后说他们又饿了，拿了面包和果酱回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块块面包都扔在走廊里。彼得伤心地报告说，一群孩子在陶器室用他珍贵的黏土打仗玩。成人的价值观和孩子的年幼无知一直有冲突，但这种冲突对事不对人，老师对学生个人毫无恶感。而且夏山的冲突也是有活力的，这里永远有事发生，没有一天是无聊的。

幸好教职员都很大方。我承认，学生拿我花了三英镑买的特级油漆去刷旧床架，这事真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而且我对我的车子、打字机和我工作室的工具也相当不大方，但我对人没有占有心。假如你对人有占有心，就不应该做老师。

在夏山，损坏东西是一种自然行为。这种行动可以用高压手段控制，但心理的渴望却不能以任何方式压制，因为孩子有此需要，而且也必须使他们满足。通常，每天孩子们会来问不下五十个问题：“今晚有电影吗？”“为什么不和我个别谈话？”“你看见潘姆没有？”“爱拉在哪里？”一天的工作就是这些，虽然我不觉得辛苦，但我们的确没有真正的个人生活。部分原因是这所房子不适于做学校——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因为孩子就住在我们头顶上。一学期结束之后，我和妻子都精疲力竭。

值得赞赏的是，教职员都很少发脾气，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实在可爱。假如一个小孩可以自由做自己爱做的事，他通常不会有怨气，不会故意惹大人生气来取乐。

我们有位女老师对批评非常敏感，女学生就常开她的玩笑。她们不会开其他任何教职员的玩笑，因为别人不会有反应。你只能嘲笑那些好面子的人。

夏山的孩子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侵略性的表现吗？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些带进攻性的傻劲儿，以此来开创天下。不自由的孩子会表现出过度的侵略性，以过度反抗别人对他们表示的恨。在夏山，没有小孩会觉得大人恨他，因此他们也没必要表现出侵略性。夏山强悍的孩子都是从一些没有理解和爱的家庭出来的。

我小时候曾在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打架打得流鼻血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周至少有一次。强悍的打斗是由仇恨而来的，充满仇恨的孩子需要打斗。当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仇恨的环境中时，他们就不会再满怀怨恨了。在夏山的自由环境中，侵略性不会像那些严格的学校里表现得那么明显。

但在夏山，自由并不是否定一切常识。我们对孩子采取一切可能的安全措施。每六个孩子必须有一个救生员，才准许在海中游泳。十一岁以下的孩子绝不许单独在街上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小孩子自己制定的规章，并经“学校大会”通过的。

但我们对爬树没有任何限制。爬树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假如防止一切危险，会使孩子变成懦夫。但我们不准他们爬屋顶，不准他们用气枪或其他可以伤人的武器。当孩子们突然用木头刀乱打时，我总是很着急，我坚持木刀头上一定要包上橡胶皮或布。但即使如此，还是会让我感到担忧。面对现实的小心和无谓的焦急，

两者的界线是不易划分的。

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特别宠爱的人。当然，我对某些人难免有偏爱，却尽量不表现出来。也许夏山的成功在于孩子觉得他们都被一视同仁，受到一样的看待和重视。我也怕校方对小孩太感情用事，我们太容易把鸭子看成天鹅，或者把一个会涂几笔的小孩看成未来的毕加索。

在我教过的大多数学校里，教师办公室就像勾心斗角、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地狱一样。我们的教师办公室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地方常见的仇恨。在自由的气氛中，成人和孩子得到一样的快乐与和谐。有时，一个新来的教职员对新环境的反应会和小孩一样，他也许会刮胡子，早晨赖床，甚至犯校规。可庆幸的是，他们摆脱惰性所需的时间比小孩要短得多。

每隔一周的星期天，我会给孩子讲一些以他们自己为主角的冒险故事。多年来都是如此。我曾带他们去遥远的非洲、海洋的深处，以及无际的天空。不久以前，我讲故事说我死掉了，由一个很严厉的名叫墨勒的人接收夏山，他强迫学生上课，学生只要一说“去你的”就要挨顿揍。我描述学生怎样温顺地服从他的命令。

那些三到八岁的孩子听了非常生气：“我们才不会呢。我们会统统逃走，会用锤子敲死他，你想我们能忍受这样的人吗？”

最后，我发现只有我再活过来把墨勒先生踢出校门，才能大快人心。听故事的小孩都是小班生，而且从来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但他们的反应和愤怒是自发的。如果教师不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会觉得可怕，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夏山的经验，家里的经验也是如此，爸爸妈妈也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来参观时，批评我们学校是一座孤岛，

没能与社区融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在一个小镇上设立一所学校，试着把它变成当地的一部分，后果会如何呢？一百个家长中有百分之几会赞成自由上课？有几个会允许小孩手淫？如果要使夏山变成社会的一部分，我一定得和现实妥协。

夏山是一座岛，它也必须是一座岛。因为学生和父母离得很远，甚至有些在外国。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父母都聚在里斯敦，夏山不能成为里斯敦的文化、社会生活与经济的一部分。

我必须说明，对里斯敦来说，我们这个学校并非孤岛。我们与当地居民有接触，我们友善相处，但我们基本上不是那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从来不想让当地报纸登载我们的老学生成功的故事。

学生有时也和当地小孩在一起游戏，但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和他们的大有距离。我们没有宗教，所以也不属于镇上任何宗教团体。但如果夏山是镇上一部分，它便有义务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

我深深感到那位美国朋友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有什么含义。我想他的意思是：“尼尔只不过是一个反抗社会的叛逆，他的制度不能使社会变得更和谐，对于消除儿童心理学与社会对此的漠视、生命与反生命、社会与家庭之间的鸿沟，他也无能为力。”我的回答是：我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革者。我只能向社会宣扬它需要如何去除仇恨、惩罚与迷信。虽然我将自己对社会的想法写下来、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以行动去改造社会，社会就会像对付人民公敌一样把我干掉。

举例来说，如果我试着创造一个社会，使其中的少年都可以过自由的性爱生活，那我就成了不道德的引诱年轻人的罪人，就算不进班房，也会名誉扫地。尽管痛恨，我也不得不在这一点上妥协，因为我知道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改造社会，而是给少数的

孩子带来幸福。

夏山教育和一般教育的比较

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在于寻找兴趣。教育是为人生做的准备，我们这样的文化不算成功，我们的教育、政治和经济都在引导我们走上战争的道路。我们的医药无法完全征服疾病，我们的宗教没有消除高利贷和抢劫，我们鼓吹的人道主义依然默许野蛮的打猎。时代的进步只是机械的进步——无线电、电视和喷气机的进步。今日的世界，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因为人类的社会良知还是极为原始的。

假如喜欢发问，我们可以问问下列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好像比其他动物有更多的病？为什么人类在战争中互相残杀而其他动物却不？为什么癌症日益增加？为什么有那么多自杀事件，那么多疯狂的色情案件？为什么有反犹太主义？为什么仇恨黑人、对黑人施加私刑？为什么有恨与憎？为什么性是猥亵和低级趣味？为什么私生子是社会的耻辱？为什么当世界早已失去爱、希望和慈悲后，宗教还继续存在？为什么……一千个关于我们这虚伪的文明社会的“为什么”。

我问这些问题，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和小孩打交道的职业。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老师经常问的关于学校课程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我要问，讨论法文和古代史有什么好处？它们的价值和人生重要的基本问题——“追求幸福”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教育中有多少真的有价值，真能让孩子表现他们自己？

手工大都是在一个专家的监督下依样画葫芦。即使以游戏指导闻名的蒙台梭利制度^①来说吧，那种方式只是人为地使孩子从做事中学习，并无创造性。

在家里，孩子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每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长不大的成人，会自告奋勇地教汤姆怎样玩他的电动火车；当摇篮里的婴儿想看墙上的东西时，一定会有人抱他起来。有谁会觉得，当我们教小汤姆怎样玩他的玩具时，我们便剥夺了他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发现的快乐和征服困难的快乐？是我们让孩子相信他们不行，必须依赖大人。

父母不能了解学校里的书本是多么不重要。小孩和大人一样，只能学会他们喜欢学的东西。所有的奖品、分数和考试都会妨碍正常性格的发展，只有书呆子才会认为从书本上学习也算教育。

书本是学校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学生需要的只是读、写、算，其余的是工具、泥巴、运动、戏剧、图画和自由。对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学校课程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耐心，它剥夺了孩子们最重要的玩耍的权利，造就的不过是一批小老头而已。

在师范学院或大学里对学生讲课时，我常常对这些满腹无用知识的青年男女的幼稚感到惊讶。他们知道得很多，辩论对答如流，古文出口成章，但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却幼稚如婴儿。他们只被教给怎样了解，但未学到怎样感受。这些学生很友善、和气和热心，却缺乏情感因素和使思想臣服于情感的能力。我介绍给他们一个陌生的感情世界。一般教科书很少提及人性、爱、自由或自由意志，

^①意大利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创办的风靡整个世界的教学法。她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是为上学做准备，而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这种教育制度如果继续下去，只会让人继续分离知识与感情。

是时候向仅仅传授知识的教育制度发起挑战了。虽然学生应该学习数学、历史、地理、一些科学、一点点艺术和不可或缺的文学，这已成定论，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普通小孩对这些科目都不大感兴趣。

在夏山的每一个新生那里，我都得到了证明。当他们知道学校是自由的，每个人都雀跃不已：“哈哈！你不会逼我做无聊的算术和其余那些功课了吧？”

我并不是不重视读书，但读书应该放在游戏之后。学校也不应该以游戏方式使读书更诱人。读书的重要性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但也要看人而定，行行出状元。尼金斯基^①在圣彼得堡时，起初因未通过考试而不能参加国家芭蕾舞团。他学不会一般课程，因为他根本心不在焉，幸亏后来有人作弊，把答案和试卷一起给他——至少他的传记上是这么写的。假如尼金斯基因考试不合格而不能学芭蕾舞的话，对世界该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啊！

有创造才能的人之所以学习，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天分需要表现的媒介。不知道有多少创造才能，在以读死书为重的教育制度下牺牲掉了。

我看见过一个每天晚上为几何而哭的女孩子。她妈妈希望她进大学，但这女孩全心全意要在艺术上发展。她已经第七次高考落榜了，但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也许她母亲这下子能遂了她的心愿，让她去演戏。

不久以前，我在哥本哈根遇见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曾经在

①尼金斯基，俄国著名的芭蕾演员和编导。

夏山待过三年，而且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想你在你们班上英语是第一名吧？”我说。

她做了一个鬼脸。“不，我是最差的，因为我不懂英语语法。”她说。我想这句话是成人所谓教育的最佳写照。

那些不热心的学生在训练之下念完大学，将来成为没有想象力的老师、平庸的医生和无能的律师，他们本来也许是上等的技工、顶呱呱的泥水匠或第一流的警察。

在夏山，我们发现差不多到十五岁才能专心或愿意念书的孩子，几乎都对机械有兴趣，而且以后会变成好工程师或电机工。我不敢劝不读书的女孩上课，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这两门课，因为她们常常花许多时间做女工，有些人后来便做缝纫或设计工作。让一个适合做裁缝的人学习不等方程式或波耳定律，实在荒唐。

卡德威尔·库克写了一本书，叫做《游戏方式》，他提到自己怎样以游戏的方式教授英语。那本书极有趣而且内容包罗万象，但我总觉得不过是一种新的鼓吹学习至上的方式而已。库克认为学习是如此重要，因此不惜在学习的苦药上包上糖衣。他认为除非小孩学得到东西，否则他就是在浪费时间，这种看法是道符咒——一个困住成千上万盲目教师的符咒。五十年前，教育的口号是“从工作中学习”，今日的口号是“从游戏中学习”。游戏因此成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能达到什么好目的，我实在不知道。

假如一个老师不让小孩玩泥巴，而且告诉他“河岸会因此决堤”的大道理，他的目的何在？哪个小孩会关心河岸决堤？有些所谓的教育家只让小孩受教育，而不管教的是什麼。现在一般的学校与批量生产的工厂并没有分别，教师除了教学，以及相信教学本身是最重要的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有一次，我向一群教师演讲，一开始时我就说将不讨论课程和教学方法。听众津津有味地听了一个小时，完毕时大家诚心地鼓了一阵掌，主席接着说我准备回答问题了，但至少四分之三的提问是关于课程和教学方法的。

我不是在炫耀自己。我只是痛心地指出，教室的墙壁是像牢狱一样的建筑，它们限制教师的视野，而使他们不能看清楚教育的真谛。教师只教育了孩子的头脑，却忽略了极其重要的情感领域。

我希望年轻的老师能兴起一个新教育运动。因为当今的高等教育丝毫不能抵挡社会的罪恶。一个满腹经纶的精神病人和一个胸无点墨的精神病人是没有分别的。

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好，社会主义国家也罢，都有一套极完备的教育制度来教育年轻人，但是再完备的实验室或工艺室都不能帮助约翰、彼得和伊凡超越情感伤害和社会罪恶——那是由父母、教师给他们的压力以及近代文明的强制性造成的。

夏山的孩子们

父母对未来的恐惧，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会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这种恐惧常常表现在父母的愿望中，他们期望孩子比他们学得更多。这样的父母不让小威利在想读的时候才学习阅读，他们怕如果不加督促，孩子就会一事无成。他们也等不及让孩子照自己的速度发展成长。他们常问：“假如我的儿子十二岁还不识字，他的一生还有什么指望？假如他十八岁时不能考取大学，他除了去做小工以外还能干什么？”我却学会了如何等待和观察一个没有进

步或进步很小的孩子，我从不怀疑，如果他不被摧残或伤害的话，他终有成功的一天。

当然一些势利眼会说：“哼！你的意思是做司机也算成功？”我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能快乐地工作、积极地生活。按照这个定义，绝大多数夏山的学生都生活得很成功。

汤姆五岁时来到夏山，十七岁离开，在这段期间他一堂课也没上。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工艺室里做手艺，父母为他的前途忧虑万分。他对读书从来没有过一点兴趣。但在他九岁时，某一天晚上，我发现他在床上看《大卫·科波菲尔》。

“喂，”我说，“谁教你看的？”

“我自己教自己。”

几年以后，他来问我：“怎么加二分之一和五分之二？”我告诉他，然后问他要不要再多知道一点。“不要了，谢谢。”他说。

后来，他找到一份在照相馆洗照片的工作。当他还在学徒期，我在一个晚宴上遇见他的老板，问他汤姆干得如何。

“他是我雇用过的孩子中最好的一个。”老板回答说，“他从来不用走的——永远在跑。周末时，他简直成了一个大累赘，因为即使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也不肯离开照相馆。”

杰克不识字，没有人能教会他。即使他自己想学，也不知为什么，总有许多字音分辨不清。他离开学校时已经十七岁，还不会阅读。现在杰克成了工艺专家，他的特别爱好是金属品。他现在已经能阅读了，据我所知，他只能读与机械有关的杂志，偶尔也念念心理学。我想他从未念过一本小说，但是他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从前有一位不知杰克底细的美国客人对我说：“杰克真是个聪敏的孩子啊！”

黛安是一个乐天的女孩，但对书本没兴趣，她不是念书的材料，我一直不知道她将来要做什么。当她十六岁离校时，任何督学都说她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今天，黛安在伦敦介绍一种新式烹饪法。她也成了专家，更重要的是，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

有一家公司要求所有职员必须通过标准大学考试，我在罗勃的推荐信上说：“这位年轻人并未通过任何考试，他不是读书人，但他有勇气。”罗勃得到了那份差事。

十三岁的新生温妮弗莱德告诉我，她讨厌所有的科目，当我告诉她如果不想上课就不必去时，她高兴得叫了起来。开头几个星期她的确很高兴，但在逍遥一阵子后，我发现她生活得很无聊。

“教我些东西，”有一天她说，“我无聊死了。”

“好！”我很高兴地说，“你要学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完就走开了。

几个月过去了，她又来找我。“我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她说，“我要你教我。”

每天早晨她跟着我和其他老师上课，她念得很好。但她会私下告诉我说，她对那些科目并不感兴趣，不过目标使她有兴趣。因为可以“做自己”，温妮弗莱德发现了自己的潜力。

有趣的是，自由的孩子既对数学有兴趣，也能在历史和地理中找到乐趣。他们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念。剩下来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其他兴趣上——木工、铁工、画图、看小说、演戏、做白日梦、听爵士乐等。

八岁的汤姆会不断地敲我的门问：“喂！我现在该做什么？”没有人能告诉他该做什么。

六个月后，如果你要找汤姆，就得到他房间去。你会发现他一天到晚埋在纸堆里，聚精会神地绘制地图。一天，一位从维也纳大学来的教授碰到汤姆，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这位教授告诉我：“我想考考那孩子地理，他却告诉我一串我从未听过的地名。”

这里我也必须提到一些失败的例子。芭贝，一个十五岁的瑞典孩子，与我们生活了大约一年。在这段期间内，学校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她感兴趣。她来得太晚了，在她前十年的生活中，都是老师替她决定要读什么，所以她没有一点主动能力。她已厌倦一切，幸运的是，她家很富有，可以保证她一辈子生活无忧。

我也遇到过一对南斯拉夫籍的姐妹，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学校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她们整天用家乡话咒我，一位存心不良的朋友常翻译给我听。要使她们合作，就像让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难。我简直不能与她们交谈，因为我们的共同语言只有艺术和音乐。她们的母亲接她们回去的时候，我的确如释重负。

这些年来，我发觉要念工程系的夏山学生不必担心入学考试，他们会直接到各种实习训练中心去。进大学以前，孩子们有先看看世界的倾向，有一个孩子在船上当茶房，因而环游世界，两个男生到了非洲肯尼亚种咖啡，一个到了澳大利亚，一个竟去了英属圭亚那。

德瑞克·波伊德是自由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标准无畏精神的代表。他八岁来到夏山，十八岁考取大学后离校。他想做医生，但是那时他父亲暂时没有钱供他念大学，于是德瑞克便想趁那段时间看看世界。他到了伦敦码头，花两天找事做——他想做任何船上的事——甚至小工都可以，但发现许多真正的水手都失业了，所以便失望地回家了。

不久之后，一位同学告诉他，西班牙有位英国太太要找司机。德瑞克抓住这机会，到西班牙帮助这位太太造了一幢房子（要不是把原有房子扩大了），开车和她在欧洲逛了一圈，然后回来进大学。那位太太决定资助他学费。两年之后，她叫他休学一年，开车送她去非洲肯尼亚，同时替她在那边也造了一幢房子。德瑞克在好望角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

拉瑞十二岁来我们这里，十六岁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后离校，到大溪地种水果。他发现那行收入有限，所以改做出租车司机，之后又到了新西兰。我听说他在那边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后来他进了布里斯班大学。不久以前，那所大学的一位主任来看我。他讲到了拉瑞：“放假时，学生们都回去了，他却到锯木厂做小工。”拉瑞今天在英国爱萨斯郡做执业医生。

说实话，一些不成功的毕业生显然都有不成功的原因，我不能一一详述。成功的毕业生都是从好家庭出来的孩子——德瑞克、杰克、拉瑞的父母自始至终赞成我们学校的教育方式，所以这些孩子从未面对过最令人厌倦的难题：家庭与学校究竟谁对？

夏山出过天才吗？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也许有一些尚未成名的发明家；夏山出过杰出的艺术家和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但据我所知还没有成功的作家；夏山出过一流的家具设计师、演员、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还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的学生——平均一学期四十五名左右——毕业后大部分都从事创造性的独立工作。

不过，我常说，一代自由儿童还不能完全证明什么。甚至一些夏山的孩子对不上课也会有种罪恶感。生活在一个“考试是唯一出路”的世界上，他们免不了有这种感觉。更糟的是，常有些好管闲事的亲戚会说：“啊哟！十一岁了，字还认不得几个。”因

此孩子们会茫然，觉得整个外面的世界是反游戏而重工作的。

一般来说，对十二岁以下的孩子，自由教育几乎是肯定有效的。但对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则需要充分的时间，才能将他们从填鸭式的教育中解放出来。

一对一的个别谈话

从前我主要的工作是“个别谈话”，而不是教书。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都需要关注。对刚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学生而言，个别谈话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快点适应自由的环境。假如一个孩子内心有所束缚，他就不可能适应自己变得自由。

个别谈话是在火炉边的闲谈，我抽着烟斗，孩子如果喜欢也可以抽烟。抽烟经常是打开话匣子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我让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来和我谈谈。他刚从一所典型的私立学校转来。我发现他的手指已被烟草熏黄，便递了支香烟给他。“谢谢，”他说，“我不抽烟。”“抽一根吧！你这大骗子。”我微笑着说，他取了一支，我这样做一箭双雕。他从前的校长既严厉又要守规矩，他非说谎不可，我给他香烟是表示我赞成他抽烟，叫他大骗子是表示我和他平等。同时，我是在打击他的“权威情结”，让他知道现在的校长也会诅咒，但并不生他的气。但愿当时有照相机，可以将他脸上的表情拍下来。

他是因为偷东西被学校开除的。“我知道你是个大骗子，”我说，“你骗铁路公司的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尼尔先生，我从来骗人。”

“啊！”我说，“那不行，你一定得试试才行，我知道不少方法。”于是我告诉了他一些。他目瞪口呆，以为到了疯人院，校长竟然教他做个更高明的骗子。他告诉我，他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次谈话。

哪种类型的孩子最需要个别谈话呢？让我举几个例子：

小班老师露西有次来找我，对我说佩吉好像很不快乐，也不合群。我说：“好吧，告诉她来‘个别谈话’。”佩吉于是到我房间来了。

“我不要什么个别谈话，”她一坐下来就说，“一点意思也没有。”

“很对，”我赞同地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我们绝不要个别谈话。”她想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那么，我不在乎一点点个别谈话。”这时候她已坐到我的膝头，我问起她的爸爸妈妈，特别是她的小弟弟，她说他是个小混蛋。

“一定是，”我赞同地说，“你认为妈妈更喜欢他，是不是？”

“她对我们两个一样喜欢，”她很快说，然后又加上一句，“她这样说就是了。”

有时孩子会突然不快乐，是因为和另外一个孩子吵架了，但通常总是因为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弟弟或妹妹有新自行车或洋娃娃。佩吉作完个别谈话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新来的学生就没有这么容易对付了。我们有个十一岁的孩子，人家告诉他小孩是医生带来的，使这个孩子克服说谎和恐惧是很困难的。因为很自然地，这样的孩子对手淫必然也有罪恶感，假如要让孩子幸福，就必须去掉他们这种罪恶感。

大多数小班生不需要个别谈话，而最理想的是当孩子要求个别谈话时，给他进行几次连续谈话。通常总是大一点的学生要求个别谈话，一些小班孩子偶尔也要求。

十六岁的查理自卑感很重。我问他什么时候最自卑，他说是洗澡时，因为他的生殖器官比同年纪的男孩子都小。我解释给他听为何他会有这种恐惧：他在家中最小，上面的六个姐姐都比他大得多，连最小的姐姐也大他十岁。父亲早逝，家中女人掌权，因此他从小就想做女人，因为他以为唯有那样才可以有权。

大约经过十次个别谈话以后，查理不再来找我了。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需要什么个别谈话了，”他很高兴地说，“我的‘工具’已经跟伯特的一样大了。”

曾经有人告诉查理，手淫会使他长大以后阳痿，这种恐惧影响了他的生理。其实他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将罪恶感与阳痿谎言除掉后，他就不治而愈了。一两年后查理离开了夏山，现在他是一个健康快乐、前途远大的青年。

塞尔薇亚的父亲对她只有批评没有称赞，而她一生都希望博取父亲的爱，说起这事时，她哭得非常伤心。她的情形很棘手。分析女儿并不能改变父亲，对塞尔薇亚来说，在她长大离开家以前，她是无药可救的。我警告她说她也许会因逃避父亲而嫁错人。

“什么样的人是对的？”她问道。

“一个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他会虐待你。”我说。

塞尔薇亚是个很悲惨的例子。在夏山，她是一个和气友善，从不侵犯别人的女孩。一回到家，她则好像恶魔一样，其实她并不需要被分析，她的父亲才需要。

另外一个棘手的例子是小佛罗伦丝。她是私生子，但是她自己并不知道。依我的经验，每个私生子都会凭直觉知道自己是私生子。佛罗伦丝总觉得她的出生有些神秘，我告诉她父母，治疗佛罗伦丝的唯一方法便是告诉她真相。

“不行，尼尔，我不敢。我倒不在乎，但是如果告诉她，而她又不能保守秘密的话，那外婆就不会给她遗产了。”

看样子我们只有等外婆去世之后，佛罗伦丝才能得到帮助。假如非要隐瞒重要的真相，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回夏山来待了一阵子，他要求我与他个别谈话。

“你在夏山的时候，我不是同你谈过十几次了吗？”我说。

“我知道，”他着急地说，“那十几次我并不需要，现在我觉得我需要。”

如今，我不给予正式治疗。一般来说，当你把出生、手淫，家庭内如何产生仇恨与嫉妒的情况都告诉孩子，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要治疗一个精神病态的孩子，就要让他的情感得到发泄，如果向他讲一大堆心理分析理论，告诉他有某种怪癖，是治不好他的。

我曾经试图帮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连几个星期，在个别谈话时他都闷声不响，要不就只用一个字回答我。我决定用激将法，他下一次再来个别谈话时，我说：“我要告诉你我的看法，听着，你是个既懒又笨，又骄傲又讨厌的傻瓜。”“我？”他气得满脸通红，“你凭什么说我？”从那时起，和他谈话容易得多了，他也会针对重点地回答了。

还有十一岁的乔治。他的父亲是格拉斯哥附近小镇上的贸易商，他是由他的医生推荐到我这儿来的。乔治的问题是，他有强烈的恐惧心理，他怕离开家，甚至连去镇上的学校都会害怕。每次离开家，他都会大喊大叫。他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到夏山来，他哭着抓住父亲，不让他回家，我建议他父亲先留下

待几天再说。

我已从医生那里得到他的病历。依我看来，医师的诊断和评语是正确而有帮助的，但父亲终究要回去，问题变得很严重，我试着和乔治谈话，但他一味地哭着要回家：“这儿是监牢。”他呜咽着，我不理会他的哭泣，继续说下去。

“你四岁时，”我说，“你的弟弟被送到医院，后来他们用棺材把他装回来（呜咽声大起来），你怕你如果离开家，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被装在棺材里送回来（哭声更大了），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乔治，你杀了你的弟弟。”

他拼命抵赖，并威胁说要踢我。

“你并没有真正杀掉他，乔治，但是你觉得他从妈妈那里比你得到更多的爱，有时你希望他死掉才好。当他真的死掉时，你便有了可怕的罪恶感，你以为自己凭意志杀了他，同时以为上帝会惩罚你，在你离开家的时候把你杀掉。”

他止住了哭声，第二天，他虽然在火车站闹了一场，但终于让父亲回家了。

过了许久乔治才不想家，但是一年半以后，他坚持单身经由伦敦回家度假，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到了夏山。

我越来越感到，假如孩子在自由环境下让他们的各种情结自然消失，就不需要治疗，但是像乔治这种情形，光有自由是不够的。

过去我曾和小偷个别谈话，结果治好了他们。有的小偷不肯来进行个别谈话，但经过三年的自由生活，他们也被治好了。

在夏山，是爱在治疗一切，是认同和自由在治疗一切。我们的四十五个孩子中，只有一小部分有个别谈话，我越来越相信，

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极具疗效。假如有可能，我会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的手艺、戏剧和舞蹈。

在此我申明：我是为了疏导他们的感情才和他们个别谈话的。假如一个孩子不愉快，我和他进行个别谈话。但是假如他不认得字或者憎恨数学，我就不用分析疗法治疗他。有时在进行个别谈话时，我才发现不认字是因为妈妈经常督促他要“像你哥哥一样聪明、可爱”，或者憎恨数学是由于不喜欢以前的数学老师引起的。

不用说，我是所有孩子父亲的替身，我妻子则是他们母亲的替身。从社交方面来说，我妻子远不如我讨好，因为在我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爱的同时，我妻子则得到她们对母亲的不自觉的恨。男孩把他们对母亲的爱给我妻子，把对父亲的恨给了我，但是男孩不像女孩那样容易表现自己的仇恨，因为他们较善于处世而不善于待人，一个生气的男孩只会踢球，但生气的女孩却会对一个“母亲替身”说刻薄话。

但是说句公道话，女孩子的刻薄只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应付，那段时间是发育期以前或者发育期的第一年。不是每个女孩都会经历这段困难时期，一切都得看她们以前的教育，说得更恰当一点，得看她母亲对权威的态度而定。

在个别谈话时，我向孩子指出他们对家庭与学校的反应之间的关联。任何对我的批评，我都当做是对他们父亲的批评，任何对我妻子的控诉，我也分析成对他们母亲的控告。我尽量保持客观，如果把自己牵涉进去，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时候主观的解释也是必要的。以珍妮为例，十三岁的珍妮告诉同学说尼尔要见他们。一群孩子来找我：“珍妮说你要

见我。”后来我解释给珍妮听，她叫别的孩子来找我，其实就是她自己想来找我。

个别谈话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没有一定的方法。有时，我以“你照镜子时，喜欢不喜欢你的脸？”这个问题开头，答案永远是否定的。

“你最不喜欢哪一部分？”回答永远是鼻子。

成人也有同样的答案，对于外人来说，面孔就代表一个人。我们想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想到他的脸，与人讲话时，我们也是看对方的脸，所以面孔就是我们内心的反映。当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自己的面孔时，他就是在说不喜欢自己这个人。我第二步要做的就是话题从面孔转到他的自我。

“你最恨自己的什么？”我问。

通常回答总是关于身体方面的：“我的脚太大”、“太胖”、“头发太硬”……

我从不提出意见——从来不说他是胖或瘦，我也不勉强他去改变话题，假如孩子对身体有兴趣，我们就谈身体，直到对此无话可谈为止，然后就继续谈性格。

我常做一个游戏：“我现在写几样东西测验你，你照自己的评估给自己打分，举个例子，你会给自己的游戏能力和勇敢打多少分？”于是游戏开始。

下面是一个十四岁男孩给自己打的分数：

长相：“不怎么样，差不多四十五分。”

头脑：“哈！六十。”

勇敢：“二十五分。”

忠实：“我绝不出卖我的朋友——八十。”

音乐：“零分。”

手工：（咿咿呀呀回答不清楚。）

仇恨：“这太难了，不行，我不能回答这个。”

玩游戏：“六十六。”

合群：“九十。”

愚蠢：“啊！那个！差不多百分之一百九十。”

当然，孩子的回答给我们一个讨论他的机会。我发觉最好是从他的自我开始，因为人都对自我有兴趣，然后，再转到他的家庭时，孩子的兴趣已被调动起来，谈话也容易多了。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这种方式更自然。我跟随孩子的兴趣走。下面是我和一个六岁女孩的典型的个别谈话。她跳进我房间对我说：“我要个别谈话。”

“好。”我说。

她舒服地坐下来。

“什么是个别谈话？”

“不是吃的东西，”我说，“但是我口袋里倒好像有块糖，啊！在这里。”我把糖给她。

“你为什么要个别谈话？”我问她。

“艾芙玲有过，我也要。”

“好，你来开始，你想谈什么呢？”

“我有个洋娃娃，（停了一下）你壁炉上那东西哪儿来的？（她显然没在等答案）你来以前谁住在这房子里？”

她的问题表现出，她想知道一些基本的问题，我猜想很可能是关于孩子出生的问题。

“小孩是从哪里来的？”我突然问道。

玛丽马上站起来，生气地走向门口。

“我恨个别谈话。”她说着就走掉了。但是几天之后，她又要求一次个别谈话。这样，我们慢慢就有了进展。

小汤姆，六岁，他说只要我不讲“不干净”的事，他就不在乎个别谈话。前三次，每次他都愤怒地离开。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了解只有“不干净”的事他才感兴趣，他是“不准手淫”的受害者之一。

很多孩子从未进行过个别谈话，他们不需要。这些孩子不是在父母的说谎与教训之下长大的。治疗并非立竿见影，进行过谈话的通常在一年之内不见什么成效，可是对那些也许可以叫做“烘了一半”就离校的大一点的学生的心理状态，我从不悲观。

汤姆因为在别的学校留级而被送到我们这里。一年内，我多次与他进行个别谈话，可是没有显著的成效，当他离开夏山时，看起来好像一辈子都不行。但是一年之后，他父母写信来说，他忽然决定要做医生，已在大学里非常用功地读书了。

比尔看起来更没希望。他的个别谈话进行了三年。离开学校时，他已经十八岁了，还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东换西换，做了一年工作，然后决定去做农夫，现在我听到的所有他的消息，都说他干得很起劲。

个别谈话实际上就是再教育，目的在于解除所有由道德和恐惧造成的情结。一个像夏山这样自由的学校也可以没有个别谈话，个别谈话不过是用来加速我们的再教育而已，一如盛夏来临之前的春季大扫除。

自我管理的孩子——学校大会

夏山是以民主方式自治的学校，一切有关集体和生活的事情，包括对违规者的惩罚都由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大会投票处理。不论年龄长幼，每位教职员和孩子都只有一票之权，一个七岁孩子的一票和我的一票有同样的效力。

有人也许会笑着说：“但是你的发言有更大的作用，是不是？”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有一次在开会时，我站起来提议十六岁以下的孩子不准抽烟，因为抽烟会上瘾，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而且小孩并不真的想抽烟，只不过想装出大人的样子。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投票结果以我惨败告终。

后来的结果倒是值得一提。我被击败以后，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提议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准抽烟，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但是在下一次大会时，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又提议推翻新的抽烟规定，他说：“我们都偷偷到厕所抽烟，这和其他学校有什么区别呢？这违反了我们的建校精神。”他的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新的抽烟规定因此被推翻。我希望此例能证明，我的建议不一定会比孩子的建议更有力量。

有一次我强调，不遵守睡觉规定的人应该受罚，因为晚上太闹，有些孩子第二天早上睡眠不足、晕晕乎乎的。我提议凡犯规一次就要罚光他所有的零用钱。但一个十四岁孩子却提议，要是谁能在熄灯后不睡，每坚持一小时就可以挣一便士，结果我只得了几票，他却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夏山的自治没有官僚作风，每次开会都由一个新主席主持，他是由前任主席指定的，而秘书的工作则是志愿性的。睡眠值日

生很少有连续做几个星期的。我们的自治会定了不少规则——有些还不错，举例来说，没有救生员时，不准在海里游泳，救生员永远由教职员担任；不准爬屋顶，要准时上床，否则罚款；假期前一天的星期四或星期五要不要停课，也由学校大会举手表决。

大会成功与否，则看主席的能力强弱而定。要维持四十五个精力充沛的孩子的秩序实在不易。主席有权对捣乱者处以罚款，如果主席的能力弱的话，便会有很多人被罚款。

教职员常在孩子讨论时予以协助，我也一样。一般来说，我必须保持中立，但是，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借故逃过惩罚，私底下，他告诉过我他犯了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站在他个人这一边。

我和别人一样，也有权对任何一个提议投票，或者自己也提建议。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提出该不该在走廊上玩足球的问题。走廊在我楼下，而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听到踢球的吵闹声，因此我提议禁止在室内踢足球。一些女孩子、年纪较大的男孩子和几乎全体教职员都赞成我的提议，但是我的提议并未通过——这就是说，我得忍受我办公室下面的吵闹声。最后，在几次开会争论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大多数投票支持，通过了禁止在楼下走廊玩足球的规定。在我们的民主学校，少数人可以通过不断的争取来获得他们的权利，这种方法由小孩来执行，和大人一样有效。

另一方面，在学校生活中，有些事务是不必经过学校自治会表决的。比如说，我妻子主持卧室的布置、菜单和学校的会计，我则负责聘请老师，假如他们不能胜任的话，请他们走人。

夏山自治会不但拟定校规，同时也讨论学校生活中的问题。每学期开始时，大家投票决定睡觉时间，睡眠长短按年龄而定。

随之一般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运动小组一定得选出来，期终舞会小组也一样，还要选举戏剧小组、睡眠值日生和负责纠正校外不轨行为的纠察员等。

所有提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食物。我不止一次提议取消添菜，因为这样会使沉闷的会场恢复生气。厨房员工对任何人的偏宠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但是如果厨房提出浪费食物这个问题，大会就不感兴趣了。在食物问题上，孩子大都是自我中心的。

学校大会一般不会讨论功课。孩子们十分实际，理论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也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有一次，我提议应该定条规则来禁止咒骂。我的理由是：有一次我带一位夫人参观我们的学校，她的小男孩可能来上学，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个不雅的形容词，这位母亲立刻带着她的孩子匆匆离去。“为什么？”我问同学们，“因为那个笨家伙在客人面前说粗话，我的收入就该遭受损失吗？这并不是道德问题，这完全是经济问题，你们的咒骂让我失去一个学生。”

但我却被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驳倒了。“尼尔胡说八道，”他说，“明显嘛，如果那位太太大吃一惊的话，她就并不相信夏山，就算她把孩子送到夏山，孩子如果回家说‘见鬼’或者‘他妈的’，她肯定不会让孩子再来夏山。”大会同意他的说法，我的提议于是被推翻了。

学校大会常常要处理“以大欺小”的问题。我们这个集体对以大欺小处罚很严，我发现学生自治会布告栏上贴着有关以大欺小的规则——“所有的以大欺小案件都将严肃处理。”有人在下面特别画线。以大欺小在夏山并不像“普通的严格学校”那么多，原因不难想象。在大人的严格统治下，小孩变成了仇恨者，如果

小孩向大人发泄他的仇恨，就会被罚，所以他们的仇恨只能发泄在小一点和弱一点的孩子身上。但这种情形在夏山很少见，常常不过是珍妮叫佩吉“疯子”而已。

有时偷窃案也会在大会中提出。不会有人因偷窃受罚，但通常要还钱。孩子们常常对我说：“约翰偷了戴维的钱，这是心理案件呢，还是该在大会上提出呢？”

假如我认为是心理案件，需要个别处理，就会告诉他们交给我。假如约翰是个快乐而正常的孩子，只是偷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把这案子留给大会，最多用他的零用钱把债还清而已。

大会怎么开呢？每个星期开始时，选出一名主席，不得连任，开完会由他指定下任主席。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学期结束。如果谁有怨言或建议，就在大会上提出。

下面是个标准的案子：吉姆把杰克的脚踏板拿去装在自己的车上，因为他的车子坏了，而他想和其他几个男孩在周末出去旅行。因为人赃俱获，大会决定让吉姆退还杰克的脚踏板，同时罚他不准去旅行。主席问：“有反对的吗？”

吉姆站起来大叫：“当然有。”他说不公平，“杰克从来不用他的破车子，已经把它弃置在树丛里好几天了。把脚踏板还给他可以，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不公平，不该罚我不准去旅行。”

大会于是热烈讨论了这个案子。在讨论中，大家才发现，平常吉姆每星期都从家里收到零用钱，但是六个星期以来零用钱都没寄到，因此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大会于是投票取消判决，这个决定当然是恰当的。

但吉姆的事还没有完。最后大家决定设立一个捐助基金帮助他修车，由同学凑钱给他的车买了脚踏板。于是他便欢欢喜喜地

旅行去了。

通常，犯错者都接受大会的判决，如果不接受，他可以上诉。在这种情形之下，散会之前主席会再提出这个案子。上诉的案子会更慎重地研究一番，通常原判总是对上诉者不公平，孩子们也知道这一点。如果上诉的人觉得判决不公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在夏山，没有任何犯错的孩子对集体的判决有反抗与怨恨，我常对被罚者那种顺从的态度感到惊奇。

有一个学期，四个年纪最大的男孩在大会中被指控做了各种错事——像卖他们从家里带来放在衣橱里的东西等。学校有一条已通过的规章禁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对父母和学校都不公平，父母是买衣物的人，而学生回家时衣物少了，家长便会责备学校照顾不周。于是四个孩子被罚不准出校门和每晚八点钟上床，他们乖乖地接受了判决。星期一晚上，当别人都去镇上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迪克（四人当中之一）在床上看书。

“你这神经病，”我说，“大家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起来？”

“别开玩笑。”他说。

夏山学生对他们自己的民主十分忠诚。这种忠诚并无恐惧的成分在内，因此也不会有怨恨。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不合群的行为而受到长时间的审判，然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判决。通常，被判的孩子会被选为下一次大会的主席。

孩子的正义感永远使我佩服，他们的行政能力很强，自治在教育上实在有无穷的价值。

有一类犯规会受到自动罚款。例如你未经允许骑别人的自行车，就会被罚六便士。在镇上骂人（但在学校里可以随便骂人），

在电影院不守规矩，爬房顶和在餐厅里扔食物，都属于自动罚款的一部分。

处罚差不多都是罚款，像罚一星期零用钱或者不准看电影。

反对由孩子做审判者的人，通常所持的理由是小孩会罚得太重，我发现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很宽容，在夏山从来没有过很严厉的判决，而且每次判决都和过错相符。

三个小女孩打扰别人睡觉，处罚是：她们必须连续一星期提早一小时睡觉。两个男孩被控告向别的孩子扔石头，处罚是：担石头去填球场。

主席常常会说：“这案子蠢得没法说。”大家便决定随它去。

当我们的秘书小姐被控未经允许而骑珍吉的自行车时，她和犯过同样错误的另外两位教职员一起，被罚在校园草地上推车二十次。

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爬了盖工作房的工人的梯子，他被判连续爬梯十分钟。

大会从不请求成人给他们忠告，我只记得有一次例外。三个女孩偷了厨房的食物，大会决定罚她们零用钱。她们又偷了一次，大会罚她们不准看一次电影。她们偷了第三次，这下大会有点不知所措了。于是主席来和我商量，我建议：“给她们每人两便士。”

“什么！老兄，假如我们那样做，整个学校都要去偷厨房的东西了。”

“不会的。”我说，“试试看好了。”

他照我的意见做了。其中两个小女孩拒绝接受，听说她们三个都发誓再也不偷食物了。她们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没出问题。

在大会中，孩子们很少有自满的行为，自以为是的言论马上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会受到批评。有个十岁的男孩很喜欢卖弄，常站起来想以又长又臭的谈话赢得大家的注意。他每次都这样做，而每次都被大会逐下台。孩子们对不诚实非常敏感。

我相信，在夏山，我们已经证明自治是行得通的。说实话，如果一个学校没有自治，就不能算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只是妥协的学校。只有当小孩能完全自由地管理他们的集体生活时，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一有上司，他们就没有了真正的自由。而且，用怀柔手段的上司比严厉的上司来得更糟。有勇气的孩子可以反抗严厉的上司，但是怀柔的上司却使小孩懦弱而不知所措。

如果要使学校有良好的自治，一定得有年长的学生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喜欢安静的生活，能对抗小鬼们的漠不关心与造反。在投票表决时，夏山年长一些的学生经常寡不敌众，但是他们却真正地需要自治。相反的，一般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有良好的自治，因为他们还未达到合群的年龄。在夏山，一个七岁的孩子就很少下来开会。

有一年春天，我们运气不好，一些有集体意识的大班生都考取大学走了，因此学校大班生特别少，绝大多数都是在“小强盗”的年纪。虽然他们的言谈还合群，但还不到能维持良好集体秩序的年纪，因此他们通过了许多规则，随后又忘掉，并且违犯这些规则。少数留下的年纪大的学生，偏偏又是个人主义者，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只有教职员检举那些犯校规的学生。后来我不得不在一次大会上攻击大班生，我认为他们不是不合群，而是对集体太不关心，他们晚上睡得太迟，有违校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小班生那些不合群的行为熟视无睹。

说句实话，年幼的孩子对组织的兴趣很少。假如不管他们的话，

我怀疑他们不会有任何组织。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我们不一样，态度也和我们不同。

如果成人需要秩序与安静，最容易的方法是严格的管理，任何人都可以做训练班长。我不知有什么理想的方法可以使孩子安静。虽然经过多年尝试，对成人而言，夏山的生活显然仍不够安静，但对孩子来说，也还不算太闹。也许最后的检验标准是“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夏山的自治已经相当成功了。

禁止使用危险的武器，是我们的一种妥协。气枪就处于被禁止之列，少数喜欢气枪的孩子恨这条规定，但大致上来说，他们没有不服从。处于少数地位时，小孩好像不如成人那么敏感。

夏山有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冲突。有一次，一个问题女孩带领着一群小女孩到处打扰别人，她们向别人身上泼水，违反睡觉规定，教职员和其他孩子都对她们无可奈何。领头的珍在大会上被控告，大家严厉责备她滥用自由。

一位心理学家客人对我说：“这完全错了，这个小女孩的脸上显得很愉快，从来没有人爱过她，这些批评会使她更觉得没有人关心她，她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爱。”

“我亲爱的朋友，”我回答，“我们已试过用爱感化她，几个星期来，我们为她的不合群而奖赏她，我们对她表示爱和容忍；但是，她不但没有被感化，相反的，却把我们看成傻瓜和侵略的对象。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人牺牲整个集体。”

我没有完美的答案，我只知道珍十五岁时会成为一个合群的孩子，而不再是捣乱分子的领袖。我相信舆论的力量，没有一个孩子会成年累月地不愿被人爱而愿意受批评。以大会的处罚来说，我们实在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儿童而牺牲其他孩子。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曾有个六岁小男孩，在来夏山以前，他曾有过极不愉快的生活经验，所以他充满恨意，破坏性很强。四岁和五岁的孩子都曾因吃他的苦头而啼哭，集体不得不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这样就非得阻止这家伙不可。我们不能让一对家长的错误伤害到别的受父母爱护的孩子。

在极个别的情形下，我会不得不送走一个孩子，因为他在学校使别人都感到痛苦。我自己则感到茫然和抱歉，但是我没有办法。

这么多年来我是否改变过对自治的看法呢？大体来讲，没有。我不能想象夏山没有自治的样子，它始终是受欢迎的，也是我们最可炫耀的成就。当然有时不免也有尴尬的时候，举例说，一次大会中，一个十四岁女孩在我耳边悄悄说：“我想讲讲女孩丢弃卫生纸堵塞马桶的事，但是今天有客人在，不好意思。”我告诉她别管客人，尽管讲好了，她果真这样做了。

自治教育的益处很多，但不能过度强调。在夏山，孩子会为他们的自治权拼到底。我认为，每星期一次的大会比整星期的课程都有用。这是练习公共演讲的最好机会，多数孩子言谈极佳而不忸怩，我常常听见那些不会读和写的孩子讲出很有条理的话。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取代夏山的民主制度。也许这种民主制度比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公平得多，因为孩子对别人相当宽大，而且不自私自利。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更真实的民主，所有规则都是在一个公开大会上决定的。

自由孩子开朗的人生观才使得自治变得这么重要。他们定的规则没有虚伪的成分，而且都与生命中重要的事有关。镇上的法规却不得不向一个不大自由的文明妥协，浪费宝贵的精力在许多不重要的事上，例如穿得整不整齐和说“见你的大头鬼”一类的事。

夏山能避开那些没有价值的世俗的东西，才能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集体精神。

男女合校

绝大多数学校都明确规定将男女分开，尤其是宿舍，同学间恋爱会受到压制，在夏山恋爱也一样不被鼓励，却不受压制。

在夏山，男孩女孩都没人管，他们的来往看起来好像很正常，而且长大后都不会对异性有幻觉或错觉。这并不是说夏山是一个大家庭，男女学生像兄弟姐妹一样，如果这样，我会马上竭力主张男女分校。

真正男女合校的教育不是那种男女生只坐在一起上课，而住宿和其他活动都分开，在这样的教育下，许多羞耻性的好奇心都消失了。夏山没有偷窥者，对性的焦虑与不安也远比其他学校少。

偶尔有来学校的成人问：“他们不会睡到一块儿吗？”当我回答“不会”时，他们就叫起来：“为什么不会呢？在他们这种年纪，我才会尽情享受呢！”这类人先假定男孩女孩在一起受教育的话，他们在性方面必定会有纵欲行为。当然这些人没有说这就是他们反对男女合校的理由，他们故意说男孩女孩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起上课，这理由听起来就堂皇多了。

学校应该是男女合校的，因为实际生活是男女在一起的。但是许多家长和老师担心有怀孕的事情发生而反对男女合校。我曾听说许多男女合校的校长常因忧虑此事而彻夜失眠。

那些受到道德思想高度制约的男孩女孩常常不会爱，这个现象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象对那些害怕性的人也许是个安慰，但对一般年轻人来说，不能爱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我问一所著名的男女合校学校中的一些成年学生，他们学校有没有恋爱事件发生。回答是“没有”，我大为惊讶。他们便告诉我：“我们男生女生之间有时有友谊，但从没有恋爱事件。”当我看见校园里的一些英俊男孩和漂亮女孩时，我知道这所学校必定把一种反爱情的理想加诸学生，学校高度的道德气氛正在压制学生对性的兴趣。

我有一次问一个很前卫的学校校长：“你们学校有没有恋爱事件发生？”“没有，”他很严肃地回答，“但是，我们从不收问题儿童。”

反对男女合校的人又会说，那样的教育会使男孩子变得女孩子气，而女孩子又太男孩子气。但他们骨子里还是道德上的恐惧，一种嫉妒的恐惧。有爱情的性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它之所以被压制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其余都是借口。

我对从小就到夏山来的年纪较大的学生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会在性方面胡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被压制，所以对性没有不正常的兴趣。

几年前我们有两个同时转来的学生，从私立男校转来的十七岁的男孩，以及从私立女校转来的十六岁女孩。他们马上谈起恋爱，一天到晚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遇见他们俩时，对他们说：“我不晓得你们俩在做什么，从道德立场来讲，我不在乎，因为这并不是道德问题。但是从经济立场来说，我很担心。假如你，凯蒂要生小孩的话，我的学校就垮了。”我继续向他们解释：“你们知道，你们刚来夏山，对你们来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当然，你们对学校还没有特别的感情，假如你们七岁就来此地的话，我就根本

不用向你们提这件事。因为你们会很喜欢这学校，也会考虑到任何事情对夏山的后果。”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幸运的是，从此之后，我再也用不着向他们提这件事了。

没必要让孩子工作

在夏山我们曾有一条规定：凡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和教职员，每星期必须在校内做工两小时，工资是象征性的五便士一个钟头，假如你不做就罚一先令。有些人（包括教职员在内）宁愿交罚款，而那些去做工的都眼巴巴地望着表，希望快点结束。那种工作一点也不好玩，因此没有一个人喜欢。后来这条规定被提出来讨论，结果全体通过予以废止。

几年前夏山需要一个医务室，便决定自造一幢砖房。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砌过一块砖，但仍然开了工。好几个学生帮助挖地基，同时拆了几座老砖墙的砖来用，但他们要求工资，我们没有答应，结果医务室是由教职员和客人建造成的。这工作对孩子来说太乏味，对他们年幼的头脑来说，医务室离他们太远，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不久后他们需要一个车棚，没靠任何人帮忙，他们便把它造好了。

我现在写的小孩，不是大人想象的样子，而是他们真正的样子。他们的集体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直要到十八岁或者更晚才会产生。孩子只对眼前的事物感兴趣，将来对他们而言太虚无飘渺了。

我从未见过一个懒惰的小孩，懒惰往往是因为没有兴趣，或

者健康不良。一个健康的孩子是闲不下来的，他一天到晚非得做些什么才行。有一次，我知道一个很健康的小孩被认为是个懒家伙，因为数字提不起他的兴趣，而他又被逼着念学校的课程。其实是因为他不愿念数学，所以数学老师才会觉得他懒。

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文章说，假如两个人整晚都在跳舞的话，差不多相当于走了二十五英里的路，但是因为他们整晚都在享受之中，所以往往不感到疲劳。孩子们也一样，一个在课堂里懒惰的孩子，会在一场足球赛中跑上好几英里路。

我发现不可能找到愿意帮我种菜或除草的十七岁的男孩，虽然这些男孩子可能愿意花几个小时弄机器、洗车子或者造无线电。我过了很久很久才接受这个现实。有一次我在苏格兰给哥哥挖菜园时，才把这件事想通：我并不喜欢这工作，我是被迫的，我这才知道做没有兴趣的事的滋味。因为我的菜园对孩子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他们的自行车或无线电对他们倒很重要。真正的利他主义要等孩子长大后才会产生，而且永远会有自私的成分在内。

对工作的态度，年幼的孩子和少年又不同。从三岁到八岁的夏山低龄孩子会像古特洛伊城的居民一样努力，做泥水匠、运沙或洗砖，他们不会想到要报酬，因为他们把自己当做大人，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仍是幻想中的游戏而已。

无论如何，从八九岁到十九或二十岁的孩子，对乏味的手工艺没有兴趣。当然也有特殊情形，有些孩子从小时候就喜欢，直到年老。

事实上我们大人太喜欢利用小孩了。“玛丽安，把这封信拿去寄！”任何孩子都不愿意被利用。普通孩子大概都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不能独立而必须由父母供养，这是他的自然权利。但另一方面

他也了解，他要做无数无聊的大人懒得做的杂役。

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条美国学生自己造校舍的新闻，一度也以为那是最理想的办法。其实不然。假如孩子们自己造学校，一定有一位和善但有权威的人在旁边加油。假如没有这个权威，小孩根本就不会自己去造房子。

我的意见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不应该要求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工作，大多数的孩子在十八岁以前都做不少工作，但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只是游戏而已。在父母看来，这样的工作也许不经济。一想到学生为了准备考试要做那么多的功课，我就很难过，我听说在第二次大战前，布达佩斯差不多一半的学生在入学考试后，心理和生理上都呈崩溃状态。

夏山一直接到报告说：我们的毕业生在需要负责任的工作上胜任愉快。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在夏山已经过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段梦幻时期，当他们成为青年时，便能面对现实的生活，而不再向往儿童时期的游戏。

游戏至上

夏山也许可以称为一个游戏至上的学校。为什么小孩和小猫都爱玩？我不知道，我相信是活力的缘故。

我说的游戏并不是指运动场上或者有组织的集体游戏，我讲的是幻想方面的游戏。集体游戏通常需要技巧、竞争和工作，但孩子们的戏却不然，毋须技巧，很少竞争，也用不着合作。小孩天生耍枪弄棍和扮强盗，远在电影没发明以前，他们就已经扮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强盗了，故事和电影给了他们一个游戏的方向，这些基本的打斗需要永远留在孩子的心里。

在夏山，六岁大的孩子整天游戏，对年幼的孩子来讲，真实与幻想非常接近，当一个十岁的小孩扮成鬼的样子去吓小班生时，小家伙都兴致勃勃地高声尖叫，他们知道那不过是汤姆，是他们看着他蒙上被单的。但他要去抓他们时，他们却都吓得大叫起来。

小男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他们把幻想带进实际生活中。八到十四岁的男孩总是爱扮强盗，打来打去或者飞他们的木头飞机。小女孩自成一统，不玩刀枪而玩比较人性化的游戏。男孩子的派别和女孩子的很不一样，男孩只在玩的时候是敌人，因此小男孩比小女孩要容易应付些。

我还未能发现幻想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如果一个小孩给洋娃娃端一盘饭去吃，她真的相信洋娃娃是活的吗？一匹木马是真的马吗？当一个小孩喊道“举起手来”，然后开枪，他那时想的是不是真枪呢？

我倾向于相信小孩会相信他的玩具是真的，只有一些不知趣的成人提醒他们时，他们才从幻想跌回现实。没有一个有同情心的家长会故意打破孩子的幻想。

男孩通常不和女孩玩。男孩玩扮强盗、捉迷藏，在树上搭房子，在地上挖洞掘沟。女孩很少组织任何游戏。在夏山，自由儿童不玩老师和医生的游戏，因为他们不需要模仿权威。小女孩玩洋娃娃，大点的女孩则喜欢和人接触。

夏山的男女孩子一块儿玩曲棍球。玩牌和其他游戏也是一起的。

孩子们酷爱吵闹和泥巴，他们在楼上高声吵叫，和马戏团一

样热闹。对家具，孩子们毫不在意，假如玩抓人的话，他们会看也不看地踩过一个名贵花瓶。

母亲们常常不会总逗她们的婴儿玩。她们似乎觉得，塞个玩具到摇篮里，就可以解决孩子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而忘记婴儿经常需要哄抱。

承认儿童时代是游戏的时代，乃天经地义之事。成人对游戏的反应如何呢？我们忽视它，因为我们已忘记了如何游戏，对我们来说，它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此造一座庞大而有各式各样新教学工具的公立学校时，十之八九我们只给游戏场留一小块水泥地。

现代文明的罪恶，可以说是不给孩子足够的游戏时间。换句话说，在未变成大人以前，每个小孩都已被训练成大人了。

成人对游戏的态度是很专横的。我们成年人给孩子定的时间表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上课，午饭一小时，然后再上课到三点。假如由一个自由儿童自己定时间表，他一定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游戏上。

恐惧是成人反对孩子游戏的根本原因。我不知多少次听到这样焦虑的问题：“要是我的孩子整天玩，他能学到什么呢？他怎能通过考试呢？”很少有人能相信我的答案：“假如你的孩子玩够了，他会在两年内用功读书，通过大学考试，而在一般的情形下他也许要花上六七年的工夫。”但我还要加一句，那就是：“假如他真想通过考试的话。”也许他更想做个芭蕾舞演员，或者无线电工程师；而她则想做个服装设计师或儿童护士。

因为担心孩子的前途，成年人剥夺了他们玩的权利。当然在不许游戏的背后，还有隐约的道德观念在作祟，暗示做小孩子不

怎么好，也在警告年轻人：“不要做小孩。”

那些已经忘掉自己童年希望的父母，忘掉怎样游戏或幻想的父母，是很差劲的父母。当一个小孩子没有游戏能力时，他的心已死去，对于任何接近他的孩子，他都是危险的。

从以色列来的教师告诉我说，他们有很好的训练中心，他们学校是集体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体主要的需要是辛勤工作。一位老师告诉我，十岁的小孩因不准到园里挖土豆（这是一种处罚）而哭泣。假如我有一个因不准到地里挖土豆而哭泣的十岁小孩的话，我会怀疑他是不是低能。儿童时代是游戏的时代，任何在教育上忽略这一点的集体制度都是不对的。在我看来，以色列的方法是为经济原因而牺牲年轻人的生命，这也许是必须的，但我不敢苟同这是理想的集体生活。

不让小孩玩个够，对于他们的伤害是很难估量的。我常常怀疑，那么多人去看球赛，是不是为了想象自己是球员来过过游戏的瘾？显然，比赛是游戏的替代品，大多数夏山毕业生不去看足球赛，对游行也没有多大兴趣。我相信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走上一段路去看皇家阅兵式。热闹中含有幼稚的因素，它的色彩、行列和慢行动都像玩具场和玩具娃娃，这也许是因为女人好像比男人更爱看热闹的原因。当人长大而且比较成熟时，他们好像越来越不为任何热闹所吸引。我相信那些将军、政治官员和外交人士在检阅时，除了无聊之外，不会有任何感觉。

那些自由发展和玩够了的小孩，好像不大会变成热心群众的一分子。

孩子是天生的演员

冬季的星期天晚上，在夏山是演戏之夜。看戏的人总是很多。我们曾有连演六星期的整套戏，但有时在一系列表演以后，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新戏演。我们的观众不太挑剔，而且很守规矩，比伦敦的多数观众都要好，这里很少有嘘声或跺脚声。

我们的戏院是由壁球场改造的，可容纳一百人左右。有一个木箱搭成的活动舞台，它可以变成台子，又可变成阶梯，灯光设备齐全，连精巧的渐暗设备和聚光灯都有。台上除了灰色的幕以外没有别的布景，如果演员把幕布掀开一角，意思是有人从树篱缝中钻出来。

学校的传统是只演学生自己写的剧本。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只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才演教职员写的剧本。演员自己预备服装——通常都做得非常好。学校的演出偏向于喜剧、闹剧而不是悲剧。但如果要上演悲剧，一般都演得很好，有时演得很凄美。女孩写的剧本比男孩的多。小男孩常自编自导，但他们的剧本通常不写下来，而且根本不需要写下来，因为台词差不多都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之类，剧终时舞台上总是躺满尸首，因为他们的天性是做事彻底而绝不含糊。

达芙妮，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常写福尔摩斯的戏。我记得有一出是讲一个警官和大兵的太太私奔的故事。大兵在一个女巫和必不可少的“亲爱的华生”的协助之下跟踪太太到警官住的地方，然后他们看到一幕惊人的好戏——舞台正中有一群坏女人正在大跳艳舞，而警官正搂着这位不忠的太太躺在沙发上。警官穿的是大礼服。达芙妮永远喜欢把华贵的生活写进她的剧中。

十四岁的女孩常写诗剧，而且写得很好。当然不是每个教职员或学生都写剧本。这里对于抄袭剧本的反应甚为激烈，有一次因为临时取消了一出剧，我不得不匆忙写一个来补上去，我的短剧和 W. W. 雅各布的一篇文章主题一样，马上就受到了抄袭、骗子的指责。

夏山的孩子不喜欢很戏剧化的故事，也不喜欢别的学校流行的故作高深的剧本，我们这一群人从不演莎士比亚，但偶尔我会写一小段莎剧风格的幽默小品，举例来说：凯撒大帝和美国强盗的故事——对白是莎士比亚和侦探故事的混合物。玛丽演埃及艳后时使全场哄堂大笑，她把台上每个人都杀了以后，看着她手上的刀念道“不锈钢”，然后猛然插进自己的胸膛。

孩子们的演戏能力很强。夏山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怯场的。小学生最可爱，他们毫不做作，都能认真演戏。女孩演起来比男孩更容易。说实在的，十岁以下的小男孩除了演抓强盗的戏以外，别的很少演。也有从来不登台的孩子。我们发现最坏的演员是平常比较做作的那种学生，这样的小孩永远不能忘掉自己，站在台上总是很不自然，因为他总是感觉别人在注意他。

演戏是教育中必要的一部分。演戏大部分是自我表现，但在夏山，如果演戏时总是一味表现自己，那样的演员就不受欢迎了。作为一个演员，他一定要有一种能力，即把自己融入他人的情境。成人的融入是有知觉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演戏，但是我怀疑小孩是否能感觉得到。如果一个小孩在舞台上被问起“你是谁”，他常常不会答“我是修道士的鬼魂”，而说“我是彼得”。小班学生有一场是吃东西的戏，而食物也是真的。后面提词的人确实花了不少工夫和心机才使这些演员继续演下去，因为那些小孩忘掉

观众而真的大吃特吃起来。

演戏是培养自信心的方法之一。有些从不演戏的小孩告诉我说，他们恨别人演戏，因为那使他们感到非常自卑。这是一个我没法解答的难题。这样的孩子通常会朝他擅长的方面发展，以展现他的优势。另一个困难的例子是，有个女孩子很喜欢演戏但又不会演，其他的孩子倒是很懂事，因为每次演戏都还有她的份儿。

十三四岁的男孩女孩拒绝表演任何有关做爱的戏；年幼的小孩却很高兴扮演任何一种角色，而且演得很自然；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只愿意演喜剧里的情人，只有一两个大班学生愿意演严肃的爱情角色。在没有这种经验以前，很难把爱情角色演得逼真。但是无忧无虑的孩子却能把一个悲伤的角色演得非常动人。我曾见维吉尼亚在排演一个悲剧角色时，情不自禁地在演出时哭起来，这是因为在每个孩子的幻想里都有忧愁。事实上，死亡很早就出现在孩子的幻想中出现了。

儿童戏剧应该和孩子的程度相符。让孩子表演和他们生活与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古典戏剧，简直没道理。他们的剧本和他们的阅读一样，应依年龄而定，夏山的孩子很少读狄更斯、司各特或萨克雷。因为现在的孩子是属于电影时代的，当孩子们去看电影时，他在一小时十五分钟内就会将一本他要看好几天的书《西行记》^①看完。所以在他们的戏剧里，孩子不需要《哈姆雷特》的古堡，而需要他们自己熟悉的环境。

虽然夏山的学生通常演自己写的剧本，但是如果有机会，他们对好的剧本还是非常喜爱。有一年冬天，我每星期给大班的孩

①本书作者是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书中对人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十分冗长。

子读一次剧本，我念完了所有巴利^①、易卜生、斯特林堡^②、契诃夫的剧本，一部分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③的，还有一些现代剧本像《银绳》、《漩涡》。我们最好的男女演员都喜欢易卜生。

大班生对舞台技巧很有兴趣，而且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写剧本通常有个技巧，就是一个角色一定要有借口才能离开舞台。当编剧要父亲走开时，就会安排妈妈和女儿骂他是笨瓜，这时，爸爸一定会站起来说：“我想去园里看看园丁有没有把白菜种好。”然后才走掉。我们夏山的少年作家有更直接的表达方法，一个女孩告诉我：“日常生活中，你离开房间时并不需要讲你到哪里去。”现实生活的确如此，在我们夏山戏台上也是一样。

夏山有一种专长的演戏方式，叫即兴表演。例如：假装穿件大衣，脱下来，然后挂到衣架上；采一束花，发现里面有株荆棘；打开一张电报，上面说你父亲或母亲死去的消息；在火车站餐厅匆匆吃饭，一面吃一面担心火车开走。

有时演戏就是“讲话”。举个例子，我坐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宣布我是哈维奇移民局派来的，每个孩子都假装有张护照，同时准备好要回答我的问题，这非常有趣。有时我装作电影导演在找演员，或者公司老板要找秘书。有一次我是一个登广告找 Amanuensis（抄写员）的人，没有一个孩子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有个女孩演得好像那个词的意思是“修指甲的”，于是这变成很有趣的喜剧材料。

①詹姆斯·巴利，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一生为孩子们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和短剧。《彼得·潘》是其代表作。

②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瑞典小说家、剧作家。他与契诃夫、易卜生被誉为世界三大剧作家。

③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即兴表演是学校演出中极富创造性的一面，也是最有活力的一面。夏山所演出的节目中，有创造性的占大多数。每个人都可以演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剧本。孩子们一定知道，即使效果不佳，但只演自己编导的原创性的戏剧，会比排演或模仿那些著名剧本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舞蹈 + 音乐

现在谈谈舞蹈，舞蹈是必须有规则的。我一直奇怪的是，集体一方面遵守规则，同时组成集体的每一员又恨着那些规则。

我觉得伦敦的大舞厅就是英国的象征。跳舞本来应该是独特而有创造性的愉悦，但在那里已变成机械的步伐，这一对和那一对跳的一样，公众的保守主义妨害了跳舞人的独创性。跳舞的乐趣在于创造，假如不能创造，舞蹈就变得机械而乏味了。英国人的舞蹈，可以充分显示出他们对感情和自由创造的畏惧。

若舞蹈这样有趣的活动都没有自由可言的话，我们怎能期待生活中较严肃的方面有自由呢？在一个连舞步都不敢创新的环境下，即使有人敢于创造新的宗教主张、教育方法或政治伦理，也一定不会被容忍。

夏山每个游艺节目都包含舞蹈。女孩总是担任筹备和负责演出，她们做得很好，从不用古典音乐，而总是采用爵士乐。我们曾演出格什温^①的音乐芭蕾舞《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我写故事，

^① 乔治·格什温，美国第一位民族作曲家，也是百老汇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女孩们把它编成舞蹈，我觉得许多伦敦的舞台剧都远不如它呢。

舞蹈是潜意识中对性的兴趣的最好发泄。我说潜意识，因为即使这女孩是个美人胚子，如果舞跳不好，也不会有很多人来请她共舞。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的私人客厅里总是挤满孩子。我们常常放唱片，这时孩子就会因喜欢艾灵顿公爵^①或猫王而有不同的意见。我实在很讨厌那些玩意儿，我喜欢拉威尔^②、斯特拉文斯基^③和格什温。有时我实在是听够了爵士乐，所以不得不下令停止，我的理由是：这是我的客厅，我有权爱听什么就听什么。

一放《乡村骑士》或《吟游者组曲》（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作品）便会把客人赶跑，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喜欢古典音乐或古典绘画。我们从不培养他们“高雅”的嗜好——不管高雅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一个人喜欢贝多芬还是爵士乐，对他一生的幸福并不重要，学校如果不介绍贝多芬而把爵士乐放在课程内的话，也许会更有教育效果。从前夏山有三个男孩，被爵士乐队打动而学起乐器来。离开学校后，他们都到皇家音乐学院深造，现在都在纯古典乐的乐团里表演。我想，正是在夏山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艾灵顿公爵、巴赫或者任何其他作曲家的音乐，他们的鉴赏力才能突飞猛进。

①杜克·艾灵顿，英国爵士乐名家。

②莫里斯·拉威尔，法国著名印象派作曲家。

③斯特拉文斯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是西方现代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运动 = 游戏

在大多数学校里运动是强迫性的，甚至看比赛也是强迫性的。在夏山，游戏和功课一样，都是自愿的。

一个男孩在夏山待了十年，一次游戏也没玩过，同时他也从未被迫玩过。但大多数的孩子酷爱游戏。年幼的孩子不会组织游戏，他们只玩抓强盗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做一般年幼孩子所做的，例如在树上造房子等。因为他们还未达到合适年龄，所以不应该替他们组织游戏。年龄到了，他们自然就会发展有组织的游戏或运动。

夏山的主要运动是冬季打冰球，夏天打网球。打冰球时分队不成问题，但组织好的网球双打对孩子们来说较为困难，双打中的两个球员总是各打各的。十七岁以后，才比较容易组织分组运动。

各个年龄的孩子都爱游泳。塞兹威尔海滩对小孩来说并不理想，因为浪总是太大。小孩们最喜欢有石头的长沙滩，可惜我们附近找不到。

学校没有正式的健身房，我想也不需要。小孩们游戏、游泳、跳舞、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已经足够了。我怀疑一个自由的孩子会想上体操课。我们的户内运动则包括乒乓球、国际象棋和纸牌。

年幼的孩子可以玩浅水池、沙坑、跷跷板和秋千。在天气暖和时，沙坑里挤满勤快的小家伙，这些小孩总是埋怨大孩子玩他们的沙坑，好像我们还得替大班造个沙坑才行。孩子玩沙坑和烂泥的阶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

我们坚决不把奖品和分数列在学校规章之内。我们对奖品的看法是：奖品从来都不是目的，而做一件事本身才是目的。有时

我们会被质问为什么打网球有奖品，而上地理课却没有。我想因为打网球是有竞争性的，要击败对方，上地理课则不然。假如我懂地理，我不会在乎别人比我懂得多或少。我也知道小孩在运动上想要奖品，在功课上却不要——至少在夏山是不要的。无论如何，在夏山我们不把运动健将捧成英雄。弗莱德是冰球队长，但他在学校大会中的权力并没有因此得到提高。

在夏山，运动处理得相当得当，一个从不运动的孩子从未被认为不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在孩子自由发展的情形下充分地表现出来。我自己对运动很少有兴趣，但我对于好的运动精神却非常关注。假如夏山教师催促孩子：“快点，快上操场来。”那么，运动就失去了意义。真正的运动精神，只有在自由地决定玩或不玩时才会产生。

英国政府督学报告书

《教育部·皇家督学报告》

东萨佛克郡·里斯敦·夏山学校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十一日

说明：

1. 此报告书乃机密文件，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对外公开，如出版必须全文登载。
2. 报告书版权系属皇家文书院院长，未经允许不得复制。
3. 此报告书不为教育部长承认。

此校因进行革命性之教育实验，及实行该校长所发表之为人注目与研讨之教育学说而举世闻名，督察此校费力而有趣，费力者以其所行与其他学校大相径庭，有趣者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此可对一般教育政策作一评估。

该校所有学生均系住宿，学费每年为一百二十镑，教职员薪水虽低，然校长仍感经济拮据，难以维持，惟因知悉家长经济情形不愿增加学费，较诸其他私立寄宿学校，此校收费虽廉，且教职员与学生人数之比例甚大，然督学等对该校长所提出财政困难仍略感意外，惟有详细审核该校收支，或可开源节流而不影响该校成效。聘请外界经验丰富人士作此审核或不失为一良策。就目前情形而论，其他设备或有不尽理想之处，然学童之健康与伙食情形均极良好。

该校遵行之原则已由校长著书广为报道，若干方面已渐为各界人士接受，并影响今日之教育制度。余者仍为大多数家长与教师所忌惧。督学等本拟循例对该校作一报道，惟不提及此校之理想与目的，则对此校之报道甚难公允。

学校遵奉之宗旨乃为自由，然并非无限制之自由。若干有关生命安全之规章系由学生订立，经校长认可予以批准。兹举数例，如无两位教职员在场任救生员，学童不得游泳，年幼学童如无年长学童陪伴不可出校门。此种规则皆系明文规定，触犯者一律处以罚金。但学生所享有之自由远较督学在其他学校所见者为多，且非虚有其名。上课并无硬性规定，然大多数学童仍然经常上课，但亦曾有一名学童留校十三年而未上一节课，该青年现为手艺专家与精细仪器制造者。举此例在强调，此校赋予学童之自由绝无虚假，亦绝不因不得理想效果而予以取消。学校并非依无政府原

则治理之，校规系由学校大会规定，大会由一学童担任主席，定时召开，学生与教职员自动出席。此项大会“无限制讨论与制定一切议案之权力”。一次大会在讨论解除某位老师职务之提案时，表现其判断力之优越。然此种议案究系少数，大会经常讨论事项均系有关共同日常生活之种种问题。

首日督察时，督学等适逢其会，得以亲自参加观摩，会中主要议案为睡眠时间规章之加强施行与在未获允许之时间进入厨房之管制。对此问题大会曾予热烈讨论，自由抒发意见，然秩序井然不涉及私人。虽然讨论此等不易有结果之问题，时间浪费较多，然督学却不得不赞同校长意见，认为儿童所获之自治经验之价值，实大于时间之损失。

大多数家长与教师显然在性方面对给予学童完全自由有所怀疑。若干赞同校长一般主张者对此亦持异议。彼等对于接受校长所主张之性教育公开、性与犯罪无关以及传统禁忌之害多益少等学说或无所难，而对男女合校之管理，则较校长多戒心。对此作一持平之论殊非易事。青年男女相处，性冲动在所难免，禁忌非但不能消除冲动，甚至使之更为嚣张，然校长亦承认，表达性冲动之完全自由，即或有益亦不可能实现。可以慰怀者，此处青年极其自然、开朗与大方，一般猜测之不良后果，在该校有史二十八年来，从未发生。

另一处在此必须提及之争论，乃此校无任何宗教生活与教育，此校并不禁止宗教信仰，若学校大会提议通过须有宗教教育，学校自当照办。同理对私人之信仰亦不予干涉。学童均来自非正统基督教家庭，故在校并无信教需要。若干基督教教条在此实地奉行，亦当为基督徒所赞许。全无宗教训练之结果，非为期两日督察可

以洞察。

在写正式报告前，对此校有前述之概略介绍，乃属必要。因对此校组织与活动之理解，均以此真自由环境为背景也。

组织

在校学生七十名，年龄由四岁至十六岁不等。学生分别住于四幢不同楼中。班次大致依年龄亦依学力而分为六级。亦如普通学校一般，每级每周五日，上午上课五节，每节四十分钟。有一定课室与固定教师。与普通学校所不同者在其无法保证学生出席与否。督学等不得不一面到课室、一面询问以参观实际情形。上课之规律性因学童年龄渐长而渐稳定，通常学童既已决定上某堂课，则出席有恒，从不缺课。科目与功课是否平衡颇不易判断。多数学童因需参加会试，试期近时，彼等课读范围渐为会试范围所限，年幼孩子则有全权选择之自由。一般说来此制度之成果并未让人印象深刻。学童之学习志趣确令人耳目一新，然成绩平平，依督学等看来，非此制度所致，乃系实行不良，兹列举其原因如下：

1. 中班缺乏可以督促与调节学童功课与活动之良师。

2. 一般教学水准，小班教育似极开明与有效。大班亦有良好师资，然该校显然缺乏可以鼓励八、九、十岁学童之中班老师。某些老式及正式教育方法仍在使用的，学童需要深度学习时往往受累而给予老师严重麻烦。大班生之教学相形之下颇为优越，且有一二学童成绩极佳。

3. 学童缺乏指导。如一年已十五之女童决定学习以往忽略之外国语言——法文与德文，但每周二节学德文，三节学

法文，似嫌不够。好学心坚则坚矣，进度仍因上课时间过少而颇缓慢，督学等认为此等学生可以个别指导辅助之。

4. 缺乏私人生活。“夏山读书不易”乃校长之言。校中各式活动频繁，吸引学童注意力与兴趣之活动太多。学童无单人房间，亦无专为潜心自修而设之阅览室。决心念书者虽可躲入无人角落自修，然必须具有超人之自持力方可。虽无阻力，然鲜有十六岁后尚留校者。夏山曾有少数学童禀赋超群，但在此校是否于课业上得到充分教导尚值商榷。

一般说来，该校教学得当，成果丰硕；美术成绩极为出色，学童所绘图画与其他学校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手工艺作品亦种类繁多。督察时期，正逢学校装置陶窑一座，待烧炼之陶器胚模样式新颖可爱。如能装设纺机一架，或许更能发展该校之手工艺。

创造性写作甚多，包括墙报及自编自导之剧本。对此等剧本虽佳评甚多，但因夏山无保留剧本原稿之习惯，不能阅读而无法评断其品质。督察时适逢该校演出《麦克白》，所有道具与服装皆为学童自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系学童之自行决定，盖校长一向鼓励自编自导。

体育亦依该校宗旨而行，夏山无强迫性之游戏与运动。足球、板球与网球极受欢迎，学生足球因有教员系专家，教导之下有高度技巧。学童常与镇上其他学校比赛。督学督察日适逢与邻镇学校进行板球赛，对方最好球员因病缺席，夏山亦临时决定不调最好球手出场比赛，以示公平。

多数学童的时间消磨于户外，学童生活之健康与活跃可见诸形色。惟有详尽之调查或可阐明正式体育之缺乏时，学童有无不

良影响。

学校环境

学校有极佳之休闲康乐环境。主要建筑由一幢私人住房改造而成，充当学校礼堂、餐厅、医务室、美术室、小工艺室及女生宿舍。最幼学童住宿房内，教室亦在屋中。其余男生宿舍及教室则分布于园中小屋内，部分教职员亦住宿舍内，所有建筑均有门直达校园。教室虽小，但因班次亦为小型，故仍可敷用。有一幢宿舍显然为教职员与学童精心设计之疗养院，然因无用而改成宿舍。宿舍设备以普通标准衡量虽稍嫌简陋，但学校健康纪录极佳，可视同符合规定的浴室则足够应付。

园中建筑乍看之下非常简陋，易于保养，整个学校气氛如一永久之夏令营，同时校舍分布适宜，访客得以观察上课情形而不会打扰学童。

教职员

教职员薪水每月八镑，校方供食宿。寻求不仅对学校之宗旨有信心，且性格成熟，感情平衡，并能与学童平等相处之学高资深且愿屈就此月入八镑职务之合格师资，实非易事。夏山一般居住设备不佳，所需信念、无私、性格与能力之组合尤为难得。

前文已提及教职员虽未能尽如人意，但较诸其他学校高薪之教师，则较优秀。教职员中包括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利物浦大学文学硕士与理学士、剑桥荣誉生、伦敦大学文学学士及剑桥大学史学学士。四位有教师合格证书，此中尚不包括艺术与手工艺老师，彼等有外国给予之资格，且为教职员中最优秀者。

虽然教师阵容仍需加强，现有教职员素质绝不在水准之下。如能进修及考察其他学校，或可加强己身经验而有大成就。但九十六镑之年薪实不足以吸引此校所需之高水准师资，此问题须予郑重考虑。

校长有极深之信念与热诚，其信心与耐力尤为惊人。其人格极强而不支配别人，即令不赞成或不喜歡其学说者，在校见之亦对其不能不生敬意。其人极为幽默，待人亲切，常识丰富，堪充任何学校之好校长，因其深谙以身作则之效，故与学生共享快乐之家庭生活。校长对教育看法开朗，认为教育应教导孩子如何有丰富之生活。虽然接受此一报告书中一些批评，但其仍坚信学校成功与否在将来学童成人后生活如何，而不在彼等如何应用在校时特别之技巧与学识。我等对该校一般评论如下：

1. 学童充满活力与朝气，毫无怠倦与冷漠之征象。知足与忍耐之气氛充塞校内。毕业生对母校之深厚感情为该校成功之明证。平均三十名左右之学生热心参加期终话剧与舞蹈。若干学生假期仍留校内，学校早期所收学生几乎全为问题儿童，现有学生则全为来自各种家庭之正常儿童。

2. 学童有礼可亲，偶有不拘小节，然其友善、自在与不忸怩使他们易与人相处相亲。

3. 学校制度旨在鼓励学童自动自发、善尽职责与正直不阿，就所睹之情况而言，此等特性确然已发展成熟。

4. 以上所论并不表示夏山学童离校后不能适应社会。下面报告虽不能概括一切，但足以表明夏山教育并不与世俗之成功背道而驰。毕业生中有监督工程师、炮兵中队长、轰炸机队长、

护士、空中小姐、名乐队竖笛手、皇家学院荣誉会员、芭蕾舞星、无线电台长、报纸专栏作家及大公司市场调查主管。除此之外，他们曾得到下列学位：剑桥大学荣誉经济学硕士、皇家艺术学院奖学金研究生、伦敦大学物理学荣誉理学士、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文学士、曼彻斯特大学近代语言学荣誉文学士。

5. 校长之教育观点使该校成为依学童兴趣发展而不受考试限制之杰出学校，营造一天才儿童可尽量发挥才能之可能环境，然事实上并未有特出之表现，令人惋惜。如有更佳教学，尤其中班之教学，学童或可更有发展，而校长深远意义之试验亦将有被全面证明之机会。

学校主旨与方法仍存在若干疑问，对该校更深远久长之认识或可除去某些疑问，亦可能加深其他若干疑问。可定论者乃此校为一引人入胜、极有价值之教学实验，所有教育家均应参观该校并可受益匪浅。

教育部与夏山的关系

我们有两位这样开明的督学来校视察，实在幸运。我们马上免除客套，在他们两天的视察之中，大家有些友善的争执。

我觉得一般督学习以为常的是在课堂上拿起一本法文书来考学生，然后便判定学生程度如何。我提出那样的方法在我们这个不以功课为先的学校是行不通的。我对一位督学说：“我们学校的标准是快乐、真诚、平均发展与合群，你们可不能真正督察夏山。”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他笑着说，他们无论如何要看看，他们的督察方式也相应调整，以适应夏山的教学方式。那两天的时间非常愉快。

学校里许多奇怪的事使他们惊讶。一位督学说：“当走进教室而没有一个孩子注意你时，你当然会吃惊了，因为经常是督学一进门，孩子就全体肃立。”是的，我们有这样两位督学是运气。

报告书指出：“督学等对该校长所提出之财政困难仍略感意外……”主要原因是收不回来的账太多。还有报告书提到一年的学费是一百二十镑，因为近年来生活水准提高，我们不得不调整到二百五十镑，这尚不能支付修理房屋、购买新的仪器设备以及其他事项。在夏山，仪器设备的损害比别的纪律严明的学校严重。孩子们可以满足他们“强盗”时期打闹的需要，因此许多家具也被破坏了。

报告书提到我们有七十位学生，现在因为学费关系，只剩下四十五名。报告书也提到中班的教学不当。我们一直都有这个困扰。假如孩子可以自由地做别的事，他们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功课上，即使是优秀的教师也没有办法。假如公立学校十至十二岁孩子可以随意爬树挖洞而不上课，他们的水准也会和我们的一样。但是我们承认学生在这段时间内学习程度较低，因为我们认为，对孩子来说，这段时间内游戏比读书更重要。

即使我们假定中班学生功课严重落后，一年以后这些落后的中班生成了大班生，去参加牛津大学入学考试时，仍能得到很好的分数，这些学生一共考了三十九门，平均每位学生六门半，结果有二十四门极佳（亦即优于百分之七十的考生），在所有三十九门科目里只有一门不及格。因此夏山中班孩子功课一时不能达到标准，并不表示将来功课也会落后。我个人喜欢大器晚成的学生，

我见过不少四岁就能背弥尔顿诗的聪明孩子，到二十四岁就成了醉鬼和游手好闲的人，我宁可遇见一个五十三岁的男士，说他不太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怀疑七岁便知道他该做什么的孩子，长大后 would 变成一个平庸保守的人。

报告书又提到：“（校长之教育观点）营造成一天才儿童可尽量发挥才能之可能环境，然事实上并未有特出之表现，令人惋惜。”这是我认为督学还不能超越他们对学业偏见的唯一的一段。如果孩子要在功课方面发展，我们的制度自然会给他们机会，我们的考试可以作证。但是也许督学的意思是：如果中班有更好的教学，也许有更多学生会想参加入学考试。

我们现在应不应该把学业放在第一呢？注重学业的教育常常想把庸才变成天才，我怀疑学业教育能对我们一些毕业生有什么用，他们现在是服装设计师、美容师、芭蕾舞星、音乐家、护士、技工、工程师和艺术家。

但是总的来说，督学的报告仍是公平、诚实和包容的，我将它收录于本书之内的原因，是想让读者看看别人对夏山的看法。请注意此报告并不为教育部所承认。个人来说，我并不在乎，但是如果承认的话会有两个好处：一来教师可以领养老金，二来家长可以较容易从他们的本地议会得到教育津贴。

我在这里要指明的是，教育部从来不与夏山为难，我们对所有的询问和访问也都予以友善的接待。唯一的一次冲突是教育部拒绝进口一位瑞典家长送给我们的预先造好的房子，这件事发生在大战刚刚结束的一年。

当我想到其他欧洲国家对他们的私立学校采取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时，我很高兴自己住在能让个人发展的英国，我容忍孩子，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教育部容忍我，我已经很满足了。

夏山的前途

我今年已八十四岁，我想我不会再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了，因为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可是我要说几句对我有利的话。过去四十年来，我至少没有空谈理论，我写的大部分是根据对孩子的观察以及和他们一起生活得到的实际经验。当然，我从弗洛伊德、霍默·莱恩以及其他许多人那里得到启示，但渐渐地，我不得不放弃理论，因为事实的考验证明了这些学说的空洞无效。

一个作家的工作并不容易，像广播一样，他在对他看不见的人讲话，他不能预测那些人的反应。我的读者也是很平常的。一般人并不知晓我的名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绝不会邀请我去谈教育。绝没有一个大学，连我的母校爱丁堡在内，会想到给我一个荣誉学位。我在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演讲时，没有教授或系主任来听我演讲。这些反而让我感到骄傲。

有一段时间，我对《泰晤士报》很感懊恼，因为他们从来不刊登我写去的信。但是今天，我觉得他们拒绝我是看得起我。

我并非喜欢默默无闻，但是年龄给我带来不少改变——特别是价值观念的改变。最近我面对七百位瑞典人演讲，而演讲的地方只能容纳六百人，我一点也没有高兴和骄傲的感觉。我起初以为自己不在乎，但是我问我自己：“假如听众只有十名时，你会有什么感觉？”答案是：“会气死。”所以我虽然没有骄傲的念头，但消极的懊恼倒不见得没有。

野心随年龄而减，想被重视之心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喜欢看到一本“进步学校发展史”的书里没提到我。我至今还未见到一个真正不喜欢被人重视或知道的人。

年龄有很可笑的一面。多年来我告诉年轻人——年轻学生、年轻教师、年轻家长——说年纪是进步的障碍。现在我自己已经是老人，成了那些我整天反对的老人中的一个，我的想法倒改变了。最近，当我在剑桥向三百个学生演讲时，我觉得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确感觉如此。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和我这样一个老人来谈自由？”现在我不把年轻和年纪视而为一。我觉得年龄和一个人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我遇见过二十岁的老头子和六十岁的年轻人。我现在是以年轻、热忱、生气勃勃和乐观来衡量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足够成熟，但我对笨瓜更没耐心，对无聊谈话更易恼火，对别人的私事也少有兴趣。过去四十年来我听得太多了，我对一切事物的兴趣也减少了，很少买新的东西。我已经好几年没逛过服装店，甚至连尤登路上我最喜欢的那家工具店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能容忍孩子们的吵闹了，我不敢说是年龄使我失去了耐心，因为我还能容忍孩子犯错误，还能给他时间去满足一切癖好，因为我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好公民。年龄会使恐惧减少，但年龄也会降低勇气。从前，如果一个不能随心所欲的小孩威胁我说要跳楼时，我会毫不迟疑地叫他跳，我不能肯定我现在是否还敢这样做。

人们常常这样问：“夏山是不是你在唱独角戏呢？没有你它还能继续下去吗？”夏山绝不是一场独角戏，在每天的工作中，我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的妻子、教职员和我一样重要。是不干预孩子成长和不给孩子压力的观念，成就了今天的夏山。

夏山是否举世闻名呢？不能这么说，只有少数从事教育的专家知道它的存在。夏山在北欧最有名。四十年来，我们一直有挪威、瑞典、丹麦来的北欧学生，有时多达二十人。此外我们也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加拿大的学生。我写的书已译成不少种文字，包括日文、希伯来文、印度文。夏山对日本教育颇有影响。三十多年前，日本著名教育家下田静止先生拜访过我们，他翻译的所有我的书都很畅销；同时，听说日本教师曾在东京开会，讨论我们的教学方法。下田先生一九五八年又来住了一个月。苏丹来的一位校长告诉我，他们那里一些教师对夏山很感兴趣。我举出这些翻译、拜访和通信的例子时，并没有自大的幻觉。如果在牛津街上拦住一千个人问问他们夏山是什么，很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名字。对自己的重要与否，我们实在应该看得轻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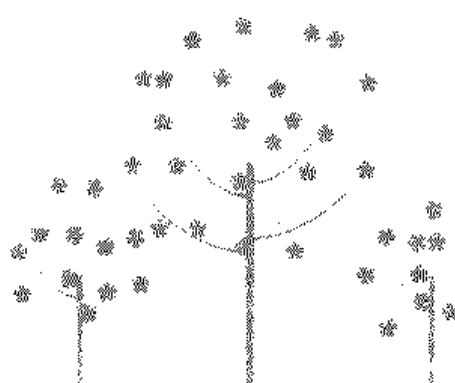
世界各国即使采用夏山的教学方法，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当然，将来也许会发现更好的方法，只有夜郎自大的人才会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

当家庭只是充满仇恨的乡土中的一个小角落时，我们如何能期待有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把教育只看做考试、班级和学问。学校把人生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忽略了。我们所学的希腊文、数学和历史，加在一起都不能使家庭有更多的爱，不能使孩子免于被压抑，也不能使成年人免于精神病。

夏山学校的前途也许不太重要，但夏山这个观念的未来，却对整个人类有极大的重要性。新一代一定要有机会在自由中长大，给他们自由就是给他们爱，唯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第二章 养育孩子

当一个孩子写信回家：“妈妈，给我寄十先令来，你们都好，问爸爸好。”做父母的微笑了，他们知道这就是一封十岁小孩的很诚实的信。不了解孩子心理的父母，便会对这样一封信叹气：这个自私的小鬼，不是要东西就是要钱。





QQ群：105556194



微信公众号：
其爸儿童教育

微信个人号：
YZT-YZT



新浪微博：优之童



不自由的孩子

受到严格制约、训练和压抑的孩子，不自由的孩子，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就住在我们的街对面，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中，他整天坐在一张冷冰冰的课桌前，后来他又坐在一个更乏味的办公桌前或者工厂的更凉的板凳上。他很驯良，听从命令，很怕批评，同时极想做一个正常和守规矩的人。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一切教给他的东西，然后又把他的心结、恐惧和失意再交给他的子女。

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心理的损伤是在生命的前五年造成的，但说前五个月也许更接近真相。也许前五个星期，甚至前五分钟的损害都可能影响孩子一辈子。

不自由从出生就开始了，不，从出生前就开始了；假如一个备受压抑的女人怀孕了，谁知道她的不自由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在我们这种文明社会里，所有孩子都生活在一种反生命的气氛中，这话并不夸张。定时喂奶根本上是反对乐趣的。小孩吃奶要有一定时间，因为不定时吃奶会让小孩对乳房产生太多的乐趣。其他理由像对身体发育有益等都是借口，压根就是想把孩子训练成一种视责任重于乐趣的动物。

让我们看看一所普通小学的男孩约翰所过的生活。他的父母不常去教堂，却坚持让约翰每星期天上主日学校。他的父母是因为互相有性的吸引力而结婚的。他们一定得结婚，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除了结婚以外，就不能因性而结合，但两人的关系不能光靠性的吸引力来维持，各人脾气不同会使家庭气氛不和谐，偶尔父母会有大声争吵的情形。当然更多的时候，家里是温暖亲切的，但约翰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父母之间的大声争吵会吓坏他，使他害怕地哭起来，然后就因为“无缘无故”地哭泣而被打屁股。

他一生下来就受到管制。定时喂奶给他带来莫大的挫折，当他饿了的时候，时钟却说还要再等一小时才能吃。他浑身上下都被裹了起来，而且裹得又厚又紧，动都动不了。喂奶的挫折使他吸吮大拇指，但家庭医生说不能养成这种坏习惯，吩咐妈妈把他的手绑起来，或者在手指上涂点气味难闻的东西。他在包尿片时可以随意大小便，但是当他可以爬了而在地板上大小便时，大人们会用“脏死了”、“不乖”等字眼责备他，使他尝到了“要清洁”的严厉的第一课。

在这以前，他的手每次碰到生殖器官时就会被拿开，很快地，他便把这种“不准碰生殖器官”的禁令和“大便令人作呕”联系在一起。多年以后，当他变成一个推销员时，他便爱谈色情和厕所笑话。

他的许多训练都由亲戚和邻居来完成。父母想让他做得对、做得恰当，以便亲戚和邻居来访时，他们可以夸耀他们的家庭教育多么好、孩子训练得多么乖。当阿姨给他一块巧克力时，他一定得说：“谢谢您。”他吃饭时一定得守规矩，最重要的是，大人讲话时，他不能插嘴。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他那讨厌的新衣服是穿给邻居看的。父母想要被人尊敬，因此便有一套虚伪的做法——这一套小约翰通常是不知道的。在他的生命中，很早就会听到谎话，父母会对他说，上帝不喜欢那些说粗话的孩子，或者如果他在火车厢里乱跑，列车员会打他的屁股。

对于他所有关于生命来源的问题，父母都用愚蠢的谎话作答，这些谎话是那么有效，因此他对生命和出生的好奇消失了。当他五岁时和四岁的妹妹或隔壁小女孩玩弄生殖器官时，他会为此挨打，生命的谎言便加上了恐惧，使他觉得性一定是肮脏和罪恶的，而且连想都不能想。可怜的约翰便要把他对性的兴趣封存起来，一直到发育期，在看到电影里的女人说她已怀孕三个月时，才可以放声大笑。

在智能方面，约翰发展得很正常。他学习得很快，因此可以逃过平庸而愚蠢的老师可能会给他的嘲笑和处罚。他离开学校时，学了一大堆没什么用的知识和一些文化，这文化的内容只是低级的画报、陈腐的电影和廉价的侦探或武侠小说而已。

对小约翰来说，高露洁这个名字，只与牙膏有关。贝多芬和巴赫，只不过是你能听猫王或披头士时碍事的家伙而已。

约翰有钱的表弟进的是私立学校，但是他的发展基本上和穷约翰一样，他也同样被迫接受生命中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同样受到维持现状的束缚，同样否定爱和快乐。

我尚未提及他们人性中温暖的那一面，他们和家人大体上来说是善良和气的公民，他们有稚气的信仰和无邪的忠诚。他们建立法律，实行人道，是社会的砥柱，也是那些主张动物必须被仁慈地宰掉或者小动物应该受到爱护的人，但是在对待“人”的人道方面，他们就差劲了，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残忍的、非基督精

神的法律，同时也认为战争中的无情屠杀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同意现在的婚姻法没有道理、不仁慈而且可憎。谈到爱，他们主张男女的标准不一样。两人都要求娶的妻子是处女，但被问及他们自己是不是处男时，他们就会皱着眉头说：“男人不同。”

也许他们不知道男权社会到底是什么，但他们俩都是它的热心拥护者，他们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他们的感情也是群众的感情，而非个人的感觉。

在离开当时憎恨的学校很久以后，两个人都会说：“我在学校受过体罚，得到过很多好处。”然后他们又把子女送到同样的或相似的学校去。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们毫不反抗地接受了父亲的权威，所以这种权威就会一代代地传下去。

要把约翰的故事描写完整的话，我还必须提一下他的妹妹玛丽。我不用多写，因为大体说来，她受压抑的环境和她哥哥的大同小异。但是，她还有特殊的困难。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必然会吃亏，她从小就被训练去了解这点，在她哥哥读书或游戏时，她做杂务；如果她找到一份工作，她很快就会发现薪水比男孩少得多。

玛丽对她在男权社会里的低下地位并不反抗。男人会给她一些补偿，虽然微不足道。她会得到礼貌的对待和小心的照料，假如她不坐下，男人也陪她站着；男人问她可不可以“下嫁”他，于是，玛丽彻底知道了她的主要工作是“看起来越漂亮越好”，结果她每年把好几百万都花在衣服和化妆品上，而不用在书本和教育上。

在性方面，玛丽与她哥哥一样无知和受压抑。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要求他们的女人纯洁、忠贞。假如玛丽衷

心相信女孩比男孩纯洁，这并不是她的错。像神话一样，男人使她认识和感觉到：她生命中唯一的工作就是生儿育女，而性的享受是专属于男人的。

玛丽的祖母，也许包括她的妈妈，在等到合适的男人把她们这些“睡美人”弄醒以前，是不可以有性行为的。玛丽或许已经摆脱这种束缚，但她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她的爱情生活受着怀孕的威胁，因为她知道，有个私生子会毁灭嫁人的所有机会。

今后人类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探究性压抑和人类疾病的关联。约翰也许会因肾病而死，玛丽也许会死于癌症，但他们都不会去想，他们一生的贫乏、不快乐和被压抑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的病有什么关系。总有一天，人类会把他们所有的痛苦、仇恨和疾病的根源，追溯到他们违反生命的文化现象上。假如严格的训练会造成麻木不仁的人——使他们被摧残、压迫，以及毫无活力的话，那么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假设这种身体麻木会造成人类各种身体器官的病态。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不自由教育之下的人不能痛快地生活，那种教育完全忽略了生命中的情感部分。因为这些情感是动态的，假如只发展头脑而压制情感，生命便会失去活力，变得丑恶和毫无价值。但如果情感可以自由发展，头脑也自然会得到发展。

人的个性可以像狗的性格一样被塑造，这是人类的悲剧。你不能塑造猫的性格，因为猫比狗更加自信，你可以使狗感到不安，猫却不行。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狗，因为狗的顺从和谄媚的摇尾，会使它的主人感到自己的优越和价值。

养小孩和养小狗很相似，被鞭打的小孩和被鞭打的小狗一样，

会长成一个顺从的自卑的成人。训练孩子就像训练狗一样，是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人类的狗窝——育婴室内，小“犬”必须保持清洁，不能吠得太多，他们一定要服从命令，而且要在我们觉得方便的时候吃奶。

一九三五年，“伟大的养狗师”希特勒吹响命令的口哨时，我看见千万只顺从的、懦弱的“狗”在柏林广场上向他摇尾巴。

容我在此记录几句数年前宾州一所女子大学医学院出版的《待产母亲手册》的话：

“可以这样防止养成吮指头的习惯：将婴儿的手臂放在硬纸筒中，使手臂不便弯曲。”

“小儿生殖器官要绝对保持清洁，以避免感觉不适、感染疾病和养成坏习惯。”

我觉得医生要对不良的育婴方法负责任。医生通常没有受过育婴训练，但许多妇女觉得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假如医生说小孩手淫一定要打屁股，他这样说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对性有罪恶感，也可能对儿童天性真的有科学的了解，但可怜的妈妈哪里分辨得出。我谴责那些规定喂奶时间、开药方以防止吮指头、禁止玩弄生殖器和不让小孩自由的医生。

问题儿童是那些被迫保持清洁和压抑性兴趣的儿童。因为成人觉得小孩应该被训练得安安静静，他们的日子才会好过一点，这才使得顺从、礼貌和驯良变得那么重要。

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妈妈把她三岁的小男孩带到院子里，他的衣服一尘不染。过一会儿他开始玩起泥巴，把衣服弄脏了一点。妈妈跑出来打了他两下，然后把他带回屋里。不久他又被打扮得干干净净地哭着回到院子。不到十分钟，衣服又弄脏了，妈妈再

如法炮制。我真想告诉那个女人，她的儿子将来一辈子都要恨她，更糟的是，他会憎恨生命。但是我知道，她不会接受我的话。

差不多每次进城或上街时，我都会看见三岁孩子因走不稳而摔跤，而妈妈会因孩子摔跤而打他，这总是让我不寒而栗。

我每次坐火车也常常会听见妈妈说：“小莉莉，假如你再跑来跑去的话，列车长就会把你关起来。”许多孩子都是在谎言和愚蠢的禁令下长大的。

很多妈妈虽然在家里待孩子很好，但一到公共场所就横加打骂，因为她怕邻居说闲话。孩子们一生下来就被迫适应这个不正常的社会。

有一次，我在英格兰一个靠海的小镇上演讲，我说：“你们这些做妈妈的知道吗？每一次你打孩子都表示你恨他。”那些妈妈的反应非常激烈，她们愤怒地冲我喊叫。到晚上，我又发表我对“怎样改良家庭道德和宗教气氛”的意见，听众拼命嘘我，着实使我吃了一惊。我一直都在向一些相信我的理论的人演说，现在面对这些中下层阶级的听众，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儿童心理学，这使我恍然大悟：绝大多数人是多么不了解儿童的自由啊！

我们的文明是不正常和不快乐的。我认为它的病根出在家庭的不自由。小孩被所有的顽固思想和仇恨力量窒息了。他们从摇篮时期就被窒息，被训练得对生命说“不”，因为他们年幼的生命里充斥着—长串的“不”：不许吵闹、不许手淫、不许说谎、不许偷东西，等等。

他们也被训练得对一切生命发展的负面力量说“是”：尊敬长者、尊敬宗教、尊敬老师、尊敬古人的格言。不要发问，只许服从。

尊敬不值得尊敬的人是不道德的。已经没有爱情的男女在一

起生活是不道德的。爱一个你所惧怕的神也是不道德的。

人的悲剧在于，因为他束缚着他的家庭，因此他自己也成了奴隶——因为牢里的看守也是受限制的。人的枷锁是恨的枷锁，他压制他的家庭，因此也压制了自己的生命。

天下没有问题儿童，只有问题家长，说得更恰当一点，只有问题人类。这就是原子弹如此可怕的原因，因为它是控制在许多反对生命的人手里的。哪一个在摇篮里手被捆起来的人，是不反生命的呢？

当然人类也有很多的爱和善良。在新一代未长成之前，如果今天那些充满仇恨的人还没把这个世界毁灭的话，我坚决相信：如果人类在婴儿期不受压抑，将来长大之后会彼此和平相处。

斗争的双方力量悬殊，因为仇恨人士控制着教育、宗教、法律、军队以及恶劣的监狱，只有少数教育家致力于容许儿童自由发展。大多数的儿童受到反生命者的惩罚和仇恨制度的塑造。修道院的女孩子在沐浴时仍不许看自己的身体；父母和教师仍告诉孩子手淫是道德上的罪过，会使他疯狂。最近我曾看见一个妈妈打她十个月大的婴儿，只因他口渴啼哭。

这是死亡信仰者与生命信仰者之间的斗争。无人能维持中立，因为那也将意味着死亡。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死亡的一方，给我们问题的儿童；生命的一方，则给我们健康的儿童。

自由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儿童真是凤毛麟角，因此任何对他们的描

写企图都只能是试验性的。我们观察到的结果预示着新文明的开始，这是比任何政党所承诺的新社会都深刻的本质上的改变。

什么是自由？它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人现在和过去都是无辜的。

没有人见过一个完全自由的孩子。每个孩子的性格都受父母、教师和社会的影响。当我的女儿珠绮两岁的时候，《图片邮报》登了一篇带照片的文章，上面说在全英国的儿童中，她最有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儿童。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至今她还生活在一个满是未获充分自由的儿童的学校里。这些小孩多多少少都曾受过制约，同时他们在性格被塑造后，会走上恐惧与憎恨的道路，珠绮发现她自己经常接触到反生命的小孩。

她从小被训练得不怕小动物。但是有一天我在一个农场停车来问她：“我们去看牛好吗？”她突然很害怕地说：“不要，不要，牛会吃掉你。”这句话是一个七岁的没有自由发展的孩子告诉她的。不过，这种恐惧只维持了一两个星期。后来有个故事说树丛里藏着吃人的老虎，对她的影响也很短暂。

一个自由的孩子好像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被制约的小孩带给他的不良影响。珠绮对恐惧和压抑的反应不会太久，但是谁也不敢断定这些恐惧对她的性格有没有永久的伤害。

许多客人都称赞珠绮：“真稀奇，这个孩子可爱、平衡发展又快乐，她和周围环境相处得那么和谐，一点也没有冲突。”这是真话，她是一个不正常社会里的一个很自然的孩子，她好像本能地知道自由和放纵的分界线在哪里。

家里有一个自由发展的儿童的危险之一是，成人对他太感兴趣，他便成了注意力的中心。如果周围都是自由发展的孩子，一

一切都是自然和自由的，没有一个孩子会显得突出，没有一个孩子会受到鼓励去出风头，同时也不会有一般孩子嫉妒自由发展儿童的情形。

和她的朋友泰德比起来，珠绮是一个轻松活泼的小孩。她的身体松弛得像一只小猫，可是可怜的泰德就好像一袋土豆。他不能放松，他的反应都是防卫与抗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反生命的。

我预言自由发展的儿童将不会经历反抗的阶段，我不了解他们为什么非要经过这个阶段不可。假如他们小时候没有被父母捆绑和约束，我不知他们为什么长大后要反抗父母。甚至在半自由的家庭里，当父母和子女相当平等时，反抗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自由发展就是让一个婴儿自由地生活，使他的心理和肉体都不受外来权威的管束。这就是说，孩子饿的时候就喂他，在卫生习惯上，他自己要清洁才让他清洁，从来不要骂或打他，更重要的是，要永远爱和保护他。

这些听起来不错，似乎也很容易、自然，但是对那些热衷于理论的年轻父母对此的误解，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四岁的汤米拿着棍子敲打邻居的钢琴时，他的父母却在旁边面带得意的微笑看着，好像在说：“自由发展多奇妙啊！”

还有一些父母觉得，绝对不该让他们一岁半的小孩上床，因为这样会妨碍他的天性。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小孩玩，但累了的时候，就应该抱他上床睡觉。实际的情形多半是小孩越累就越不乖。他不能说他要睡觉，因为他还不会讲话。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妇颇带歉意地问我：他们婴儿房内的火炉该不该放一个炉挡来保护孩子。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假如不和常识合在一起应用，任

何主张都会变得很危险。

只有蠢人才不在卧室窗户上加铁栏杆，或不在孩子房间的火炉上加保险措施。但是，不知有多少次，许多热心于儿童自由发展的年轻朋友来拜访时，会对我们把毒药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或者禁止在防火梯上游戏等措施感到讶异，认为这样做限制了自由。而整个自由运动也就被许多鼓吹自由但没有认清自由真谛的人破坏了。

再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很严厉地责备一个踢我办公室门的七岁的问题儿童，有一位仁兄向我提出了异议。他觉得我应该微笑着容忍他，直到他踢门的欲望消失。的确，在我一生中，我花了不少工夫容忍问题儿童的各种破坏行为，但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心理医生，而不是和他们平等的普通人。

假如一个年轻的妈妈觉得她三岁的小孩用红墨水涂大门是在自由发展，她实在不知自由的真谛何在。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在大都会剧院看戏，坐在我们前面的小女孩和她父亲大声说话。第一幕结束时我换了个位子，我的朋友问我：“要是夏山的孩子也这么做的话，你该怎么办？”

“叫他不要讲话。”我说。

“用不着，”我的朋友说，“他根本不会听。”我想他们真没有一个会听的。

有一次，一位女士带着她七岁的女儿来见我。“尼尔先生，”她说，“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看过，甚至在达芙妮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决定用你的方法来教养她了。”

我瞄了达芙妮一眼，她脚穿大靴子正站在我的钢琴上，突然她一脚跳到沙发上，差点没把沙发踹破。“你看她多么自然，”她

妈妈说，“真是您尼尔的好弟子。”我恐怕真的脸红了。

许多父母都不能了解自由与放纵的区别。在一个严格的家庭中，孩子没有任何权利；在一个放纵的家庭，孩子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在合理的家庭中，孩子与父母有平等的权利。学校也一样。

我一再强调，自由不包括宠溺孩子在内。假如一个三岁小孩要在饭桌上走，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他必须听话，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必要，你也一定要服从他。假如小孩叫我离开他们的房间，我必须马上离开。要让孩子按他们的本性发展，成人就必须多少作点牺牲。健康的家长会适当妥协，不健康的家长不是管得太严，就是宠坏孩子，给他们所有的社会权利。

事实上，父母和儿童的利益分歧即使不能消除，也可以缓解。要达到这一步，他们之间必须有公平的“取”与“予”。珠绮很尊重我的书桌，她不会动我的打字机和纸张，我也同样尊重她的房间和玩具。

孩子们都很聪明，他们很快便接受社会规则，但是别过分利用这一点，譬如他正聚精会神地做游戏时，他的父母却说：“吉米，给我倒杯茶来。”

孩子绝大部分顽皮不驯的行为，都是因为处理方式不当而产生的。当珠绮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对我的眼镜非常感兴趣，经常从我的鼻梁上把眼镜抓过去看个究竟。我不出声，也没有在言辞之间表现出不高兴，她很快就对我的眼镜失去了兴趣，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碰过它。假如我那时很严厉地说不准动，或者更糟地打了她的小手，毫无疑问，她对我的眼镜的兴趣会继续下去，同时也可能对我产生害怕和反抗的心理。

我妻子让她玩易碎的首饰，她小心地玩，很少打破。珠绮喜

欢自己去发现各种东西。当然自由发展有它的限度，我们不能让一个六个月的婴儿自己去发现点燃的烟头会烧疼手，在这种情形下大惊小怪也是不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香烟拿开。

除非孩子智力不足，否则他会很快发现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假如没有紧张或愤怒的声音叫他该做这个或不准做那个，他处理一切时都会心中有数。一看见孩子到炉子边就怕发生意外的妈妈，对她的孩子根本就没有信心。我们可以听见许多人这么说：“赶快去看看小弟在做什么，不许他动。”一位妈妈写信来问我，她煮饭时小孩在旁边捣乱该怎么办，我只能回答说：也许是她把孩子带成这样的。

一对夫妇看完我的书以后，觉得他们对小孩太不公平，感到良心不安，便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然后对孩子说：“从前我们对你们太严了，现在你们自由了，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忘记他们重新添置打破的东西花了多少钱，只记得他们不得不再开一次会取消之前的提议。

通常反对让儿童自由发展的理由是：人生是艰难的，我们一定要训练孩子，为了让他们将来能适应生活，必须教给他们规矩。假如我们让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将来怎能在老板手下做事呢？他们怎能比得过那些受过训练的孩子呢？他们怎能自己管理自己呢？

不赞成赋予孩子自由而讲这种话的人，不了解他们自己有一个没有根据的、未经证实的假设：如果不加以督促，小孩就不会成长或发展。然而四十年来，夏山的教育经验已经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默文来说，他从七岁到十七岁在夏山待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一堂课也没上过。到十七岁时，他还不

大认得字，但当他离开学校时，他决定学手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自修完所需的专门技巧，预备好去做学徒。现在，这个年轻小伙子能看能念，薪水赚得很多，同时是他的服务机构所在地的负责人。至于他能不能管理自己，请看默文：他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自己盖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三个儿子。同样的，每年夏山有许多平时很少念书的孩子决定进大学，他们都自动开始苦读，预备入学考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大家都相信，如果孩子小时候不被迫养成好习惯，大了就来不及了。从来没有人挑战这学说，但我不相信。

孩子需要自由，因为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下他们才可以自然发展，向好的方面发展。我见过不少从私立和贵族学校转来的学生，他们都有虚假的礼貌，但不真诚。

这些孩子对自由的反应很快，头两个星期，他们会替老师开门，称我为“先生”，同时穿着整洁，很“尊敬”地看着我，一看就知道，他们还有点怕我。过了几个星期的自由生活以后，他们都露出本来面目，变得既无礼也不整洁，也敢做从前学校禁止的事情，像咒骂、抽烟、打破东西，诸如此类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声音和神情还是不真诚。

差不多要半年左右，他们才会完全甩掉不真诚和对权威的尊敬，变成敢说敢为、活泼健康的孩子。很小就自由发展的孩子不需要经过这个不真诚和做作的阶段。夏山最大的特色可以说是孩子们绝对的真诚。活得真诚和对生活真诚都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期望政治人物、法官、教师和医生真诚，但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却使得他们不敢真诚。

也许夏山最大的发现就是孩子生来就是真诚的。因为我们不

去影响他们，才能发现他们的真实情况，所以不干涉是我们管理孩子的唯一方式。未来学校的先驱，如果要在儿童的学习方面，以及更重要的幸福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遵循此法。

生命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生命里的罪恶是限制或摧毁幸福。幸福带来善良，不幸则导致种族屠杀、民族仇恨和好战。

但是真诚也有让人难堪的时候。最近我们有个三岁女孩玛丽向一个留胡子的客人说：“我不喜欢你的脸。”客人随即答道：“但是我喜欢你。”她于是笑了起来。

我并不是一味凭空强调儿童需要自由。和一个自由孩子在一起待半小时，比整本书的讲解更有效，百闻实在不如一见。

给小孩自由是不容易的。这表示我们不能教他宗教、政治或任何阶级观念。一个孩子如果听见父亲痛骂一个政治团体，或母亲大骂佣人，他便不会有真的自由。让孩子们不继承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实在是太难了。一个屠夫的儿子，多半不会宣扬素食主义，除非他因反感父亲而走向极端。

社会的本质是不利于自由的。社会——群众——向来是保守而憎恨新思想的。

群众的反对自由可以从时尚中看出。群众要求大家都一样，在城里如果穿草鞋，我就是个怪人，在乡下假如戴大礼帽，我又是个怪人。很少有人有勇气不做“正确的事”。英国的法律——群众的法律——禁止晚上八点以后卖香烟。我想不会有谁赞成这条法律，但是我们都会接受这条法律。

很少会有人愿意做刽子手或者送人进“活的刑场”——监狱。但死刑和监狱制度还保留着。我们的刑法大部分都是因恐惧而制定的。我们压抑性的教育制度，也是基于恐惧——对新一代的恐惧。

马丁·康威爵士在他一本很动人的书《战争与和平的群众》里说，群众喜欢老年人，在战争时选老的将军，在和平时选老的医生。群众害怕年轻的一代，所以重视年老的一代。

群众的生存本能使他们将新的一代看成一种威胁，新的一代是崭新而强壮的，是成长中的另一个群体，它可能摧毁老的一代。在最小的团体——家庭中，孩子们没有自由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大人坚持自己那些旧的价值观。一个父亲禁止他二十岁的女儿抽烟是没道理的。禁止的原因是非理性的、保守的，根本上是在恐惧：她下一步会做什么？群众是道德的维护者，大人不敢给小孩自由，是因为他们怕小孩去做所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把大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身上，对孩子来说，实在是一大罪恶。

让小孩自由，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说来似乎很简单，但是我们填鸭式的、强制的说教习惯，使我们无法认识真正自由的单纯之美。

孩子对自由的反应如何呢？聪明和不聪明的孩子都得到了他们以前从未得到的，而且几乎从不了解的东西——自由。在外表上，他们表现得更真诚、更善良，更少有侵略性。当孩子没有惧怕与拘束时，他们并无侵略性。四十年来，我在夏山只看见过一次打得流鼻血的情形。学校免不了会有一两个小霸王，因为不管学校有多自由，也不能完全清除一个坏家庭的影响。自由可以改善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就养成的性格，但永远不能完全改变它。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成人会问，假如我们告诉孩子性的真相，他们会不会乱来？假如我们不审查戏剧，那人们会不会变得放荡？

只有自己已经堕落的人才会害怕孩子堕落——就像那些自己头脑不干净，却要求大家穿保守的泳衣的人一样。假如一个人对

某些事看不惯，那表示他对那些事最感兴趣。保守的人，其实就是那些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人。

自由的目的在于征服人类的无知。自由的人不需要审查戏剧或服装，因为他们见怪不怪，对那些看不惯的事情不感兴趣。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使夏山的学生震惊。并不是他们习惯了罪恶，而是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因此不需要拿它们做笑柄或谈资。

人们总是问我：“你们那些自由儿童，怎么能适应外面单调社会的生活呢？”我希望我们这些自由孩子将来是消灭这些单调生活的先锋。

在孩童时代，我们一定要容许孩子自私而自由地顺着他自己幼稚的兴趣发展。假如他的兴趣和团体的兴趣起了冲突，他的兴趣应该有优先权。总的来说，夏山的观念就是“放任”：让孩子依他们自然的兴趣生活。

一所好学校应该把学生生活安排得像游戏一样。我并不是说什么都要替他们安排好，样样都替他们做好，那样对孩子的性格极有害处。但人生本来就困难重重，故意给孩子制造困难实在没有必要。

我认为凭着权威强制执行任何事都是错的。除非自己愿意，小孩不应该被迫做任何事。整个人类的重荷就是那些外来的压迫，不论它来自教皇还是国家，老师还是家长。

绝大多数人需要一个神，当像神一样要求至真至善的父母管制家庭的时候，人怎么会不需要一个神呢？自由的意义是：在不妨碍别人自由的情形之下，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因此你能完全自律。

现在我们的教育政策是违反生活的，我们以强制的方法推行

教育，但是强迫一个小孩不要扔石头和强迫他学拉丁文是两回事。扔石头会牵连到别人，但学拉丁文只和他自己有关。社会有权阻止反社会的小孩，因为他妨碍到别人的权利；但是社会无权强迫他学拉丁文，因为学拉丁文是个人问题。逼一个小孩念拉丁文就好像国会制定法律，硬性规定一个人信仰某种宗教一样，这两件事都是相当愚蠢的。

我小时候学过拉丁文，讲得更恰当一点是被逼着学拉丁文。作为孩子，如果我没兴趣就根本学不进去。但是二十一岁时，我发现不会拉丁文就进不了大学。于是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学习拉丁文，并且通过了入学考试。是兴趣让我学会拉丁文的。

每个小孩都有权穿着弄不弄脏无所谓的衣服。每个小孩都应该有权随便说话，我经常看见小孩子被禁止说脏话，但他们大了以后还是满口的“王八蛋”和“滚开”。

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对性抱有憎恨和恐惧，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因此更加神经质？我的解释是：人的天性中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克服那些压制他的罪恶。现在我们已经渐渐能看见自由的倾向，不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在我小的时候，女士穿着长袜和长裙游泳，现在她们可以袒胸露背。每一代小孩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今天，只有一些精神病的家长才会在孩子的指头上涂辣椒，以防他吮指头；今天，也只有少数国家才允许他们的学校实行体罚。

自由的功效是缓慢的，也许要花好几年工夫，才能使一个孩子了解自由是什么。任何期望立竿见影的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自由对聪明的孩子功效最大。我真希望我可以说，自由对聪明和不聪明的孩子都同样有效，因为自由是由感情感知的，但我

不敢下此结论。

从课业来看，小孩也有所不同。夏山所有的孩子差不多都成年累月地玩，但时间一到，聪明的孩子就会坐下来预备入学考试的规定科目。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一个孩子会学到在严格教育下要学上七八年的东西。

顽固的老师认为，不眠不休地苦读是通过考试的唯一方法。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苦读对聪明的孩子行不通。在自由教育下，学校有各种活动的干扰，集中精神读书是最困难的，只有聪明的孩子才办得到。

我知道，平庸一点的学生在严格教育下可以通过考试，但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日后在社会上的成就怎样。假如所有学校都自由，而且上课也自由的话，我相信孩子会发现他自己是块什么材料。

我可以听见，当孩子在旁边爬来爬去捣乱的时候，一位正在忙着煮饭的妈妈会很不高地问：“这套自由发展到底是什么嘛？对雇得起佣人的有钱人来说当然不错，但对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废话，只能增加我的麻烦而已。”

另外一个也会说：“我是想做，但该怎么做呢？我该看哪些书呢？”

我们没有书，也没有金科玉律，更没有权威。我们只是对小孩有信心的少数家长、医生和教师，决心不以错误的干扰阻止孩子心理和生理的发展。我们也只是卑微的人性真理的寻求者。在这里能告诉你们的，也只是我们对自由发展下长大的儿童的一些观察而已。

爱与赞许

孩子们幸福与快乐的程度，全靠我们给他的爱与赞许而定。我们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边。与孩子站在一边就是给孩子爱，那并不是一种占有的爱，也不是一种不讲理智的爱，而是一种让孩子感觉到你爱他，也赞同他一切行为的爱。

这是不难做到的，我就知道许多永远和孩子站在一边的父母，他们从不要求孩子回报，结果得到了很多回报。他们都了解：孩子只是孩子，并不是小大人。

当一个孩子写信回家：“妈妈，给我寄十先令来，你们都好，问爸爸好。”做父母的微笑了，他们知道这就是一封十岁小孩的很诚实的信。不了解孩子心理的父母，便会对这样一封信叹气：这个自私的小鬼，不是要东西就是要钱。

我们明理的学生家长，从来不问学生在学校怎样，他们自己看得很清楚。那些不对劲的家长则不断问我：他认字了没有？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爱干净？他去不去上课？

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有的家长做得到，有的则做不到。如果你对 child 没有信心，他会感觉得到，他们会觉得你不够爱他们，否则你就应该更信任他们。当你认可他们的时候，你什么话和什么事都可以对他们讲，因为赞许会使所有的顾虑都消失无踪。

问题是：假如你不认可自己，你是否能认可你的孩子？假如不了解自己，你便不能认可自己；你对自己的行为 and 动机了解得越清楚，认可自己的可能性也越大。

我衷心希望，家长对自己和孩子天性的了解，能防止孩子的心理问题。我要再次强调：如果家长把他们过时的想法、做法和

道德观强加在孩子身上，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他们是为过去而牺牲了孩子。这些话是针对那些从前自己被逼着相信严厉的宗教，而现在又逼着子女信同样宗教的父母而说的。

我知道，天下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放弃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只有割舍，我们才能发现生命、进步与幸福。父母一定要放弃成见，也一定要摒弃藏在权威和批判后面的仇恨，以及由恐惧造成的不容忍态度，他们必须摒弃旧的道德观和舆论。

简单一点说，做家长的一定要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这很不容易，因为一个人不仅是他自己，也是他所有遇到的人的混合体，他会学到许多别人的价值观念。家长把自己父母的权威加在孩子身上，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父亲的影子，每个女人都有她母亲的影子，这种强加的权威造成仇恨，也造成问题儿童。这正好和认可儿童背道而驰。

很多女孩跑来对我说：“我没有一件事能讨好妈妈，她样样都比我做得好，假如我织毛线或缝衣服做得稍微不好的话，她就大发脾气。”

小孩对爱 and 了解的需要远远超过对知识的需要。他们需要爱与赞许。只有真正有勇气和爱心的父母，才有能力给孩子表现善良的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苛责。这种说法只不过比“这个世界充满仇恨”好听一点罢了。父母的仇恨造成问题儿童，就像社会的仇恨造成罪犯一样。唯一的救赎是爱，难处在于：没有一个人能被强迫去爱。

问题儿童的父母必须冷静地问问自己：我有没有真正表示过认可我的孩子？我有没有表示我信任他，了解他？我在这里并非空谈理论，因为我曾经见过问题儿童到我们学校来以后，变成快

乐正常的孩子。我发现治疗创伤的“良药”就是认可他、信任他和了解他。

认可对正常儿童和对问题儿童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每位家长和老师都必须遵守这个信条：你要站在孩子这一边。遵守信条是夏山成功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绝对为孩子着想，而孩子也会下意识地感觉到。

我并不是说我们是一群天使，有时我们大人也照样会埋怨。假如我在漆门时罗伯特跑来往我的门上扔烂泥的话，我会痛快地骂他一顿，因为我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不会在乎我对他说的话。但是假如罗伯特刚从一个很严格的学校转来，而他扔泥巴实际上是在反抗权威，我就会和他一起往门上扔烂泥，因为解救他比我的门更重要。我知道我一定要站在他这一边，耐着性子等他发泄完，然后他就会恢复正常。这真不容易做到，我曾经忍痛看着一个小男孩乱踢我珍贵的陶盘而不作声，因为我知道如果一出声，他就会把我当做他严厉的父亲——每逢儿子弄他的工具时他便威胁要打他。

妙就妙在即使有时骂骂孩子，你还是可以站在他那边。假如你站在他那边，他会感觉得到。关于土豆或者弄坏工具的争执，并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在孩子以前的生活中，权威和道德像警察一样经常约束着他的行动，现在，如果你不用权威或道德压制他，他便会觉得你是站在他那一边的。

当一个八岁小女孩从我身旁走过时说：“尼尔是个大笨蛋。”我知道这是她喜欢我的反话，或者说明她那时很自在。孩子对“被爱”的需要远远超过“爱别人”。对每个小孩来说，大人的认可就表示爱，不认可就表示恨。夏山的孩子对教职员的态度和对我的

态度一样，孩子们觉得教职员也永远和他们站在同一边。

我已经提到过自由孩子的真诚。这种真诚来自认可，因为他们不必遵守一些不自然的规则和戒条，因此不需要过虚假的生活。

那些刚从“必须尊敬权威”的学校来的孩子，总是称我为“先生”。当他发现我不代表权威时就不叫先生，而叫我“尼尔”。他们从不通过献殷勤赢得我的赞许，而只希望得到夏山集体的认同。从前我在苏格兰一个村庄做老师时，小孩放学后会自动留下来帮我打扫教室或者去校园修剪树木，那时他们矫情地想得到我的称赞，因为我是他们的导师。

在夏山却没有一个孩子做任何事情以博取我的称赞，也许有客人看见孩子帮助我除草，会觉得我的话与事实不符。他们除草的动机与我个人无关，那些小孩除草，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学校大会通过了一条规定：任何十二岁以上的男孩每星期都要在校园做工两小时。这条规定后来取消了。

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有一种获得认可的天生愿望。罪犯是被迫走上歧路而被社会嫌弃的人。罪犯永远是自我中心者，他总是想：我要发横财，去他妈的什么社会。刑罚只会加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监狱只会逼他变成一个更孤独的人，使他把思想更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怀恨惩罚他的社会。惩罚与牢狱都不能改变一个罪犯，因为那些只能证明社会对他的憎恨。社会为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而限制他生存的机会，这种愚蠢而不人道的监狱制度是值得检讨的，它对治疗罪犯的心理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认为，感化院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集体认同的气氛。如果孩子一看见督察就要敬礼，或者一见院长进教室就要立正，校内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同时也不可能有集体认同的气氛。霍默·莱

恩发现，一个小孩刚到小共和国^①时，他往往用从前在贫民区的办法去博得新同伴的认可。他吹嘘以前所做的一切，诸如怎样精明地偷东西，如何巧妙地躲避警察等。当他发现同伴对这种方式已不感兴趣，他便会颇感狼狈，自卫地谩骂新同伴。慢慢地，天生想被人认可的愿望，使他不得不想办法获得新环境成员的接纳，因此不需要个别治疗，他就很自然地找到了和新伙伴融洽相处的方式。几个月以后，他便成为合群的人。

容我在这里向每天五点二十分搭火车下班的平凡、可敬而且具有同情心的丈夫讲几句话：

我认得你，约翰。我知道你想爱你的孩子，同时也希望他们爱你。我知道，五个月大的儿子半夜两点无缘无故大哭时，你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请你相信，即使一时找不出原因，他也一定有他哭的道理，不要对他吼。对一个婴儿来说，男人的声音比女人的更可怕。你永远不知道，在不适当的时候，一个响亮而愤怒的声音是否会永久地将恐惧刻在孩子的心上。

不要理会“父母手册”上写的“不要在床上抱孩子”那一套，尽可能地搂抱和逗你的婴儿。

不要把你的孩子当把戏炫耀。称赞和责骂必须同样小心，在人前当面捧她是不高明的，例如“啊！是呀，玛丽很不错，上星期在班上又是第一，她的确聪明”等。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称赞你的孩子，一句“你的风筝做得很好”是可以的，但是为了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而称赞就不对了。被称赞太多的鸭子，会像天鹅一般把脖子伸得长长的，自鸣得意起来，这让小孩不能真实地认

①小共和国，教育家霍默·莱恩开办的儿童感化院。

识自己，你不应该鼓励孩子脱离现实，营造空中楼阁。但另一方面，假如你的孩子失败了，绝对不要落井下石，即使成绩单上都是红字，也不要作声。更重要的是：如果比利因为打架输了而哭着回家，千万别说他没出息。

假如你说“当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你就是大错特错了。总之，不论孩子是什么样子，你都得接纳他，要绝对避免把他和你自己作比较。

我唯一一句针对家庭、学校和人生的格言是：少管他人闲事。这句话在任何情形下都适用。

这句格言是培养宽容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方法。我很奇怪我以前没想到“宽容”这个词，这个词正好形容自由学校。我们要孩子有宽容之心，就必须对他们先表示宽容。

恐惧与伤害

我花了许多时间医治那些被恐惧伤害的孩子。在孩子的生活中，恐惧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孩子对大人的恐惧、对处罚的恐惧、不被认可的恐惧和对上帝的恐惧等，都应该消除。在恐惧气氛下，只有仇恨滋长。

我们一生中充满无数的恐惧，怕穷、怕人讪笑、怕鬼、怕强盗、怕意外事件、怕舆论、怕病、怕死，诸如此类，人的一生就是活在惧怕中。成千上万的人害怕在黑夜行走；在警察按门铃时许多人会感到浑身战栗；大多数的旅客都会担心轮船或飞机失事，坐火车时总是找中间的车厢坐。“安全第一”实在是人们最关心的事。

历史上必然有一段时期，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躲避各种危机。今天，日常生活已是如此安全，我们从前保护自己的那一套再也不需要了。但是，与石器时代的老祖宗相比，现代人类也许有更大的恐惧。原始人只怕庞大的野兽，现在我们却要怕那么多怪物——火车、轮船、飞机、强盗、汽车，等等。最担心的是，怕被别人发现我们的真相。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恐惧的，这会让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小心一点。

在自然界里，恐惧有利于物种的延续。兔子和马得以生存，是因为恐惧使它们逃离危险。恐惧是野生动物生存定律中极重要的一部分。

恐惧永远是自我的。我们也为我们所爱的感到害怕，但多半是为了自己。小时候我很怕天黑后到农场取牛奶，但是，姐姐和我一起时，我从不怕她会在路上被谋杀。恐惧一定是利己的，因为追根究底，所有恐惧都是对死亡的恐惧。

一个英雄能把恐惧变成积极的力量，他可以控制恐惧。对恐惧的恐惧是军人最痛苦的事情，因为懦弱者不能把恐惧变成积极的行动。在这世界上懦夫要比英雄多得多。

我们都是胆怯的。有些人可以掩饰他们的胆怯，有些则不能。胆怯永远是相对的，你可以对某些事很勇敢，对另一些事却很胆怯。我记得我当新兵的第一课是投手榴弹，有一个人没能把手榴弹掷过坑，结果引起爆炸，炸昏了好几个人，幸亏没有伤亡，那天的投弹训练就此结束。第二天，我们又行军回原地，当我拿起第一颗手榴弹时，我的手抖个不停。班长轻蔑地看着我，同时说我是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只好坦然承认。

我们这个曾获维多利亚作战勋章的班长浑身是胆。但不久他

私下告诉我说：“尼尔，只要有你在，我就怕在班上训话，我每次都怕得要死。”我非常惊奇，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有硕士学位，”他说，“而我连话都说不通。”

心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小孩生来就勇敢，有的却畏畏缩缩，这很可能与父母的身心状况有关系：也许因为母亲不想要这孩子，因而在临盆时把她的忧虑传给了未出生的婴儿；也许父母不想要的孩子生来就有懦弱的天性，他可能直觉地惧怕生命，而希望待在子宫里。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怀胎时的心理，跟孩子将来的恐惧有什么联系，但小孩早期的训练和恐惧有关系却已成定论。这种后天的懦弱是可以预防的。

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分析家曾告诉我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六岁时对一个七岁女孩表示了一点性的兴趣，被他父亲当场抓住，于是狠狠挨了一顿打。这顿毒打使他一辈子都是胆小鬼。从此以后，他一直在寻求挨打和各式各样的惩罚。因此，他只会爱上那些已结婚或订婚的女人。他永远有莫大的恐惧，觉得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要责打他。这种恐惧又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这个人总是不快乐和胆怯，永远觉得自己不如人，而且永远觉得有什么危险要发生。在无数小事上，他都表现得怯弱，即使在大晴天，即使只走半英里路，他也要带雨衣和雨伞。他对生命的态度是否定的。

为了孩子对性的兴趣而处罚他，一定会使他懦弱，以“下地狱”来威胁他们也会带来相同的结果。

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们常谈到“阉割情结”。的确存在这样的“情结”。在夏山，我们有个小家伙曾被教训说：假如他碰自己

的生殖器官，就会被阉割。我发现，这是普通男孩和女孩都有的恐惧。这个恐惧有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恐惧和愿望总是分不开的。通常阉割的恐惧就是阉割的愿望——因为阉割乃是对手淫的惩罚，也是逃避被引诱的方法之一。

对于因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的小孩来说，性就是一切。是的，孩子把所有的恐惧都加在性上，因为人家告诉他性是邪恶的。晚上做噩梦的孩子，通常他们的噩梦都和性有关。魔鬼也许会来带他下地狱，因为他是一个罪恶的、该被惩罚的小孩。恐惧来自于良心的不安，只因父母的无知，才会使孩子们的良心受到责备。

孩子的一种很普遍的恐惧，是因为睡在父母的房间。一个四岁的小孩会看见和听见他不能了解的事，所以父亲成了虐待母亲的坏人。小孩的被虐待狂，可能是因为这种早期的误解和恐惧形成的，因为小男孩那时把自己当成父亲。后来，他变成一个把性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年轻人，他怕他会对情人重复父亲对母亲做的事。

让我把焦虑和恐惧予以区分。对老虎的恐惧是自然而正常的，怕被一个开车不谨慎的人压死也是自然而正常的，因为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也许真的会被公共汽车压死。但是害怕蜘蛛、鬼怪或老鼠则是不自然和不正常的，这种忧虑叫做恐惧症，是一种对某种东西无理性而夸张的焦虑。恐惧症里引起恐慌的东西通常是没有多大害处的。这些东西多半只是一种象征，但它引起的焦虑却是真实的。

在澳大利亚怕蜘蛛确有道理，因为蜘蛛可以致人于死地。但在英国或美国，怕蜘蛛则没有道理，因此可称为恐惧症，蜘蛛成了深埋在心里的一种恐惧的象征。因此，小孩怕鬼也是恐惧症之一，

假如他接受过强烈的宗教训练的话，鬼也许代表着死亡或者他的性冲动。而家里人教导他说，这种性冲动是可怕而罪恶的。

有一次，我被请去看一个对蚯蚓有恐惧症的女孩。我叫她画只蚯蚓给我看，她画了一个阴茎，然后告诉我说，在上学的路上，有一个士兵曾对她暴露他的生殖器官，使她非常害怕，这种恐惧因此就转移到蚯蚓上。但在这种恐惧症发生前，这个女孩已经对男性生殖器官非常感兴趣——一种病态的兴趣，这种病态的兴趣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性教育或对性的无知引起的，也是因为大人对这些事的神秘处理而引起的。当然她不应该看到那种暴露狂，但是如果她有较好的性教育，也许她就不至于有这样的病态反应，也不应该对男性生殖器官有那样长久的忧虑。

在孩子很小时，恐惧症就会发生。一个有严格父亲的孩子可能会对马、狮子或警察有恐惧症。恐惧症也可能扩及其他象征父亲的东西。这里我们又可以看见把权威带到孩子生命里的危险了。

小孩一生中最强的恐惧，莫过于“永沦地狱”这个念头了。

我常常在街上听见当母亲的说：“住手，汤米，警察来了！”结果小则让孩子很早就发现妈妈是个说谎的人，大则使孩子觉得警察是魔鬼，是那个抓住你并把你关在漆黑房子里的人。孩子永远把恐惧和最严重的罪行连在一起，因此一个手淫的小孩，后来因为扔石子被抓时，便会对警察有强烈而不正常的恐惧，其实他真正怕的是愤怒的上帝或魔鬼。

大多数的恐惧是由我们过去想象中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幻想中杀过人。我相信当我阻挠一个五岁小孩，使他不能随心所欲时，他会在幻想中杀掉我。

我的学生常常拿着水枪围着我叫道：“举起手来！你死了！”

这样就把权威杀掉了，恐惧也因此而散发了。在某些早晨，我故意装作很权威的样子，去看看那天枪毙我的情形到底如何。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被枪毙好几次。幻想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恐惧：假如尼尔真的死了，我就是罪人！因为我希望他死掉。

夏山有一个女学生很喜欢游泳时在水底下拉人。后来，她对水有了恐惧症。虽然她是个游泳能手，但是她总是不游到踩不到底的地方去。原来在幻想中她把许多对手都淹死了，现在她怕报应——为了惩罚我的坏念头，我该被淹死！

小阿尔伯特从前站在海边看他父亲游泳时，常会有莫名的恐惧。事实上是因为他常常希望父亲死掉，他的恐惧是良心的责备。我们不应对孩子会在幻想里杀人而感到惊讶，对孩子来说，死亡不过是把他所惧怕的人除掉，使他们不再挡路而已。我看见过成年人下意识相信他们应该对父亲或母亲的死亡负责。假如父母不以咒骂和体罚引起孩子的仇恨，使孩子因仇恨而感到罪恶，这种恐惧就可以减少。无数还在实行体罚和其他各种严厉处罚的学校，实在是在给孩子留下无法医治的创伤。

许多人私底下深信：假如孩子无所惧怕，他们怎能变好呢？因为怕地狱、怕警察或怕惩罚而“变好”根本不是真的“好”——那只不过是懦弱，那种希望得到报酬、希望得到赞美和希望进天堂的“变好”不过是贿赂。现代的道德使我们的孩子卑怯，因为它使孩子惧怕生命。惧怕生命就是严格训练下的唯一“成果”。成千上万的教师可以不用恐惧和处罚而将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些滥竽充数的老师根本就该赶快走人。

孩子也许因惧怕我们而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念。事实上成人的价值观念也不过如此！这星期我花了三镑买小狗，十镑买陶器盘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上的零件，十一镑买烟草。虽然我常常默想和痛恨我们社会的不公平，但并没想到把我所有的钱都捐给穷人。因此，我不对孩子宣扬贫民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地方。我以前常常那样做，不过那是在发觉自己假冒行善以前的事。

我所知道的最快乐的家庭，是那些父母不说教而对孩子绝对诚实的家庭。恐惧在那些家庭不存在，父亲和儿子是伙伴，爱也可以在那里滋长。在另外一些家庭中，爱却被恐惧压倒，矫饰的尊严和强求的敬重使爱飘渺无踪，强迫的尊敬永远暗示着恐惧。

在夏山，怕父母的孩子常出现在老师的房间。真正自由的孩子从来不找我们，心怀恐惧的孩子才总在打量我们。有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他的父亲非常严厉，他一天会开我的门二十次，总是探头进来看一看，一声不响地又把门关上。我有时就大声向他说：“没关系，我还没死呢！”这个孩子把父亲不要的爱全部给了我，而害怕他理想的新父亲会突然不见。其实藏在这种恐惧后面的真正愿望是，希望他那讨厌的爸爸不再存在。

与怕你的孩子在一起，远比与爱你的孩子在一起容易相处。那是说，你会有安静点的生活，因为如果他们怕你，他们会离得远远的。我妻子和我及夏山教职员都认可孩子，因此也被他们所爱，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反对他们，所以很喜欢接近我们。

我发现夏山的年幼孩子中很少有人怕打雷，他们敢在暴风雨中宿于户外，我也没发现很多孩子害怕黑暗。有时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会在远远的田里露营，然后一个人在那里过几个晚上。自由能激发无所畏惧之心，我常常看见胆怯的小家伙长成健壮勇敢的青年。但是这样泛泛而论也不对，因为许多内向的孩子永远也不

会变得勇敢，有的人一辈子都怕鬼。

假如一个孩子在无所畏惧中长大，而仍有惧怕心理，那么这种恐惧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形不好解释，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怀孕时期的一切知道得太少。没人知道一个怀孕的母亲会不会把她的恐惧传给胎儿。

另一方面，小孩绝对可以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学到恐惧。今天，甚至年幼的孩子也会听说将来可怕的核战争，这自然会引起恐惧的心理。但是假如没有潜意识中对性和地狱的恐惧加在对核战争的恐惧上，这种对炸弹的恐惧可以变成一种正常的恐惧，而不是恐惧症和莫名的忧虑。健康自由的孩子不害怕未来，他们会高兴地迎接它，他们的下一代也不会有那种杞人忧天的病态，而能勇敢地面对现实。

威尔海姆·赖希^①指出，在突然遇到恐惧时，我们都会倒抽一口气。一个在恐惧中生存的孩子，一辈子都在倒抽凉气，我们可以从未被压制的呼吸，来分辨一个自由成长的孩子，这表示他不怕生命。

对于想把孩子从仇恨、恐惧及不信任中拯救出来，并且让他自由发展的父亲，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不要做监督者、批评者和家中的恶人。假如你妻子常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不许她这样做，因为你会得到孩子对你妻子的所有的恨。

不要高高在上，如果孩子问你尿过床或手淫过没有，勇敢而诚实地告诉他们真话。假如你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你会得到他们的尊敬，但那是一种错误的尊敬——一种掺杂着恐惧的尊敬。

^①威尔海姆·赖希，奥地利心理学家。

假如你放低姿态，和他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告诉他们你小时候在学校也很胆怯，你更会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那种包含爱与了解、不带恐惧的尊敬。

养育一个没有心结的孩子并不困难，首先你必须使孩子摆脱恐惧，并且没有罪恶感。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的恐惧反应(例如有人突然打开门，无论什么人都会吓一跳，这是没办法的)，但至少可以替孩子除去那些不必要的恐惧，像对惩罚的恐惧，对愤怒的上帝或愤怒的家长的恐惧。

自卑感与幻想

为什么孩子会有自卑感？是因为他看见成年人在做他不能做的，或者不准他做的事。

阴茎与自卑感有关系。小男孩常常因为觉得自己阴茎很小而感到羞愧，女孩子也常因为她们没有阴茎而感到自卑。

我猜想阴茎之所以成为力量的象征，多半是由某种道德教育引起的，这种教育对它的禁忌使它神秘化。对阴茎思想的压制会引起许多幻想，于是，那个被母亲或保姆小心保护的神秘东西，就有了过分的重要性。在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阴茎的神奇力量：阿拉丁擦了擦他的神灯——手淫——世界上所有的乐趣都呈现在他的眼前。同理，许多擅长幻想的小孩把大便当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幻想永远是自我中心的，它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故事，做梦者永远是梦中的主角。孩子借着他们的幻想，进入成人借一杯酒、

一本小说或一场电影而进入的世界。幻想永远是逃避现实的，它的世界海阔天空、有求必应，疯子在里面流连忘返。但是幻想对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说也很正常，幻想的世界比梦中的世界更美丽。做梦还会碰到噩梦，但是在幻想的世界里，我们有相当的控制权，我们只幻想能满足自己的东西。

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吉姆告诉我他对大小便的幻想，他把性当成一种力量的象征。另外一个九岁的男孩也有一长串对火车的幻想，他永远是司机，国王和王后（爸爸和妈妈）经常是他的乘客。小查理幻想他有成群的飞机和一大队汽车。

吉姆一天到晚讲他的叔叔送给他的劳斯莱斯汽车——为孩子设计的，但是用汽油。吉姆说他不需要执照就可以开他的新车。有一次我发现几个小家伙在吉姆的煽动下，要步行到四英里以外的火车站去，因为吉姆的叔叔已经把他的车子运到车站，他们现在要去开回来。我想他们走四英里烂泥路去接一辆只存在于吉姆头脑里的车子，最后一定会很失望，于是决定阻止这次远征。我告诉他们说如果去车站就赶不上午饭了，吉姆本来看起来已颇不自在，这时便大叫说：“我们才不要牺牲午饭呢。”于是他们的保姆灵机一动，建议吃过饭后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连忙脱掉雨衣，打消了去车站的念头。吉姆如释重负，因为只有他心里清楚，送他车的叔叔是假的。

吉姆的幻想和性没有关系。自从他到夏山以后，他就常常向别的孩子这样夸口。有一次一连几天，一群小家伙都在注意窗外远处莱姆港的往来船只，吉姆告诉他们另外一个阔叔叔有两艘大洋轮。孩子们怂恿吉姆写信给那叔叔，请他送他们一艘摩托艇。

他们那时正在等大船把小船拖来呢。这会让吉姆很神气。事实上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他是个一直寄宿在外的小可怜，为了补偿他的自卑感，他就拼命吹牛。

摧毁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幻想，会使生活变得平淡无味。任何创作都必须先有幻想。在第一块砖还未砌好时，雷恩^①的幻想已经创造了圣保罗大教堂。

可以实现梦想值得鼓励，但那种过于不切实际的，则应尽可能予以打消。假如孩子一直追求这些幻想，他便不能成长。一般学校所谓的低能儿多半是活在幻想中的孩子。一个一天到晚等他叔叔送车来的小孩，他的心思哪会放在数学上。

有时，因为孩子阅读和写作的问题我会和家长争论得很激烈，一位家长写信来说：“我要我的儿子能在这个社会上自立。你一定要逼他阅读。”我回信说：“你的孩子现在还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也许要花一年的工夫才能打破他的幻想世界。现在就让他去读书简直是在害他。除非他在幻想世界待腻了，自动转移他的兴趣，否则他不可能对书本有任何兴趣。”

是的，我当然可以把孩子叫我房间来对他严厉地说：“赶快把叔叔和汽车这些无聊的事都丢到脑后，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明天一早你就去上课，不然的话……”但是这简直就等于犯罪，在没有替孩子找到替代品以前，是不可以把他的梦打碎的。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孩子谈他的幻想，十之八九他便会渐渐失去兴趣。只有在少数情形下，例如幻想已存在多年，我们才不敢轻易打破它。

我刚才说过，一定要有些别的东西来代替幻想。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如果要做到心理健康，一定要在某个方面有过人之处。

^①雷恩，十七世纪英国建筑师。

在课堂上超过旁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考第一名，第二种是不要考倒数第一名，后者更容易胜任。外向的孩子通常用这个方法获得满足，内向的孩子则更容易退回幻想世界寻找他的过人之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他很难有优越感，他不会打架，他不能在游戏或比赛中获胜，他不会演戏、唱歌或跳舞。但在他的幻想世界里，他却可以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自我的满足是人人都需要的。

孩子的破坏行为与价值观

成人不容易了解小孩为什么对财产毫不在乎。孩子并不是故意要毁坏东西，他们那样做纯属无意。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用烧得通红的火钳，在教员休息室的核桃木壁炉架上烧洞。当我阻止她时，她吃惊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她说的是真话，她的行为是象征性的而不在意识控制之内的。

大人对贵重东西有占有欲，小孩则没有。因此大人和小孩住在一起时，对东西的处理一定会起冲突。在夏山，孩子们在睡觉前五分钟会把火炉里堆满煤块，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块黑石头而已，对我来说却是每年三百英镑的开销；孩子们常忘记关灯，因为他们没想到电灯和电费单有关系。

家具对孩子来说好像不存在似的，所以在夏山我们只买旧的汽车垫子当椅子，而一两个月内它们也会全部报销。吃饭的时候，在等添饭时，常有小孩不时把叉子扭成一团，这些行为都是不自觉的。同时，他们不只是不留心和破坏学校的财产，他们自己才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买了三个星期新的自行车，也会被扔在外面淋雨。

九岁或十岁的孩子的破坏性并不是恶意的和反社会的。“东西是个人财产”的概念还未进入他们的大脑。心血来潮时，他们会用被单和毛毯做海盗船，结果床单变得乌黑，毛毯也撕破了，但是当骷髅旗升起、鞭炮齐发时，他们哪里还会想到被单弄脏了呢？

说老实话，任何一个要让孩子自由发展的人都应该是个百万富翁。孩子天生不小心，如果常为经济问题起冲突的话，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一般严格的教育家主张强迫孩子尊重财产，对此我绝不以为然，因为这就不得不牺牲孩子的游戏生活。我的看法是，应该让孩子自动对东西产生价值观念。当孩子过了对财产漠不关心的少年阶段，他们就会自动地重视财产。如果孩子自由地度过这段时间，他们将来很少会变成唯利是图的成人和剥削者。

女孩的破坏性比较小，那是因为她们的幻想中没有海盗船、强盗和抢劫等。但是说句公道话，女孩子的房间也好不了多少。我不大相信女孩子的解释，说那些被扯破的东西都是来玩的男孩子留下的痕迹。

几年前，为了使宿舍暖和一点，我们在孩子的宿舍墙上加了一层海狸皮板。这种板子是小孩一看到就想戳洞的一种厚板，我们乒乓球室的海狸皮板就和被轰炸后的柏林一样。在海狸皮板上挖孔就像挖鼻孔一样不自觉，而且和其他破坏活动类似，它后面常有一个隐藏的动机，那种动机往往很有创造性。例如孩子的船头需要一个金饰，他找得到钉子就用钉子，如果找不到，我的昂贵的小工具就会派上用场，若是大小刚好合适，那就更棒了。对孩子来说，一把凿子和一颗钉子同样是一块金属而已。一个很聪

明的学生有一次拿着很贵的细粉刷去漆房顶。

我们发现孩子和大人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假如学校要在墙壁上挂美丽的古典油画，在室内摆设美丽的家具以培养孩子对艺术的鉴赏力，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孩子和野人差不多，在他们需要文明以前，他们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尽可能原始的环境里。

十几年前，夏山搬到现在的宿舍，我们一度饱尝孩子们往崭新的橡木大门上扔刀子的痛苦。于是我们赶快买了两节旧火车厢，将它们改造成平房，在那里我们的野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扔刀子。但是三十三年后的今天，火车厢还没坏，里面住的是十二岁到十六岁的男孩子。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知道舒服和布置房间了，所以他们大都把房间保持得干净整齐。另外一些学生则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他们多半是从私立学校转来的。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学生是私立学校转来的。他们最脏，最不爱洗脸，衣服也穿得最不整齐。很久以后他们才能完全释放在私立学校被压制的那些原始冲动。即使在自由发展之下，他们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变成真正合群的孩子。

工艺室是自由学校里麻烦最多的地方。我们学校刚成立时，工艺室对学生随时开放，结果工具不是遗失就是遭到破坏。一个九岁小孩会把凿子当起子用，或者拿钳子修理自行车，用完之后就扔在外面地上。我不得不把我的私人工作室和工艺室隔开，然后加上锁。但是我良心上一直感到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很自私而且不顾集体生活，所以后来我重新开放了我的私人工作室，不到半年，那里的工具全部报销。

一个小孩把我所有的电线圈拿去做锁摩托车的链子，用来锤铜器和银器的精巧锤子也被拿去敲砖头，许多工具一旦不见就再

也找不回来了。最糟的是，孩子们对手工艺的兴趣也几乎完全消失了，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会说：“工艺室有什么意思，所有的工具都一塌糊涂不能用了。”那些工具的确是一塌糊涂，刨木机上面全是缺口，而锯子则一根锯齿也没有。

于是我在学校大会上提议，我的工作室还是要上锁。提议通过了，但当我带着客人参观我上了锁的工作室时，心里感到何等羞愧！自由学校还锁门？看起来实在不高明，所以我决定学校再添一间不上锁的工艺室。我预备了一间工艺室——里面板凳、老虎钳、锯子、斧子、刨木机、铁锤、钳子及直角尺样样齐全。

四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带一群客人参观我的工作室，我开锁的时候，有位客人问：“这看起来好像不大自由，是不是？”

我赶快解释：“孩子有另一间全天开放的，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结果那间工艺室里除了板凳还在以外，其余空空如也，连老虎钳都没有一把，那些凿子锤子被扔在我们十二亩校园中的哪个角落了，我不得而知。

这种情形一直使教职员忧虑，我当然更甚，因为我非常重视工具。我的结论是工具不应该公用。“现在，”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人的自私心理——假如真正要用工具的孩子自己有一套工具时，情形也许会不同。”

我在大会提出这个建议，大家都很赞成。第二学期开始时，有些年纪大的学生从家里带了自己的工具箱来。他们将自己的工具保护得非常好，并且使用时远比从前小心。

夏山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也是制造麻烦的原因之一，因为工具对年纪小的孩子来说毫无价值。现在，我们的工艺老师负责锁工艺室门。我很大方地让一两个大班生在需要时用我的工作室，

他们绝不乱来，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护”其器的年龄。他们也知道自由与放纵不同。

虽然如此，夏山锁门的地方还是越来越多。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开会时，我说：“今天早晨我带客人参观，我得把工艺室的锁打开，还有实验室、陶器室、戏院，我不喜欢这样。我提议所有地方的门都不要上锁。”

反对之声异常激烈。有些孩子说：“实验室非锁不可，因为里面有毒药。陶器室通着实验室，所以也要上锁。”

另外一些说：“我们一定要锁工艺室，要不工具就又不见了。”

“好的，好的，”我请求说，“至少戏院的门要开着，总没有人会把戏台扛走吧。”

编剧、男女演员、管场务的、管灯光的，全体都站了起来。管灯光的说：“你今天早晨忘记关戏院的门，下午不知哪个笨蛋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开了不说，还忘了关。那些是三千瓦的灯泡，每千瓦要花六便士。”

另外一个说：“小班生会跑来把戏服翻出来乱穿。”

结果我不锁门的提议只有两张赞成票，我一票，另一个七岁女孩一票。后来我发现，那个七岁女孩以为我们还在为前一个提议“应该准许七岁小孩看电影”投票。孩子已经从他们的经验里学到，应当尊重私有财产。

我们大人对东西的安全比对小孩的安全更为重视，这是个让人难过的事实。我们的钢琴、工具、衣服，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都成了我们的一部分。看见我的刨木机被滥用，我的感情就受到伤害。我们对东西的爱常常超过对孩子的爱。每一句“别碰它”都是把东西看得重于孩子，如果孩子的愿望和成人的自私心理起

了冲突，我们就会把孩子看成累赘。

有一次三个小男孩借了我贵重的手电筒去，他们想“探索”一下手电筒里到底是什么，结果当然把它拆坏了。凭良心说，我实在不喜欢他们那样的研究法，虽然我猜这次破坏行为是有心理动机的——手电筒可能象征着父亲的阴茎，但我还是很不高兴。

我最大的梦想是收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做学生，让他花他父亲的钱做各种不同的实验，因为给一个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自由是件很花钱的事，至于正常的孩子，没有一个会经常想往电视机上钉钉子。

我出去演讲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假如孩子往钢琴上钉钉子，你怎么办？现在我已经有了充分经验，一眼就可看出谁会问此问题：通常是那些坐在前排，在我演讲时摇头表示不赞成的女士。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怎样对待他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不给孩子良心的谴责，你不准他钉钢琴并不要紧。你可以坚持个人的权利，但不要牵扯到道德是非的问题。“脏”、“坏”、“淘气”这样的字眼才会伤害他们。

言归正传，我们的小木匠应该有木头可以钉，那样他就不会去钉钢琴。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让他自己使用。但是请记住，对于工具，他可没有什么金钱价值观。

问题儿童经常性的破坏与一般儿童的破坏不同。后者的破坏性不是因为恨或者焦急引起的，它们是有创造性的想象行为，也没有什么恶意。真正的破坏性是表现在行动上的恨，是谋杀的象征。不只是问题儿童才有这种倾向，战争时有士兵住过的家庭知道士兵比儿童更有摧毁性，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破坏。

创造等于生命，摧毁等于死亡。爱破坏东西的问题儿童是反

生命的。

焦虑儿童的破坏性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也许他嫉妒家中得宠的兄弟姐妹，也许是为了反抗家庭的权威，也许只是好奇心的表现。

我们应当注意的并不是破坏行为本身，而是破坏所代表的恨。如果不加以防范，那种恨也许会使小孩变成虐待狂。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我们这个充满恨的世界的软肋。当然，这个世界也有爱，假如没有爱，人类就只有绝望了。因此每位家长和教师，都应该努力发现自己内在的爱与同情。

说谎≠不诚实

假如你的孩子撒谎，他不是怕你，就是在模仿你。撒谎的父母必定有撒谎的子女，如果你要孩子说实话，就不要对他们说谎。这并不是道德问题，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说谎。有时我们因为不想伤害别人而说谎；有时假如人家说我们自私、虚伪，我们当然不愿意承认。比起“妈妈头痛，你要安静一点”，直截了当地说“不要鬼叫”当然更加诚实，不过你要在孩子不怕你时，才可以那样说。

父母有时因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撒谎：“爸，你一口气打得过六个人，是不是？”这实在需要有勇气才能承认：“不行，孩子，看我这大肚皮和松胳膊，我连个小人国来的都打不过。”

有几个父母能对他们的孩子坦白，说他们也怕打雷和警察呢？很少有人会让孩子知道他从前在学校时的绰号是“窝囊废”。

父母说谎有两种动机：一使孩子们守规矩，二要表现自己十

全十美。有几个家长和教师诚实回答过“你喝醉过没有”和“你骂过人没有”这类的问题呢？因为怕孩子知道真相，所以大人才说谎。

我小时候不能原谅父亲因为怕野牛而跳墙。孩子把成人幻想成英雄与骑士，我们便不得不遵此行事，但是将来有一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总有一天，孩子会觉察我们都是说谎者和骗子。

在发现父母的真相之后，几乎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段批评和轻视父母的时期。这种藐视不过是因为理想的父母和实际的父母差得太远，那以后孩子会同情与了解父母，他们的幻觉也会消失。但如果父母原本诚实的话，这种误解也就没关系了。

对孩子说真话很难，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就不够诚实。我们对自己和邻居说谎，所有已出版的自传都是谎言。我们撒谎，因为我们被要求遵守崇高的、无法企及的道德标准，早期的训练使我们的行为不能正大光明。直接或间接向孩子说谎的大人并不真正了解孩子，因此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处处虚伪，我们的学校伪称服从与勤俭就是美德，历史和法语就是教育。

夏山的学生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或习惯的说谎者。他们刚来的时候，因为不敢说实话，所以就撒谎。当发现学校里没有人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说谎了。孩子多半因恐惧而说谎，没有恐惧，谎言也就大为减少，我不敢说它会完全消失。一个孩子会承认他打破了一扇窗子，但他可能不会告诉你他偷工具或偷东西吃，要孩子完全诚实未免有点奢求。

自由不会除去孩子幻想式的谎话，但是许多家长都小题大做。当小吉米跑来告诉我说他爸爸有辆豪华轿车时，我说：“我知道，我在大门口看到了，真棒！”

“哦！”他说，“你晓得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说谎和不诚实的区别必须弄清楚，乍听之下也许不合逻辑。你可以很诚实，但又是说谎者，可以在人生大事上真实，但在小地方也许撒撒谎，这样的谎言多半是为顾及别人的面子而说的。假如你一定要逼我写“敬启者：你的信又臭又长，使我不屑一看”，或非逼我对一位准音乐家说“谢谢你的演奏，可是你把那练习曲给糟蹋了”，那就太糟糕了。成人的谎话多半是利他的，孩子说谎则多半是自私的。要孩子一辈子不说谎的最好方法就是坚持和他说实话，而且每句都非是实话不可。

我承认，说实话确实不容易，但是如果你下决心在孩子面前绝不撒谎，事情就会比想象中容易得多。世界上只有一种谎言是好的，那就是当生命有危险时所说的谎言。譬如对一个病重的孩子，我们不能告诉他他妈妈病逝的消息。

机械性的礼节是虚伪的，我们言不由衷地说“谢谢”，我们也对并不让人尊敬的女人举帽致敬。

说谎事小，生活虚伪事大。生活不真诚的父母是最危险的。一位父亲讲起他爱偷东西的十六岁儿子时说：“我一生只要求我儿子一件事，那就是绝对的诚实。”一个男人和他妻子口头上叫得亲热，实际上却互相仇视，那个孩子只茫然地感觉到家中有些不对。当家庭是那样虚伪时，孩子长大后怎么可能诚实？那个孩子的偷窃行为，不过是一种想获得家庭中所缺少的爱的病态方法而已。

父母虚伪，孩子就学会撒谎。在父母不相亲相爱的家庭中，孩子是不可能诚实的。家长可怜的伪装欺骗不了孩子，他被逼退到一个不真实的和幻想的世界中。请记住，孩子虽然不明白，但他们感觉得到。

教会不断谎称人生原罪而需要赎罪，法律则主张“惩罚可以改良人性”的谎言，医生和药店也妄称人类的健康要靠那些无机的药物来维持。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中，做诚实的父母非常困难。父母可能告诉孩子：“如果你手淫，你会变傻的。”对于他们的谎言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父母们有着惊人的无知。

父母不需要说谎，他们怎么能说谎呢？这世界上有许多不说谎的家庭，只有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才是眼睛雪亮的和真诚的。家长应该告诉孩子实话，不论那是关于生产的还是关于母亲的年龄。

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故意对孩子说过谎，我也没有那种愿望。但事不尽然，因为有一次我说了一个大谎：一个从小不幸的女孩，偷了一英镑，三个男孩组成的偷窃侦查小组看见她买冰激凌和香烟，就盘问她钱从哪里来的。“尼尔给我的。”她说。他们带她来见我，问我：“你给丽兹钱了吗？”我一看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便若无其事地回答：“是呀！我给她的。”我知道如果我出卖她，她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她偷钱的行为象征着“偷爱”，为了不让这种象征性的行为受到敌视，我一定得让她知道我在庇护她。我知道如果她的家庭诚实而快乐，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我的说谎是有原因的，目的是治疗。在其他时候，我不敢说谎。

自由儿童不大说谎。有一天村里的警察来看我，刚好碰见一个学生跑来对我说：“喂，尼尔，我打破了一扇窗子。”警察着实吃了一惊。孩子说谎的原因主要是自卫。在恐惧滋生的家庭，谎言也就生生不息。唯有除去恐惧，谎言才无法生存。

但是，还有一种不含恐惧成分而由幻想引起的谎言。“妈妈，

我看见一只狗像牛一样大。”这和钓鱼者吹牛说钓到大鱼又让它逃脱了是一回事。在这种情形下，牛皮使吹牛的人神气了一点。对付这种吹牛的方法，就是也去凑兴一番。所以当比利告诉我他父亲送他一辆小轿车时，我就说：“我早知道了，真漂亮，你会不会开呀？”我怀疑这种罗曼蒂克的谎言会不会在自由儿童中存在，我想他们不需要用吹牛来补偿他们的自卑感。

一个私生子虽然不知道他是私生的，但会感觉到自己与别的孩子不同。当然，如果他知道真相，而生活在一群知道他是私生子但并不在乎这件事的人中间，他也就处之泰然了。感觉比知识来得重要。无知父母的谎言和禁令给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经常受害的是孩子的心灵，而不是他那知觉的头脑，而造成精神疾病的是心灵而非头脑。

养父母一定要告诉养子真相。一位继母让她的继子相信自己是亲生的，无疑是在自找麻烦，而且一定会出毛病。日后，当青少年发现隐匿的真相后，他们的心灵将受到严重的创伤。总有些爱嚼舌根的人会把这可憎的实情告诉他。

要想保护孩子不受无聊的闲话伤害，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向他们说实话。对待孩子，唯一的方法就是绝对真诚。如果爸爸从前坐过牢，就要让儿子知道；如果妈妈做过酒家女，也不需要女儿隐瞒。

但是当孩子问“妈妈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个”时，这就难回答了，通常的回答是：“小乖乖，我每个都喜欢。”这是假的，却是甜蜜的。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也许此时说谎是适合的，一句“我最喜欢汤米”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对性的问题诚实的家长，在别的方面也会诚实。但是那种谎

言“警察要来抓不乖的人”、“抽烟会长不高”以及“妈妈头痛（其实她是来月经了）”，几乎每家都可以听到。最近，一位夏山教师离校到伦敦去教幼儿园，小朋友问她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天早上好几个愤怒的母亲到学校来骂她“思想不干净”，应该被革职。

一个自由发展的孩子不会故意说谎，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做。他不会因害怕受惩罚或保护自己而说谎。但是他仍会说幻想式的谎言——那种从未发生的牛皮话。

就恐惧所引起的谎言而论，我可以想象将来的孩子不必有那样的谎言。每件事都可以公开诚恳地讨论。他们的词汇中将不会再有“谎言”这个词。说谎永远是由胆怯而来，胆怯则来自无知。

责任感与义务感

在许多家庭中，大人永远把孩子看做婴儿，因此孩子的自我就受到压抑。我知道有些十四岁的女孩，她们的家长还不相信她们会生火，用心良苦的家长往往不让孩子承担任何责任。

“小乖乖，一定要把毛衣带去啊！今天一定会下雨。”

“不要到铁路边玩儿。”

“你洗过脸了没有？”

有一次，夏山来了一个新学生，她妈妈说她卫生习惯极不好，一天要叫上十几次才肯洗脸。但是从到校第一天起，她每天早上都要洗一次冷水澡，一星期至少洗两次热水澡。她的脸和手一直都很干净。她在家中不爱干净——也许只是她妈妈的想象——是因为她妈妈待她像婴儿一样。

大人应该尽可能给孩子事情做。蒙台梭利教育制度下训练出来的幼儿可以自己端热汤而不出乱子。我们学校一个年纪才七岁的学生会运用所有的工具，包括凿子、斧头、锤子和刀子，我割破手指的次数比他还多呢。

责任不能和义务混为一谈。义务感应该在孩子长大以后才予以培养。义务这个词给人严重的感觉，它使我联想到因为义务所迫，要在家侍奉年迈父母而错过结婚机会的老处女，以及那些已经互不相爱，而为义务所系还住在一起的夫妇。有许多到夏令营或者寄宿学校的孩子，觉得写信回家是个讨厌的义务，尤其是在星期天下午非写家书不可的时候。

按年龄决定责任是没有根据的，这意味着将年轻人交到老年人（说得更恰当一点，老顽固）的手中。家庭中每一分子应负责管理与保护他下面的弟妹也是错的。六岁的孩子并不懂得逻辑推理，而父母总期望他们能了解像“你比汤米大，应该懂得不要让他乱跑”之类的话。

孩子不应负担他还不能胜任的责任，也不能作他还不知如何判断的决定。有点常识的家长，不应期望过高。

在夏山，我们不会问五岁的孩子需不需要火炉边的护栏，我们也不会叫六岁的孩子决定发烧时要不要跑到外面去，我们更不会问一个疲惫的孩子该不该上床。当孩子生病时，也毋须得到孩子的允许，才让他们吃药。

把必要的权威加在孩子身上，与给孩子和他年龄相称的责任的观念，并不冲突。在决定要给予多少责任时，家长应当运用内在良知，先自我检验。

一般不准孩子自由选择衣服的家长，都是怕孩子选中的会不

合他们的身份。审查书籍、电影或孩子的朋友的家长，也是把自己的鉴赏力强加在孩子身上。这样的家长表面上以“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为借口，其实他们的深层动机都是想要权力。

总之，家长应当在保证孩子身体安全的原则下，适当给他责任，只有这样，才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

服从与纪律

我想起一个不敬的问题：“为什么要孩子服从？”我的回答是：“因为要满足大人对权力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要他们服从？”

你会说：“但如果他不听话、不穿鞋的话，他的脚可能会弄湿，假如不听爸爸的叫唤，他可能会落崖摔死。”当然，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孩子必须服从。但是有多少时候，孩子是因为不服从性命交关的命令而受罚呢？很少，也许从来没有，他通常都会被搂得紧紧的：“我的心肝，谢天谢地，你没事！”小孩总是为小事受到责罚。

有的家庭不需服从而照样管得很好，当我对孩子说：“把书拿出来，念一课英文。”如果他不喜欢英语，他可以拒绝。他的不服从只表明他个人的愿望，并没有打扰或妨碍他人。但是如果我说：“园子中间的那块地刚播过种子，我们不要踩它。”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服从，就像他们要服从德瑞克所说的“未经我允许不准玩我的球”一样，服从应当是“给”与“取”双方面的。偶尔，夏山有学生犯规，其他学生就采取行动。但是，大体上来说，夏山没有任何权威与服从，每个学生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皆

可随心所欲，这是一个任何团体都可以做到的标准。

如果孩子自由发展，家中就不会有权威，这就是说，家中将没有人大声命令：“我说的，给我做去！”但事实上权威仍然存在，不过那可称为保护、照料与成人的责任。这样的权威有时要求服从，但有时也要去服从。因此，我可以对我女儿说：“你不能把烂泥和水桶带到客厅来。”同样，她也可以说：“出去，爸爸，我现在不要你在我房间里。”我当然会一声不响地服从她。

与处罚相似的是：父母要求孩子不能贪多。举例来说，孩子常是眼大肚皮小，他会要满盘菜，却吃不完。逼孩子吃完碗里的东西是不应该的，好家长会替孩子着想，了解他的动机和局限，而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恼怒。

有位妈妈写信给我，要我教导她的女儿服从她，而我却在教那孩子服从自己。这个妈妈只看到她不服从的一面，而我却看到她“总是会”服从。五分钟前她进来和我讨论狗和训练狗的方法，我说：“快走开，我忙着写书。”她乖乖地就走了。母亲发现她很不服从，我却发现她非常听话。

服从应该是社交上的礼貌。大人没有权利逼迫孩子服从，服从一定要出于孩子自愿，而不可加以强迫。

纪律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军队的纪律目的在于追求高度的战斗效率，所有的纪律都是要个人服从某种主张。在纪律严明的国家，生命是卑贱的。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纪律。举例来说，在一个乐队里，第一小提琴手服从乐队的指挥，他和指挥一样，也关心和希望音乐会演奏成功。通常，一听见命令就立正的小兵并不关心军队的效率，军队都是以恐惧来统治的，士兵知道如果不服从便会受罚。

如果有好老师，学校的纪律可与乐队相比，但是不幸的是这种纪律通常都和军队一样。家庭也一样，快乐的家庭像乐队一样享有分工的乐趣与气氛，痛苦的家庭就像以恨和严格纪律管理的营房。

令人费解的是，像乐队一样的家庭竟常让孩子忍受像军营一样的学校，在家从不挨打的孩子在学校受到体罚。从别的星球上来的古老而更有智慧的客人，一定认为我们这些家长都是白痴，因为他们竟然准许小学老师因孩子加减或拼音错误而惩罚他。当家长向法院控告学校体罚的时候，十之八九，法律都维护那个处罚孩子的老师。

假如家长同意，他们马上便可废除体罚。显然大部分家长不愿如此，这种制度对他们也有好处，替他们训练孩子，而孩子只会恨处罚的老师，而不恨请老师来干这些好事的家长。从未活过和爱过的家长很赞成这种制度，他们也是严格纪律的奴隶，根本不能想象自由是什么。

诚然，家庭中必须有些规则，通常是保护家中各成员权利的规则。举例来说，我不准女儿珠绮碰我的打字机。但在一个快乐的家庭中，这样的规则运行得很自然，家庭生活是很愉快的“给与”“取”，父母和孩子也是同伴。

在不快乐的家庭中，纪律是恨的武器，服从变成美德，孩子是奴隶与财产。我发现为孩子读书写字忧虑的家长，通常都是因没受过教育而终生不得意的人。

不能检讨自己的家长才会相信严格训练是对的。一个喜欢讲黄色笑话的父亲往往对他儿子谈论大小便大发雷霆；不诚实的母亲常会因孩子说谎而打他。我曾看见一个口衔烟斗的父亲因孩子抽烟而打他，我也亲耳听见一个人在打他十二岁的小孩时说：“小

杂种,我看你还敢不敢说粗话。”当我向他抗议时,他毫不在乎地说:“我骂他没关系,他不过是个孩子。”

家庭中的严格管理相当于家长把自我憎恨投射在孩子身上。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至善,可悲的是自己没有做到,所以想在孩子身上实现,更甚的是他不能爱,他把乐趣看成魔鬼。显然那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发明”魔鬼。魔鬼实际上拥有最好的特质,他们热爱生活,享受性爱。追求至善的目的就是要征服这个魔鬼,这里衍生出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宗教和禁欲主义来,对肉体的压抑则表现于鞭打、禁欲以及性无能。

可以说,严酷的家庭法则就是对健全心智的阉割,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阉割。一个顺从的孩子不会长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因手淫而被惩罚的孩子,将来也不会得到高度的性快感。

我提到过父母希望孩子做到他们自己达不到的标准,但是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孩子得到的比他们更多。没有活过的父母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活得痛快,这种家长对将来永远有莫大的恐惧,以为只有严格训练才能拯救他的子女,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便假定外界有一个主持善良与真理的上帝,纪律不过是宗教的一支。

夏山与别的学校主要的不同是,我们对孩子的天性有信心。我们相信假如汤米要做医生,他会自动读书以通过入学考试;而一个严格的学校则认为,不逼打或强迫汤米按规定时间念书的话,他一辈子也成不了医生。

家庭的严格教育比学校的严格教育更难以改正。在夏山,如果一个孩子是害群之马,整个集体会表示不认同,因为集体的认同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于是孩子很快会学乖,因此也不需要纪律了。在家里,由于许多感情上的原因,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一个忙

着煮饭累坏了的母亲，比较不容易客观而冷静地处理孩子的淘气，种菜种累了的父亲发现他的菜园被孩子捣乱过时也一样。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孩子一生下来就自由发展，常见的对纪律的要求就不会产生。

几年前，我到缅因州看我的朋友威尔海姆·赖希，他家临近湖边，湖水很深，他的儿子彼得才三岁。赖希和他妻子告诉彼得不要到湖边去，彼得未受过恨的训练，他相信父母，因此就听话不接近湖边，父母也知道他们不必担忧。用恨与权威来管理孩子的父母，住在湖边时就非得整日担心不可。孩子在那种情形下已经听惯了谎言，所以当妈妈说湖水危险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也许会因为反抗的愿望而故意到湖边去。

被严格教育的孩子，会以惹父母生气来表示他对权威的憎恨。绝大多数孩子的淘气都是不当训练的证明。假如家庭里有爱，一般来说，孩子会接受父母的指导；假如家庭中只有恨，孩子就会变得有破坏性、无礼和不诚实。

孩子是聪明的，他们会以爱报爱，也会以恨还恨。他们很容易对集体纪律产生反应。我敢断言人的本性不是坏的，就像兔子或狮子的本性也不是坏的一样。把一只好狗用链条锁住，它就会变成恶狗。严格对待一个善良的孩子，会使他变成一个糟糕、不诚实、内心有恨的人。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坏孩子是天生的，他们相信只有借上帝的帮助或一根大鞭子才能使孩子变好。假如他不变好的话，他们一定会让他因倔强而吃尽苦头。

从某方面来看，老派学校是严格教育的象征。我不久前问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的校长，他的学生怎么样。他说：“他们将来既没有主意，也没有理想。”

我近六十年来都没有打过孩子，但是年轻时，我会毫不思索地用鞭子。我现在从来不用鞭子，因为我已经知道体罚的危险，也更清楚鞭子会引来怎样的仇恨。

在夏山，我们以平等对待孩子。大致来说，我们尊敬一个孩子的个性与人格，就像我们尊敬成人一样。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孩子不同于成人。如果比尔叔叔不喜欢吃胡萝卜，我们就不会要求他把盘子里的吃光，也不会要求做爸爸的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如果我们一直改正孩子的行为，会使他们觉得自卑，会伤害他们与生俱来的自尊心。许多事情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天晓得如果汤米真的不洗手就坐下来吃饭，到底有什么关系。

在错误纪律下长大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变成无关紧要的习惯和礼仪的奴隶，毫不迟疑地接受许多愚蠢的习俗，因为严格纪律的本质就是惧怕责难。

孩子不怕同伴间的责难，却怕成人的处罚，因为成人强大而令人敬畏，常是一个令人害怕的父亲或母亲的象征，因此，孩子的恐惧就油然而生。四十多年来，我看到各种讨厌、厚脸皮和恨别人的孩子来到夏山，他们都渐渐变成快乐、合群、诚实及和气的孩子。

人类的将来掌握在新一代父母的手中，假如他们仍以武断的权威毁灭孩子的生命活力，犯罪、战争和痛苦就会继续下去；假如他们一再重蹈他们父母一辈严格训练的覆辙，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爱。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爱他所怕的人。

精神疾病是父母严厉教育的结果，我们不能用恨、处罚和压制来制造善良的人性，唯一的方法便是爱。

我再次强调，一个没有严厉训练而充满爱的环境，可以除去

绝大多数儿童时期的麻烦，假如一个家庭有爱与赞许的话，孩子的仇恨与破坏行为就根本不会发生。

奖励与处罚

奖励带来的危险不如处罚的危险大，但是奖品对孩子的破坏性影响却更有隐蔽性。奖励是多余的，而且是消极性的。为了奖品做一件事，就等于说这件事本身不值得做。

没有一个艺术家只为金钱报酬而创作，创造的快乐就是一种回报。报酬也是自由竞争社会制度里最坏的特色之一，压制对方是一种可耻的意向。

因为报酬会引起嫉妒，因此，它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一个孩子不喜欢弟弟，常常是因为妈妈一句“弟弟比你做得好”引起的。对他来说，妈妈的话是因为弟弟比他好而给弟弟的一种奖励。

当我们了解孩子对一切事物是自然而然产生兴趣时，便会知道奖励和惩罚的危险性了。奖励与惩罚都会影响孩子兴趣的发展。孩子真正的兴趣是他整个个性内在的生命力，它应该完全是自发的。

注意力可以逼出来，因为它们在我们知觉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勉强注意黑板，而心却在海盗上，因此注意力虽然能逼出来，兴趣却不能，没有人能逼我对集邮感兴趣，连我自己也不能逼自己去集邮。而奖励、惩罚都在强迫孩子对某些事物发生兴趣。

我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在除草季节孩子们可以帮很多忙，命

令他们来帮我做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不了解为什么要除草，他们对除草没有兴趣。我有一次试探着问一群男孩：“哪个愿意帮我除草？”他们全体拒绝。我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太单调！”“让它长好了！”“玩猜字谜玩得正起劲。”“不喜欢园艺！”

我也觉得除草无聊，我也想去玩猜字谜，凭良心讲，除草对孩子有什么好处？那是我的菜园，豆子发芽是我的成就，我还可以省下买蔬菜的钱。总而言之，菜园只和我自己的利益有关。我不能强迫小孩对他们没有兴趣的事情发生兴趣，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雇他们，然后，大家便都有兴趣了。我对我的菜园有兴趣，他们对赚外快有兴趣。

兴趣是利己的，十四岁的玛德虽然也公然说她恨园艺，但还是常在菜园里帮忙，因为她并不恨我。她来除草是想接近我，这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德瑞克也不喜欢除草，当他自告奋勇要帮我忙时，我知道他又想向我要那把渴望已久的刀子了，那才是他真正的兴趣。

报酬应当是主观的，应该是工作完成后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世界上有许多无聊的工作，像挖煤、装机器零件、挖下水道、计算数字等，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一般学校也可归入那一类，我们强迫孩子学习他们没有兴趣的科目，不过是想使他们将来能适应社会上的无聊工作而已。假如玛丽要认字或学数学，那应该是她自己有兴趣，而不应该是因为要博得妈妈喜欢，或想要得到一辆新自行车。

有位妈妈告诉儿子，假如他不吮指头，就可以得到一套无线电，这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冲突啊。吮指头是一种不能控制的下意识行

为。孩子也许会勇敢而努力地改掉那个习惯，但是和一个不由自主的手淫者一样，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因而产生莫大的痛苦与罪恶感。

父母对孩子前途的恐惧常使他们贿赂孩子，“等你认字时爸爸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这是踏入我们贪婪的、以利为先的文明的第一课。我很高兴，因为不止一个孩子情愿不识字，也不愿意要一辆新自行车。

另外一种贿赂方式是用感情打动孩子的心，“假如你每学期总是最后一名的话，妈妈会很难过。”以上两种贿赂的方法都没有顾及孩子真正的兴趣。

我对叫小孩子做事也有强烈的反感，假如要小孩为我们工作，一定要按他的能力给他报酬。假如我要修补一堵破墙，没有孩子愿意帮我搬砖头。但如果每担砖我出三便士的话，他们就有兴趣了。但我不赞成孩子自己赚零用钱，父母的给予不应该要求回报。

处罚绝对不能带来公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公平的。法官不比一个捡垃圾的更加道德或正直。当一个主张“打倒军队”的反战主义者被捕后，一个保守而好战的法官很难对他作出公正的叛决。

对一个在性方面有冒犯行为的孩子严加处罚的老师，一定有意无意地对性有很深的罪恶感。同样地，在法庭上，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法官，对被控同性恋的人的判决一定很严厉。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许多被压制的心理冲突，所以我们不可能公正。这种不公正对孩子极为不利。大人不可能因教育而超越自己的情结。假如我们曾经为恐惧压制，我们便不能使孩子自由。我们只会把偏见全加到孩子身上。

假如我们试着了解自己，就不会把一肚子闷气发泄在孩子身上。从前我因为担心督学来或者和朋友吵了架就去打孩子，现在我的经验告诉我体罚孩子是不必要的。我已不再惩罚小孩，而且也没有处罚任何孩子的念头了。

最近我对一个很不合群的新生说：“你玩所有的把戏，只是想让我打你，因为你一生都在挨打。但你是在浪费时间，你随便怎么做，我都不会惩罚你。”他便终止了破坏行为，他不需要再心怀仇恨。

处罚永远是一种恨的行为。处罚的行为表示老师或父母恨孩子，而孩子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挨打的孩子对父母表示出的那种明显的悔过或者其他亲热，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感觉是恨，但他不得不把它乔装成爱，以避免他的罪恶感。体罚常常让小孩产生“我希望父亲死掉”的幻想，这种幻想马上就引起罪恶感——我居然希望父亲死掉，这多么大逆不道啊！这种悔恨使小孩表面面对父亲表示亲热，但心里存在的是恨。

最糟的是，处罚和恨永远是恶性循环。体罚是恨的发泄，而体罚又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恨，更多的恨使孩子的行为更坏，于是就有了更多的体罚。结果孩子就成了无礼、凶狠和极有破坏性的仇恨者。因为被惩罚惯了，所以他故意犯错，以引起父母感情上的反应——假如不是爱的话，恨也行。因此小孩就挨打，然后忏悔，但是第二天他又重蹈覆辙。

我看到的自由儿童不需要任何处罚，因为他们不需要有很坏的行为。他用不着说谎和破坏东西，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身体是肮脏的，他不用反抗权威，或者怕他的父母，他也会发脾气，但那都是暂时的，而不是精神上的病态。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当然，什么是处罚和什么不是处罚很难分清。有一次，一个小孩把我最好的锯子借去，第二天我发现那把锯子被丢在外面淋雨，我告诉他，我以后不再借锯子给他了。这并不是惩罚，因为惩罚永远牵连到道德问题。让锯子淋雨对锯子是不好的，但是这并不是不道德。小孩应该知道，他不能借别人的东西而不小心使用，或者损坏别人的身体或财产。让孩子不顾别人受损而随心所欲，对孩子是有害的，这样会使他变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被宠坏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不良公民。

不久以前，有一个小孩转来我们学校，他在从前的学校里几乎威胁过所有的学生，甚至扬言要杀人。对他我也如法炮制，不久我就知道他不过是想用恐吓的方法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已。

有一天，当我走进游戏室时，我看见所有小孩吓得挤在房间的一边，另一边站着这个拿锤子的小土匪。他吓唬说，谁要是走近他，就要挨他一锤。

我严厉地说：“小家伙，不要胡闹，我们谁也不怕你。”

他抛下锤子就向我冲过来，一边咬我，一边踢我。

“你如果再咬我或踢我，”我平静地说，“我就要回敬了。”我真的说到做到。很快他就放弃了这场较量，跑出房间。

这并不是处罚，而是一种必需的教训，教训他不能因为要满足自己，就到处伤害别人。

普通家庭的处罚是因为孩子不服从，在学校里，不服从和傲慢也被看成很坏的行为。当我还是个年轻教师的时候，有体罚孩子的习惯，因为在那时的英国，教师可以打学生。我对不服从的孩子最生气，因为我的威严受到了伤害。我是教室里的上帝，就好像父亲是家中的上帝一样。惩罚不服从的人就是把自己当做全

能的上帝，而且是唯一能辨别是非的上帝，此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后来，我在德国和奥地利教书。每次当地老师问我英国有没有体罚时，我就感到无地自容。在德国，如果老师打学生，他就犯了殴打罪，而且通常会受到处罚。在英国，学校鞭打孩子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之一。

有一个大城市的医生曾对我说：“这里的学校有一个毒辣的老师，打孩子打得凶极了，常常有被打得神经紧张的孩子送到我这里来，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舆论和法律都向着他。”

不久以前，报纸上有一条新闻，是关于一个法官对犯罪的两兄弟的一席话。他说，如果他们小时候多挨几次鞭子，就不会犯法了。但真相是，他们的父亲几乎每晚都鞭打他们。

就所罗门的鞭答理论而言，它的负面影响比正面的大得多。没有一个能内省的人会打孩子或有打孩子的欲望。

我要在这里重申：只有和道德及对错观念连在一起的体罚，才会给孩子带来恐惧。假如一个顽童在街上用烂泥打掉我的帽子，而我回敬他一记耳光，他会认为这是我的正常反应，那孩子的心灵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我去见他的校长，同时要求校长惩罚他，那惩罚带来的恐惧便对他产生很坏的影响。这件事马上变成一件和道德有关的事，小孩便会觉得自己犯了罪。结果不难想象，我会拿着被烂泥弄脏的帽子站在一边，校长坐在那里，严厉地盯着那孩子，他则低头站在另一边，他被我的威严吓坏了。当我在街上被打掉帽子时，我是没有威严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当时回击他会让那孩子学到人生的重要一课：如果你打别人，别人也会生气地打回来。惩罚和生气不同，惩罚是冷静、有法律性而且含有很深的道德意义的，它宣称自己完全是为犯罪的人好（以

死刑来说，则是为社会好)，惩罚是一个人把自己当上帝，而以道德来判决他人的过程。

许多父母真正以为上帝是奖励与惩罚的上帝，所以他们也该奖励或惩罚孩子。这些家长努力做到公平，他们常常说服自己，认为处罚孩子是为孩子好，“打在儿身，疼在娘心”并不是假话，而是一种很虔诚的自欺。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和伦理使处罚变成一种表面上看来很有吸引力的制度，因为它使良心得到安慰，罪人们也会说：“我已经付出代价了。”

我演讲完毕回答问题时，有一个常来听演讲的人总是站起来说：“我父亲常拿他的皮拖鞋打我，我没有忘掉，先生，假如我从来没挨打，就不会有今天。”我从来没有勇气问他：“好吧，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认为处罚不会对心理造成恒久的损伤，未免有些武断，我们不知道处罚一个人，在许多年后会有什么害处，我们只知道，许多在公共场所有猥亵暴露行为的人，都是小时候因许多无辜的性习惯而受过惩罚的牺牲者。

假如惩罚可以成功，也许我们可以拥护它。诚然，它可以通过恐惧压制的手段收到效果，但是有多少被罚的孩子因元气受损而一辈子没有活力，有多少孩子因反抗而变成害群之马，这些是无法估量的。我从未听见一个家长说：“我用打骂来管教我的孩子，他现在是多么好啊！”相反，我不知听了多少这样可悲的故事：“我打也打过了，道理也讲过了，我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他却是越变越坏！”

被惩罚的孩子的确越变越坏。最糟的是，他将来会变成一个爱体罚的家长，而“恨”就一代一代不断绵延下去。

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有些很慈爱的家长会容忍一所对孩子残酷的学校呢？”表面上看来，这些家长很关心他的孩子有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严厉的老师以处罚而不以开导来启发孩子的兴趣，结果许多优秀学生后来到社会上都藉藉无名。他们当时追求上进，都是由于父母在后面督促，而自己对那些功课却很少真正有兴趣。

怕老师和怕处罚终会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为每个成人都是父亲或母亲的象征。每次被老师处罚时，孩子都会害怕和憎恨成人的象征——他的父母。我听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说：“我从前的校长常常打我，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还要留我在那个学校读书，他们知道他是个恶魔，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

以说教作为惩罚甚至比鞭打更有害，那些说教是多么可怕啊！“你难道不晓得你做的是错的吗？”孩子一边哭一边点头。“说你后悔了！”

用说教来惩罚是训练骗子和说谎者的上策。更坏的是当着小孩的面为他犯罪的灵魂祈祷，这几乎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样一定会让孩子有极深的罪恶感。

另外一种不伤害身体，但对孩子的发展也同样有害的便是唠叨。我听见母亲终日对她十岁的女儿唠叨不停：亲爱的，别晒太阳……小心肝，不要去碰栏杆……不行，乖孩子，你今天不能游泳，你会伤风——唠叨绝不是爱的表现，那只是母亲的一种被恐惧所掩饰的不自觉的恨而已。

我希望宣扬惩罚的人都能去看看并体会一部有趣的法国电影。它讲的是一个骗子的故事。那个骗子小的时候因做错事被罚不准吃晚饭，没想到晚饭里有一道菜是毒蘑菇。后来，他看着全家人

的棺材一个个被抬出去，便下结论说做好人是不值得的。这是一个寓意深远但不道德的故事，我想许多惩罚孩子的家长都不能会意。

大小便问题

夏山的客人大概常常误解我们，因为有时我们全体都在谈厕所。我想这是必需的，因为我发现每个小孩都对粪便感兴趣。

看了许多关于小孩对自己排泄物有兴趣的文章以后，我曾试着观察我的小女儿。但是她一点也没兴趣，同时也没有厌恶的表现。她并没有想玩粪便的愿望。但是她三岁的时候，她的一个小朋友，一个比她大一岁而从小就被训练要干净的小女孩，告诉她一个神秘的大便游戏，她们开始说悄悄话，还不好意思地格格笑。那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游戏，但是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知道，假如一干涉，就有压制的危险，还好珠绮很快就对小女孩操纵的游戏感到厌倦，这个大便游戏就此告一段落。

成人应该知道，小孩并不觉得大便的味道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成人惊骇的态度才会造成孩子良心不安。我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到夏山来的时候，所有的兴趣都在厕所上，她喜欢从钥匙孔里偷看，我马上就把她的地理课改成讲厕所，她非常高兴。十天以后，我又提到厕所。“不要讲了，”她说，“我听够了。”

另外一个学生也对功课毫无兴趣，只对大便和大便相似物出神，我知道他对这个兴趣出够神以后，便会去上数学，果真如此。

一个老师的工作很简单：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然后满足那

个兴趣。这是百验百灵的方法，压制和不理睬只会将那些兴趣压到潜意识里。

自命道德高尚的人一定会问：“这种方法，难道不会使孩子的想法不干净吗？”

“不会。你的方法才会永久地把孩子束缚在这所谓‘不干净’的想法里。只有满足孩子这些兴趣，他们才会尝试别的兴趣。”

“你真的鼓励孩子认识厕所？”

“是的，如果我发现他们对此有兴趣，我会鼓励。只有精神不大正常的孩子才需要一星期以上的时间去满足这个兴趣。”

几年前，我们有过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例子。学校来了一个整天把大便拉在身上的小孩。他的母亲为此打过他，后来没有办法，甚至逼他吃屎。你可以想象我们面对的问题有多棘手。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弟弟，他的所有问题都是从弟弟出生后才开始的。道理很简单，那个小孩想：弟弟抢走了妈妈给我的爱。假如我像他一样把屎拉在尿布上把裤子弄脏，妈妈就会又喜欢我的。

我跟他个别谈话，让他的真正动机显露出来，但治疗很少是迅速见效的。整整一年，那孩子都一天三次弄脏裤子，没人对他有怨言。我们的护士柯太太，毫无怨言地替他换裤子，但是她对我在那孩子弄得特别脏时还奖励他的做法提出抗议。那奖励不过是表示我赞同他的行为。在那段时期，这孩子是个可恨的小鬼，但是怎么能怪他呢？他一身都是问题和冲突。治好以后，他变得很干净，而且在夏山待了三年，后来他母亲以送他到一个能够学到东西的学校为借口把他带走。一年以后他从新学校回来看我们的时候，完全变了，他变得不诚实、畏缩和不快乐。他说永远不会原谅他妈妈把他从夏山抓走的行为，我相信他真的永远不会。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他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唯一在身上大小便的孩子。许多类似的情形，都可能是由于恨母亲不给他们爱而引起的。

使小孩养成清洁的习惯，而不压抑他们对身体排泄物的兴趣，并非不可能。小猫和小牛的排泄似乎没有这种问题，儿童的情结来自指导者的态度，当妈妈说“讨厌”、“脏死了”或“啧啧”时，对与错的因素出现了，身体的自然现象就成了道德的问题，孩子会感到这是件错事。因此说一个对粪便有兴趣的小孩肮脏是不对的，正当的方法是让他玩泥巴以满足这种兴趣。这样他就会不受压抑地将此兴趣升华，而兴趣得到满足之后便会自然消失。

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上提到小孩有玩烂泥的权利。一个有名的蒙台梭利式教育家回信说，假如孩子有别的東西好玩，他对泥巴就不会有兴趣。但是当孩子的全部兴趣都在烂泥上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们必须得告诉那个问题儿童他究竟在做什么，因为他可能玩了好几年泥巴而仍未消失对粪便的兴趣。

我记得八岁的吉姆对粪便有很多幻想，我便鼓励他做泥饼。但是每次我都提醒他他在做什么，这样他恢复正常的时间就比较快。我并没有直接说：“你在用烂泥代替大便。”我只是指出这两样东西相似的地方来，结果很有效。一个五岁左右的普通孩子在做泥饼时，可以不用别人提醒，就满足了他对大便的幻想。

对孩子来说，粪便是他们喜欢研究的东西之一，任何对此兴趣的压抑都是危险的和愚蠢的；但另一方面，对粪便太重视也不好，只有孩子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到很骄傲时，才可以让他欣赏一番。如果孩子偶尔在身上拉屎，则应当若无其事地加以处理。

不但对孩子来说，粪便是他创造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对许多大人也是一样，成人出一次大恭也会感到愉快与骄傲，它有极

大的象征性价值。一个偷完东西后在现场遗粪的小偷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这象征了他因良心不安，要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补偿他偷去之物。

动物对身体排泄物是不自觉的，狗和猫用土掩盖粪便是本能，大概要追溯到它们要食物干净的原因上去。人们对自己粪便的道德态度，可能和不自然的饮食有关。马、羊和兔子的遗粪一点都不令人厌恶，人的粪便则不是。因为人的食物中包括许多有机化合物。我有时想，假如人的粪便和动物的一样可以碰的话，孩子会有更自由的成长机会。

成人对人粪的厌恶是造成儿童憎恨心理的原因之一。因为排泄器官和生殖器官长得非常近，小孩便会认为两样都是肮脏的。大人对粪便的否定态度必然会影响孩子对性的看法，因此对性和粪便的不赞成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抑。

有时，一个母亲在洗孩子尿布时可以毫不厌恶，但是三年之后，当她把一小堆粪便从地毯上擦掉时，她可能表现得很不高兴。每位母亲都要记得，任何愤怒对孩子性格的影响都不会消失，它会点滴沉淀，在孩子的性格中留下痕迹。

饮食的习惯

极权始于育婴，干涉儿童的天性就是专制。第一种对孩子的干涉永远是食物方面的，例如逼孩子按时间表挨饿吃奶等。对此表面的解释是：这样可以让大人舒服，少干扰一点大人的日常生活。但深层动机实在是对新生命和它的自然需要的一种怀恨，这便能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说明为什么有些家长会对婴儿饥饿的哭声无动于衷了。

自由发展应该从孩子一生下来和第一次喂奶时就开始，每个婴儿都有按照自己意愿被喂奶的权利。当然在家里母亲照孩子的需要喂奶比较容易，但是在大多数医院的产房里，婴儿一生下来就从母亲身边抱走，放到育婴室里，母亲在头二十四小时里不能喂孩子。这究竟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永久性伤害呢？

有些医院规定在住院时间不许孩子和母亲在一起，如果在登记前不问清楚，就非要遵守医院的规定不可。每一个要孩子自由发展的母亲都要注意，千万别到一个不赞成孩子自由发展的医院生孩子，那样还不如在家里生。

医院和护士原来采用的喂奶时间表已经受到很多指责，而且许多医生已经不采用这种显然不对而危险的方法了。假如孩子饿了，一定要哭到时间表上规定的时间才有奶吃的话，那无疑是在强迫孩子遵守一种愚蠢、残忍和反生命的纪律，这纪律对他身心的发展遗害无穷。母亲一定要照孩子的需要喂他。在刚出生时，他需要喂很多次，这是因为他还不能一次吸收大量的食物。

夜里假如他饿了，也应该照样喂他，塞瓶水给他是不好的。到两三个月以后，婴儿会自己调整而多吃一点奶，然后喂奶的次数就可以减少几次。三四个月大的婴儿也许要在夜里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喂奶，然后第二天早晨五点到六点再喂一次。当然，这并不是不变的准则。

每个育婴室都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就是一定不能让婴儿哭得太久，每次他的需要都要给予满足。如果照时间表喂孩子，妈妈总是掌握着主动权，像一个效率专家似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她会将孩子训练成一个被定型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当然不

会给大人很多的麻烦，却会失去他们的自然发展。养育一个自由发展的孩子的母亲，每天甚至每分钟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主动权在孩子手中，她必须非常注意，才能知道孩子的习惯。因此如果孩子吃完奶半个钟头以后哭，年轻的母亲必须自己设法找出答案：他是不是不舒服？胃里有没有胀气？他还想再吃点奶？是不是寂寞而需要人逗逗他？做母亲的需要以自发的爱作出反应，而不能照本宣科。

如果孩子自由的话，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的时间表。这就是说，孩子有能力自己决定吃奶的时间，以及以后吃饭的时间。

在儿童后期或少年期吮指头，是照时间表喂奶的最明显结果。吮指头由两种原因造成：一为饥饿，一为吮吸时产生的性欲快感。当喂奶的时间快到时，孩子的口腔便先感觉到很大的乐趣，然后饥饿也被满足。但是如果婴儿要哭到时间到了才有奶吃，上述那两种乐趣便都受到了阻碍。

我曾在产房里看见一位母亲遵照医生的指示，喂奶的时间一过，就硬把孩子从乳房上扯开。我想不出，要造出一个问题儿童，是否还有比这样更好的方法。

无知的医生和父母对小孩自然冲动和行为的干涉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用一套可笑的训练毁灭孩子的天性与快乐，因而造成全世界人类心理和生理上普遍的不愉快。孩子稍大以后，学校和教会又继续对他们进行反乐趣和反自由的训练。有一位母亲提到她自由发展的小孩，当他刚开始吃固体食物时，他们让他自己选食物的数量和种类，假如他不吃一种蔬菜，就给他另一种蔬菜或甜食。常常他会先吃甜食，然后吃他以前不吃的蔬菜。有时他会拒绝吃任何东西——这就表示他一点也不饿，然后在下一顿时，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他就会吃得特别香。

许多时候母亲都会觉得自己对孩子知道得比孩子自己更多，事实不然。从吃东西就可以看出来，母亲们完全可以在桌上摆上冰激凌、糖果、黑面包、西红柿、生菜和其他食物，让孩子自由选择，普通小孩在一星期内便会选均衡的饮食。我知道美国有过这种实验。

在夏山，我们永远让所有孩子（包括最小的孩子）全权选择他们每日的饮食。晚饭主菜每次都有三种选择。当然这就比别的学校消耗得多，但我们主要的目的在于抚育孩子而不是节省粮食。

当孩子们饮食均衡时，用零用钱买来的糖果对他们并无害处。小孩因为身体需要糖而喜欢吃糖，所以吃糖是应该的。

逼小孩吃他不喜欢吃的咸肉和鸡蛋才是残酷的。珠绮永远可以吃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伤风时她总是自动地只吃水果和喝果汁。我从未见过像珠绮这样不爱吃的孩子，一袋巧克力在她桌上几个星期都原封不动。午饭或晚饭最好吃的菜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假如她刚坐下要吃早饭，而另外一个孩子在外面叫她去玩，她马上就不见了。因为她身体非常好，所以我们从不担心。

当然，绝大多数父母会照自己的喜好规定家人的食物。假如父母是素食主义者，他们就会给孩子蔬菜吃。但是我常发觉，从素食主义家庭出来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吃肉，吃得津津有味。

以一个不懂营养学的常人身份来看，我觉得孩子吃不吃肉没多大关系，只要饮食均衡，他多半会很健康。我在夏山从未见过我们的孩子腹泻或者便秘，我们总是吃许多蔬菜。虽然有些时候孩子拒绝吃蔬菜，但是通常他们会习惯，而且后来也喜欢吃，总

而言之，夏山小孩多半不大注意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吃东西是儿童时期一件很有趣的事，所以这种极为重要和基本的行为不能受餐桌礼仪的干扰。不幸的是，在夏山最没有餐桌礼仪的，就是那些从很守规矩的家庭出来的小孩。家庭训练越严格的小孩，一得到自由以后，餐桌礼仪和其他礼貌就越坏。我们只能让孩子发展他们被压制的幼稚行为，然后到少年时再发展自然的礼仪，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食物在孩子生活中是最重要的，比性重要得多。人的肚子是自私也是自利的，孩子也是。一个十岁小孩对一盘菜的占有欲远比一个酋长对女人的占有欲更强。当孩子自然生长而自私自利得到满足以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变成利他的观念以及对别人的自然关心。

健康与睡眠

自夏山成立以来，四十年中，我们很少发生疾病。我想这是我们站在生命的一边的缘故；同时我们把幸福放在食物之先。客人常说我们的孩子看起来是如何健康，我想是幸福使我们的女孩子美丽，男孩子英俊。

多吃青菜也许对肾脏方面的疾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天下所有的青菜也帮不了因被压制而产生的疾病。一个营养均衡的人可能因说教而妨害孩子生长，但一个神经正常的人不会伤及后代。依我的经验来看，被压制的孩子不及自由的孩子的身体好。

同时我发现，夏山很多父母比较矮的男孩子也有六英尺高。

这也许没什么道理，但是性情自由发展的话，身体也可能会增高。我倒真的发现手淫解禁之后，男孩子会发育得快一点。

至于睡眠，我不知道医生所说的孩子一定需要几小时睡眠的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对年幼的小孩来说，这是需要的。允许一个七岁小孩太晚睡觉的话，他常常会因早上无法多睡一点而影响健康。小孩常常拒绝睡觉，因为他们担心有什么事没他们的份儿。

在一个自由学校里，定时睡觉是最痛苦的，年纪大一点的学生尤其如此。年轻人爱熬夜，我很同情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恨睡觉。工作给绝大多数成人定了规矩，假如你第二天八点钟要上班，你就不敢熬到三更半夜才睡。

但幸福与好的营养可以补偿睡眠不足。夏山学生在星期天早晨补足他们的睡眠，有时连午饭也不吃。

谈到工作与健康，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有双重意义。虽然我知道我可以写文章，而雇工人来挖土豆，我却宁肯自己挖，因为我要锻炼身体，这比写文章赚钱更重要。我有一个汽车商朋友说，在机械化时代自己挖土豆是个傻瓜。我告诉他，机器会毁坏整个国民的健康，因为今天没有人走路或者挖土豆。他和我的年纪都大了，应该懂得特别注意身体。

孩子则对健康毫不自觉。没有一个孩子会因锻炼身体而去挖土。在做任何工作时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当时他喜欢做。

夏山每个人身体都极健康的原因是：第一，自由；第二，食物好；第三，空气新鲜。

清洁与服装

在个人清洁方面，总体来说女孩子比男孩子爱干净。夏山孩子到十五岁才开始注意外表。但是十四岁以下的女孩子的房间不见得比男孩子干净。她们打扮洋娃娃、缝戏装，弄得一地都是碎纸和垃圾，不过这些都是相当有创造性的。

夏山很少有女孩不梳洗，我们这儿曾有过一位九岁的女孩米尔德，她的祖母有洁癖，一天要帮她梳洗十来次。有一天女舍监来找我：

“米尔德一星期来都没有梳洗。她不肯洗澡，身上都有味道了，我该怎么办？”

“让她到这儿来。”

一会儿米尔德进来了，她的手脸十分肮脏。

“看看你这样子。”我严厉地说，“这可不行。”

“但是我不爱洗手和洗脸。”她反驳说。

我说：“谁在说洗手洗脸，你照照镜子看。”（她照了一下镜子）

“你觉得你的脸怎么样？”

“不太干净，是不是？”她笑着问。

“太干净了。”我说，“我不准学校里有脸孔干净的学生，快出去吧！”

她马上跑到煤窑去把脸全涂黑，然后得意地跑回来问我：“这样行不行？”

我一本正经地打量着她。“不行，”我说，“这边脸上还有一块白的。”

米尔德那天晚上洗了澡，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那样做。

我记得一个从私立学校来的十七岁男孩，他来了一星期之后，便和车站装煤的工人打交道，混得很好。还帮他们扒煤，回来吃饭时脸和双手都是黑的，但是没有人做声，没有人在乎。

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从对私立学校和家中的清洁训练的反感中恢复过来。他不再去铲煤，人和衣服也变干净了，但这种干净和以前不同——清洁对他不再有压力，他已经走出肮脏情结了。

当威利做泥饼时，他妈妈害怕邻居会笑他弄脏衣服。在这种情形下，家长一定要把个人的要求放在社会的要求之上，那就是说，一定要让孩子享受玩泥饼的乐趣。

家长常常过分重视整洁，这是可怕的美德之一。一个以整洁为荣的人通常是二流的公民，外表清洁的人常会有不清洁的头脑，不信你看看那些在公共领域写着“请勿乱扔垃圾”，自己办公室却乱七八糟的人。

在我的家里，自由发展最大的问题在穿衣。如果允许，珠绮愿意整天不穿衣服。另外一个自由儿童的家长说当天气变冷时，她那两岁的女儿就自动回来加衣服。我们却没有这种经历，珠绮宁可冻得耳鼻发紫，也不肯多穿一点衣服。

勇敢的父母也许会说：“她自己的身体会有抵抗力。让她发抖，不要紧！”但我们不敢冒险让珠绮感染肺炎，所以我们逼她穿我们认为她应该穿的衣服。

年幼的孩子该穿些什么，应由父母决定，但到青少年时期，无论如何，他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数女儿因为母亲一定要替她们选购衣服而感到苦恼，通常男孩子比较随便些。假如父母手头宽裕，给小孩钱让他自己买衣服是最明智的。假如他要把这些钱花在电影或糖果上，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把小孩打扮得和他的朋友不同，是不可原谅的。全班学生都穿长裤，你却让孩子穿短裤也是残酷的。

对头发的样式女孩子应该自己选择，或长或短或梳辫，随她自定。假如她们要涂口红，又有何不可？以我个人来说，我对口红没有好感，但是如果我女儿喜欢，我绝不会阻止她。

年幼的儿童对衣服不感兴趣。但是对衣服敏感紧张的父母会让孩子产生不正常的衣服情结，例如怕爬树会撕裂裤子。

孩子随处脱衣服、扔裤子是正常的事，假如我在夏天的黄昏到校园里走一圈的话，永远可以拣到一堆尺码大小不同的鞋子和运动衫。

不寄宿的孩子常常无力反抗邻居的意见，想想无数被漂亮衣服捆绑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他们穿着硬领和白衣，不敢去踢球或爬门。还好，那种陋习已不太流行了。

天热的时候，夏山的男孩和老师在吃午饭时都打赤膊，没人介意。夏山把不重要的事就当成不重要的事，决不斤斤计较。

在衣服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家长的“钱癖”。从前夏山有个小偷，经过老师四年辛苦与耐心的教导，后来终于被治好了。十七岁离校后，他的妈妈写了封信来说：“比尔已经到家了。他丢了两双袜子，你能不能负责给找回来？”

有些时候，父母对在学校看顾孩子的保姆颇有嫉妒心。来校拜访的妈妈有时未经允许就直接打开孩子的衣柜，而且皱眉出声，以显示保姆照料不周。这种母亲通常对孩子感到十分忧虑，因为对衣服的忧虑永远意味着对孩子的学习或其他东西的忧虑。

玩具与创造性

每个育婴室都塞满被丢弃或破坏的玩具。一般中产阶级人家的孩子玩具都太多了，说实话，几分钱以上的玩具都是浪费金钱，假如我有理财能力，我一定去开家玩具店。

有一次，一位夏山的老学生送给珠绮一个会走路和会说话的美丽洋娃娃。这显然是很贵的玩具。差不多同时，另外一个新生给了她一个廉价的小玩具兔子。贵的洋娃娃她只玩了半个钟头，小兔子倒玩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每晚都带它上床睡觉。

在所有玩具中，珠绮一直喜欢的是一个她一岁半时我给她买的会尿尿的洋娃娃，叫贝丝华丝。她对尿尿的机关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那只是一个位于腰间的小洞。直到她四岁半，有天早晨她才说“贝丝华丝我玩腻了，我想把她送掉。”

几年前，我用问卷问一些大孩子：“你什么时候最讨厌你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几乎每个答案都是：“在他弄坏我玩具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要告诉孩子怎么玩某种玩具。除了他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帮助他。

自由发展的孩子好像能长时间地用玩具和游戏自娱自乐，并得到满足，而不像受严格教育的孩子那样常毁坏玩具。在隔音设备相当完善的家庭中，可以让婴儿玩那些不用的厨房用具，像瓶瓶罐罐、洋铁筒盖子、大木勺等，他可能更喜欢玩这些东西。普通玩具有时像催眠剂一样，会使小孩打瞌睡。

所有的父母都有买玩具买得太多的倾向。孩子一看见某些玩具——推车、长颈鹿等——便会伸手去抓，父母马上就买下来，

结果育婴室中堆满小孩不感兴趣的玩具。

市面上富有创造性的玩具太少，有的金属和木制玩具有创造性，但总的来说还是太少。一些所谓的“创造性的玩具”包括填字谜游戏和数学游戏等，因为已经有固定的答案，所以其实没有太多创造性。我承认我不会制作任何玩具，同时在这方面也提不出什么建议。但是我相信，玩具世界还在等待一个深得童心的奇才去超越现在的玩具，去接近儿童的内心世界。

不吵才怪

孩子天性爱吵闹，父母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去适应他们。假如要小孩健康，就必须允许他们玩相当多的吵闹游戏。

迄今四十年来，我都生活在孩子的吵闹声中。如果习惯了就不会感到很吵，就像在工厂里，人们会习惯那从不间歇的打铁声，而住在闹市的人也不闻车马声一样。打铁和车马声到底比较单调，孩子的吵闹却千变万化，有时他们会吵得令人头痛。我必须承认几年前我从正楼搬进小屋时，晚上的安静是我听了多年孩子吵闹声以后感到最愉快的事。

夏山餐厅的确是个喧嚣的地方。小孩和动物一样，在吃东西时是喧哗的，所以我们只让不怕吵闹的客人和我们一起吃饭。妻子和我另外进餐，因为我们每天还要另外花两小时服侍孩子吃饭，因此实在需要一点安静。老师不喜欢太多闹声，但中班似乎毫不在乎和小班一起起哄。每当大班生提到小班生在餐厅喧闹时，小班生都大嚷说大班生也一样闹。比起压制孩子对身体功能的兴趣，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压制吵闹对孩子们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但吵闹绝不是肮脏的，父亲叫“不许闹”是公开而诚心地表示受不了，而母亲的一声“啊哟，脏死了”则是令人震惊而有道德含义的。

在夏山，特别是晴天，一些孩子整天玩。他们的游戏经常是喧嚣的。在大多数学校里，吵闹和游戏一样受到压制，结果不难想象。

礼貌与礼节

有礼貌意味着为别人着想——不，该说是从别人的角度去感受。有礼貌的人一定要有集体的意识，能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礼貌不允许伤害别人，有礼貌也是真的有修养。礼貌学不来，它是一种潜意识行为。

礼节却是可以学的，因为它是属于意识层面的，是礼貌的皮毛与表面装潢。礼节不管人们在音乐会上讲话，也允许饶舌和诽谤，它只要求我们在餐桌上服装整齐，看见女士时起立致敬，以及吃完饭后说声“慢用”。这些都是可感知的、肤浅而没有意义的行为。

没礼貌永远是因不正常的心理引起的。谗言与诽谤、饶舌与诋毁都是主观的错误行为，它们只是表示诽谤者自我憎恨和不快乐。假如把孩子带到一个快乐的世界里，我们就可除去他们恨的愿望。换句话说，这些孩子便会有礼貌，也会表现爱与仁慈。

假如小孩用刀子吃青豆，他们并不一定會在音乐演奏时谈话；假如他们经过布朗太太身旁时不脱帽致敬，他们也不一定会去散布布朗太太酗酒的消息。

有一次在我演讲时，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埋怨现代的孩子礼貌不周，他说：“上星期我在公园散步，两个小孩从我身旁走过，其中一个对我说‘哈啰，朋友’。”我向那位先生说：“这有什么不对？是不是他们说‘哈啰，先生’会使你更高兴一点呢。老实说，不是孩子没礼貌，而是你觉得被侮辱了，你的尊严受伤了。你只是要孩子卑躬屈膝，并不是要他们有礼貌。”

许多成年人都是这样，这完全是一种自大。这样对待孩子，与封建制度下对待仆人又有什么两样？这种自私行为远不如孩子的自私可以原谅。孩子们需要自私，但一个成人则必须把他的自私限于物而限于人。

我发现孩子会互相纠正。夏山有个孩子吃东西时声音很大，直到别的孩子嘲笑他时才自动改正。但如果一个小家伙用刀子吃碎肉，别的孩子会认为这吃法不错，然后就互相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用刀子吃。刀子会割破嘴的理由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所有的刀子都不锋利，大家也许就用刀子吃起碎肉来。

小孩子应当有权对礼节表示怀疑，因为用刀子吃青豆是个人的事。但他们不应该有权怀疑“社会礼貌”。在我们学校，如果一个孩子穿着带泥的靴子进会客室，我们便会反对，因为会客室是属于大人的，所以大人有权决定谁能进来。

有一个小孩对我们的肉商不礼貌，他通过我向学校大会提出投诉。但是我想如果肉商当时打那孩子一记耳光会更好一点。普通人所谓的礼节是不值一学的，那些充其量不过是残存的习惯而已。在女士面前脱帽致敬毫无意义，我小时候向牧师太太脱帽致敬，但对我母亲和姐姐却不这么做，我想大概因为我了解在她们面前不需要假装的缘故。不过像脱帽致敬之类的习惯是没有害处

的，孩子大了之后自然会遵守这些习惯，但在十岁以前不应当教他们任何虚伪的礼节。

礼貌是不应该教的，假如一个七岁小孩要用手吃东西，就该让他去。没有一个小孩应该为了博取玛丽阿姨的欢心而被迫表现得彬彬有礼。我们应该宁愿得罪所有的邻居和亲戚，也不要教孩子虚伪的行为使他们终身受害。礼貌是自发的，来夏山较久的学生都很有礼貌——即使他们有些人曾经在十二岁时舔过盘子。任何孩子都不应该被迫说“谢谢”——即使鼓励也不应该。

那些从普通学校转来夏山，性格受到模式化“培养”的男孩女孩们，他们的“礼貌”其实是非常经不起考验的，我想多数人——包括父母——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大吃一惊。男孩刚来时举止文雅，但当他们很明白无误地发现他们的虚伪在夏山并不适用时，很快就会完全放弃。这种在说话、礼节和动作等方面逐步舍去虚伪的行为是很正常的。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掉他们的虚伪和厚颜，自由儿童则从来都不是粗野的。

对我来说，“对老师要恭敬”是一个虚伪的谎言。如果我们真正尊敬一个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叫我笨驴，他们尊敬我是因为我也尊敬他们年幼的生命，而不是因为我是校长，或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学生和我彼此尊敬，是因为我们互相认同。

有位好问的母亲问我：“假如我把儿子送到你这里来，学期结束回来时，肯定不会像小野人一样吗？”我的回答是：“假如你已经把他养成一个小野人的话，那他回去就还是小野人。”

的确，到夏山来的那些被宠坏的孩子，至少在一年内回家时像一个小野人一样。假如他从小就被训练得有礼貌，他每次回去

都要变成小野人，这只不过证明了表面的礼节对孩子的影响是如何浅薄罢了。

不自然的礼貌是虚伪的第一层面具。很少有小孩懂得礼貌，如果懂也是虚伪的。在夏山，学生的礼貌——真正的礼貌——是渐进的，我们根本不要求孩子有任何礼貌。甚至连一声“谢谢”与“请”都不要。但是客人一次又一次地说：“学生的举止真讨人喜欢啊！”

彼得，从八岁到十九岁都和我们在一起，后来他去了南非，他的女主人写信来说：“这里的每个人都为彼得的好教养而倾倒。”但在学校时，我从未注意到他有没有礼貌。

夏山是个无阶级的社会，学生家长的财富和地位都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个人的性格。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合群性——怎样做集体中的好分子。夏山的好礼貌是由自治产生的，每一分子都被迫经常注意其他分子的想法。夏山的孩子如果嘲笑一个结巴或跛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私立学校的学生却非如此。那些一天到晚都说“请”、“谢谢”和“对不起”的人，可能很少对别人有真正的关怀。

礼貌是真诚的表现。当杰克离开夏山到一家工厂做事的时候，他发现负责分配螺钉帽和螺钉的人脾气很坏，他也看见每个工人都会朝比尔喊：“喂，比尔，丢点半寸长的螺钉和螺钉帽给我。”

比尔总是穿西装，杰克猜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比穿工装的技工稍为高级一点，他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别人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尊重他。所以当杰克需要螺钉和螺钉帽时，他便走到比尔跟前说：“打扰了，布朗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螺钉和螺钉帽？”

杰克告诉我：“我没有巴结他，我只是用了一点心理学。我同情他。”

“结果怎样呢？”我问杰克。

“哦，”杰克说，“我是全工厂里他唯一友善对待的人。”

我觉得这是夏山教给孩子礼貌的最好例子，让孩子替别人着想并关心别人的感觉。

我从未在年幼的小孩身上见过不礼貌的举止，因为我从不挑剔。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我们的学生从两个正在谈话的大人腿间钻过去。孩子们总是不敲我客厅的门而直接进来，但是当他们看见我有客人时便安静地退出，而且往往还说“对不起”。

最近有一个售货员对学生作了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三年来我都开车到你们学校来，但从来没有一个小孩碰我的挡泥板或者想钻进我的车，而这个学校是允许孩子整天打破窗子的。”

我一直提到夏山儿童对客人的友善。这种友善可以统称为有礼貌，因为我从未听客人说被在校六个月以上的孩子骚扰过。

我们戏院里的观众极有礼貌，甚至不好的演出或不佳的戏码，也多少会博得一些掌声，当然掌声不会太多，但是大家认为演员和编剧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因而不应该被批评或者被蔑视。

有些家长把礼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有一个从很好家庭出来的十岁孩子初到夏山，他进来以前先敲门，出去的时候又把门带上。我说：“看吧，这最多只能保持一星期。”结果我错了，只保持了两天。有时我向孩子们嚷：“把门带上。”这并不是要训练他们有礼貌，而是我不愿意自己站起来关门而已。礼貌只是成人的想法，不管是教授还是工友的小孩，都对礼貌不感兴趣。

文明的进步表现在推翻世界上的许多虚伪和欺骗。我们应该给孩子自由，让他们超越今日的虚伪文明。只要使孩子没有惧怕和仇恨，我们就对创造有礼貌的新文明尽了一臂之力。

金钱与爱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钱是爱的象征：比尔叔叔给我两先令半，玛丽阿姨给我五先令，因此，阿姨比叔叔更爱我。父母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经常给孩子太多钱而将他宠坏。为了补偿，不被爱的孩子经常得到更多的零用钱。

没有人在一生中能逃出金钱的网。它无处不在，它决定我们坐在贵宾席还是末席，也决定我们的孩子暑假到私立夏令营还是在街上或公园里度过。金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一位母亲会开玩笑地叫着说：“就是给我世界上所有的金子，我也不会出卖我的儿子。”五分钟以后，她会因为儿子打破一只一先令的杯子而揍他。金钱的价值是家庭纪律的基本出发点——“别动那个东西，因为它很值钱。”

孩子经常被拿来和金钱比，但只是孩子而不是成人。以前如果我打破一只盘子，我母亲就会打我，可是父亲打破盘子却只不过是he不小心而已。

父母给孩子带来对金钱的忧虑。我经常听见小孩惊慌地哭着说：“我把手表砸破了，我不敢告诉妈妈，我不知道她会怎样罚我。”

有时我们也会看见相反的一面，小孩故意打破东西以表示对家庭的恨。“我要让不爱我的爸爸妈妈来赔这些东西，当尼尔寄赔偿单给他们时，那他们才好受呢！”

有些夏山孩子的父母给小孩钱给得太多，有的则太少，这是

一个我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夏山孩子每星期一按年龄领零用钱（每岁两便士），有的还能得到邮寄来的额外津贴，其余有的少一点，有的则完全没有。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学校大会提议，每个人把所有的零用钱都拿出来平分，因为有人得五十先令、有人只得两先令半是不公平的。虽然家里有钱的学生只是少数，我的建议却从未通过。一星期只得一先令的孩子，也会热心反抗任何瓜分他们有钱同学进账的建议。

给小孩钱宁可少不可多。给十一岁小孩一张五英镑的钞票，这样的父母实在不聪明，除非那些钱有特别用途，像买一盏灯或一辆自行车等。给太多会破坏孩子的价值观。家长也常常会给孩子一辆他不会细心照料的美丽昂贵的自行车、一架无线电，或者一件没有创造性的玩具。

太多金钱会损害一个孩子的幻想生活。送给孩子一艘五英镑的船，会把他用木头造船的乐趣完全打消。一个小女孩非常珍惜她自己做的破布娃娃，而不稀罕买来的穿着讲究、会睡会叫的洋娃娃。

我发现小孩并不重视金钱。我们的五岁孩子常常遗失金钱，有时甚至将它丢弃，由此可以看出叫孩子节俭并无意义。家庭积蓄制度对孩子的期望未免太高，这是叫他在只对今天有兴趣的时候就“为明天着想”。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在银行里有九英镑毫无意义，特别是当他想到，父母也许有一天会把钱全部取出来替他买一样他不喜欢的东西时，他会觉得更无意义。

幽默与玩笑

我们一般学校和教育杂志中的幽默太少。我知道幽默有它的危险，有人以幽默来遮掩人生比较严肃的事情，因为玩世不恭要比面对现实容易得多。小孩却不拿幽默来派这种用场。对他们来说，幽默和滑稽代表友谊与和善。严厉的老师知道这些，便将幽默从课堂里驱逐出境。

问题是：一个凶恶的老师到底会不会有幽默感？我觉得很有疑问。在我的工作中，我整天运用幽默和每个孩子开玩笑，但是当正经事来临时，他们也完全了解我不是说着玩的。

不论老师或家长，如果要成功地和小孩相处，就必定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同时也必须有幽默感——一种孩子气的幽默感。对小孩幽默，给他一种你爱他的感觉。但是这种幽默绝不是尖刻或者吹毛求疵。

看小孩幽默感的发展是十分有趣的。我们不如把他们的幽默感称为滑稽吧，因为小孩在未发展幽默感以前已先有滑稽感了。戴维差不多是在夏山出生的，他三岁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是客人，我想找尼尔，他在哪里？”

戴维轻蔑地看着我说：“笨蛋，你就是他！”

当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又在园里拉住他说：“告诉戴维我要见他。”我很正经地说，“我想他在那边小屋后面。”

戴维咧嘴一笑，说：“好呀。”就到小屋那边去了，两分钟后他就回来了。

“戴维说他不肯来！”他机灵地笑着。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不肯来？”

“说了，他说他在喂老虎。”

戴维七岁就能应付这种滑稽。但是当我对九岁的雷蒙开玩笑说他偷了学校大门，所以要罚一半零用钱时，他就哭了起来。我马上知道错了。但是两年以后，他也经得起我的玩笑了。

三岁的莎莉在路上遇见我，我问她去夏山的路怎么走，她就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但是七八岁的小女孩马上会一本正经指给我一个错误的方向。

当我带客人参观时，我通常介绍小屋的孩子为“猪”，他们就依样学猪叫起来。有一次我又介绍他们是猪时，有个八岁女孩出乎我意料旁若无人地说：“这个玩笑似乎有点老套了吧？”我不得不承认。

女孩和男孩一样有幽默感，但是她们不像男孩一样用幽默来保护自己。我看见德弗因不守公共秩序而受审判，他非常诙谐地替自己辩护，很被大家欣赏，所以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女孩子们则容易认错，从来不那么做。即便在最前卫的家庭，女孩子还是受到社会给予的自卑感的影响。

绝不要对孩子开不是时候的玩笑或损害他的尊严。假如他真的有苦恼，你必须加以重视。与一个发高烧到三十九度的孩子开玩笑，并非明智之举；但是在他养病时，你可以装成医生甚至殡仪馆的人，他会喜欢那些玩笑。小孩喜欢幽默，因为幽默与友善和笑有关，连我们的大班生口出妙语时也从不伤人。夏山的成功，有一部分是靠它的幽默感。

第三章 “小孩从哪里来？”

假如孩子自然的好奇心都被坦白而不感情用事的回答满足了，性就不会变成一种必须开导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教孩子消化器官或排泄器官的功能是什么，性教育一词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性行为是被抑制而且富有神秘性的东西。



“危险”的游戏

刚到夏山的小孩，对性和身体机能的态度没有一个不是病态的。父母思想开明的孩子，虽然正确地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但对于性的态度依然和那些宗教狂热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样隐晦，因此使孩子对性有一个新的看法是老师和家长最艰巨的工作。

我们对性成为禁忌的原因知道得很少，因而只能瞎猜。性的禁忌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但是我希望救治那些被压抑的儿童，因此对这种禁忌的存在大为关心。

这一代的成年人在儿童时期已被扭曲，我们永远不能自由地讨论性方面的事。在意识层面，也许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也可能是儿童性教育学会的成员，但是我想在潜意识中，我们早在婴儿期就被塑造成为性的仇恨者与恐惧者。

我相信我对性的不自觉的态度，是在我生命的第一年，由苏格兰小村的卡尔文教派^①强加于我的。也许成年人是无可救药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可怕看法再灌输给孩子，他

^①卡尔文教派，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十六世纪产生于瑞士日内瓦，崇拜活动以读经和讲道为主，现主要分布于瑞士、法国、荷兰、英国和北美等地。

们就还有机会。

孩子很早就认为性是很大的罪恶，父母永远对违反性道德的行为加以最严厉的处罚，那些嘲骂弗洛伊德“带着性的有色眼镜看世界”的人，大都讲过、听过色情故事，并为此哈哈大笑。在军队待过的人都知道，军队的谈话多半和性有关。差不多每个人都喜欢看报纸上富有刺激性的离婚和性犯罪的新闻，同时绝大多数的丈夫都把在俱乐部和酒吧听来的笑话讲给妻子听。

我们喜欢看性的故事，完全是因为我们性方面的教育不健康，我们那些浓厚的性兴趣也都是由于性压抑而来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故事会泄露秘密。成人对小孩性兴趣的定罪是虚伪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投射，把罪恶加到别人身上而已。父母对性的冒犯严厉处罚，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性犯罪有极大的不健康的兴趣。

为什么对肉体的压制如此普遍？宗教人士认为肉体使人堕落，下流的身体引诱我们走向罪恶。这种对身体的憎恨，使生育变成学校里的禁忌话题，不得不用比较含蓄的说法来掩盖生命的事实。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人类行为最大的动力，每一个忠实的观察者一定都会同意这一点，但是道德说教把性看得过分严重。母亲在孩子第一次触摸他的生殖器时便纠正他，这使性成为世界上最神秘、最销魂的事。把一个果实变成禁果，就使它变得美味，具有无限的诱惑。性的禁忌是压抑孩子的基本罪恶。我所指的性，是广义的，不局限于生殖器。假如母亲对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不满意，或者禁止她的小孩在身体上寻找乐趣的话，那么小孩也多半不会快乐。

性是所有对生命负面态度的起源。对性没有罪恶感的孩子从不需要宗教信仰，或其他任何神秘主义。性被认为是原罪，但是

对性没有恐惧和羞愧的孩子没有罪恶感，所以不必请求他们的上帝原谅。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妹妹和我发现了彼此的生殖器，然后很自然就互相玩起来。母亲发觉后，把我们狠狠地鞭打了一顿，我又被关在黑屋子里好几个钟头，然后再被迫跪下请求上帝饶恕。其后，父亲回家，他拿起棍子，又是一阵毒打。

我花了几十年的工夫克服这次早期的打击导致的性压抑，有时我真怀疑我有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今天，有多少大人有同样的经验？有多少孩子因为这样便把他们对生命的爱好变成仇恨与侵略呢？别人告诉他们说触摸生殖器有罪，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大便也是肮脏的。

每个受性压抑的小孩的腹部，都像木板一般僵硬。请看看一个被压抑的孩子的呼吸，再看看一只小猫优美而轻松的呼吸。动物没有紧张的胃，它们也不会对性或大便感到惭愧。

威尔海姆·赖希在他那本著名的《性格分析法》中指出，道德的训练不但对思维过程有害，同时也影响身体健康，使人姿态僵硬，骨盆收缩。我同意他的看法。多年来我从不同的夏山学生中看到，假如肌肉不紧张，孩子会优美地走、跑、跳和玩。

我们要怎样才能防止孩子的性压抑呢？第一件事是，孩子一生下来就让他有自由触碰自己身体任何部位的权利。

一位心理学家朋友不得不对他四岁的儿子说：“鲍勃，不要在陌生人面前玩你的小鸡鸡。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好的，你只能在家里或院子里才可以那样做。”

我的朋友和我谈起这件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使孩子不碰见反生命的性仇恨者。唯一的希望是父母诚心相信生命，

那么孩子通常也会接受父母的看法而拒绝外界的过时想法。但无论如何，假如一个五岁孩子发现他到海边游泳时非穿裤子不可，他就会有——即使是很轻微的——对性的厌恶感。

今天许多家长都不禁止手淫，他们发现那是顺乎自然的事，他们也知道禁止手淫的害处。这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这些开明的父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难泰然处之了。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小男孩和别的小男孩互相玩弄生殖器不在乎，但是对小男孩和小女孩互玩生殖器则大为惊惶。假如我那用心良苦的母亲对我和妹妹玩弄生殖器置之不理，我们长大后就更有可能对性有正常的看法。

我怀疑很多成人的阳痿和性冷淡，是由于孩童早期异性关系受到干扰而引起的；我也怀疑很多同性恋是由早期被禁止同性间的性游戏而来的。

我想，孩童时期异性游戏是达到健康、和谐的成人性生活的最佳之道。在性方面，如果孩童不受道德教条的训练，他们会远离淫乱，长成一个健康的少年。

据我所知，反对年轻人爱情生活的理论，没有一种是站得住脚的。几乎每一种理论都以压抑感情和对生命的憎恨为出发点——如宗教的、道德的、权宜的、武断的、色情的，没有一个能够回答为什么自然赋予人强烈的性本能，而年轻人却在年长者的禁止下失去使用它的自由。世界上有那么多拍摄色情电影的公司，使女孩更富诱惑力的化妆品公司，以色情图片和故事吸引读者的出版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却往往操纵在年长者手中。

我知道今天少年人的性生活还是不切实际的，但我认为这是达到未来健康社会的必经过程。我可以这样写，但如果我允许夏

山的学生一起睡觉的话，我的学校就会遭到权威部门的查禁，但是我想未来的社会将会了解，对性的压抑有多么危险。

我不敢期望夏山的每个学生都没有精神问题，因为谁能生存在今天的社会中没有变态心理呢？我所希望的是，将来的一代会从人为的性禁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造出一个热爱生命的世界。

避孕方法的发明终将为社会带来新的性道德观念，因为害怕怀孕是形成性道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自由的爱一定要有安全感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真正地爱。父母不准子女生活在所谓的罪恶里，所以年轻的情人只好躲到阴暗的树林、公园或者汽车里。件件事情都对年轻人不利。环境逼他们把原本快乐和可爱的事看成可怕、罪恶、淫秽和羞耻的事情。

对性行为的禁忌和恐惧，造成了在公园强奸、勒杀小女孩的犯罪事件，也造成了那些虐待犹太人和黑人的悲剧。

性的压抑会让人把“性趣”投向家人。限制手淫会使孩子对父母感兴趣。母亲总是因孩子碰生殖器而打他的手，每当这时孩子的性冲动便移转到母亲身上，而对母亲压抑的态度就变成欲望和嫌恶、爱和恨的混合体，笼罩在一个不自由的家庭中。它保证了成人的权威，却带来大量的精神疾病。

假如性的兴趣可以发展到邻居的男孩或女孩身上，家中的权威便为之动摇，与父母的联系便会松弛，而孩子的感情会自然地离开家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是这种与父母的联系是我们权威社会很重要的保障，一如妓女是良家妇女道德的保障一样。把性的压抑除去，权威便不能控制年轻人。

父母总在重复他们承自父母的那一套：教养一群受尊敬的、贞洁的孩子，而暂且忘掉所有秘密的性游戏和童年时代听来的猥亵故事，忘掉不得不再压抑的对父母剧烈的反抗。他们不明白，他们正给予孩子同样的罪恶感，那种罪恶感多年以前曾带给他们无数痛苦的夜晚。

人的精神疾病由最早触摸生殖器官的禁忌而引起，后来生活中的阳痿、性冷淡和性忧虑都是由于早年挨打或被制止的经历而引起的。小孩如果可以自由触摸他的生殖器，便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快乐诚实的性态度的人。在年幼的孩子中，性游戏是自然和正常的现象，不该被禁止，反而应当受到鼓励，因为这种游戏是养成一个健康的少年和成人的前奏。父母如果说不知道孩子在暗地里有性游戏，便是掩耳盗铃。秘密的、掩人耳目的游戏会引起罪恶感。当这些孩子变成大人时，他们也就会反对性游戏。把这种游戏搬到阳光下来是唯一的明智之举。假如性游戏被认为是正常的，将来性方面的犯罪便会大大减少。我要再次强调，性犯罪和任何性变态都是孩童早期性游戏被禁止的结果，这是一般“道德的”父母不能了解也不愿了解的。

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告诉我们，特罗布林族人直到传教士感到惊异时才令男孩女孩分宿，那时他们没有同性恋，没有强奸，也没有性犯罪。为什么？因为小孩性未被压抑。

今天家长要自问的是：我们希望孩子和我们一样吗？假如是，社会上不就像现在一样有强奸、性谋杀、不愉快的婚姻和问题儿童吗？假如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也是肯定的。这些问题也是世界毁灭的前奏，因为它们将恨和以战争表达恨的延续视为当然。我想问那些伸张道德的父母，当原子弹爆炸时，你还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在忧虑你的小孩有性游戏行为吗？当原子尘埃毁灭整个人类生命时，你儿女的贞操还是更重要吗？当你的儿子要牺牲于原子弹爆炸时，你还在那里坚持孩童时代一些好的东西要被压制吗？那时候你崇拜的上帝会救你和你的孩子吗？

你们之中有一些人也许会说，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来世将没有仇恨、没有战争、没有性。假如你这样想的话，把这本书丢开算了，我们之间根本无法沟通。

对我来说，永生是个梦想，一个可以理解的梦想，因为除了发明机械之外，人在其他方面都失败了。但光是梦想还不够，我希望看见天堂在人间，不在云端。遗憾的是，虽然绝大多数的人也抱着同样的希望，但他们缺乏争取的意志，因为他们的意志早就被第一个耳光和第一个性禁忌腐蚀殆尽。

家长对这个问题不能保持中立，他们必须在秘密罪恶的性和公开健康快乐的性之间作出选择。假如父母采取普通的道德标准，他们便没有资格埋怨这个痛苦、堕落的社会，因为它就是这个道德标准的产物。因此，父母也不能恨战争，因为他们传给孩子的恨自己的观念，将自动表现在战争之上。整个人类在感情上是病态的，这种感情上的病态是由幼年时代所养成的罪恶感和忧虑而来的。它在我们的社会中处处可见。

珠绮六岁时，她告诉我说：“在所有小男孩里面，威利的小鸡鸡最大。但是某位太太（一位客人）说‘小鸡鸡’是粗话。”我马上告诉她这不是粗话。我在心里咒骂那个无知而不了解小孩的女人。我也许可以容忍对政治或礼貌的宣传，但是任何行为如果使小孩对性有罪恶感，都会遭到我的强烈反击。

所有那些对于性的嘲笑态度，电影院里的哄笑，还有厕所墙

上写的脏话，都是孩提时代被禁止手淫或性游戏的结果。每个家庭里都有秘密的性游戏，而这种神秘和罪恶感使孩子对兄弟姐妹有一种终身的情感束缚，因而以后不可能有快乐的婚姻。假如五六岁时兄弟姐妹之间性游戏被认为是自然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在地在家庭以外找到一个爱的对象。

极端憎恨性的人会成为虐待狂。没有一个对生活很满意的男人会虐待动物或人类，甚至支持坐牢这种处罚；也没有一个对性感到满足的女人会轻蔑私生子的母亲。

当然，我一定会被人批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性，性不是生活的一切，还有友谊、工作、快乐与忧虑，为什么说性是生活的一切呢？”

我的回答是：性给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愉悦。性和爱结合在一起是最大的欢悦，因为它是给予和接受的最高境界。但是显然的，性是被人们所敌视的，要不然就不会有母亲禁止手淫，不会有父亲禁止正式婚姻以外的性生活了。戏院里也不会有猥亵笑话的产生，更不会有那么多人把时间浪费在言情电影和小说上，他们会真正去爱。

差不多每一部电影都和爱情有关，这证明性是生活中重要的因素，那些电影对性的偏重几乎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人们因为对性有罪恶感，所以不能自由地爱，就会对那些把爱描写得罗曼蒂克，甚至极为美丽的电影故事趋之若鹜。受到性压抑的人，只能靠代替品满足他对性的兴趣。没有一个爱情生活丰富的男女，会一星期上两次电影院去看那些无聊的、不过是模仿生命的故事。

通俗小说也一样，不是讲性，就是讲罪恶，通常两者兼备。小说《飘》一时间脍炙人口，并不是里面美国南北内战悲剧的背景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景或黑奴吸引人，主要是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无聊、自私的女人和她的爱情故事。

时装杂志、化妆品、大腿舞、矫揉造作的评论和言情小说，一再清楚地表明：性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也证明：只有像小说、电影、大腿舞这些性的装饰品，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劳伦斯指出色情电影的罪恶。他说：性被压抑的一些年轻人，惧怕身边真实的女孩，却到电影院里，把所有性的感情都倾泻在一个好莱坞明星身上，然后再回家手淫。劳伦斯当然不是说手淫不对，他是表明手淫时幻想和一位明星做爱是不大健康的行为。健康的性，通常是在邻近的地方寻求伴侣。

试看多少行业因性压抑而繁荣，时装、口红、教会、戏院、电影、畅销小说、丝袜等，不胜枚举。

如果我说性自由的社会就会不屑于美丽的服饰，那我就是笨蛋。当然不会，女为悦己者容，男士也一样。只有那些因真实被禁忌而转向幻影的恋物狂才会消失。那里将不会再有性被压抑的男人对着橱窗里女人的内裤发呆。性的兴趣被压抑是多么可怕，最高的乐趣竟和罪恶感连在一起。那种压抑影响到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使生命变得狭隘，不快乐，而且可憎。

如果你憎恶性，你就憎恶生命，也无法爱你的邻居。性生活最糟时你会变成阳痿或性冷淡。最好时也不会完美，因此那些憎恶性而生过孩子的女人会说：“性是个累赘。”但性是非常强烈而不可能消灭的一种本能，假如不能被满足，它就一定要找到去处，它会走向焦虑和仇恨。

很少有成年人把性的行为当做一种付出，假如不是这样，阳痿和性冷淡就不会如专家所说在已婚者中占百分之七十了。对许

多男人来说，性行为不过是较礼貌的强奸；对许多女人来说，不过是讨厌的、不得不忍受的仪式。成千上万结了婚的女人，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性高潮，甚至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还不知道女人会有性高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人吝啬的社会中，性的行为多少有点粗暴和下流。有些性变态者一定要被鞭打或者打人才能享受性的乐趣。还有一些特殊的极端例子，那些人除了用恨的方式外，就不会表现他们的爱。

每一个夏山的毕业生，从我的谈话和书本里都知道，我主张无论在什么年龄都该享有完整的性生活。在我演讲时，常常有人问我是不是给学生提供避孕工具，假如没有，为什么？这是一个老掉牙又伤人感情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使我良心很不安，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妥协对我们来说都是困难而又令人焦虑的。但是如果我给达到或未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避孕工具，我们学校一定会被勒令停办。在如今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太超越法律而行事。

许多不相信给儿童自由的人常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让小孩看性交行为？”有人认为孩子精神上会受到刺激，或因此而产生心灵创伤，这个看法并不正确。据马林诺斯基说：在特罗布林族里，小孩认为看父母性交、生产与死亡都是自然的事，丝毫没有不良的反应。看性交行为对自由儿童来说大概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唯一诚实的回答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爱并不是做给大家看的事。

我知道有许多家长对性都有宗教上的和其他负面的看法，他们不能接受我的这套思想，而且也无可救药。但是如果他们干涉到孩子的自由——不论是性或其他方面的——我们一定要反抗。

对其他的家长我要说：“等你女儿长到十六岁要过自己的生活

时，你就会感到头痛了。”假如她半夜三更回家，绝不要问她到哪里去了，假如她不是自由发展的话，她一定会说谎，就像你和我对我们的父母说谎一样。

等我女儿十六岁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她爱上一个鲁钝的人，我就会有烦不完的事。我知道做什么事都无能为力，我希望我能冷静下来不去管她。因为她是自由发展的，我想她不会爱上不合适她的男孩子，但谁也说不准。

我想，许多人结交不良伴侣基本上都是为了反抗父母的权威。我的父母不信任我，我才不在乎呢，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假如他们不喜欢的话，活该！

你的恐惧是怕你女儿会被引诱，但是女孩子通常不会被引诱，引诱是双方面的事。假如你女儿过去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下属，她到这个年纪就不会给你出难题。你一定要知道谁也不能代替别人生活。像情感这种重要的经验无法传授，关键在于家庭对性的态度。假如那种态度是健康的，你就可以放心给女儿私人房间和钥匙；假如是不健康的，她很可能会以错误的方式向不合适的人找寻性的乐趣，而你将束手无策。

你的儿子也一样，你不太为他担忧，因为他不会怀孕。但如果灌输给他对性的错误看法，也很容易将他的一生弄糟。

婚姻很少是幸福的。看了一般人训练幼儿的方法，我怀疑世界上能不能有真正幸福的婚姻。假如性在婴儿室内被认为是肮脏的，在洞房里也不可能被看得非常干净。当性的关系失调时，婚姻中的其他方面也会一团糟。如果一个人从小被教育要厌恶性，他长大就会不快乐，也会厌恶他的配偶，他的孩子必然不幸，因为家里缺乏那种使他们将来生活快乐的温暖。父母对性的压抑态

度会不自觉地传给孩子，最糟的问题儿童就是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

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父母都很诚实地回答孩子的问题，而且父母自己对性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压抑的话，性教育会成为孩子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那种伪科学的解释方法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个小孩就是这样被训练长大的，他承认每次一有人提到花粉的时候他就会脸红。性知识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在情感方面。医生知道人体解剖学的一切，但他们比起南海群岛的土著人，非但不见得是更好的情人，而且往往更糟。

性教育对自由发展的孩子来说是不必要的，因为“教育”这个词含有以前被忽略的意义。假如孩子自然的好奇心都被坦白而不感情用事的回答满足了，性就不会变成一种必须开导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教孩子消化器官或排泄器官的功能是什么，性教育一词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性行为是被抑制而且富有神秘性的东西。

在小学课程中加上性教育的课，有很大的危害。它可能以道德的方式来压抑性。我可以想象一位胆小的老师尴尬地讲解一堂人体解剖学的课，他很可能担心话题会误入“禁区”。

在绝大多数学校里，如果一个老师老老实实在地讲解爱和生育的事实，他很可能被革职。舆论（以母亲为代表）是不会赞成的，我知道常常有愤怒的母亲觉得女老师教了孩子一些“污秽、不敬、下流的东西”，有使孩子变坏的嫌疑，而威胁老师必须承担严重的

后果。

另一方面，要满足自由孩子对性的好奇只不过是要知道如何说得更明白一点而已。一个小孩有时想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一匹公马都是种马，或者每一只公羊不都是牡羊。答案涉及四岁孩子无法理解的观念，因为阉割是对四岁小孩解释不清的事。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家长只好尽力而为，同时要记住不得用谎言和遁词。

一个五岁的男孩在父亲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安全套，自然就问父亲那是什么东西。他接受了父亲简单而明了的回答，而丝毫不觉得奇怪。

在某种情形下，我觉得可以对孩子说，这事情太复杂，要等以后才解释得清楚，因为别的事情你也是一样处理的。举例来说：孩子问一台机器怎么运行，或者谁创造上帝时，父母可以回答说，那个问题太复杂，你这年纪还不能了解。

保留一个问题暂不解答，远比一些愚蠢的父母告诉孩子太多来得更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生，她是一个十五岁的瑞士女孩，她告诉我：“厄格（十岁）以为小孩是医生送来的，我很早就知道小孩是哪里来的。妈妈告诉过我，她还告诉我许多别的呢！”我问她还知道些什么，她告诉我一些同性恋和性变态等行为。这就是一个不妙的例子，那个母亲应该只回答孩子问的问题。她对孩子天性的无知，使她告诉孩子许多吸收不了的知识，结果那女孩就变得有点精神变态。但是，大致来说，这位不明智的母亲比起那些在小孩问起时故意给错误答案的母亲要聪明得多。因为小孩很快就会发现母亲在说谎。当小孩知道真相时（通常是从同伴的脏话中学到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就自以为他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说谎，妈妈怎能告诉我那样下流的事呢！那就是社会对生育的态度，

认为那是一件肮脏可耻的事，怀孕妇女穿衣服掩饰她的大肚子，就足以使我们责备这个社会的道德观了。

也有母亲告诉孩子关于生育的真话，但她们当中又有许多人对性说谎话。她们避免告诉孩子：性交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妻子和我对珠绮的性教育从来没有遭遇任何困难。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简单、明了与可爱——虽然有时也有难堪的时候，像珠绮告诉一位未婚女性访客说，因为爸爸授精给妈妈，所以她才来到这个世界，她还满怀兴趣地问了一句：“谁授精给你？”

我还发觉自由发展的孩子从小就很机智。珠绮三岁半时会讲刚才那种话，但是到了五岁时，她就知道在某些人面前不能讲某些话。弗洛伊德发现小孩也有性的感觉，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写婴儿性的书倒有，但是写和自由发展儿童的性有关的书还没有，我们的女儿对她自己父母的以及同伴的性，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她经常看见我们在浴室或洗手间不穿衣服，她推翻了一些心理学家的理论——认为小孩有一种天生的、不自觉的内在含蓄，使他看见大人生殖器或其他自然身体功能时会不好意思，我认为这种理论和所谓与生俱来的罪恶感一样，都是胡说八道。

自由儿童的家长多半会避免一切有害的和愚笨的性教育，如将性与罪恶和过失联系在一起等，但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把性看得过分崇高。在“自由发展”的理论尚未出现以前，有些家长告诉孩子，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以一种精神的、神秘的和宗教的崇拜对待它。现在的家长虽然不会这样做，但常常殊途同归。他们把性看成一个新发现的神，这很难解释，也许是太微妙而不能解释。我发现那些人一提起性，声音和表情都会变得虔诚起来。

这种态度显示了对色情的恐惧，假如我不肃然起敬，别人肯定会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认为我是那种乱开黄色玩笑的人。那些年轻父母的声调与语气，就和从前武士说他们身体上某个部分是神圣的一样。

性历来都被认为是下流的，如今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不能随便提了，不是因为它太坏，而是因为它太好。这种态度会引起新的性恐惧和性压抑。假如小孩对性有健康的看法，其后也有健康的爱情生活。性一定要合乎实际，性就是性，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过是画蛇添足而已。

告诉孩子性是神圣的，和说所有罪都要下地狱是一样的。假如你同意吃喝和笑都是神圣的，那我便赞成性也是神圣的，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但假如我们只把性当成神圣的，那便是自欺欺人，也会误导孩子。只有孩子才是神圣的，他们不能被无知的教育褻渎。

宗教对性的仇恨已渐渐消失，但又有别的敌人正在崛起。热衷于性教育的人给小孩看图，同时向他们解释蜂蜜与花粉：“性只是一种科学，没有什么稀奇，不是吗？”我们的性观念受到太多的制约，因此，我们行不了中庸之道。我们对性不是太反对就是太赞成。赞成性是好的，但是以赞成来反对儿童时期的性压抑，则多少有点过分。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性态度，只有当我们不干涉孩子对性的自然看法时，这种态度才能建立。

假如我的建议不够清楚或不合实际，我提议年轻父母在提到性的时候，不要表现出任何羞愧、憎恶或者道学的样子。只有这样，小孩对性的态度才不会被压抑，他才不会恨他的身体，这样的孩子不需要别人教导、警告或其他帮助。假如我们能使小孩不把性看成罪恶的，他长大后就会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不是一个教训人的道德家。爱情不专的人是在寻求性方面的乐趣而得不到满足

的人。手淫、风流成性、同性恋都没有建设性，因为它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新道德的人会发现他必须实现性的双重功效：他必须付出爱，才能在性交上得到最大的乐趣。

最初的探索

绝大多数孩子都手淫，但是人们告诉孩子手淫是罪恶的，会妨碍生长，会引起疾病，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害处。假如一个聪明的母亲不去管她的孩子对身体下部的最初探索，手淫就不会有很强的驱动力，压抑才会使小孩的兴趣停留在那里。

对于幼儿来说，口腔（不是生殖器官）才是性敏感区，假如母亲对嘴也像对生殖器那样用道德观念来处理，吮指头和接吻就会成为道德问题。

手淫是为了满足寻求快乐的欲望，因为它是兴奋的高潮。但是高潮一过去，道德良心马上就使孩子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发现罪恶感消除后，小孩对手淫的兴趣也减少了。有时父母情愿小孩犯罪而不愿他们手淫。我发现许多少年犯罪都是由手淫被压抑而来的。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到夏山时，除了有别的坏习惯外，还有纵火的毛病，他曾被他的父亲和老师鞭答过。更糟的是，他曾经受过褊狭的宗教训练，听说过地狱之火和愤怒的上帝这些事。他刚来夏山不久，就把汽油倒在装油漆和松节油的大桶里面，然后点起火来，幸好两位佣人及时扑救，屋子才没被烧掉。

我把他带到房间问他：“火是什么？”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烧东西的。”他说。

“你现在想的是哪种火？”我继续问他。

“地狱之火。”他说。

“那么你想象汽油瓶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长长的一头有孔的东西。”他回答（很久不作声）。

“再多讲一点那个长长的一头有孔的东西给我听。”我说。

“我的鸡鸡头上也有一个孔。”他不自然地说。

“讲你的鸡鸡给我听，”我很和气地说，“你有没有碰过它？”

“现在没有，从前有过，但我现在不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前的老师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

我断定他的纵火是一种代替手淫的行为。我告诉他，他的老师完全不对，他的阴茎就和他的鼻子耳朵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从那天起，他对纵火的兴趣就消失了。

如果儿童时期的手淫没有受到压制，到了恰当的时间，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会对异性产生兴趣。反之，如果孩子有手淫被禁的经历，他们会对自己产生憎恶，进而对性产生憎恶，这样的人很难拥有快乐的婚姻。

手淫的问题在教育上极其重要。假如手淫的问题不解决，功课、纪律和游戏都是徒劳无功的。手淫自由就可以养成快乐而有活力的儿童，而且他们对手淫不会真的有多大兴趣，若是禁止反而会造成痛苦的、不快乐的儿童，他们容易生病，也会因为恨自己而恨别人。夏山没有因为性禁忌而引起的恐惧和对自己的憎恨，这就是学校充满快乐的原因之一。

弗洛伊德使大家熟知许多性方面的观念：性是与生俱来的，

婴儿吸吮有性的乐趣，口腔的性敏感区会渐渐转移到生殖器上。因此，手淫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发现。在最初阶段并不重要，因为生殖器并不如嘴、甚至不如皮肤对性的乐趣来得更敏感，完全是因为父母的禁止才使手淫问题变得那样严重。禁止越严，罪恶感便越深，而沉溺其中的冲动也越强。

一个教育得当的孩子，上学时不应该对手淫有任何罪恶感。在夏山，只有很少几个小班生对手淫有兴趣。性对一般学生没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他们一到学校，我们便让他们知道生育的真相（假如家里没有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不但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并且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来的。在他们那样小的时候，对这个知识不会感到刺激，主要原因是我们讲给他们听的时候态度平静，所以孩子到十五岁或十七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大方地讨论性，而且一点也不感到猥亵与罪恶。

父母的话对年幼的子女就像至高无上的神谕一样。妈妈的话就是圣经，小孩完全接受她的那一套。有位母亲说手淫会使人变傻，她的孩子便信以为真，变得什么都学不会，后来她接受劝告，承认从前对他所说的那一套是胡说八道，那小孩自然而然就变得聪明起来。

另一个母亲告诉孩子，假如他手淫的话，每个人都会恨他，小孩就如她所说的变成了全校最讨人嫌的孩子。他偷东西、吐口水、毁东西，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孩子完全相信妈妈的那一套。但这位妈妈不听劝告，她不承认从前告诉孩子的话是错的。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孩子将来多少也会不受欢迎。

在夏山，曾经有孩子听说假如手淫就会发疯，而他们就真的努力去发疯。

我怀疑学校能否完全纠正从前父母对孩子的暗示。我总是试图让父母自己纠正，因为我知道我对小孩说不会有多大效果，通常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已经太迟，因此即使我说手淫不会使人发疯，小孩也不会轻易相信我，他五岁时父亲说的话才是金科玉律。当幼儿开始玩他的生殖器时，父母就面临考验了，他们必须认为玩生殖器是好的、正常的和健康的。任何压抑它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包括那些把小孩注意力吸引到别的方面的、不动声色的、不诚实的尝试在内。

我记得有一个自由发展的小女孩被送到一家育儿所，她好像很不快乐，她叫手淫“抱抱”。当她母亲问她为什么不喜欢学校时，她说：“我要抱抱时，他们不让我做，他们一直说来看这个来做那个，所以我连‘抱抱’也不行。”

因为所有的家长在摇篮里时都曾受到制约，所以他们无法克服对幼儿玩弄生殖器感到的羞愧、罪恶和厌恶感。可能家长在理智上认为玩生殖器是好的而且健康的，但是他们的声音和眼神却告诉小孩他不赞成。一个家长在平常无人时可能完全赞成孩子玩弄他的生殖器，但是当老顽固阿姨来拜访时，他们就会着急，生怕孩子会在那个反对生命的人面前玩弄生殖器。对于这样的家长，很明显“阿姨”代表了他的自我中被压抑的反对性的那个部分，但是这样的说法对家长或小孩并无益处。

父母惧怕小孩因玩弄生殖器而早熟，似乎言之有理。但事实上，玩弄生殖器并不会导致早熟。就算会又怎样？要知道，使孩子到了青春期对性有不正常兴趣的最好方法，就是当他在摇篮里时不准他玩生殖器。

告诉一个已经懂事的小孩在公共场所不能玩生殖器可能很残

忍，却有必要。这样说显得懦弱，对小孩来说也不公平，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也很危险。如果小孩遇到不友善的成人严厉而凶狠地批评他，那比从爱他的父母那里接受限制的害处更大。可是如果一个小孩被允许不受责罚、说教与禁忌而自由发展，他会发现生命中除了玩弄生殖器，还充满了无数乐趣。

我自己不知道自由儿童在互相玩弄生殖器时是怎样的。从小受到性压抑的男孩子，通常把玩生殖器和施虐狂联系在一起，受过同样教育的女孩则认为施虐狂是正常的。自由发展的孩子没有侵略性的恨，所以他们互相玩生殖器时可能是温和与友爱的。

我们不能接受自己，主要是由童年时期开始的，一大部分来自对手淫的罪恶感。我发现，不快乐的孩子都对手淫有很重的罪恶感，消灭这种罪恶感是我们带领问题儿童走上快乐道路最重要的一步。

光着身子

许多夫妇，尤其是蓝领阶层，直到替配偶穿寿衣时，才第一次看到对方的身体。有一个农妇在法庭上为一桩暴露狂的案件作证，她真的被吓坏了。“珍妮，”我催促她道，“别怕难为情，你已是七个孩子的妈妈了。”

“尼尔先生，”她郑重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约翰的……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过我先生光着身子。”

不应该禁止裸体，从小就应该让小孩看父母的裸体。但是，等小孩听得懂以后，也应该告诉他们，有些人不愿意看小孩光身子，

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应该穿衣服。

有个女人因为我们的女儿不穿衣服在海边游泳而埋怨我们。那时候，珠绮才一岁。游泳这件事可以总括一切社会反生命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游泳要脱衣服，但又有不准暴露身体某部分的麻烦。自由儿童的父母都知道，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公共场所穿游泳衣，那可够困难的。

不准赤身裸体的法律本身，就会给小孩带来对人体的不正常的感觉。我曾经为了满足一个对裸体有罪恶感的小孩的好奇心而裸体给他看，同时也鼓励另一个女老师做同样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强迫孩子裸体也是不对的，他们活在一个穿衣服的文明里，裸体还是犯法的。

许多年前，我们刚来里斯敦时，这里有一个池塘，早晨，我会在水里泡一泡。一些教职员和大一点的学生也来参加。后来来了一群私立学校的转校生，女孩们便开始穿游泳衣，我问一个很漂亮的瑞典女学生为什么。

“都是那些新来的男孩子，”她说，“老生把裸体当做一件自然的事，但是这些新来的又偷笑又看个不停。总之，我不喜欢。”从那以后，我们只有黄昏到海边游泳时才裸体。

也许有人会想，夏山孩子都是自由发展的，夏天他们一定会整天光着身子到处跑，其实不然。九岁以下的女孩在热天才会打赤膊，小男孩却很少那样做。依照弗洛伊德所说，男孩以阴茎为荣，而女孩会因没有而感到羞愧，这样看来，夏山的情况倒令人费解。

夏山的幼童并没有暴露的欲望，而较大的男孩和女孩则很少裸露。夏天，男孩和男人只穿短裤而不穿衬衣，女孩则穿游泳衣。洗澡并无私密之感，只有新生才会在洗澡时上锁。虽然有些女生

在运动场作日光浴，却没有男生想偷看。

我曾经看到我们的英语老师在曲棍球场边挖水沟。他有一群帮手，九到十五岁的男女学生都有。天气很热，他索性脱光了干。另外有一次，一个男老师裸体玩网球。在学校大会中，他被告知要穿裤子，以免万一有小贩或访客刚好经过。这个例子，可以具体说明夏山对裸体的务实态度。

“黄段子”

所有的小孩都是猥亵的，他们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最不猥亵的是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对性没有道德禁忌的孩子。我可以断定，在夏山长大的孩子会比那些用鬼鬼祟祟方法教养长大的孩子来得不猥亵。某年夏天，有个毕业生从大学回到母校时告诉我：“夏山把人给宠坏了，你会发现同龄的人太乏味，他们还在谈我们老早就谈够了的东西。”

“性的故事，是不是？”

“是，我也喜欢好的性故事，但是他们所说的那些既不雅又无聊。何况性并不是一切。还有别的有趣的东西——心理学、政治等。真滑稽，我发现和我谈得来的都是比我大十岁的人。”

有一个新到夏山来的学生，他对私立学校里的那种淫猥还有兴趣，而想来尝试一番；但其他学生不准他讲，并不是因他讲猥亵的故事，而是因为他打断了其他有趣的话题。

几年前，我们有三个女孩，她们已经过了对一些不雅的事说悄悄话的阶段。后来，一个女孩新来夏山，被分派到同一房间。

有一天，新来的女孩对我埋怨说，那三个女孩一点趣味也没有：“我晚上在床上说性故事的时候，她们叫我住嘴，说她们对那个没有兴趣。”

当然，她们对性还是有兴趣的，但她们的兴趣不是故作神秘。她们不觉得性是污秽的东西，在一个刚从私立学校来的说悄悄话的女孩看来，她们好像很正经的样子。她们真的很正经，因为她们的道德是以真正的知识为根据的，而不以只问是非的假道德标准作根据。

自由发展的小孩对一般的猥亵很开通。不久以前我在伦敦看到一个人在讲黄段子，台下的人拼命喝彩。我想他在夏山就不会这样受欢迎了。他一提到女人内裤，台下的女人就尖叫，但夏山儿童却不会觉得这些话可笑。

有一次，我替小班学生写了一个剧本，那是一个相当俗气的故事。一个樵夫的儿子捡到一张百镑大钞，大喜之下，就拿给家人看，甚至给家里的牛看，笨牛一看就把票子吞了下去。家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法把钞票弄出来，结果小男孩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们到市场上搭了个棚子，卖一先令两分钟的票，假如谁在两分钟内让牛拉出钞票，那个人就赢得那张钞票。这出戏会使伦敦的观众哄堂大笑，但我们的孩子却若无其事。那些演员（六至九岁）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其中一个八岁女孩骂我笨瓜，为什么在戏里不用那些该用的字，当然她指的是普通人认为不该用的字眼。

自由儿童不会有窥淫癖，当银幕上演厕所镜头或者提到生育时，他们无动于衷，也没有罪恶感。对小孩来说，厕所是家里最有趣的房间。我们常会有一阵子厕所墙壁上被乱涂的现象。厕所

好像给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带来灵感，就像浴室是一个创作的地方一样，是极自然的。女人比男人头脑更纯洁是个误会，但是男人的俱乐部的确比女人的俱乐部来得猥亵，那些风行的淫秽故事都因为不登大雅之堂而流行，在性不受压抑的社会里，那些不宜讨论的话题便会消失。

在夏山没有不宜讨论的话题，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大惊小怪表示你对那些使你大惊小怪的事有猥亵的兴趣。我可以想象一些人会大叫：“使小孩失去他们的天真是多么大的罪过啊！”这种态度实在是掩耳盗铃。虽然小孩对性也许无知，但他们从不天真，而那些人都一看见有人帮助小孩除去无知就大惊小怪。

最受压抑的小孩实际上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他和别的小孩交往时，会从窃窃私语中得到些一知半解的知识。那些很小就到夏山来的孩子却很少讲悄悄话，他们对性一样有兴趣，但那种兴趣是健康的，而且他们对人生有真正干净的看法。

同性恋

最近有位同性恋者写信给我，哀求我告诉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允许他去做一个合法的同性恋。我回信说不知道（后来，我听说在荷兰与丹麦法律是允许同性恋的）。说实话，我不能想象异性相交的社会，能大方地容忍同性恋者。

夏山没有同性恋。但是每一批到夏山来的孩子，都经历过一段排斥异性的时期。

这里九到十岁的男孩对女孩没有耐性，并且轻视她们。他们

自己结党而不和女生来往，他们的兴趣在“举手投降”。同龄的女孩也只对女孩有兴趣，她们也形成自己的小团体，甚至到青春期，她们也不和男孩打交道。好像女孩不自觉的同性期要比男孩的长一点。她们也许会与男孩较量，但还是在自已那一群里玩。这么大年纪时，女孩嫉妒男孩的权利，男孩在力气上的优越使她们不舒服。这是反抗男性的时期。

通常男孩女孩直到十五六岁才对异性感兴趣。但他们没有成双成对的自然倾向。事实上，他们对异性的态度常带有攻击性。

因为夏山的小孩对手淫没有罪恶感，他们不会走上同性恋的道路。几年以前一个从私立学校转来的孩子想尝试鸡奸而没有成功，当他发现全校都知道他的企图时，感到惊奇与恐慌。

同性恋和手淫有连带关系。你向另一人施以手淫，他会与你一起负担那种罪恶感，这样你的重担就会减轻。但是如果手淫不被当做一种罪恶，有罪同当的感觉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早期的性压抑会不会引起同性恋，但是它好像的确起源于儿童早期。夏山现在不收五岁以下的学生，所以我们常常会处理被幼儿园教坏了的孩子。但是四十多年来，学校没有出现过一个同性恋，因为自由发展会养育出健康的孩子。

滥交、私生子与堕胎

淫乱的人是病态的。他经常交换伴侣而希望最后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他永远也找不到，因为那些风流成性的人本身是阳痿或病态的，或者他们的女伴也有问题。

假如淫乱有邪恶的意义，那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性是病态的。淫乱——直接由性压抑而来，永远是不快乐的和可耻的。在自由的人当中，淫乱根本不存在。

受到性压抑的人会对任何一样东西都产生爱慕，像手套、手帕等与身体相接触的东西，因此淫乱是男女混交，是没有柔情、温暖与真情的性欲。

一个年轻少妇，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告诉我说：“跟比尔在一起，我第一次感到性高潮。”我问她为什么是第一次。“因为我爱他而不爱别人。”

那些比较大才到夏山来的孩子（十三岁以上）里面有些有滥交的倾向，虽然不一定有实际的行动。滥交的种子远在儿童时期就种下了，我们只知道那种根源是相当病态的。滥交虽然让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但很少给人满足或快乐的感觉。在享有真正自由的爱时，不会引起不专一，爱也许不会恒久不变，但是健康的人恋爱的时候是真诚、忠实而快乐的。

私生子的一生充满艰辛。有些母亲告诉孩子，父亲打仗去了或者生病死了，这是绝对错误的，他看到别的孩子有父亲时，就会有被伤害的感觉。另一方面，社会的谴责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夏山有几个学生是私生子，但谁也不介意。在自由环境中，这些小孩和正常小孩一样快乐地长大。

在外面的世界里，私生子有时会怪罪于他的母亲，对她不敬。他也可能崇拜母亲而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一个非他父亲的人。

世界是多么奇怪啊！堕胎是不合法的，私生子则为社会所不齿。现在许多妇女不赞成社会摒弃私生子，这是可喜的现象。她们可以公开拥有他们爱的结晶，且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工作，

把他们很快乐地养大。我所见到的那些夏山的孩子，都成长为均衡发展而诚恳的人。

公立学校的女老师如有私生子便会被开除。我不止一次听说牧师太太因侍女怀孕而将她辞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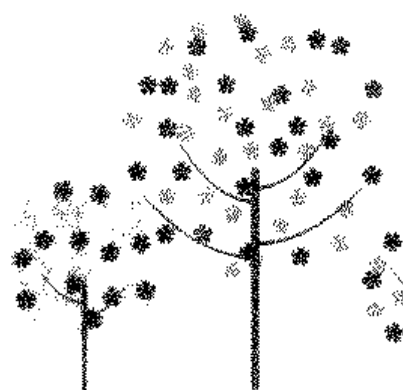
堕胎问题是人道败落的最令人作呕与虚伪的病征。没有任何法官、牧师、医生、老师或任何知名人士会不赞成他自己的女儿堕胎，而让私生子失了家庭的面子。富有家庭为了避免麻烦，经常以月经不调或者任何别的借口，将他们的女儿送到高级疗养院。中下阶层的少女才非将孩子生下来不可，因为她们没有别的办法。假如要一个中等阶层的女孩想想办法，她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敲她一笔的医生替她动手术。穷一点的则不得不冒险去找那些不学无术、粗心大意的“堕胎专家”，否则她就只好将孩子生下来。

在伦敦有妇女可以取得避孕法的诊疗所。通常只有带结婚戒指的人才会被接纳，幸好借个结婚戒指是不犯法的。

这个做法使我想起公共厕所墙上的猥亵句子，这是我们为可恨的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肉体的疾病，以及精神上的痛苦和绝望。

第四章 孩子应该遵从什么

我问过许多孩子：“你祈祷的时候心里想些什么？”每个人答的都一样，他永远在想别的事。孩子不得不想别的事，因为祈祷是强迫性的，对他没有意义。



QQ群：105556194



1育儿幼儿教育妈妈群
扫一扫，加好友，进入社群

微信公众号：
其爸儿童教育



微信个人号：
YZT-YZT



新浪微博：优之童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无须教孩子信仰宗教

最近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一个女客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向学生讲述耶稣基督的一生，使他们受到感动而皈依他呢？”我回答说，人是从真实的生活中、而非从传记中学习如何生活的，因为行动比话语要重要得多。很多人说夏山是一个宗教区，因为它给孩子们爱。

这也许是对的，只不过我不喜欢宗教这个名词，因为今天的宗教是违反自然生活的。在我的记忆中，宗教不过是一个穿暗色衣服的人，唱着蹩脚的悲悼赞美诗向上帝祈祷请求赦罪。这不是我想认同的对象。

我个人不反对别人信仰上帝——不管他的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我反对任何人说他的上帝是操纵人类生长与幸福的唯一权威。今天宗教的斗争不是信徒与无神论者之间的争论，而是相信人类自由和压抑人类自由之间的争论。

将来我们会有一种新的宗教。你也许会惊讶地叫起来：“什么？新的宗教？”基督徒会愤慨地抗议：“难道基督教不是永恒的吗？”犹太人也会愤慨地抗议：“难道犹太教不是永恒的吗？”

不，宗教和国家一样不是永恒的。一个宗教——任何宗教，

都有出生、青年、老年和死亡的阶段，几百种宗教兴起又衰微。四千年前有几百万埃及人相信太阳神，今天却找不到一个信那种教的教徒。上帝的概念因文化而变化：在农业社会，上帝是仁慈的牧者；在战争时期，他是战争之神；当商业发达的时候，他是正义之神、大公无私的衡量之神。今天，人在机器方面有所发展，上帝成了韦尔斯所说的“伟大的缺席者”。因为当人类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时，我们便不需要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上帝了。

将来新的一代会摒弃今天渐渐被淘汰的宗教与神话，当新的宗教开始时，它会驳倒人的原罪论。一个新的宗教会以造福人类来赞美上帝。

新的宗教会拒绝肉体与灵魂的二元论，它会承认肉体无罪。它会说星期日上午游泳比唱赞美诗（好像上帝需要听赞美诗才会满足似的）来得更虔诚。一个新的宗教会发现上帝在草原而不是在天空。试想，假如把百分之十去教堂和祈祷的时间，用在做好事和慈善事业上，那我们的成就会有多大。

每天，我的报纸都会告诉我，今天的宗教怎样地死气沉沉。我们送人人狱，我们钳制异议，我们压榨穷人，我们穷兵黩武。教会组织却毫无作用：它未阻止战争，它对我们野蛮刑法几无教化，它很少站出来反对剥削者。

你不能一面服侍上帝，一面又服侍财神。或者说：你不能星期天上教堂而星期一又练习劈刺。战争时，当各国教会都说全能的上帝站在他们那一边时，我真不知还有什么邪恶的话比这更亵渎神。上帝不可能相信两边都是对的，上帝不可能一面是爱，一面又赞助屠杀。

对许多人来说，有组织的、传统的宗教是用来解决个人问题的。

假如一个天主教徒犯了罪，他只要向神父忏悔，神父就会饶恕他的罪。

信奉宗教的人把他的重荷交给上帝。只要他相信，上天国的荣耀之路就开通了。因此人们将个人价值、信念与“信主者必得救”的教条交换。只要你宣誓一下信心，你的精神问题就解决了，你便得到一张保证上天堂的通行证。

基本上，宗教是对生命的畏惧，是逃避生命。它轻视当下的生命，认为它只是通向来世的更美好生命的前奏。神秘主义与宗教都说人世间是失败的，而且独立的人再怎么行善也得不到拯救，但是自由儿童不会认为生命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否定生命。

宗教与神秘主义养成不现实的想法与行为。显而易见地，拥有电视和飞机的我们，事实上比非洲土著人更远离真正的生活，当然非洲土著人也因恐惧而有他们的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性冷淡，没有同性恋，也没有性压抑。他们的生命虽然原始，但是他们在许多基本的方面是肯定生命的。

和野蛮民族一样，我们也因恐惧而寻求宗教，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是被阉割的人。只有将孩子彻底阉割并以恐惧破坏他们的精神以后，我们才能教孩子信奉宗教。

有许多孩子都被宗教训练毁了，提出这些例子对谁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救世者”都会如数家珍地述说那些“在血里洗过”就“被拯救”的例子。只有假定人类真的有罪，并需要救赎，宗教分子的主张才站得住脚。

但是我希望家长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我请求你们扶助培养一个没有原罪的文明：请家长告诉孩子他们生来是好的而不是坏

的，以除去任何赎罪的必要。请家长告诉孩子，如果把他们的精力放在今生，而不寄托于一个虚无飘渺的来世，这个世界可以而且也应该变得更好。没有一个孩子应该受到宗教或神秘主义的熏陶。神秘主义给孩子逃避现实的机会，那是极端危险的。我们有时都有逃避现实的需要，要不然就不会去看小说、看电影或喝酒了。但我们是睁着眼睛逃避，也很快就会回到现实中来。神秘主义的信徒则终日在逃避的生活中，把他所有的欲望都寄托在神学、唯心论、天主教或者犹太教义上。

没有一个孩子生来就是神秘主义的信徒。在夏山的一堂戏剧课中，孩子们的自发表演可以说明，若不为恐惧所压迫，他们本性是现实的。那天，我坐在椅子上说：“我是圣彼得坐镇天门，你们扮演想进天堂的人，来吧！”

他们申述各种要进天堂的理由，有个女孩子甚至从天堂里面走过来，请求让她出去。但是最精彩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手插在口袋里，一面吹口哨一面从我旁边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喂！”我叫道，“你不能随便进天堂。”

他回转身来看了我一眼。“啊！”他说，“你显然是新来的，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是吗？”

“你是谁？”我问。

“上帝。”他说着，一面吹着口哨进天堂去也。

小孩也不想祈祷。对小孩来说，祈祷不过是作假。我问过许多孩子：“你祈祷的时候心里想些什么？”每个人答的都一样，他永远在想别的事。孩子不得不想别的事，因为祈祷是强迫性的，

对他没有意义。

无数人每天在吃饭前都祈祷，也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依样画葫芦，就好像我们请人让路时说“借过”一样。但为什么要把这些机械的祈祷与礼貌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这是不诚实的。强把宗教加在无助的孩子身上也是不诚实的。在他们达到可以作决定的年龄时，应当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去决定。

比神秘主义更危险的，是把孩子教成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孩子某些事情是罪恶的，他对生命的爱便会变成恨。而自由的孩子从不设想其他孩子是罪人。在夏山，假如一个孩子偷东西被同龄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他不会被当成贼惩罚，而只会被罚款。孩子们下意识地知道偷窃是一种病态。他们很现实，也非常讲道理，不会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愤怒的上帝或诱人的魔鬼。被奴役的人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热切而勇敢面对现实的自由儿童则根本不需要上帝。

要使孩子灵魂健康，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使他们没有错误的价值观念。有许多对基督教理论怀疑的人，却毫无疑问地让孩子信仰自己怀疑的宗教。有多少母亲真正相信炼狱和天堂呢？但是绝对不信那一套的母亲，却也把这些过时的幼稚故事说得天花乱坠，从而束缚了孩子的灵魂。

宗教因人类不能也不愿面对他的潜意识而产生、兴盛。宗教将潜意识变成魔鬼，同时警告人逃避它的引诱。但如果把潜意识变成意识，宗教就无用武之地了。

对一个孩子来说，宗教差不多永远意味着恐惧。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见，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看得到。对孩子来说，这就是说上帝可以看见他在被单底下做些什么事。把恐惧带进孩子的人

生，实在是莫大的罪恶。孩子会因此永远对生命说不，他永远是自卑和懦弱的，没有一个小时被来世和地狱威胁过的人，长大后没有病态的焦虑和对生命的不安全感——即使他理智上知道天堂与地狱都是人对愿望与恐惧的幻想，小时候感情上受到的刺激仍然会影响他的一生。那个以七弦琴为报酬或以地狱之火为惩罚的上帝，是依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自己的投影。上帝是愿望的实现，撒旦则是恐惧的实现。

因此，凡是予人乐趣的东西就代表着罪恶，玩牌、看戏、跳舞都与罪恶有关。通常，虔诚就是没有快乐。小镇上孩子们在星期天穿的硬领礼服就可以代表宗教的苦行与惩罚的成分，圣乐也常是悲怆的。对许多人来说，上教堂只是一种努力和责任而已；同样对许多人来说，虔诚也就是痛苦，非但看起来痛苦，实际上也很痛苦。

新的宗教是以认识自己和接受自己为出发点的。真正能爱人的先决条件是爱自己。这和生有原罪、初则恨自己继而恨别人不可同日而语。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已替新宗教下了定义：“爱不论尊卑的一切人者，祈祷得最好。”在新的宗教里，祈祷得最好的人，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一切——不论伟大或渺小——都爱的人。

无须对孩子进行道德训练

绝大多数父母相信，如果他们不教给孩子道德观念，或者不随时告诉他们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他们就没有尽到责任。每个家长都相信，除了照顾孩子的身体以外，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灌输

道德观念。假如孩子不接受这种训练，长大以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教养、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野人。这种信念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种文化中，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人是生下来就有罪的，他的天性是坏的，除非经过教导，否则他就会贪得无厌、残忍，甚至杀人。

基督教公然宣扬这种信念：“我们都是该永沦地狱的罪人。”因此牧师和老师相信，一定要引导孩子走向光明的道路，不管那光明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还是伦理的道路，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他们的目的都是感化人类。

既然教会与学校都同意孩子是生而有罪的，我们便不能指望父母会反抗那些权威。教会说：“假如你犯罪的话，你将被惩罚。”父母马上仿效：“假如你再那样的话，我现在就要教训你。”二者都极力以强加的恐惧来提高孩子的品质。

《圣经》上说：“畏神是智慧的开始。”还不如说是心理病态的开始，因为无论给孩子什么恐惧都是有害的。

很多时候家长对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样变坏的，我已经严厉处罚过他，也相信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过坏榜样。”我的工作大半是在帮助那些被鞭子或对上帝的恐惧逼迫去做“好人”的孩子。

很少有家长了解经常不断的禁忌、训诫和说教，以及把整个道德制度强加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孩子身上的后果。他们不能了解，因此也不愿意正视其结果。

问题儿童的父母总是过度紧张，他们从来不想想自己那一套道德观念到底对不对，因为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自以为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所有的正确标准，都早已一劳永逸地、权威地书写在《圣经》中。这些家长从不动摇，从不怀疑他们父母的

教训、老师的教训，或者社会上所实行的法典，他们会觉得社会上有各种信条是理所当然的。怀疑和分析这些信条太费脑筋了，而反对又会使他们惊惶失措。

因此一个过度紧张的家长相信孩子是错的，而且好像是故意要做坏事。在此我要再次宣布我的坚定信念：孩子绝对不会犯错。我处理过的每一个坏男孩，都是早期教育和训练的不当结果。因为他在早期发育时，他的家长根本不知道任何基本的儿童心理。

差不多每个人都觉得人是意志的动物，按意志行事，但心理学家却不这样认为。心理分析家证明，人的行为大都受他的潜意识操控。许多人说克里平^①如果听从他的意志，他就不会变成一个谋杀犯了。刑法是根据“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自由意志”这一错误观念而订立的，因此，最近有一个人因为在女人衣服上泼墨水而坐牢。对社会来说，泼墨水的这个人是个坏蛋，假如他改过的话，他就会变好；对心理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可怜的精神病态的人，做了一桩他自己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的事。如果是一个开明的社会，便会很仁慈地送他去看医生。

潜意识心理学认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除非经过长期的分析，否则我们不会明白，甚至精神分析也不能够到达我们潜意识的最深处。我们做，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

不久以前，我将我的全部心理学书放在一旁而去铺砖，我不知道为什么。假如我不铺砖而去泼墨水，我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铺砖是一件对社会无害的事，因此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公民，而泼墨水对社会有害，那个人就成了令人鄙视的罪犯。不过那个

^①克里平，美籍英国人，内科医生，一九一〇年因杀死妻子而被处以死刑。

泼墨水的人和我唯一的分别是，我有意识地喜欢工艺；但那个人并非有意识地喜欢泼墨水。我喜欢做手工，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识和潜意识是一致的，在泼墨水这件事上，意识与潜意识则不一致。反社会的行动是意识与潜意识冲突的结果。

几年前夏山有一个学生，是个活泼、聪明而且可爱的十一岁男孩。他经常会安静地在那里看书，然后突然跳起来，跑到房子外面想纵火。总有一种不能控制的冲动驱使他这样做。

以前的许多老师都劝过他，也体罚过他，叫他用意志控制他的冲动，但是潜意识里的纵火冲动太强烈而根本控制不了（潜意识的冲动比意识上的强烈得多，而且不容忽视）。这个男孩不是个坏孩子，他是个有病的孩子。造成他病态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使一些孩子变成病态的少年犯？这里我要试着解释一下。

当我们看一个婴儿时，我们知道他不是邪恶的——他不会比一棵白菜或一只小老虎更邪恶。初生的婴儿带来一股生命力，他的意志和潜意识都有活下去的冲动，他的生命力催促他去吃，去探索他的身体和满足他的愿望。他在自然的引导下成长，但是对成人来说，孩子内在的自然意志就是魔鬼意志。

差不多每个成年人都相信孩子的天性一定要改进，因此每一个家长从孩子一生下来便开始教他怎样生活。孩子很快就遇到一大套禁忌，这个讨厌，那个肮脏，这样太自私。孩子内在原有的自然生命力受到了外界的控制。教会称自然的声音为魔鬼之声，道德指导则为上帝之声。我相信这两样应该颠倒一下才对。

我相信道德教育使孩子变坏。我相信，如果将一个孩子所受的道德教育去掉，他就会变成一个好孩子。

也许对成年人来说，道德教训有它的道理，但对小孩来说则

是毫无理由的，从心理学上来说则是错误的。叫一个小孩不要自私是不对的，因为每个小孩都以为世界是属于他的。当他有个苹果的时候，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吃掉那个苹果。母亲怂恿他和弟弟平分，结果是让他恨他的弟弟。假如孩子没有受到不自私的教育，利他主义后来便会自然发展起来；假如孩子是被逼不自私的，他也许会永远自私，如果母亲压抑孩子的自私，她便会把自私永远种在孩子的潜意识里。

此话怎讲？精神分析学发现，任何一个未被满足的欲望都潜伏在潜意识里。因此，一个被教导不自私的孩子，为了博得母亲的欢心，便会照她要求去做，他会不自觉地把他真正的愿望——自私——埋藏起来，因而这个压抑会使他一辈子自私。道德训练因此是毫无意义的。

性方面也一样，道德训练使孩子对性的兴趣一直停滞在幼稚期。那些因为把猥亵图片给女学生看，在公共场所玩弄生殖器等而被捕的可怜人，都有道德观念坚定的母亲。儿童时期毫无害处的兴趣，被母亲看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孩子于是把那些幼稚期的愿望都压抑下来。但是这些愿望后来原封不动地跑了出来，或者以象征的方式出现，一个在商场偷东西的女人，就是将小时候的道德训练的症状以象征的方式发泄出来。她的偷窃行为不过是满足被压抑的儿时兴趣而已。

所有这些可怜虫都是不快乐的人。偷窃是不受团体欢迎的事，团体的意志是强烈的。与邻居和睦相处是人生真正的目标之一，人的本性并不是反社会，人的自私性就足够使正常的人合群，只有比自私更强的原因才会使人反社会。

那更强的原因是什么？当两个自我——一个是自然的自我，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一个是道德训练出来的超自我——发生激烈冲突时，真正的自我就退回到幼稚时期。这时团体的意见就变成次要的，盗窃狂知道被送警法办或者名字登在报纸上是件可耻的事，但是对公共舆论的畏惧心抵不过他那幼稚的愿望。盗窃癖归根结底是一种追求快乐的愿望，但是这种象征性的方式绝不能让原来的愿望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个可怜虫会一直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让我以下面的例子来解释未被满足的愿望将如何发展。七岁的小比利刚到夏山的时候，他的父母告诉我说他是个小偷。一星期后，一位教员说他放在卧室桌上的金表不见了，我问女舍监知不知道这回事。

“我看见比利在玩一只表，”她说，“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说是从他家院子里一个很深很深的洞里捡来的。”

我知道比利把所有东西都上锁，我试着用我的钥匙将他的箱子打开，里面赫然有一只拆散的金表，那显然是用锤子和凿子敲击的结果。我锁上箱子，叫比利来。

“你看见安先生的表没有？”我问他。

他瞪大眼无辜地看着我说：“没有，什么表呀？”

我注视他半分钟，说：“比利，你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吗？”

他抬头很有兴趣地说：“从天上来的。”

“哦，不是的，”我笑着说，“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长大，当你足够大的时候，就跑出来了。”他一言不发，走到箱子面前，打开箱子，然后递给我那只拆散了的手表。他从此改掉了偷窃习惯，因为他想“偷窃”的不过是事实的真相。从此以后他的神情不再迷惑，也变得更快乐。

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是魔术，其实不然。当孩子提到深孔、深

洞时，他们下意识里多半是想知道他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我也知道他父亲养一些狗，他知道小狗怎么出生，因此他自己一定也会猜想小孩是怎样来的。母亲羞怯的谎言不得不使他压抑自己的猜想，他对真相的渴望就以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象征地说，他把妈妈偷来，然后把她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开抽屉。

家长一定要了解不能揠苗助长。有些缺乏耐心的父母在孩子还不会爬的时候就要他站，可是他的四肢还不够强壮，根本撑不住体重。这种要求未免太早，结果是让孩子变成萝卜腿。假如父母能耐心等待，孩子自然就会好好走路。同样的，太早训练大小便也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道德训练也是一样。强迫孩子学习许多他不能遵守的道德标准，不但会使他永远不能接受这些道德标准，同时还会使他变成精神病。

叫一个六岁孩子在单杠上引体向上四次未免要求太高，因为对这种运动来说他的肌肉还不够结实，但是到十八岁时，他很容易就做到了。同样的，小孩的道德观念也不应该受到催促，家长一定要有耐心，坚信孩子的天性是好的。假如不加以阻挠而让他自由发展，他自然会长成一个好人。

我在夏山多年的经验是：我们无须教孩子守规矩，假如不逼他，他能自己在适当时刻学会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学习是从环境中获取价值观念的过程，假如父母是诚实的和道德的，他们的孩子在适当时刻也会走上同样的路。

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家长和教师都喜欢影响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孩子应该有什么，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对此，我并不同意。我从不试着让孩子采纳我的信念和偏见。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对孩子从没有说过反对宗教、反对酷法、反对歧视犹太人或者反对帝国主义的话。我绝不会故意影响孩子，使他变成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或任何其他的主义者。我知道向孩子说教是行不通的，我对自由的力量有信心，相信它可以使年轻人强壮，使他们能抵抗虚伪和盲从。

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每一个意见都是罪过。孩子不是大人，他们根本就不能了解大人的想法。

让我举个例子。有天晚上，我对五个七到十一岁的男孩说：“Y小姐伤风了，她很不舒服，你们上床睡觉不要太闹。”他们答应不闹，但是五分钟以后，他们却闹哄哄地大打枕头战，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要使别人痛苦，我想大概是年龄的关系。一顿打和骂，当然会给Y小姐带来安静，但是这便要付出把恐惧带到孩子心中的代价。整个世界都在教孩子适应我们的需要，这是不对的。

很少有家长和老师知道向孩子训话是白费力气，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真正从父母的教训里得到任何益处。“你要人家拉你的耳朵是不是？”还有，小孩根本不了解父母所说的：“好啊！你拿大头针戳小弟弟，我要让你知道大头针戳人是怎么个疼法，让你尝尝（尖叫），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做？”这可以使他不做，但是最终后果呢？我们的精神病院里又多了一个病人，你等着瞧好了。

我要告诉家长：孩子对“因”和“果”的关系是无知的。告

诉一个小孩：“你这么讨厌，星期六休想得到零用钱！”星期六到了，大人提醒他的不乖和应得的惩罚，他实在很生气、很失望。因为星期一发生的事老早就过去了，他不觉得那个和星期六的零用钱有关系，他一点也不觉得他不对，却觉得那个不给钱的权威非常可恨。

家长一定要经常检讨是不是因为想满足自己的权威，而驱使别人做某件事。每个人都追求别人对自己的好感。除非某些因素让他离群索居，否则孩子当然愿意做别人赞同的事，但这种取悦别人的愿望，要到相当年龄之后才会发展起来。任何家长或老师想要揠苗助长，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次我去参观一所学校，里面有一百个男女学生聚会听牧师布道，他很热心地劝他们皈依主。后来校长问我对牧师演讲的感想如何。我回答说，我觉得那是罪恶。那些孩子对性或别的东西已经惴惴不安了，牧师的说教只会加强孩子的罪恶感。

另外一所学校强迫所有的学生每天吃早饭前听半小时巴赫的音乐。这在心理学上的效果就和老派卡尔文教派以地狱威胁孩子一样，是在压抑孩子的兴趣。

如果一所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他的学生喜欢贝多芬而不喜欢爵士乐，我相信他一定运用了影响力，因为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喜欢爵士乐。我个人却讨厌那种吵闹的吹法螺一样的声音。但我坚信，虽然那个校长可能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他仍是错的。

当一个母亲教小孩向善的时候，她就是在压抑小孩天然的本性，她就是在对小孩说：“你想做的是错的。”这等于是教孩子恨自己。爱别人同时却恨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如果爱自己，就会爱别人。

看见孩子一点微小的性行为，母亲就责罚他，这位母亲对性的态度一定是肮脏的。剥削者以法官的身份高坐法庭之上，对被控偷钱包的男人毫不隐藏内心的愤怒。因为我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赤裸的心灵，所以我们就变成道德家。我们引导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导自己，我们不自觉地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我们最不喜欢的孩子总是最像我们自己。我们恨人家，因为我们恨自己，结果孩子便受罚、挨打或挨训。我们为什么恨自己？这就是恶性循环，因为我们的父母曾想改正我们的天性。

在处理有罪之人时，家长、老师或法官都要正视自己的情感因素。他是不是一个道德家？仇恨者？虐待狂？严格纪律者？他是在压抑年轻人的性吗？他有没有心理学的知识？他是不是以偏见依惯例行事？归根结底，他是不是自由？

没有一个人感情上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在摇篮里已经被制约了，也许该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足够自由，不会去干涉别人的生命，而且不论老幼？我们是不是自由得足够客观呢？

说脏话并不可怕

人们对夏山最常有的批评是这里的孩子爱用粗话骂人。这倒是确有其事，新来的学生特别爱咒骂，这也是事实。

学校大会时，一个从教会学校来的十三岁女孩子老是被指控，因为她在游泳时说“婊子养的”。她只有在公共沙滩上而且有生人在的时候才咒骂，因此她是在炫耀自己。就像一个男孩向她说的：“你真是个小笨瓜。你用骂人来炫耀自己，你说你因夏山是自由学

校而骄傲，但你刚好做反了，你使别人看不起夏山。”

我向他解释说，因为她恨学校，所以她真的是在试图伤害学校。她回答说：“可是我不恨夏山啊！这是个很棒的地方。”

“是的，”我说，“夏山，正如你所说，是个很棒的地方，但你现在还没有生活在里面，你还在你的教会学校里，你把所有对教会学校和修女的恨都带来了，你还把夏山当做你的教会学校。你想破坏的是教会学校，而不是夏山。”但是她还是照样咒骂，直到夏山失去象征性而真正成为她的学校后才停止。

咒骂有三种：涉及性的、涉及宗教的和涉及排泄物的。在夏山，宗教类的咒骂不成问题，因为这里不教小孩宗教。一般小孩和成人都会骂人，军队里更是常事。在大多数大学和俱乐部里，用的都是和性和排泄物有关系的语言；小学生则会暗地咒骂和讲脏话。夏山和别的准备进大学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夏山学生可以公开咒骂，别的学校学生只能在暗地里咒骂。

在夏山，新生的咒骂总会成为问题，并不是老学生嘴巴干净到哪里去，但是老学生会见机行事，他们会自觉地控制自己，因此不会得罪别人。

我们的小班生对“粪”的古英文大感兴趣。他们用得很多，那些从用词典雅、很有礼貌的家庭中出来的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喜欢古文，他们不懂为什么在公共场合不可以讲屎而可以讲粪和大便。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假如不被干涉的话，小班的小孩多半是用排泄物类的骂人话。夏山四到七岁的孩子很爱说屎或尿。我知道他们小时候受到的大小便训练都很严，因此对于这些自然功能有癖好。但是有一两个是自由发展的，并没有受过那种训练，没被骂过“讨厌”或者“脏”，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也没有不准看大人裸体，但他们似乎和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孩子一样喜欢用那些字眼。因此咒骂的自由并不会使一般孩子对那些肮脏字眼失去兴趣。我们的低龄儿童很自然与随意地用这些字眼，没有别的连带意思，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和女孩则像大人一样用得恰当。

性方面的字眼比排泄方面的字眼用得更多。我们的孩子不觉得厕所是可笑的事情，他们因大小便没有被压抑，因而觉得这些话并无意义。性则不同，性是生活中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有关它的字眼在我们生活里到处都用得到，我们在每首歌与舞曲里都可以听到性在以不刺耳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我今晚和你在一起》等。

孩子把咒骂看成一种自然的语言，成人将之定罪是因为他们的猥亵胜过孩子。只有一个猥亵的人才会斥责猥亵。我相信，假如一个家长把孩子带大时让他相信鼻子是污秽的，小孩就只敢在暗地里耳语鼻子的事。

家长一定要想清楚：“我是允许我的孩子公开咒骂呢？还是让他暗地里咒骂？”这中间没有折中之道，窃窃私语的孩子长大后，就变成喜欢讲肮脏无聊故事的人，公开咒骂的孩子则变成一个干净的人。我敢和任何人打赌，夏山的毕业生是全英国头脑最干净的孩子。但是孩子总会遇见那些反生命的亲戚和邻居。珠绮倒能理解外人的态度，有个小孩教了她一句脏话。一次我们正在和一位将要送孩子来夏山的家长谈话，那位家长是一位寻常的生意人。当时珠绮在拼玩具，结果没拼成，所以说“去他妈的”。后来我们告诉她（现在想起来很不应该），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字眼，因此她在客人面前不能讲，她说“好”。

一星期以后，她又在做什么难事，她抬头便问一位老师：“你是不是客人？”

老师回答说：“当然不是！”

珠绮松了口气，大声说：“去他妈的。”

我看见许多在家里可以随便咒骂的孩子到外面不能被别人接受。我们绝对不可以请汤姆来参加宴会，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被他的脏话带坏。不受欢迎是相当严重的处罚，因此一个人一定要注意社会禁忌而适当教导他的孩子，但是这种教导不可含有惩罚性的责难。

无须审查孩子的读物

我们应该对孩子的阅读作何种程度的审查呢？在我的办公室书架上陈列着各种心理学和性方面的书，任何孩子都可以随时来借。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两个学生对此有过兴趣，没有一个男孩或女孩借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①、《尤里西斯》^②或克拉夫特·埃宾^③的书，只有一两个大班生借过《性知识百科全书》。

有一次，一位新来的十四岁女孩把《一个少女的日记》拿去看，我看见她一面看一面吃吃地笑。六个月以后，她再读第二遍时，就告诉我那本书相当乏味。对于一些无知的人是刺激的读物，对

①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 劳伦斯所著的西方最有名的禁书。

② 《尤里西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一九二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者广泛运用意识流手法，用讽刺的笔调描写现代生活的堕落，是现代意识流文学的经典之作。

③ 克拉夫特·埃宾，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有知识的人来说却是老生常谈。这个女孩来夏山时是无知而在墙角里说悄悄话的。当然，我把她对性的疑问都解答了。禁忌永远会使小孩偷偷地看那些不准看的书。

小的时候，我们的读物都是被审查过的，所以我们最大的野心便是读《苔丝》。换句话说，审查是判断什么书最有趣的标准。禁书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保护任何一个人。以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来说吧，曾经一度它在英国和美国被禁，却可以在巴黎或维也纳买到。它里面有所谓猥亵的字眼，一个天真的读者不会懂，一个世故的读者因为已经知道，所以也不会受到影响。我记得有个学校的校长批评我的不是，因为我把《曾达的囚徒》介绍到学校图书馆来。我很惊奇，问他为什么，他说开头几章讲的是私生子的事，那本书我看过两遍，但从没有注意过这回事。

孩子的头脑似乎比成人的干净，一个男生可以读完《汤姆·琼斯》而看不到那些猥亵的描写。假如把孩子从性的无知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把任何一本书中的危险都除去。我反对任何程度的书籍审查。

我们暂且撇开关于性的书不谈，来看对恐怖书的审查，这问题就难了。一本像《吸血鬼》那样恐怖的书对于一个病态的孩子有很坏的影响，我就不会故意把这本书放在他拿得到的地方。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分析恐惧的来由，因此我不会禁止孩子读这本书，相反，我会对这本书引起的孩子的恐怖症状予以反击。

我小时候读到《圣经》里孩子被熊吃掉的故事就感到害怕，但从来没有人审查《圣经》。许多小孩在《圣经》里寻找猥亵的描写，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对所有猥亵的章节了如指掌。现在我突然想到，也许我怕熊是因为我看了《圣经》的其他部分，受到良心的谴责

而引起的。

我们讲打打杀杀的故事给小孩听的影响常常被夸大。大多数孩子能欣赏残酷的故事，星期日晚上当我讲冒险故事给孩子们听时，人们常常最后一秒才从食人族的大锅里被救出来，孩子们却高兴得手舞足蹈。

神怪的故事则多半会吓到人。绝大多数孩子都怕鬼，尤其是从宗教家庭出来的。与其审查这类书，不如像对待性的问题一样——先把恐惧去掉。我承认要使孩子相信鬼并不简单，但是老师和医生常常试着把它们栽在孩子心里，因此父母的责任是注意不要让鬼怪进入孩子的心灵。

父母绝对不应该讲残酷的巨人与巫婆的故事给小孩听。有些人怀疑能不能让小孩读《灰姑娘》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个错误的寓意：一天到晚待在灰暗角落里做苦工，你的神仙教母会给你一个王子做丈夫。但是《灰姑娘》对健康的孩子能有什么害处呢？

在任何书摊上，侦探故事都很热门。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枪杀了一位警察，一两百万人都不知道，他只是在表演他们喜欢看和读的幻想而已。我们对惊悚读物的爱好表示我们没有去玩、去幻想和去创造的能力。从根本上说，它触动了我们被压抑的恨和杀人、伤人的欲望。

书和电影是不同的，书本不如亲眼目睹或者听来的可怕。有些电影会吓坏孩子，因为没人知道电影里何时何地会钻出来一个可怕的东西。在银幕上有那么多凶恶的事，男人挥拳互相斗殴，有的时候甚至还打女人，新闻里也放映拳击与摔跤。给这些残忍景象火上添油的，还有斗牛的场面。我曾看见小孩害怕《彼得·潘》里的鳄鱼或海盗。《小鹿斑比》是一个可爱的故事，斑比是那么的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善良和可爱，我真不能想象谁看过那部片子后还会去猎鹿。孩子们都喜欢这个故事，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看见猎狗攻击斑比时会害怕得哭起来。因此，一个家长不准小孩看某些电影是有道理的。

没人知道情色电影对小孩有无害处，当然，那些电影绝不会伤害自由儿童。我的学生看法国电影《轮舞》^①时，并没有什么激动或受到坏的影响，因为孩子只看到他们想看的。一部没有性的电影票房价值不会高，在全国的收入统计上，爱情电影比书和音乐加起来的收入都高。化妆品比音乐会的票更畅销。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公开提及的性下面掩盖着不可言传的性，就像婚礼上的种种习俗往往有不便明言的象征意义。

因为我们都在逃避，所以电影才会流行。这就是为什么制片商总是以堂皇的场面和鲜艳的服装来娱乐我们。在那些繁华的陪衬之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于是大快人心。

最近，我们看了一部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电影，孩子们一致同意说魔鬼看起来很像我。对那些从小被教导“性的罪恶就是反抗上帝的罪恶”的小孩来说，我永远是魔鬼。当我告诉他们，人的身体没有什么罪恶的时候，他们便把我当做引诱人的魔鬼。对病态的孩子来说，我既代表上帝又代表魔鬼。有一天一个小家伙真拿着锄头打魔鬼来了——帮助精神病人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一般来说，审查孩子的交友情况非常困难。我想只有邻居小孩粗暴或强横时，也许你才需要审查你孩子的交际情况。幸运的是，绝大多数孩子都天生善于择友，他们迟早会发现合适的玩伴。

①本片改编自薛尼莱兹的著名话剧，以轮舞的结构，表现了十九世纪维也纳各个阶层的男女关系。

第五章 孩子的问题

每个小霸王的生命都在某些方面受过伤害，通常他只不过是重复人家对他的所作所为。每一顿打都使孩子产生打人的愿望，并付诸行动。



孩子的残忍来自大人

虐待是变态的爱，极端的虐待狂就是极端的性变态。残忍的人不会给予，因为给予是一种爱的行为。残忍不是一种本能。动物不残忍，猫玩老鼠也并不是因为残忍，那只是一种游戏，而不是有意识的残酷。

人类虐待行为的起因，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在夏山与小孩子长期相处的经验告诉我：很少有孩子会玩弄小动物。只有几年前有一次例外，十三岁的约翰得到一只小狗做生日礼物。“他喜欢动物。”他的妈妈写道。当约翰把小狗带在身边时，他显然是在虐待它。我断定他是把小狗当成了他妈妈偏爱的小弟弟吉姆。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打那只小狗。我便走过去，摸摸那只狗，同时说：“喂，吉姆。”显然，我想让约翰意识到，他只不过是将对弟弟的恨发泄在那只可怜的狗身上。从那以后，他便停止虐待它。但我只治了标，并没有治好他虐待狂的根本。

自由快乐的孩子不会残忍。小孩的残忍都是因为大人对他们残忍而来的，你不可能被打而不希望打人。和老师一样，你选一个比你身体弱一点的孩子打。严格学校的学生远比夏山的学生残忍。

残忍永远被合理化：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很少有（如果真

的有的话)虐待狂会诚实地说：“我打人是因为我打的时候觉得痛快。”虽然这是事实。他们常借道德来解释他们的虐待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懦弱，我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会打击他的世界上站住脚。我打孩子是因为小时候被打过，那对我实在很有好处。”

打孩子的父母永远有这样现成的答案。我还没有遇见一个父母诚实地说：“我打我的孩子，因为我恨他，实际上，我恨生命，我打儿子是因为他不敢还手。我打他是因为我怕上司。当上司跟我过不去的时候，我就回家把气出在孩子身上。”

假如家长可以这样对孩子直说，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对孩子残忍。残忍是因为无知和憎恨自己；残忍袒护有虐待狂的人，使他不知道自己的天性已经变态了。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拷打是由性变态的病人来执行的。在没有集中营以前，希特勒的文章《先锋》早就充满了恶劣的性变态。但是那些攻击性变态的家长，对于自己较轻微的虐待狂倾向却不用同样的道理来衡量。在家或在学校打孩子基本上就和在德国贝尔森的集中营拷打犹太人一样。假如在德国虐待和性有关，在家里和学校也是一样。

我可以听见一个母亲抗议的声音：“胡说！我打吉姆是因为他动了祖母送的花瓶，你说这是性变态？”

我的回答是：“是的，不过很轻微就是了。假如你的婚姻很幸福，而且有美满的性生活，你便不会打吉姆。体罚就是憎恨肉体，肉体代表着身体以及它所有的需求。假如你爱自己的肉体，就不希望吉姆的肉体受到伤害。”父母能够尽情地打孩子，只要不打得遍体鳞伤因此坐牢就行。长久以来，我们的做法都是假借正义之名，以行虐待之实。精神上的虐待比肉体上的虐待更难对付。某

些地方的法规可以禁止学校体罚，但没有法律能够触及精神的虐待。嘲笑和轻蔑的言辞更伤害孩子。我们都知道嘲笑儿子的父亲是笨蛋，他们会对孩子说：你手上有油是吧？怎么拿什么摔什么？这种人也以不断地批评妻子来表示他们的恨。用唠叨和喋喋不休来管理丈夫和孩子的妻子也是一样。还有一种特别的精神虐待，是父亲把对妻子的恨发泄在子女身上。

老师有时以轻蔑和讽刺学生来显示他们的残忍。这种老师常常责难一些可怜而胆小的孩子，还希望引起哄堂大笑。

如果孩子没有被迫压抑自己的强烈情感，他们绝不会残忍。自由儿童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恨要表达。他们不恨别人，因此也不残忍。

每个小霸王的生命都在某些方面受过伤害，通常他只不过是重复人家对他的所作所为。每一顿打都使孩子产生打人的愿望，并付诸行动。

被压抑的孩子开起玩笑来也是残忍的。在夏山我从来没有看过孩子捉弄别人，偶尔发生的捉弄，都是私立学校新转来的学生干的。有时，学期开始，孩子从他们管教较严的家中回到学校，也会发生开玩笑的事（如藏自行车等），但是通常这种情形只会维持一星期左右。一般来说，夏山的幽默是仁慈的，因为孩子得到老师的爱的赞同；当恨和恐惧消除时，孩子便是善良的。

孩子犯罪是因为缺乏爱

许多心理学家相信孩子生下来时既不好也不坏，而是行善和

犯罪的倾向兼而有之。我却相信孩子没有什么罪恶的本能或恶意的倾向。孩子会犯罪是一种变态的爱，是一种残忍的激烈表现，是因为缺乏爱而产生的。

有一天，我的学生中有个九岁的男孩在玩游戏，他很快乐地自言自语：“我想杀掉我妈妈。”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当时他正在造一艘船，而他所有的知觉都集中在那个活动上。事实是他妈妈只顾自己，很少关心他。她不爱他，他在潜意识里也感觉到了。

这个男孩，我们学校里最可爱的学生之一，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犯罪念头的。这不过是个老故事：我假如得不到爱，至少可以得到恨。每一个孩子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追溯到他缺乏关爱。

另外一个九岁的孩子有毒药恐惧症，他怕母亲会毒死他。当母亲离开桌子时，他把她的每一步都看在眼里，他常常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会在我饭里下毒。”我猜那是一种反射作用。他的母亲似乎更爱他弟弟，所以这个病态的孩子可能幻想毒死妈妈和弟弟。他的恐惧也许是害怕报复：我想毒死妈妈，她也许要报仇来毒死我。

犯罪行为显然是恨的表现。要研究小孩的犯罪行为，就得研究是什么使孩子产生恨。那是因为他的自我受到伤害。

我们不能忽略孩子在本质上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别人都不重要。自我满足时，他们是善良的；自我不能满足，他们就有犯罪的行为。犯罪者向社会报复，因为社会未能以爱表示欣赏他的自我。

假如人生来就有犯罪本能，那么从中产家庭出来的罪犯，与从贫民窟出来的应该一样多。但是富人较多的机会表现他们的自我。钱能买到乐趣和高尚的环境，文化和门第的高贵都使自我

得到满足。穷人的自我是不易满足的，只有很少的孩子声名显赫。做一个罪犯、强盗，甚至流氓，都是出名的好方法。

许多人相信坏的电影会导致犯罪，这看法好像短视了一点，我很怀疑电影会使任何人变坏。当然，电影可能给年轻人暗示，但他的动机绝对在看电影以前就有了。电影使犯罪的技巧提高，但是它绝不能让没有犯罪思想的人产生犯罪的动机。

犯罪最初只限于家庭，然后才涉及社会。假如我们都很诚实，会承认早就在幻想中杀过家人。有一个学生替父母幻想出各种可怕的死法，尤其是母亲。权威和嫉妒引起各种谋杀的愿望，没有一个孩子能接受权威。有那么多四岁到十六岁的孩子受到了压制，这让我很惊讶世界上怎么还没有更多的谋杀案发生。

孩子的权力愿望就是被羡慕和被爱的愿望。孩子都极力争取别人的赞赏与注意，因此我们发现内向的孩子——胆小没有社交才能的孩子——会有较多的犯罪思想。那个其貌不扬的女孩在她漂亮的妹妹表演舞蹈时，就替她幻想了一个可怕的横死的结局。

外向的人没有时间恨。他欢笑、跳跃并说个不停，听众欣赏他，于是他想被人赞赏的愿望便得到了满足。内向的人则坐在墙角梦想着空中楼阁。我们学校最内向的孩子不参加晚会，他从来不跳舞、唱歌或玩游戏。上课时他告诉我，他有个奇妙的魔术师供他使唤，只要他下一道命令，那个魔术师就给他变一辆豪华汽车。后来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整个夏山都被毁灭了。他看起来好像不喜欢那个故事，于是我叫他帮我改编一下故事，他说：“讲我是唯一被救的人好了。”我们都很熟悉这种自我——要往上爬便把别人扯下来的行为。这也就是告状者的心理：“老师，汤姆在说粗话。”就等于说，我不说粗话，我是好孩子。

在幻想中杀掉你的仇敌，和罪犯在真实生活里将对手杀掉，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由于我们都或多或少缺乏爱，我们都可能变成罪犯。我从前自夸自己应用心理学的方法把孩子犯罪的幻想医治好了，现在我则相信那是爱的功劳。假装爱一个新学生是愚蠢的，但是因为我尊重孩子的自我，所以他们觉得我爱他。

让一个孩子自由发展是治疗犯罪的最上策。这是我从前去参观莱恩的小共和国时领悟到的。他给少年犯自由的空间，他们就变好了。在贫民窟，少年犯唯一满足自我的方法，就是以反社会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莱恩对我说，有些犯罪的孩子在法庭上还会自鸣得意地环顾四周。在莱恩的农庄上，这些孩子发现了更好、更新，也更有社会性的价值。对我来说，他的小共和国已经有力地证明犯罪行为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记得那里有一个新来的孩子要逃走，莱恩追上去将他抓住，那个孩子因为已经习惯手铐，马上便举手反抗，莱恩笑起来，同时在他手里塞了一些钱。

“这是干吗？”小孩结结巴巴地说。

“搭车回去，”莱恩说，“这样你就不用走路了。”结果那孩子当晚就回到小共和国来了。

我思考过那种方式，也思考过其他大部分学校的严厉措施。其实正是法律制造了犯罪。在家里，父亲的法律使孩子的自我不能发展，因不能发展，导致小孩变坏。对一个罪犯来说，国家的法律只不过是家庭的约束从潜意识的回忆里重新翻了出来。

压抑使人反抗，反抗就是报复，报复就会引起犯罪。要消灭犯罪，我们必须消灭引起孩子报复心理的压抑，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对孩子表现出爱与尊重。

孩子偷窃是情感上不满足

孩子的偷窃行为有两种：正常孩子的偷窃和病态孩子的偷窃，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个自然发展的正常孩子会偷窃。他只不过是满足自己拥有东西的需要，或者和他朋友一起做，因为他喜欢冒险。他还分不清楚我的和你的，许多夏山的孩子直到某个年龄才会停止这种偷窃，但我们让他们自由地度过这段时期。

我和一些外校老师谈到他们的果园。他们告诉我，学生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水果都偷摘了。我们夏山有个大果园，但是孩子们很少偷里面的水果。不久以前，两个男孩在学校大会被控告偷摘水果，他们是新生。当他们的“良心”被去掉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兴趣偷水果了。

学校偷窃多半是团体行为，团体行为说明冒险在偷窃中占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不仅是冒险，而且是炫耀企业精神和领袖才能的表现。

偶尔我们也会有一个独行犯。他永远是一个精灵的小家伙，满脸无辜的样子。他通常干得不错，因为在夏山没有人会出卖他。从一个“小”小偷的脸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偷过东西，真的。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有着明亮、纯真的蓝眼睛和满脸无辜笑容的小孩，却无法把他和前晚学校食堂遗失的一罐水果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看过十三岁还在偷东西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成为很诚实的人。孩子比我们想象中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长大。我所谓的

长大，是指变成社会的一分子。

孩子本质上是自我主义者，这种情形一直要持续到青春期，在那以前，他不太有能力替别人着想。“我的”与“你的”是成人的概念，当孩子长大成熟以后，他自然会有这些观念。

假如孩子是被爱的而且是自由的，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变成善良诚实的人。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知道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在夏山，我不得不把钱柜和冰箱锁起来。在学校大会上，学生们互相控告箱子被打开。只要有一个小偷就会使整个团体觉得东西有上锁的必要，而且一个青年团体很少有完全诚实的时候。五十五年前我不敢在大学存衣间的大衣里留一本书，我也听过传闻说，国会议员在开会时不敢把贵重的东西留在大衣或皮包里。

诚实好像是在私有财产发展以后才有的一种近代社会的特质。造成诚实的最大因素可能是恐惧。我并不是因为要诚实才不虚报所得税，而是怕虚报得不偿失，怕被查到后会毁了我的名誉、工作和家庭。

任何一种法律的产生，必定是因为有违反这种法律的倾向。在一个彻底禁酒的国家，就不需要有处罚酒后驾车的法律。许多国家对付偷窃、抢劫或欺诈等犯罪行为法律，前提都是假设如果有机可乘，就有人会去做那样的事。的确如此，成年人多少都有点不诚实。很少有人不想在海关漏税，不虚报所得税的就更少了。多数的家长对于孩子偷一毛钱就会感到十分不安。

但另一方面，人和人打交道则多半都是相当坦诚的。假如你在别人家做客，想把人家的银匙顺手牵羊塞到口袋里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你不会这样做。可是你会想到使用一张售票员忘了剪或

忘了收去的车票。成人会把个人与公家分开，不管公家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公司。可以欺骗保险公司，但欺骗你认识的零售商却不太应该。孩子则不管这一套，他们对同宿舍的伙伴、老师或商店都一视同仁地顺手牵羊。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做，但他们却愿意分赃。因此你可以发现，自由和快乐的中产家庭孩子的不诚实和穷孩子相差无几。

我发现，如果有机可乘，许多孩子都会偷东西。我小时候没偷过，因为我完全受到约束。对我来说，偷东西被发现是要挨揍的，同时永远要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但是不像我一样胆小的孩子则照样偷窃。我还是要强调，假如一个孩子在爱里长大，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度过这段偷窃时期，而长大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第二种偷窃是习惯性而不能控制的偷窃，这是孩子病态的证明。一个病态孩子的偷窃多半是因为没有爱，他的动机是不自觉的，每一个经证实的少年偷窃犯都觉得没有人爱他，他的偷窃行为是想得到一个贵重东西的象征。不管他偷的是钱、珠宝还是任何其他东西，他的潜在愿望都是偷到“爱”。只有把爱给他才能将这种偷窃癖治好。因此我送钱给偷我烟草的小孩，我在针对他潜意识的感觉而不是他有意识的想法下药。他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他怎么想没什么关系，他的感觉才是重要的，他觉得我是他的朋友，认可他，同时是不恨他而给他爱的人。他的偷窃行为迟早会停止，因为他已得到那些钱或其他东西所象征的爱，所以就不需要偷窃了。

针对这一类偷窃行为，我又想到一个专门骑别人自行车的孩子。他在学校大会上被控告“经常用别的孩子的自行车，因而破坏了私人财产法”。判决是“有罪”，处罚是“学校替他买辆自行车”。

学校真的这样做了。

但是我一定要申明，给小偷嘉奖不是没有分寸的。假如他心智低下，或者更糟，在情感上受到压抑，这种嘉奖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假如他很骄傲，他也不会从象征性的礼物中获益。处理儿童问题的经验告诉我，每个“小”小偷对我的嘉奖的反应都很不错，唯一失灵的时候是少数所谓的“有意识”的小偷，已经不能用精神治疗的方法或象征性的报酬来医治他们了。

如果偷窃是因为没有父母的爱和对于性过度的压抑而引起的，这种情形就变得很复杂了，那就会造成偷窃狂，不自觉地要得到一些被禁止的东西——也就是手淫。这种情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父母了解从前的错误，坦白告诉孩子对他们的压抑是错的。没有家长的协助，老师很少能医好一个偷窃狂。“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是让原来施行压抑的人来解除压抑。

有一次学校来了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他是一个很坏的小偷。他到车站时，交给我一张他父亲给他买的票——那是张儿童票。我想向那些孩子有不诚实习惯的父母亲说一句话，他们应该先自我检讨一下，看看是否是自己的行为让孩子变得不诚实的。

父母往往把孩子的不诚实归咎于孩子交友不慎、黑帮电影，或者父亲在军队里没法管教孩子。假如孩子在性方面得到合乎自然的教育，而且拥有父母的爱与赞许，上述因素对孩子都不会有影响，即使有也很轻微。

我不知道少年盗窃犯每天或每星期去一次儿童心理诊疗所会有什么益处，我只知道这些诊疗所用的方法是比较温和的，那些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确努力去了解那些孩子，而对他们不加以道德的判断或谴责。儿童心理学家和监护人员的治疗会因病态孩子

家庭的影响大打折扣，我觉得只有心理学家和监护人员说服了那些家长，使他们改变作风，这种效果才会显现出来。因为少年犯罪一如年轻人的暗疮——是一个病态身体外面的症状，也就是我们的病态社会的症状。针对个人的任何治疗，并不能消除一个家庭、贫民窟或者贫穷家庭的阴暗面。

从五岁到十五岁这段期间，大多数孩子都受到偏重智育的教育，完全不涉及他们的情感生活。但是病态孩子因为情感上的不安定，才会有偷窃的冲动，他是否理解上课学到的知识，和他的盗窃行为毫无关系。真相是，没有一个快乐的人，会不由自主并继续不断地偷东西。对一个惯性小偷要问的问题是：他的背景如何？他的家庭快乐吗？他的父母经常告诉他真话吗？他对手淫感到罪恶吗？他对宗教感到罪恶吗？他为什么对他的父母不尊敬？他觉得他们不爱他吗？一定有什么类似地狱的东西藏在他的心中，才使他变成一个贼。我们的某些法官要把他们送去监狱，但肯定无法消除他们内心的监狱。

治疗不一定能解决少年盗窃犯的问题。当然，治疗可以给他很多帮助，可以消除他的恐惧与仇恨，可以给他一点自尊。但是只要原来的恨还在他的身边，他有时又会退化。只有治疗他的父母才会带来更大的效果。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孩子，但他的心理年龄不过三四岁。他从店里偷东西，我于是想到和他一起到店里，我当着他的面也偷东西（当然先和店主说好了）。对那个孩子来说，我是父亲，也是神。我相信他父亲对他的不认可和他的偷窃很有关系。我的主意是假如他看见他的新的神一样的“父亲”也偷窃，他就不得不把偷窃的行为改正过来。

在医治病态小孩的盗窃症时，除了表示赞许，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精神病态是由一个人“被告知不能拥有的”与“他自己真正想要的”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我常常发现把虚假的良心打破以后，小孩就会变得更快乐与更好。把小孩的良心除去，你就会把他的盗窃症医好。

少年犯是社会的问题

在这个动辄以枪和铜指环实施暴力攻击的时代，全世界对少年犯都束手无策，而且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它发生。报纸告诉我们处理这种问题的新方法，一种很严厉的方法：送到感化院受严格操练，并对其违规行为严加处罚。我见过一张孩子扛着大木头操练的照片，在那些压力极大的地方，他们好像一点权利都没有。

我相信，几个月下来这样也许会阻止一些可能发展成罪犯的少年人，但是这种方法是无法治本的。更坏的是，这种待遇会使绝大多数的孩子产生恨，最严格的教育一定会使他们产生对社会永久的恨。

三十年前，莱恩以他改造过的学校——小共和国，证明少年犯可以用“爱”来治疗，也可以被和孩子站在一起的专家医好。莱恩从伦敦法庭把难以管教的男孩和女孩带出来，包括反社会的、暴力的、以当强盗和小偷出名为乐的青少年。这些顽石型的孩子来到小共和国，在那儿，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和以爱的认同组成的小区。慢慢地，这些孩子变成正直的、诚实的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现在都是我的朋友。莱恩在了解和处理少年犯这方面实

在是个天才。因他经常付出爱与理解，所以他能治好他们。他总能找出少年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因为他相信，在每个罪案背后都有一个本来良好的愿望。他发觉对小孩说话没有多大用处，只有行动才有效。他觉得想让小孩去掉一种不好的社会特质，就一定要让小孩的愿望获得满足。有一次，他的一个少年杰贝兹说自己很生气，想把桌上的茶杯和碟子都打破。莱恩递给他一把火钳，叫他尽管做。杰贝兹就大大地发泄了一顿，但是第二天他又要求莱恩给他换一个赚更多钱的工作，他说：“因为我要赔偿那些杯子碟子。”莱恩的解释是，把杯子打破是想打破他所有从前的压抑和心理冲突。在杰贝兹生命里，他第一次受到权威的鼓励，去打破一些东西，并发泄愤怒，那确实对他的情绪有益。

莱恩的小共和国少年犯都是从混乱的城市贫民窟来的，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会再回到从前的不良团伙中。我称莱恩的方法是爱的方法，而处罚少年犯的方法是地狱方法。因为恨从来不会医好任何人，因此我也相信地狱方法不能帮助年轻人改邪归正。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是个法官，不得不处理一个粗暴阴险的少年犯，我会迷惑而不知应当怎样办。因为在现在的英国，他没有像小共和国那样的地方可以去。我对此实在感到羞愧，莱恩在一九五二年就过世了，可是英国却没有从这个伟大的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监护官的确真诚地表示他们想了解少年犯的愿望。精神分析学家虽然在法律界的反对下也开始教育大众，让他们知道犯罪不是邪恶，而是一种需要同情与理解的病。时代的潮流渐渐趋于爱而不是趋于恨，趋于了解而不是趋于偏见或道学式的愤怒，这是一股很慢的潮流，但即使缓慢，到底也把

世界的肮脏冲走了一些，而且这股潮流正在逐渐强大之中。

我从不认为用暴力、残酷或者仇恨的方法可以感化人。我一生中接触过许多问题儿童，其中有许多少年犯，我发现他们非常不快乐，充满仇恨、自卑和焦虑。对他们来说，我是老师、父亲的象征性的敌人，因此他们对我傲慢无礼。我曾被他们强烈地憎恨和猜忌过。但是到夏山以后，这些可能成为罪犯的孩子能够自由地学习与游戏，偷窃时也许还会得到嘉奖。他们从未受到教训，也从不用害怕地上或天上的权威。

离开夏山以后，这些仇恨的学生变成了社会上快乐合群的人。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在夏山待到七年以上的少年犯以后还会去坐牢、强奸或做任何其他反社会的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这里的环境将他们治愈。夏山的环境带给孩子们信任、安全感与同情心，没有责备也没有批评。

孩子们在夏山无拘无束地度过了作恶的年龄，所以他们离开学校以后，便不会变成罪犯或暴民。

我不知道一个成年罪犯对爱的反应如何，我只知道嘉奖一个长大成人的小偷并不会将他治好，就像一段刑期也不会将他治好一样。治疗只对年幼的孩子有效。但是虽然有的孩子直到十五岁才接受治疗，自由还是能使罪犯变成好公民。

夏山收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他因为不合群而被许多学校开除过。在我们学校里，他变成了一个快乐、有创造性并且合群的孩子。而一个感化院的权威一定会将他毁灭。假如自由能够救一个已呈病态的问题儿童，那么对于那些表面“正常”而在家庭中受到压抑的孩子，自由的益处该有多大啊！

十三岁的汤姆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儿童，他不但偷盗而且

很有破坏性。有一个假期他不能回去，所以我们让他留校。在放假那两个月当中，他是学校里唯一的孩子，结果他非常守规矩，我们根本不用把食物或钱锁起来。但是等别的学生一回来，他就领头到厨房去偷东西，这证明一个个体的孩子和一个群体中的孩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感化院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不合群的孩子往往在智力上是低能的。我还要补充一句，他们在情感上也是低能的。我曾一度以为少年犯是因为精力过盛没有地方发泄，所以才有不合群的行为。我想，使他不受压抑，他就会变得理智而有创造性，甚至聪明。我错了，很不幸地错了。几年来和少年犯在一起，我发现他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次人一等，我只记得其中一个男孩后来有成就。虽然其中的确也有不少反社会与不诚实的孩子被医好，而且后来也找到适合的工作，但没有一个孩子变成杰出的学者、优秀的艺术家、熟练的工程师或出色的演员。当他们从反社会的行为中释放出来以后，这些一度迷途的孩子也不过是呆板地度日而没有多大上进心。

假如孩子一直受无知的父母与不良环境的限制，他就永远没有希望满足他的反社会欲望。唯有消灭贫穷、贫民窟，以及父母的无知，感化院的学生才会自然而然地减少。

要根本消除少年犯罪，必须先消除社会上的道德犯罪，以及随之而来的漠不关心。目前我们有两种方法来处理少年犯，一种用恨，另一种用爱。

且让我在想象中做几分钟的教育部长吧，我现在对教育有全权，让我拟定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我会废除全国所谓的感化院，而以男女合校的自治学园来代替。我也会马上设立老师和舍监的

培训中心。每个自治学园将完全自治。教职员没有特别的权利，他们和学生吃住一样，学生做学园的任何工作都要领取工资。自治学园的口号是自由，那里将没有宗教、道德和权威的约束。

我也会把宗教排除在学校之外，因为宗教是说教，它想升华人性，结果却将人性压抑。原罪并无根据，宗教却假定人生来有罪。它也相信自由意志，但对许多被内在冲动束缚的孩子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自由意志。

我主张以爱、非暴力和公平来制约情感，以代替宗教上的制约。自治学园只有一个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理想——尽量不管束这些少年，使他们从权威、仇恨与处罚下重获自由。从经验中我知道，这是唯一行得通的方法。

教师将和孩子的地位平等而不能比孩子优越；他们应该没有权威也不能讥讽孩子；他们不能激起恐惧，教师应该是有无穷耐心、远见和对未来有信心的人士。

虽然现在的社会不允许一个有丰富爱情的生活存在，但让年轻男女在一起，会使他们有爱心和有礼貌。对异性有相当的认识，也会使猥亵减少。

教职员的主要特点应该是信任那些少年，有礼貌地对待他们，不要认为他们是小偷或罪犯。在另一方面，教职员也必须比较现实且具有判断能力，不要一下子给孩子太多自由，例如叫一个小偷做自治学园圣诞晚会的出纳等。教职员一定不能说教，因为他们知道行胜于言。他们必须知道每个少年犯的历史和完整的背景。智力测验在训练中并不重要，它们不能测出生命中许多重要的东西，不能正确地衡量感情、创造力、原创性及想象力。

整个自治学园的氛围会像一所医院而不像一座监狱，就像医

生医治梅毒时不把道德观念牵涉在内一样，我们的教职员也不能拿道德观念处理少年犯。自治学园和医院唯一不同的是，那里不用药物治疗——甚至一般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也不采用。唯一的治疗方法是这个环境中真正的爱。教职员要对人性有信心，那些孩子里面当然一定会有医不好的，但是社会要容忍他们，他们只会是少数，多数的少年犯都会因为爱、容忍及信任得以痊愈。

我记起莱恩讲他在伦敦少年法庭访问一个少年犯的故事。莱恩给了他一英镑，替他付了到邻镇去的车费，他知道孩子会把剩余的钱拿回来给他。结果那小孩真的那样做了。（我想提醒美国读者，莱恩是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出生的。）

我也记得美国一位监狱长叫一个无期徒刑犯人到纽约替监狱工艺室买机器的故事。他规规矩矩地将机器买回来，监狱长问他：“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逃走？”犯人搔了搔头说：“大概是因为你信任我的关系。”

监狱与处罚绝不能代替这些人士的伟大信心，这种信心对迷途的人来说是爱而不是恨。

医治孩子要用爱

如想医治见效，就必须靠病人自己。许多经过精神分析的人都没痊愈，因为他们是被家人逼着去看医生的。举例来说，做丈夫的将不愿被分析的妻子送去接受心理分析，妻子会想：我丈夫认为我不够好，想改变我，我才不干呢。

监禁中的少年犯也有同样的困难，他也被逼着去接受分析、

治疗。大人与孩子都要自己情愿才会有效。

自由本身便可治愈孩子的多数不良行为，不过那必须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也不是感情用事的自由。但只是自由本身却不能治愈一个病态的孩子，它只能触及那些被压抑的部分。在寄宿学校，假如校方态度一贯的话，自由的功效将会更大。

几年前，有一个地道的小骗子被送到我这里来，他来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从利物浦来的电话：“我是X先生（一个当时英国很有名的人）。我的一个侄子在你们学校，他写信问我，他能不能到利物浦来住几天，你反不反对？”

“一点也不反对，”我说，“但是他没钱，谁替他付车费？你还是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吧。”第二天下午，阿瑟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接到迪克叔叔的电话，她和她先生商量过了，阿瑟可以到利物浦去。他们已经查出车费是二十八先令，她问我可不可以先付给阿瑟两英镑十先令。两个电话都是阿瑟自己在镇上的电话亭打来的。他学他叔叔和他妈妈的声音简直是出神入化，把我完全骗了。在发觉上当之前，我已经把车票钱给了他。

我和妻子商量，我们觉得把钱要回来不太妙，因为他以前一定都是这样被人对待的，于是我建议奖励他，妻子也很赞成。当晚夜深的时候，我到他房间去。

“你今天运气不错。”我高兴地说。

“当然啰。”他说。

“是啊！不过你想不到的好运气还在后头呢。”我说。

“什么？”

“你妈妈刚刚又打过电话来，”我若无其事地说，“她说她把车费算错了，不是二十八先令，是三十八先令，所以要我另外再给

你十先令。”我不经意地把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放在他床上，在他没有搭腔之前就走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利物浦，留给我一封信，叫我在火车开了以后再看。上面写着：“亲爱的尼尔，你是个比我更伟大的演员。”以后几个星期，他一直问我为什么给他那十先令。

有一天，我回答他，并问：“我给你钱的时候，你觉得怎样？”他费劲地想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心里说，你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庇护我的人。”这是一个知道赞同就是爱的孩子。通常这种意识要很久以后才会感觉到。被治疗的人当时对此只稍稍有些感觉，有时几个月后他才会恍然大悟。

过去当我常常与少年犯相处时，我一再嘉奖他们的偷窃行为。但是只有在几年之后，当他们已经被治好了，才会发现我的赞许非常有效。

和孩子打交道，我们一定要深入运用心理学，找出他行为的深层动机。一个孩子不合群，为什么？当然，他的行为令人不悦，他也许是个小霸王，也许是个小偷，也许是个虐待狂，但为什么？老师可能因生气而大骂或处罚他，但是等老师发过脾气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近的教育潮流又有提倡恢复严格纪律的趋势，这也许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有一对家长把女儿送到夏山，她说谎、偷东西，而且阴险狡诈。他们对我描述了一大堆她的坏毛病。假如那个女孩知道我清楚她的一切，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一定要等她自己表示，从她对我或学校其他人的行为来纠正她。

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儿童。他的家长坚持一定

要让精神病分析专家检查一下，所以我就把他带到伦敦一位有名的医生那里。我花了半小时把他的情形讲给那位专家听，然后孩子被叫进来，医生很严厉地对他说：“尼尔先生告诉我，你是一个很坏的孩子。”这就是那位专家的那套心理学。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那种虚伪无知的对待孩子的方法。“你看起来好像比同龄人矮。”一位客人向一个对身高感到自卑的孩子说。另外一个人对女孩说：“你的姐姐很聪明，是不是？”和孩子交往的艺术可以说就是知道不要对他们说什么。另一方面，你应该让孩子知道你不容易被欺骗。放任小孩偷你的邮票是愚蠢的，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晓得这回事。但说“你妈妈告诉我你偷邮票”这样的话是不可原谅的，这和你说“我知道你拿了我的邮票”大不相同。

我写信给家长提起他们的孩子时总有一点紧张，我怕孩子假期回家时偶尔会看到。可是我更怕家长会写信给他们的孩子：“尼尔说你不来上课，而且是个不乖的捣蛋鬼。”假如他们这样做，孩子便永远不会信任我。因此，通常情况下，除非我知道那位家长绝对可靠并懂得如何处理书信，否则我会尽可能少提到孩子。

可以说，通常我对孩子的处理相当得体，因为我是识途老马。这并不需要什么智慧，也不用有什么才能，只需常常实践，最重要的是有时要对一些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生比尔偷了另外一个孩子的钱。被偷的孩子问我：“我在下次学校大会上该不该告发他？”

我不假思索地说：“不要。交给我来办。”我先答应他，然后再想怎么办。因为比尔刚得到自由，对这个新环境还不习惯。他很努力地想讨人喜欢和被团体接受，因此他夸张和炫耀自己。假

如将他的偷窃行为公开，也许会使他感到羞愧和恐惧，因而继续反抗和做出不合群的事，或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他在从前的学校里是一个暗中破坏以对抗教职员的捣蛋头儿。公开的指责可能使他更加炫耀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强者。

一次又有一个小孩说：“我要告玛丽偷我的蜡笔。”我对此没有反对而让她去告状，因为我知道玛丽在校已经两年，应付得了这种问题。

有一个十三岁的新生来到夏山。他一生都痛恨上课，在晃荡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厌倦了，到我这里来问我：“我要不要上课？”我回答说：“这跟我没关系。”因为他一定要自己发现他内在的意志。但是对另外一个孩子我也许会回答：“是的，那是很好的主意。”因为她的家庭和学校生活都按照时间表进行，使得她不能决定任何事，我一定要帮助她，使她自立。当我回答孩子的时候，我并非有意识地想到他们个别不同的地方，我的回答是自然而然的。

爱是和对方站在一起，爱就是赞许。我知道孩子很难理解“自由与放纵迥然不同”这个道理，但是他们确实会学，也学得会。最后，几乎每一次，他们都懂了。

让孩子做他自己

弗洛伊德说，每一种精神病都是因性被压抑而引起的，因此我说：“我要办一所没有性压抑的学校。”弗洛伊德说，潜意识远比意识更重要而且更有力量，因此我说：“我们学校里，没有禁忌、

处罚和说教。我们让每个孩子依他内心的冲动生活。”

慢慢地我发觉，多数的弗洛伊德派学者不知道或不相信应该给孩子自由，他们竟然把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他们接触到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发展的孩子，这些孩子因此也不会自然地尊重别人的自由。我相信弗洛伊德派学者的儿童心理理论，是建立在对这些受束缚的孩子的观察之上的。弗洛伊德派学者发现，许多婴儿有肛门性欲感，但是我在自由发展的婴儿中却没有发现。弗洛伊德派学者发现儿童有反社会的攻击性，在自由发展的儿童中也没有。

渐渐地，我发现我的工作预防，而不是治疗。经过许多年我才发现和了解：是自由而非治疗帮助了夏山的问题儿童。我发现我的工作是不干涉孩子，认可一切他自己不认可的东西——那就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良心，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仇恨。

一个新来的学生常常骂人，我笑着说：“好，尽管骂吧！咒骂没有坏处。”对手淫、说谎、偷窃和其他被社会定罪的行为，我也采用同样的方式。不久以前，有一个小孩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你的钟值多少钱？”“现在是什么时候？”“学期什么时候结束？”他焦虑不堪，但对我的回答却一句也没听见。我知道他是在回避问一个他极想知道的问题。

一天，他来到我的房间，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不回答，仍然继续看我的书。在他问了几个问题后，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说：“你刚刚问的是什么？孩子从哪里来的？”

他站起来，脸都红了。“我才不要知道孩子从哪里来。”他说，然后匆匆离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十分钟后，他又回来问：“你的打字机从哪里来？这星期电影院演的是什么电影？你多大了？”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停了一下）唉！去他妈的，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正确地回答了他，他再也没有回来问我其他的问题了。

要把他杂乱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实在是件苦差事。只有看见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变得快乐和自由以后，这种工作才让人可以忍受。

另外一种情形是，长时期费力地研究和了解一个孩子而得不到一点效果。有时你在孩子身上下了一年的工夫，在年底时因为他的偷窃问题已经医好而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才过一天，他又退步了，这真使人感到绝望。我对汤姆称赞了半天，五分钟以后一位老师跑进来说：“汤姆又偷东西了。”但是心理学和打高尔夫球一样，你一回合打了两百杆，也许气得咬牙切齿或者愤然折断你的球杆，但是第二天阳光灿烂的早晨，你又会精神饱满和充满希望地走到第一洞的发球区。

假如你告诉一个孩子任何人生的基本问题，或者他把所有的烦恼都讲给你听，他便有“情感转移”的趋向，那就是说，他会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泻到你身上。当我向小孩解释生育和手淫时，情感转移特别强烈。有的时候情感转移是负面的，是一种恨的情感转移。但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负面的情感转移不会持久，正面的爱的情感转移会接踵而来。

孩子的情感转移很快就会消失，他会很快就忘掉我，而把他的感情转到别的孩子和东西上。

因为我是父亲的替身，女孩对我的情感转移当然比男孩强。但我不能说女孩对我的情感转移永远是正面的，而男孩的一定是负面的。相反地，有些女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我怀有强烈的恨意。

在夏山，我曾经是老师兼心理医生，后来我渐渐发现一个人

不能同时担任这两种角色。我不得不放弃精神分析家的角色，因为大多数学生不能和父亲的替身合作，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同时很害怕我的批评。假如我称赞一个孩子的图画，其他的孩子就会非常嫉妒。心理医生根本就不应该住在学校里，孩子不应该和他有社交性的往来。

所有心理学派都承认潜意识的假说。它是我们不自觉的愿望，是爱情和仇恨埋藏的地方。我们的性格是意识行为与潜意识行为的混合体。

闯入住宅行窃的青年知道他想要钱或东西，但不知道他用这种不被社会接受的方法来赚钱的内在动机在哪里，那个动机是隐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教育和处罚永远医治不了他的缘故，责骂不过是耳边风，处罚也只能让他的身体有所感觉。这些教诲和处罚从来不能深入触及控制他行为的潜意识动机。因此，宗教的说教不能渗入孩子的潜意识，但是假如有天晚上助理牧师和他一起出去行窃，这个行动就会解除造成孩子反社会行为的自我憎恨，助理牧师给予孩子的认同感会使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好几个小窃贼都因为我和他们一起去偷邻居的鸡或学校抽屉里的钱而被医好了，行动可以触及潜意识，语言却不能。这也是为什么爱与赞许经常能解决孩子问题的原因。我并不是说爱会治好严重的幽闭恐惧症或虐待狂，但是通常爱会治好绝大多数的少年盗窃犯，以及有说谎习惯和破坏性的孩子。我已经用行动证明，给予自由及消灭道德纪律能治好许多将来一生可能会长驻监狱的孩子。

真正的自由对于夏山这类的团体，就像精神分析对于个人一样。它释放了内在的郁积，有如一阵清风吹过心怀而驱散对人和对己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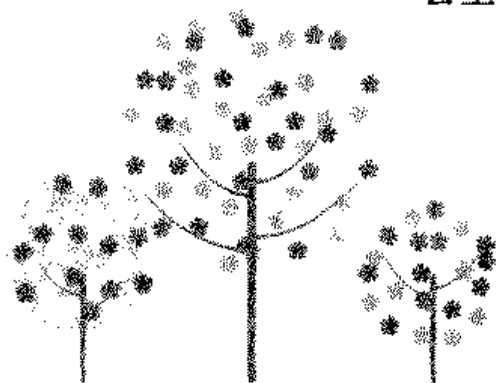
替年轻人争取自由一定要做得彻底，我们一定要立场分明而不能中立，要么权威要么自由，要么选择纪律要么选择自治。骑墙是不行的，今日年轻人的处境需要我们用行动来支持。

要孩子做一个灵魂自由、对工作感兴趣、对友谊有乐趣、对爱情感到快乐的人，或者让他成为一个痛苦的、矛盾的、恨自己和社会的人，这大权操控在家长和老师手中。

怎样获得幸福？我的答案是：消除权威。让孩子做他自己，不要教导他，不要教训他，不要勉强他上进，也不要逼他做任何事。这也许不是你喜欢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不采用我的答案，你应该自己找出更好的答案。

第六章 家长的问题

一个真心要改进他和孩子间不良关系的家长，可以诚实地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对孩子生气是不是因为今天早晨与丈夫吵架了？是不是昨天晚上的性生活没有给我足够的快乐？或者是隔壁那位太太说我把乳臭未干的孩子宠坏了？或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失败的？或是在办公室被上司责骂？



恨生恨、爱生爱

孩子从父母、老师、牧师以及一般环境中得到他的良心，良心和天性冲突造成了他的不愉快，如果用弗洛伊德的名词来说，就是他的“超我”与“自我”之间的斗争。

如果良心完全获胜，孩子将来就会变成一个僧人，完全抛弃红尘与情欲，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妥协的情形。一言以蔽之，是平日敬奉魔鬼，周日敬奉上帝。

爱与恨是不同的，爱的反面是不关心，恨则是爱受到挫折后的表现，恨永远含有恐惧的成分。我们从孩子对弟弟的憎恨中看出，他的恨是因为害怕失去母亲的爱而产生的，同时他也对想报复的心理感到害怕。

当十四岁的瑞典女孩安茜到夏山来时，一开始便踢我，想使我生气，我不幸成为她所憎恨而又惧怕的父亲的替身。她从来没有在他的膝盖上坐过，他也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任何爱。她对父亲的爱因他不爱她而变成恨。在夏山，她突然发现一个新的不严厉也不使她害怕的父亲，所以她的恨就统统发泄出来了。第二天她对我特别温顺，证明前一天的恨只是爱的伪装。要完全了解安茜攻击我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她对性被扭曲的态度。在她

以前上的女子学校，学生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以不健康而猥亵的态度谈论性，她对父亲的恨包含着对压抑的性教育的恨，同时她对经常处罚她的母亲的恨也同样强烈。

很少有家长了解处罚会使孩子对他们由爱转恨，孩子内在的恨很难被发现。母亲发现孩子在一顿打之后变得很顺从，却不知是因被打而产生的恨暂时受到了压抑。但是被压抑的感情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只是处在睡眠状态。

马格斯有一本书叫做《少年人的道德》，我常常读里面的诗给孩子听，有一首是这样的：

汤姆的房子着火了。

妈妈被火烧死了。

爸爸被砖砸死了。

汤姆快要笑死了。

孩子们很喜欢这首诗，有的孩子每听到这首诗就哈哈大笑，甚至喜欢父母的孩子也笑得很大声。他们笑，因为他们对父母怀有被压抑的恨、被殴打的恨、被批评的恨和被处罚的恨。

通常，这种恨浮现在看似与父母毫不相关的幻想中。有一个年幼的学生很喜欢他的父亲，但他也喜欢幻想自己射一只狮子，假如我要他描述那只狮子，他马上就会发现那只狮子和他父亲有些关联。

一天早晨，我挨个给孩子们讲我的死亡故事，当我提到殡仪馆的时候，每张面孔都亮了起来。孩子们在那天下午特别高兴，杀死巨人的故事永远受孩子欢迎，因为巨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父亲。

孩子对父母的恨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它往往始于孩子的自我中心时期。孩子寻求爱与权力，每一句生气的话、每一记耳光、每一次伤害，都是对爱与权力的剥夺。母亲的每一句责骂，对孩子来说，都是“妈妈不爱我”。父亲的每一句“不许动”，都是“爸爸在碍我事，假如我跟他一样大的话，你等着瞧吧”。

是的，孩子会恨父母，但是这远远不如父母恨孩子来得危险。唠叨、发脾气、打屁股和说教都是恨的反应。因此假如父母不爱对方，孩子的前途就很黯淡，因为通常父母都会拿孩子出气。

当一个孩子得不到爱时，他就寻求恨以代替爱。“妈妈不注意我，她不爱我，她爱妹妹，我要让她注意我。你瞧吧！”于是他吧家具弄坏。所有问题儿童的不良行为都是缘于爱的缺乏，所以处罚与道德说教只能增加他们的恨，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产生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父母对孩子的占有。孩子一方面恨那些束缚，一方面又想要那些束缚。这种冲突有时相当严重。孩子会压抑对有占有欲母亲的恨，但是因为感情需要发泄，他就踢猫或打妹妹，这些都比反抗妈妈来得容易。

通常我们恨别人的地方就是恨自己的地方，不管这话是不是老掉牙，但这是真的。虽然我们非常愿意去爱，但婴儿时期所受的恨还是会发泄到孩子身上。常常有人说：“假如你不能恨，你就不能爱。”这也许是真的。我发现我很难有恨的感觉，我从来不偏爱孩子，更不感情用事。很难对“感情用事”下明确的定义。我把这叫做“癩痢头儿子自己的好”。

当我开始治疗罗伯特的时候，他是个纵火犯、小偷和准谋杀犯。他自然会把他对父亲的爱与恨都转移到我身上。有一天，我们谈

完话，他跑出去踏死一只蜗牛，并告诉我这件事，我让他描述蜗牛。他回答说：“一种长长的、黏黏的、很难看的动物。”我递给他一张纸叫他写蜗牛，他写道：“A Snail（一只蜗牛）。”

“你看看你写的是什么？”我说。

突然，他大笑起来。他拿着笔在蜗牛下面写道：“A.S.Neill（尼尔）。”

“你不知道我就是你要踩的那只长长的、黏黏的、很难看的动物吧？”我笑着说。

到此时，这个男孩一点危险性都没有，让他发觉他对我的恨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但如果我说：“当然我是蜗牛，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恨我，你恨我所代表的你自己的某些性格。你才是那只该被踩死的黏黏的蜗牛，你不过是在踩死自己的某种性格而已。”依我看来，这是个很危险的分析方法。罗伯特喜欢的是玩弹弓和放风筝，所有老师或医生应该做的，不过是让他从被禁止放风筝的冲突中解脱出来。

任何期望回报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孩子的本性。孩子讨厌欠任何人的人情，对此我颇有经验。夏山那些享受免费或打折学费的学生，他们每个人对我的恨比二十个付学费的学生加起来还多。萧伯纳曾说：“如果我们为别人牺牲，就不能不恨那些我们为他们牺牲的人。”这是真理。同理，我们不能为别人牺牲而不被他们所恨，这也是真的。一个能大方给予的人不应要求回报，要孩子报恩的父母必定会失望。

总而言之，孩子都觉得处罚是恨，这当然是真的。每次处罚都使孩子的恨越来越深。假如你研究一个相信体罚的老顽固，你永远会发现他是一个仇恨的人。恨生恨，爱生爱，无论如何强调，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都不嫌夸张。只有爱才能将孩子的恨治好。

被宠坏的孩子

被宠坏的孩子是我们被宠坏的社会的产品，不论你对“宠坏”作何解释。在一个社会里，他恐惧地生活着，他所得到的的是放纵而非自由，他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爱的表现。被宠坏的孩子对社会来说是讨人嫌的家伙，你可以看见他在火车上旅客的脚边爬来爬去，在过道里大叫大嚷，对苦恼的父母叫他安静的请求充耳不闻，其实他老早就把这些当耳边风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后，会比受严格教育的孩子遭遇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成为一个随地乱丢衣服而要别人替他捡起来的人，即使已经成年，他仍会到处碰钉子。

被宠坏的孩子常是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或者互相比较，他就会自然地和父母比较，要做他们做的事。既然父母当他是宝，他们就鼓励这种早熟，因为他们害怕假如不让他随心所欲，便会失去他的爱。

我有时也看见老师溺爱学生，这些老师经常惧怕自己不受孩子的欢迎。这种恐惧是让孩子很快被宠坏的快捷方式。一个好的老师或家长必须努力做到客观，他一定要把成见置于与孩子的关系之外。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有成见。举例来说，不快乐的母亲多半会宠坏孩子，因为她很可能给他一种不正常的爱。

在夏山，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永远是件棘手的事。因为我妻子

是母亲的替身，因此他会把她烦死。他总是问个不停：“这学期什么时候放假？现在是什么时候？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其实是他心里恨他的母亲。这些问题是以折磨母亲为目的的。因为我是父亲的替身，所以一个被宠坏了的女孩永远想得到我的反应。通常她并不求一个爱的反应，而是恨的反应。被宠坏的新学生会把我的笔藏起来，或者告诉另外一个女孩子：“尼尔要见你。”其实是要尼尔见她。

被宠坏的孩子曾经以踢门、偷东西来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他们不喜欢突然被放在一个大家庭似的团体中，他期望从我和教职员那里，得到像溺爱他的父母一样有求必应的待遇。

被宠坏的孩子常要很多的零用钱，家长常常会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使我感到苦恼，我还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不佳而允许他们学费打折或免费呢。

对孩子不该有求必应。一般来说，目前的孩子拥有太多东西，因此他们不会珍惜一件礼物。给孩子太多东西的父母通常不够爱孩子，他们要用礼物表示爱，就像不忠诚的丈夫会给妻子买一件他很难负担的皮大衣一样。我决定每次去伦敦时绝不给女儿带礼物回来，因此，她就没有期望。被宠坏的孩子很少珍惜任何东西，一辆刚得到的变速自行车，三个星期后就被他扔在雨里过夜了。

被宠坏的孩子常表现出家长想从头再活一次的愿望——我的生活没有意义，因为那么多人都压迫我，但是我的儿子将要得到所有我没有得到的成功机会。这就是没有受过音乐教育的父亲坚持要孩子学钢琴的原因，也是一个放弃事业回家做家庭主妇的母亲，把脚步不灵的女儿送去学芭蕾舞的原因。还有一些家长逼儿女学他们不喜欢的科系或做不喜欢的工作，可怜的父母无法控制

自己的感情。一个辛辛苦苦建立起一家裁缝店的父亲，发现儿子要做一个演员或音乐家时，他很不好受，但是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一个宠坏孩子的母亲不许孩子长大。做母亲是份工作，但不是一个终身的工作，绝大多数的母亲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有多少次我们会听见母亲这样谈论她的女儿：“她长得太快了。”

一个孩子不应该被放纵到侵犯别人权利的地步。不希望宠坏孩子的父母，一定要能分辨自由与放任的区别。

权力与权威

在心理学尚未发现潜意识的重要性之前，人们认为儿童是理性的动物，他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有良知的老师随便涂抹。

现在我们知道孩子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精力充沛，有强烈的愿望。他寻求以行动来表达他的愿望，他天生是自私的，而且永远在试探他的力量。假如性无所不在，追求权力的愿望也无所不在。

最小的婴儿也许发现，吵闹最能表现他征服环境的力量，大人对他们吵闹的反应使他过分重视吵闹。事实上，如非过分，吵闹本身也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在幼儿园里吵闹常常受到压抑，再早一点他还受到大小便训练的压抑。我们只能猜想小孩在大便时会感觉到权力。因为那是他首次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大小便富有重大的意义。我说我们只能猜想，因为没有人能断定一两岁的小孩能感觉什么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发现，七八岁的小孩的确已对大小便感到很有权力感。

正常的女人怕狮子，病态的女人则怕老鼠。对狮子的恐惧是

真的，但是老鼠只代表她不敢承认的一个被压抑的兴趣。孩子的愿望也会被压抑而转变成恐惧，许多孩子都有梦魇，他们怕鬼、强盗或妖怪。父母常常责怪保姆讲的故事引起了这种惧怕，但是保姆的故事充其量只是恐惧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则是父母对孩子性兴趣的压抑。孩子对他们隐藏的兴趣感到恐惧，女人害怕老鼠也是同样的道理。

压抑不仅是性的压抑。当愤怒的父亲叫道“不准闹”时，可以把孩子吵闹的兴趣变成害怕父亲的兴趣。一个孩子的愿望如果被阻止，他就会恨。假如我从一个三岁的聪明孩子手里抢过玩具，可以的话，他会杀掉我。

有一天，我和比利坐在一起。我坐在一把橘色黑色条纹相间的帆布椅上，我当然是比利父亲的替身。

“讲个故事给我听。”他说。

“你讲个给我听。”我说。

“不要。”他坚持说，他不会讲，一定要我讲。

“好，我们一起讲。”我说，“我一停，你就接着讲下去，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

比利看了看帆布椅。“老虎。”他说。我知道那时我是一只全身斑纹的动物。

“它躺在学校大路旁边。有一个小孩走过路旁，他的名字是……”

“唐纳。”比利说，唐纳是他的好朋友。

“老虎就跳起来，然后……”

“然后把他吃掉了。”比利很快地说。

“然后德瑞克说，我不能让老虎吃掉我哥哥，所以他带枪出去。

老虎跑出来……”

“然后……”

“把他也吃掉了。”比利高兴地说。

“然后尼尔生气了。‘我不能让老虎把我的学生都吃掉。’他说，于是他带上双枪，然后出去，老虎出来……”

“当然把他也吃掉了。”

“但是比利说这不行，所以他带上他的双枪、剑、匕首以及他的机关枪，走到路上，老虎又跑出来，然后……”

“他把老虎杀掉了。”比利很谦逊地说。

“好极了！”我叫起来，“比利把老虎杀掉了，他把老虎尸首拖到校门口，然后召开学校大会，一位老师说：‘现在尼尔在老虎肚子里。我们需要一个新校长，我建议选……’”

比利低下头，没说话。

“我建议……”

“你当然晓得是选我啰。”比利不耐烦地说。

“然后比利就变成夏山的新校长。”我说，“你想他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到你房间去把你的陶器转盘和打字机拿来。”他毫不迟疑、大言不惭地说。

比利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只比爸爸的猎狗还要大的狗。”他的父亲有两只苏格兰短腿猎犬。

“在哪里？”我问道。他摇摇头，不肯告诉我。

“比利，他叫什么名字？”

“水龙头。”他回答。

我递给他一张纸：“你画个水龙头给我看看。”

他画了一根大阴茎。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大的喷头，我找出来教比利怎样用它喷水。

“现在，”我说，“你的水龙头比你爸爸的更大。”他大笑起来。他到处喷水，喷了两天，然后对水龙头失去了兴趣。问题是，比利的情形是一桩性的个案还是权力的个案？我想是权力。他想杀老虎（我）就是想杀他父亲，这和性没有直接关系。他希望有比他父亲更大的阴茎也是个权力愿望，比利的幻想就是权力的幻想。我还听说他向同学吹牛，说他一次能开几架飞机的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他的自我表现。

愿望受到阻止，幻想就会开始。每个小孩都想强大，他周围环境中每样东西都告诉他，他是弱小的。小孩便以逃避环境来征服环境，他们做白日梦，在幻想的世界里遨游。孩子想做火车司机的野心，是一种权力动机——控制一列高速的火车是表现权力的最好例子。

孩子很喜欢小飞侠，并不是他长不大，而是他能飞，能和海盗打架。成人也喜欢小飞侠，因为他们想做小孩，可以没有责任也不需要奋斗。但是没有一个男孩真正一辈子不想长大。得到权力的愿望促使他长大。

压制孩子的吵闹和好奇心，会使他们对权力的正常爱好受到歪曲。所谓的少年犯和电影看得太多的青少年，都是想表达被压抑的权力。我经常发觉，不合群的小团伙头子（那些打破玻璃窗的帮派领袖）在自由环境之下，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大力支持者。

安茜在她的学校里带头捣乱，学校不能收容她。来夏山两天以后，她和我打着玩，但是一会儿就假戏真做起来，她连续三小时手脚并用，又踢又咬，要惹我发脾气。但我拒绝发脾气，而且

一直微笑，这确非易事。最后，一位老师坐下，弹起柔和的音乐，安茜才慢慢恢复平静。她的攻击一半和性有关，但是在权力这边，我代表着法律和秩序，我是校长。

安茜发现生命很矛盾。她发现夏山没有法律可以触犯，因此觉得格格不入。于是她试着怂恿老学生作乱，但只有很小的学生同她合作。她想利用她惯用的领头作乱的本事反抗权威，实际上她喜欢法律与秩序。但在大人的法律与秩序之下，她无法表示她的力量，因此她退而选择与法律和秩序相对抗。

一星期之后，我们开了一次学校大会，安茜对一切都嗤之以鼻，最后她站起来：“我要投法律一票，因为我想破坏它。”

我们的女舍监站起来说：“安茜表示她不想遵守人人都遵守的法律，因此我提议我们废除一切法律，我们只要混乱。”

安茜大叫“万岁”，就带领孩子一窝蜂冲出教室。她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那些起哄的都是尚未养成秩序观念的年幼孩童。她带领他们到工艺室，用锯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同时宣布要把所有的果树都锯掉。我不动声色地和平常一样到园里种菜。

十分钟后，安茜跑来找我。“怎样才能停止混乱而恢复秩序呢？”她较为温和地问。

“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回答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召开一次学校大会呢？”她问。

“当然可以，不过我不会参加。因为我们已经表决要混乱了。”她走了，我继续挖地。

一会儿她又回来。“我们刚刚开了一次会，投票赞成再开一次正式的学校大会，你来不来？”

“正式大会？”我问，“好，我来。”

开会时，安茜很严肃，我们安静地通过了守秩序的规则。结算下来，混乱时期全部的损失是一根晒衣服的竹竿被锯成两段。

在这件事发生以前，安茜一直以领头作乱反抗权威而感到满足。她煽动反叛，做的正是她所恨的事。她恨混乱。实际上她是一个很守法的孩子，但是她有很大的权力欲望，只有在指挥别人时才感到愉快。以反叛老师来说，她想使自己比老师更重要，她恨法律，因为她恨那制造法律的权力。她把自己看成是她那爱施以处罚有虐待狂的母亲。我们只能说她之所以恨权威，客观地说是恨她母亲的权威；主观地说是恨自己内在的、和她母亲一样的特性。我发觉这些权力个案比性的个案更难医治。小孩在性方面的心理问题比较容易疏导，但是疏导有虐待狂倾向和需要权力的孩子则十分困难。

我想到一个失败的例子。我在德国教书时，一个十三岁的南斯拉夫女孩玛罗斯拉娃被送到我这里来。她恨她父亲。有半年之久，她使我的学校就像地狱一样。她在学校大会上攻击我。有一次她提案说，因为我对学校没什么用，应该被赶出校门。提案通过了，于是我离开了学校。三天之后，当我正在悠然享受我的放逐而在写书时，不料学校又开了一次大会通过（当然有一票反对）一定要我回去。玛罗斯拉娃时常说：“我不许学校里有个校长。”她是一个极其自我而顽劣的孩子。我不得不告诉她母亲说我医治不了她。当她离校时我和她握手告别。

“我没能帮你什么忙吧？”我很愉快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她狡猾地笑着说，“让我告诉你，我到学校第一天，在做匣子的时候，你说我钉子用得太多。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你 and 全世界别的老师一样，都是管人的。从那一分钟起，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对我有任何帮助。”

“你说得有理，”我说，“再见了！”

权力受阻比性受压抑更有可能产生恨。玛罗斯拉娃表现的恨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追求权力是每个男女皆有的性格，通常来说，女人喜欢控制人的权力，男人喜欢控制东西的权力。玛罗斯拉娃和安茜绝对都想以权力来征服别人。

没有一个八岁以下的小孩是自私的，他只是自我主义者。当一个六岁孩子的父亲告诉他说不能自私，而且在自私的时候打他，他的道德意识起初是客观的：在爸爸看得见的时候，我必须把糖果分给别人吃。同时孩子也开始了自我定位的过程。他想和父亲一样大——我是指他的权力欲望；他要和父亲一样拥有母亲；他想和父母平等，他把自己想象成父亲，采取父亲的哲学，变成一个小保守党或小自由党。慢慢地，他就把父亲带到他的心灵深处。道德意识本来代表外在父亲的声音，现在就变成内在父亲的声音。就这样，人们变成浸信会^①教友或卡尔文会教友。

被母亲打的女孩，长大也变成打人的母亲。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孩子玩“学校”的游戏时，老师总是要打学生屁股的。

孩子要长大是一种权力的愿望。大人的身材会使小孩产生自卑感：为什么大人晚上可以不睡觉？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最好的东西——打字机、汽车、上等工具和手表？

我刮胡子时，男生也喜欢往自己脸上涂肥皂。因为想成为大人，孩子也有抽烟的欲望。一般来说，独生子的权力是被抑制得最严

^①浸信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使用改革的祈祷传统，崇尚个人自由、政教分离和自愿洗礼、理智信仰。

重的，因此他在学校里往往最难处理。

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在别的孩子还没注册时，让一个新学生早入学十天。他在教师休息室里待着，和教职员谈天，一人一间卧房，过得不亦乐乎。但是当其他孩子回校的时候，他便变得很不合群。当学校只有他一个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帮助修理好不少东西，但是别的学生一到，这个孩子便开始毁坏东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突然之间他不能再做大人了，他必须和其他四个孩子同住一间屋子，而且还得提早上床睡觉。他那种强烈的反应，使我决定下次再也不让一个孩子有机会自以为是大人了。

只有受到抑制的权力才会带来罪恶。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想做好事，想被爱，也想爱人。仇恨与反叛只不过是抑制的爱和被抑制的权力而已。

嫉妒与占有

嫉妒是因占有欲而来的。假如性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升华，一个人在看到女朋友与别人接吻时便会感到快乐，因为他应该看到她快乐而快乐。但是性爱是占有性的爱，只有占有欲强的人才会因嫉妒而犯罪。

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位于新几内亚东部）上没有任何性的嫉妒，因此嫉妒可能是我们这个复杂文明的副产品。嫉妒是因爱和占有欲而引起的。一个嫉妒的丈夫一般不会射杀和他妻子私奔的情人，而会射杀他的妻子，这也许是因为他想把自己的占有物放在别人垂涎不到的地方。就像母兔一样，假如人与小兔接触太多，它就

会把它们吃掉。儿童的“自我”常想占有全部东西，要不然就全部抛弃，不与别人分享。

嫉妒与权力的关系，比嫉妒与性的关系更为密切。嫉妒是一种受了伤的自我反应。“我不是第一个，我不是受宠的，我是次等的。”这种嫉妒心可以在歌星或喜剧明星身上看见。做学生的时候，我会把别的喜剧明星说得一钱不值，这样就会赢得某些演员的友谊。

嫉妒总有一部分是对失去的恐惧。歌剧明星恨他的同行，实际上是因为惧怕对手抢去他的听众。一个人怕失去尊严而引起嫉妒心，比起全世界怕失去爱人所引起的嫉妒心来，也许要多得多。家庭是否存在嫉妒，主要得看年长孩子的感情有没有得到重视。假如孩子自由发展，从小就很独立而不需经常获得父母的赞许，那么他对弟弟妹妹就不会像一个不自由、永远在妈妈身边无法独立的孩子那么嫉妒。这不是说父母只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大孩子的反应，从一开始，任何可以加强嫉妒的行为，像把婴儿特别炫耀给客人看等都应避免。各种年龄的孩子都有强烈的公平感，聪明的父母会使孩子不觉得弟弟得到更多的宠爱，当然，这是“说时容易做时难”。

母亲给婴儿喂奶对大孩子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但如果大孩子在吃奶时得到满足，也许就不尽然。在作出这个定论以前，我们当然还需要许多证据。自由发展的儿童对弟弟妹妹有什么感觉，我没有实际经验，因此我们不知道嫉妒是不是人的固有天性。

在和孩子长期相处的经验中，我发觉许多孩子都会保留一些在幼儿园被不公平对待而感到愤怒的印象，尤其是大小孩代替小小孩受罚的事。“我总是错的”是许多大孩子的口头禅。在任何争

吵中，只要小小孩哭起来，母亲差不多自然会责怪大孩子。

八岁的吉姆有见人就吻的习惯。他的吻不是吻，而是吸吮。我断定吉姆在婴儿时期对吸吮的兴趣没有得到满足，就买了一个奶瓶给他，吉姆就每天带着奶瓶上床。起初另外一些大孩子笑得前仰后合（其实是在掩饰他们自己对奶瓶的兴趣），不久他们都对吉姆嫉妒起来，其中有两个也要奶瓶。吉姆突然变成从前独占妈妈乳房的小弟弟。我为他们全部买了奶瓶。那些男孩要奶瓶，证明他们还对吸吮保持兴趣。

在餐厅尤其要注意避免引起嫉妒的事。即使是教职员，也会嫉妒给客人特别加菜。如果厨子只给某个学生莴笋，别的人就要大叫厨房不公平。

几年前，一些学生带工具箱来给学校增加了不少麻烦。那些父亲没钱给他们买工具的孩子变得非常嫉妒。一连三周，他们都成为反社会分子。一个孩子借走一个刨子，他明明知道怎么使用工具，但还是把工具弄坏了。他故意告诉我说他忘掉正确的使用方法。不管他察觉与否，那都是一种嫉妒的行为。

在家里也许不可能每个孩子都有单人房间，但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角落。在夏山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他自己的桌子和地盘，每个人都快乐地装饰他自己的角落。有时嫉妒是因个别谈话而起的。“为什么玛丽有个别谈话，而我却没有？”有时候，会有一些女孩故意装成问题儿童，以便她们也可以上个别谈话的名单。有一次，一个女孩打破了几扇窗子，别人问她原因时，她说：“我想让尼尔找我个别谈话。”这种女孩多半认为父亲对她们不够好。

孩子把他们的家庭问题与嫉妒都带到学校来。我最怕的就是

家长的来信。有一次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家长：“请不要写信给你儿子了，每次你一来信，他就变坏。”那位父亲没有回我的信，但是他也不再写信给他儿子了。两个月后，那个男孩又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有点懊恼，但没有作声。那天晚上约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孩子房间里有尖叫声，我及时冲进他的房间，才把几乎被勒死的小猫救下来。第二天我到房间去找信，结果找到了，信上说：“上星期一是汤姆（他的弟弟）的生日，丽兹阿姨送给他一只小猫。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在嫉妒引起的幻想里，什么罪行都有可能发生。嫉妒的孩子在幻想中把对手杀掉。有一对兄弟假期要从夏山坐车回家，大的孩子突然害怕起来，一直说：“我怕在路上把弟弟丢了。”他害怕他会梦想成真。

一个男孩和我谈到他的小弟弟，他说：“我并不是真的想他死。但是如果他到很远很远像印度那样的地方去旅行，然后长大了才回来，那我才求之不得呢！”

每个新生到夏山来，差不多都要被其他老生恨上三个月左右；孩子在家里对新的成员也有恨的感觉，他们觉得妈妈只注意小毛头，他跟妈妈睡，把妈妈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孩子对妈妈的恨又常常以特别的温柔作为补偿。通常老大的恨最为强烈，因为小一点的孩子不知道在家里称王是何滋味。我们这里最糟的精神病态的孩子不是独生子女就是老大。

有时家长会不聪明地故意触犯孩子。“汤姆，你弟弟才不会因为指头碰破一点而那样尖叫。”

我记得小时候，另外一个孩子总是我的榜样，他是个好学生，向来都考第一名，任何比赛也都得第一。后来他死了，我记得去参加他的葬礼时我很高兴。

老师常常被学生家长嫉妒，不止一次父母因为嫉妒孩子对夏山和我的感情而把孩子领回去。这是很自然的，在一个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只要不违反学校大会通过的法律，都可以随心所欲。常常孩子在假期也不愿回去，因为回去要受到严格的管理。那些不嫉妒的父母和我们夏山一样地对待他们的孩子，他们相信孩子，给孩子自由，因此那些孩子都喜欢回家。

家长不应该与老师作对。假如家长以武断的命令和纪律使孩子的爱变成恨，孩子当然要到外面寻求爱。老师不过是父亲或母亲的替身，爱老师只不过是因对父母的爱受到压抑，而且老师比父母更容易爱。

我不知道有多少父亲因嫉妒而使孩子恨他们。有些像小飞侠一样长不大的父亲，因为要妻子给他们母爱而恨儿子，残酷地打他。父亲先生，你会发现家庭的三角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孩子出生后，你多少要被冷落一点，有的女人在生育后对性完全失去兴趣。总之，家庭会有分裂的爱，你要了解这种情形，要不然你就会嫉妒自己的孩子。在夏山，我们看到许多父亲或母亲的嫉妒——多半是父亲的嫉妒使他对儿子严厉甚至凶暴。假如一个父亲要与儿子争夺母爱，他的孩子多少都会变得病态。

我见过许多母亲嫉妒女儿，因为女儿拥有母亲已失去的年轻与美貌。通常这些母亲都无所事事，她们还活在从前舞会中衣香鬓影的回忆里。

当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时，我常常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会先将自己的情绪合理化，认为我的不舒服是因为害怕面对难以应付的后果。等我认清这不过是一种对年轻人的占有性的嫉妒时，我的不舒服和害怕的感觉就统统消失了。

的确有人嫉妒青春。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告诉我说，她从前在寄宿学校时，她的老师认为乳房可耻，必须戴很紧的胸罩。这无疑是个极端的例子，它包含了一个虽然有些夸张，但的确存在的事实：失望的、被压抑的、年纪大的人都憎恨青春。

没有爱的婚姻

是什么使孩子患上精神病？在许多情形下都是因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精神病的孩子极需要爱，但他的家庭里没有爱，他听见父母互相责骂，他们也许会努力隐藏秘密而不让孩子知道，但孩子会感觉得到。他并不用他听到的，而是用他看到的来判断，没有一个孩子会被父母间虚伪、亲密的称呼所欺骗。

下面是我们学校的几个例子：

十五岁的女孩，小偷，她知道母亲对父亲不忠实。

十四岁的女孩，不快乐，爱做白日梦，精神病态，据说是因为看见爸爸和他的情人在一起而发作。

十二岁的女孩，恨所有的人，父亲阳痿，妈妈冷酷。

八岁的男孩，小偷，爸爸妈妈公开吵架。

九岁的男孩，在幻想中过日子（大多数是肛门性欲），父母互相仇视。

十四岁的女孩，尿床，父母分居。

九岁的男孩，怪脾气，离家出走，在华美的幻想中生活，父母婚姻不幸福。

我知道，假如家里没有爱，要医治一个孩子有多难。一般做

母亲的常常问：“我应该对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你自己去接受精神治疗才是上策。”

家长常对我说，假如不是为了孩子，他们早就分居了。我觉得如果不相爱的父母真的分居了，对孩子倒好一点，也许好上千倍——没有爱的婚姻生活造成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不快乐的气氛对孩子心理来说是致命伤。

有时我发现婚姻很不幸福的家庭中，男孩的反应是仇视他的母亲，他们会虐待她。一个男孩甚至抓咬他的妈妈。较轻微的情况是孩子通过折磨妈妈来引起她的注意。根据俄狄浦斯情结（也称恋母情结）的理论，应该是倒过来的。小男孩认为父亲是与他争夺母亲爱情的敌手。如果父亲不得宠，儿子自然就成了母亲爱的对象，而会给母亲加倍的柔情。但我常常发现他对母亲会特别地表示仇恨。

婚姻不快乐的母亲永远会偏爱孩子。没有性爱，她自然便把爱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被爱。但是婚姻不快乐的父母不能爱得恰当，他们不是给得太多，就是给得太少，哪一种情况影响更坏，我们不敢判断。

缺乏爱的孩子，会仇恨社会，也吹毛求疵。被爱得过多的孩子，则会成为妈妈的心肝，胆怯、女性化，经常要寻求妈妈的庇护。而房子（在幽闭恐惧症中）、教堂或祖国，都会成为母亲的象征。

离婚法庭本来不干我的事，因为我并不向成人提供咨询。不过，为了研究儿童，我不得不加以关注。如果要家中病态的孩子有康复的机会，父母必须先改变家庭，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必要时，父母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他们对孩子产生了坏影响。一个母亲对我说：“可是如果我让孩子离开身边两年，我会失去他啊。”

我回答说：“你已经失去他了。”的确是，因为他在家里并不快乐。

焦虑的父母

我们可以说，焦虑的父母是无法给予的人——无法给予爱、荣誉、尊敬与信任。

最近一个新学生的母亲来夏山拜访。整个周末，她都在折磨孩子。他不饿，但是她要看着他吃午饭；当他聚精会神地在树上造房子时，她却把他叫下来回屋里洗手洗脸；他把零用钱拿来买冰激凌吃，她却教训说冰激凌对胃有多么不好；他叫我尼尔时，她叫他改叫我尼尔先生。

我问她：“你既然对孩子这样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个学校来念书呢？”

她天真地回答道：“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自由和快乐，我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不受外界影响而被宠坏。”

“哦！”我说，同时点起一根烟来。这位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她如何残忍而愚蠢地对待她的孩子，她正在把自己充满挫折的人生中的焦虑转移给他。

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我没有好办法，我只能举出一些父母的焦虑造成伤害的例子，希望在一百万个家庭中可能有一個人会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一直认为我做的是对的，但也许我是错的！”

有一次一位迷惑的母亲写道：“我实在拿我十二岁的孩子没办法，他突然在百货商店偷起东西来了。求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

做？”这就像一个二十年来天天喝一瓶威士忌的人写信来告诉我说，他的肝突然完全坏了。这时再叫他戒酒大概没有多大用处。我通常规劝对问题儿童焦虑不安的母亲去看儿童心理学家，或到附近儿童心理诊所去。

我当然可以这样回答这位迷惑的母亲：“亲爱的女士，你的儿子偷东西是因为他在家庭中没有得到满足和幸福。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家庭整顿一下呢？”假如我这样做，我就给了她良心的谴责。即使她百分之百同意，也不能改变她儿子的环境，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她知道，也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实现。

当然，因为儿童心理学家的帮助，一个合作的母亲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启发。一个心理学家可能会建议她与她不爱的丈夫分居，或请婆婆搬出去。但不能改变的是那个女人的内心，那个道学、焦虑、恐惧的母亲，也是那个反对性、爱唠叨的女人的内心。只改变外部的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提到焦虑的母亲，是因为我记得和另外一个家长的谈话。她那时准备送七岁的女儿来念书，她提的每个问题都是焦虑的：有没有人看住他们一天刷两次牙？会不会没人监护她就跑到公路上去？她会不会每天上课？每天晚上有没有人按时给她药吃？焦虑的母亲不自觉地把孩子变成他们未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有位母亲总是忧虑她女儿的健康，她经常写长信告知她的孩子该吃什么或不能吃什么，该如何穿衣等。许多孩子的家长都是焦虑的，孩子也会永远继承父母的焦虑。忧郁症就是一种很普遍的结果。

玛莎有一个小弟弟，她的父母都是焦虑的人。我听过玛莎在园子里叫她弟弟：“不要到池边，你的脚会湿。”或“别玩沙，你会把裤子弄脏。”玛莎说这样的话是在她刚来的时候。现在，她弟

弟脏得像扫烟囱的一样，她也不管。只有到学校终了的最后一个星期，她才会重新焦虑起来，因为她知道她又要回到一个充满焦虑气氛的环境里。

我有时想，严格的学校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到假期时孩子会很高兴能回家去。父母看见孩子脸上充满对家爱的样子（其实是对学校的恨），便会感到十分高兴。孩子的恨是因严厉的老师而来的，于是孩子的爱就会大量倾注到父母身上，这和母亲把孩子对她的恨转移到父亲身上的心理作用一样：“等你爸爸回来有你好看的！他会好好教训你一顿！”

我常听见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说：“我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因为他们会学得言行有礼，同时会碰见将来对他们有益的人。”他们以为社会价值观念是一直不变的。父母对将来的恐惧根深蒂固。

在高度权威的家庭，家长喜欢送孩子到一个纪律严明的学校。严格的学校继续压抑孩子，使他安静、有礼貌和保持不适用的传统。更进一步说，虽然这种学校对孩子头脑给予极佳的训练，对他的感情生活和创造冲动却加以限制，训练他们服从所有的独裁者和上司。孩子从家中得到的恐惧，因为那些主张权威的老师的严格训练而变本加厉。普通的家长看见孩子虚有其表的好礼貌和对足球的喜爱，便很高兴地觉得儿子学得很成功。看见孩子在所谓教育的祭坛上被牺牲是一出悲剧，纪律严明的学校要的只是权力，恐惧的家庭因此也就得到了满足。

每一个自我都需要权力，教师的自我会努力地把孩子拉到他身边。想想老师是怎样的一个假神，他是一切的中心，他下令要求学生服从；他是正义的监护人，在课堂上他差不多是唯一的发言人。在自由的学校中，这种权力却会遭到剥夺。在夏山，老师

没有机会炫耀他的自我，他争不过更容易表现自我的小孩。孩子因此不但不尊敬我，而且叫我笨瓜或笨驴。这些名词通常都带有亲切的意味。在自由学校里，一切以爱为首，言辞等是不重要的。

孩子从一个多少有些严格和焦虑的家庭来到夏山之后，他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一个人批评他，没有一个人要他注意礼貌，没有一个人要他别出声。这学校自然成了孩子的天堂，因为孩子的天堂就是他可以表现自我的地方，孩子会将自由表现的快乐和我连在一起。我是给予他们自由的人，我是一个理想的父亲。孩子并非真的爱我，一个小孩不会去爱，他只希望被爱。他内心的念头是：我在这里很快乐，老尼尔是个很好的人，他从来不打扰我，他一定很喜欢我，要不然他会叫我出去。

假期到了，他回家去，在家里也借了爸爸的手电筒，理所当然地将它遗忘在钢琴上。爸爸说话了，孩子发觉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一个孩子常常对我说：“家里人不够开明，你知道我在家里不如在这里自由，我回家时要教教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想他大概真的那样做了，因为后来他被送到另一个学校去了。

许多夏山学生受亲戚的拖累。现在我有很强的欲望想和某些学生的亲戚针锋相对，其中包括两位虔诚的祖父、四个虔诚和过于守礼的阿姨、两个爱说教的叔叔。我曾经严厉禁止一个家长带学生去见他那喜欢地狱之火的祖父，但是他们说办不到。可怜的孩子！在自由学校里，孩子不受亲戚干扰。现在，我预先警告他们不准打扰孩子。两年前，一个九岁孩子的叔叔带他去散步，他回来后，在饭厅乱撒面包。“散步好像使你不快乐，”我说，“叔叔讲了些什么？”

“哦！”他漫不经心地说，“他一直在说上帝和《圣经》。”

“他没有讲把面包撒在水上的故事吧？”我问，他开始笑了起来。这里我要顺便提一句，他后来不撒面包了。但当这位叔叔再来拜访的时候，这个小孩便“暂不会客”。

一般说来，我对多数学生家长倒没有不满，我们和他们的关系相当和睦，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始终支持我。偶尔有一两个对我有疑问的，后来还是相信我了。我也永远坦白地告诉他们我的方法，并且始终表明不接受就别让孩子进来。一直赞成我的家长没有理由嫉妒我，孩子在家里和学校一样自由，因此他们也很喜欢回家。

有些孩子的家长不相信夏山，因此孩子假期时不愿意回家。那些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实在过分，他们不知道八岁的孩子只对自己有兴趣，他还没有社会概念，也没有真正的责任感。在夏山，他能够度过自私的阶段，也因自私得到充分的表现而最终被消灭。这样，有一天，他会变成社会化的人，那时他会基于对别人的权利和意见的尊重，而修正自己的自私。从孩子的眼光来看，家庭和学校不一致是很糟糕的。他开始产生冲突：家庭或学校，到底谁对？所以学校和家庭的目标和看法一致，对孩子的成长和幸福非常重要。

家长与老师有不同意见的主要原因是嫉妒。有一个十五岁的女生对我说：“假如我要父亲气得发昏的话，我就说：尼尔先生这样讲的！”焦虑的父母往往对任何受欢迎的老师都嫉妒。这是人之常情，孩子到底是财产，是家长自我的一部分。

老师也是脆弱的。许多老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就下意识地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而不自觉地拼命和家长争孩子。这样的老师实在应该接受精神分析。分析并不是医治百病的万灵药，它有它的限度，但的确有让人清醒的功效，它能使人更易了解别人，

也会使他更仁慈一些。因为这些原因，加上老师主要的工作在于了解别人，所以我竭力推荐老师接受精神分析。被分析治疗过的老师会很愉快地面对孩子，他的行为也会因此得到改进。

如果家庭会产生恐惧和冲突，它就是一个坏家庭。一个被焦虑的父母向前推得太快的孩子，可能感到仇恨，他会在潜意识中决定不让父母赢。一个不曾在焦虑和冲突中长大的孩子，会以勇敢的冒险精神面对自己的生命。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

自觉是没有偏见和幼稚的观念。话虽如此，不论如何自觉，从生命的初期开始，谁能完全免于受到制约？自觉暗示着能透过事实的表面看清真相。因为自觉在情感的范围之内，所以家长对孩子很难做到自觉。“我把孩子管得好糟！”这是几十封家长来信中一致提到的话。老师因为对学生没有很深的情感，所以较能清醒地带领他们走上自由之路。

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写信给家长说，除非他能改变作风，否则他的问题儿子是毫无希望的。我不得不指出，汤姆在夏山可以抽烟，而在家里每次抽烟都要挨打，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并存。在游泳、梳洗、不好学、咒骂等方面也一样。

我从来不叫孩子反抗家庭，而是自由的影响使他们这样行事，当然不自觉的家庭根本受不了这个挑战，也不能了解自由的功效。

我想举个例子说明家长的不自觉如何影响孩子。下面提到的孩子在这方面都是正常的，他们只是一个不明白小孩真正需求的

环境的牺牲品而已。

米尔德贝德每次度完假回来，就变得讨厌、爱争吵，而且不诚实。她大声关门，对她的卧室不满，对她的床埋怨等，总要差不多过半学期才又变得容易相处。她在假期中唠叨，也被她的母亲唠叨个不停——她的母亲婚姻不幸。所有学校的自由也不能带给她持久的安宁。还有，那段糟糕的假期生活使她在学校变成了小偷。让她了解这种情形，并不能改进她家庭环境中缺少自觉但充满恨的情形，以及对她生活的不断困扰。甚至在夏山，孩子们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家庭的影响——我所指的是那种对孩子的思想和感觉，没有正确评价和认识的坏家庭的影响。唉！要让父母给孩子正确的评价，真是谈何容易！

八岁的约翰带着满脸不快回到学校，开始嘲笑和恐吓比他弱小的孩子。他的母亲相信夏山，但是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管教孩子的人，在家里他一定要绝对服从父母的命令，他告诉我他有时挨打。我们能帮他什么忙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写信给一位父亲：“你对孩子的任何批评都是致命的，不要对他发脾气。最重要的是，不要处罚他。”他儿子放假回去，父亲到车站接他，看到他时讲的第一句话是：“把肩膀挺起来，不要驼背。”

彼得的妈妈说，假如他每天早晨床上都是干的，他就得到一便士；我则告诉他每次尿床就给三便士。为了不让母亲的处理方法和我的有冲突，我劝她在我的新办法开始以前先停止她的老办法。现在彼得在家尿床比在学校次数多。他病态的原因之一是他想做婴儿，他嫉妒他的小弟弟，并隐约知道母亲想要改正他的毛病，我要指给他的却是尿床一点关系也没有。换句话说，三便士的奖励是鼓励他

一直做个婴儿，直到他做够为止，然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尿床。一个习惯必须得到满足，以引导或贿赂的方法改正那个习惯会使孩子有罪恶感，并教给他可恨的道德。尿床毕竟比将来做一个目中无人的道德家要好一些。

小吉姆从家里回来时说：“这个学期我一堂课也不会逃。”他的父母催促他考中学入学考试，他上了一星期课，然后一个月都不见影子。这证明光说不练是没有用处的，更糟的是，说还可能有害。

这些孩子都不是问题儿童，在合理的环境和父母的了解之下，他们都会变成正常儿童。

有一次，一个问题儿童饱受母亲不正确教导方法之害。我告诉他母亲一定要将那个错误改正，她答应了。暑假完了以后，她把他带回来，我问她：“你把那些禁忌打开了没有？”

“打开了。”她说。

“很好，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跟他说，玩你的小鸡鸡不是错事，却是一桩傻事。”

她把一种禁忌解开，却又加上另一种禁忌，当然可怜的孩子会继续反社会、不诚实、令人嫌恶和充满焦虑。我与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学习。我所有的工作都好像是在改正父母的错误。对那些诚实的、勇于改过而且愿意学习怎样对待孩子的家长，我感到同情与钦佩。但是另外一些家长则奇怪地死守着一些无用甚至危险的教条，而不去适应孩子；更奇怪的是，他们嫉妒孩子对我的爱。

其实孩子们爱我主要不是因为本人，而是我给他们自由的态度。当他们父亲说“不许闹”时，我成了他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有礼貌或者用客气的语言，从来不强迫他们洗脸，也从不要求服从与敬意。总之，我像对待大人一样地尊敬他们。我知道，在他们父亲与我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他的工作是赚钱养家，我的工作是研究孩子，并将我全部精力奉献给孩子。假如父母拒绝读儿童心理学以增进自己对儿童发展的了解，他们应该料到自己会落伍，通常他们的确是落伍的。

有一位家长写信给孩子：“假如不能比现在写得更通顺一点的话，我宁愿你不要写信给我。”这是一位家长写给他那个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智商不足的女儿的信。我不止一次地向那些埋怨的家长怒吼：“你的孩子是一个小偷，他尿床、反社会、不快乐和自卑，你倒埋怨说他脏手脏脚地到车站去接你！”我是很不容易生气的人，但是当我遇到一个家长不能区分小孩行为孰轻孰重的时候，我便忍不住要恼火。这也许是人家称我反家长的原因。但是如果一位母亲来访，在园子里看到她浑身是土的孩子，而喜悦地微笑着说：“他真是健康和快乐啊！”那时我就感到无限的快乐了。

是的，我知道要家长那么说有多难——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与价值观念，同时我们常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也许我该道歉，因为我对孩子有点狂热，而且对那些对孩子看法与我不一致的家长不耐烦。但是假如我道歉，我就是伪君子，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是对的——至少在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

一个真心要改进他和孩子间不良关系的家长，可以诚实地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对孩子生气是不是因为今天早晨与丈夫吵架了？是不是昨天晚上的性生活没有给我足够的快乐？或者是隔壁那位太太说我把乳臭未干的孩子宠坏了？或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失败的？或是在办公室被上司责骂？问这样的问题会很有用处。

许多终生难改、根深蒂固的问题隐藏在下意识当中，一个生气的父亲很少会停下来问自己，他生气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被管得太严、挨过打、受过道德训诲、对神恐惧，或曾被逼着遵守毫无意义的社会常规，甚至受到很深的性压抑。这个答案是常人不能做到的深度的自我分析。但是这种自我分析会将许多孩子从精神病与不愉快中解救出来，可惜很少有人做得到。

我们都知道《圣经》上提到父作孽，子受苦的教训。千百年来，人们的理解仅止于表层。即使目不识丁的人，也能了解易卜生的剧本《群鬼》^①的含义。剧中的儿子被父亲的梅毒毁了。但是更常见的因为父亲心理上的罪恶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无人了解。我认为，避免孩子性格扭曲的恶性循环的唯一道路，就是给自觉的父母有关孩子自由发展的早期指导。

自由发展当然比一般教育制度来得费神，父母至少要在孩子生下来后的头两年中为他牺牲自己的时间与兴趣。他们绝不能轻易地博取孩子的爱与感激，也绝不能把孩子当做亲戚来时表演微笑或其他技巧的炫耀物。让孩子自由发展表示父母不自私。我一定要强调，那些自以为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年轻父母，实际上不过是使小孩服从他们自己的便利，像让孩子睡觉的时间和他们看电影的时间配合，或者因为父亲要在白天小睡片刻，就塞给孩子一个玩具，等等。

“但是，慢点，”家长会说，“你不能这么说，我们有我们生活的权利！”我要说，在小孩出生头两年（或四年）时你们没有那

①《群鬼》剧中的女主角欧文夫人对迷恋于花街柳巷的丈夫逆来顺受，她听从牧师的说教，心甘情愿恪守妻子的“本分”，结果她生下了一个得了梅毒的儿子。

个权利。孩子头几年一定要受到非常小心的照料，因为他周围一切都是反对自由发展的，大人不得不为孩子努力奋斗。

对那些衷心要让孩子自由发展、有个好的开头的父母，我还有一些忠告。

把婴儿车放在公园里一小时以上而不去理会，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没有人能体会孩子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单独待在陌生地方的孤单感觉。那些偶尔在这种情况下听见孩子大哭的人，或许可以想象那种做法的残忍。

假如你要孩子长大而且精神正常，你必然不会也不敢不理他。你一定不但要在他游戏时逗他玩，同时自己也要像孩子一样和他一起玩，你要进入他的生命，并接受他的兴趣。假如你有一些大人无谓的尊严，你就做不到。

最好不要让祖父母和孩子住在一起，因为老人家经常不是制定规则来管教孩子，就是一味地溺爱，弄得不好，孩子的“老板”便从两个变成了四个。即使没那么糟糕，祖父母也常把他们已经过时的教养方法加在孩子身上。祖父母常常以太占有的爱宠坏孩子，这通常发生在一个儿女都已长大而无事可做的祖母身上，第三代使她又有差事可干了。她总认为，儿子或媳妇不会教养孩子，非她来接管不可，于是孩子就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是听父母还是祖父母的好，结果是谁的都不听。对孩子来说，家庭不和睦表示家庭没有爱。不管是妈妈与祖母之间或父母之间，虽然家庭争吵有时是瞒着孩子的，但是仍骗不了他，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家里没有爱。

上学也是个问题，你妻子可能希望孩子进一个男女合校的进步学校，而你也许要送他到公立学校。你们之间可能对此有冲突，

还有更糟的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天主教徒。对此我不能给出什么忠告，思想上或宗教上的鸿沟很难跨越。我可以说，许多严重的问题儿童都是由于父母对子女上学的意见不同而来的。一个不赞成夏山的父亲为了息事宁人而准许孩子来此上学，孩子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进步，因为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赞成他来此地。这种情形对任何孩子来说都是不幸的。在这里他因为害怕不知何时父亲会把他换到一个严格的学校而毫无安全感。

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意见难免有不和之处，老师也明白，因此他们有时设法开家长会来和家长取得更多的联系。这是很好的办法，每个学校都该这么做。老师应该了解他们对孩子的影响力绝对不如父母，这也就是为什么家庭气氛不改善，孩子的问题便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原因。

父母一定要了解，孩子迟早会离开你们。当然，我并不是说孩子应该离开父母，从此永不相见。我是说他们要在心灵上独立，并解除儿童时代对家庭的依赖性。母亲常使孩子依赖她，这是极自然的，我知道有许多女儿都在家里侍奉年老父母，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形下那个家庭是不快乐的。

女儿的灵魂中一方面想过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她的责任感又逼她留在父母身边。她内心永远有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使她满腹牢骚：“当然，我喜欢我母亲，但是她真是累赘。”

今天成千上万妇女都在做世界上最无趣的工作——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等等。她们是生活平淡不拿工钱的老妈子，她们的生活是枯涩的。等到孩子们离巢，她们的工作也就此完结。小鸟飞尽的巢永远是寂寞的，我们不应责备母亲而应该同情她。母性使她想把她的工作拖得越久越好，因此她也不自觉地一直不

让孩子长大。我认为，每一个已婚妇女都应有- -项在母亲职责做完以后可以继续做的职业。

在每个家庭中，父母就是上帝，他们是嫉妒的上帝。父母有法定的权利以任何方式教养孩子。他们可以打他、吓唬他，使他没有好日子过。法律只有在孩子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时才能干涉，而对更严重的心理损伤，它却丝毫无能为力，不幸的是，父母总以为他们是对的。

人类的希望在于父母愿意为最佳选择展开行动，那样他们就能够觉醒，站在孩子那一边，让孩子在工作、学习及爱情等方面，都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假如这本书能使一位家长了解，他对孩子变好或变坏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我就没有白写。

第七章 问题与答案

夏山学校以教育自由儿童闻名于世，许多卫道士却斥之为“放任学校”，对尼尔的教育成果持怀疑、否定的态度。

在最后一章中，尼尔针对人们的种种疑问，一一作答，语气坚决而诚恳，从他的回答中，我们更能体会到“自由发展”对孩子的重要。



一般性问题

你所说的“反生命”是什么意思？我并不反生命，我的朋友们也是。

我这辈子已经看过两场惨烈的战争，或许死之前还能看到更骇人的第三场。在前两场中已经让好几百万青年失去生命。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南非的帝国主义者让人送命；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间，人们在“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死去；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间，人们则死于打倒法西斯主义；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人为了摧毁或是捍卫共产主义而死。这些都表示，大多数人都愿意舍弃自己甚至儿女的生命，服从于权力中央的基于与个人生活无关的理由所下的命令。

当我们是政治家、商人或剥削者的马前卒时，便会反对生命并且认同牺牲。而我们之所以成为卒子，则是因为我们被训练以消极的方式追求生命，谦卑地让自己融入集权社会，随时准备好为主人的理想献出生命。只有在浪漫小说的情节里，人类才会为爱殉情；在真实世界中，他们只会为恨而死。

以上提到的是群体的观点，但即使是在个人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反生命的。他做爱时总是觉得不能尽兴，喜欢的尽是一些

俗气、廉价又逃避现实的嗜好。他还是个道德主义者，认为自然的生活是错误的，即使不完全错，至少也是不适当的，他就是用这种观念训练自己的孩子。

任何尊重生命的孩子，都不会被长期灌输关于性、教义、上帝、礼仪或举止得当的种种是非观念。任何尊重生命的家长或老师，都不会体罚孩子。任何尊重生命的公民，都不会忍受我们的刑事规定、绞刑，以及对同性恋的惩罚、对私生子的恶劣态度。任何尊重生命的人，都不会坐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卑贱的罪人。

在此我要强调，我自己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X先生的所作所为是否危害到其他人？如果答案为否定，则反对X先生的人就是反生命的。

有人会主张孩子们跳舞、旅行、游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玩耍，都是尊重生命的表现。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存在，小孩子渴望做到的，是拥抱生命，是开心地活着并且满怀乐观，即使在权威的压抑之下，还是能够发现活着的乐趣。然后这种渴望持续下去，让长成大人者产生矛盾心理：既想追求乐趣却又心怀恐惧。

当我引用“反生命”这个词时，指的并非想要寻求死亡，而是害怕生存超过害怕死亡。所谓反生命并不意味着向往死亡。反生命的态度代表支持权威、支持教会、支持心理压抑、支持思想控制，或者至少，屈服在这些势力之下。

总的来说，尊重生命意味着欢乐、游戏、爱、有趣的工作、嗜好、笑声、音乐、舞蹈、为他人着想，以及信任人类。反生命等于责任、服从、利益和权力。综观人类历史，反生命的一方总是胜利，而且还会继续赢下去——只要孩子一直在成人的观念下，被训练得去适应眼前的世界。

你不认为大部分的人类疾苦，都会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经济问题解决后得以解决吗？

发现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只是将大众带向枯涩的生活，实在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是的，在商店或办公室里枯燥地工作是必要的；但我们并不需要那些毫无生气的、痛恨自己办公桌和销售柜台的人，我们也不需要必须在老电影、赛狗、画刊和报道时事与犯罪新闻的报纸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木头人。

乘坐凯迪拉克的百万富翁，内心并不会比铁路搬运工来得快乐。原因是没有人在内心灵魂轻视生命、轻视爱的情况下，还能够享受经济富裕带来的舒适或安全感。有钱人和穷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一个不认同爱、缺乏爱，视爱为猥亵笑话的世界里长大。

同意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快乐的人，许多会认为只要所有经济问题能够解决，人们的生活就会富裕、满足和自由。但我本人无法相信这种说法。现在见到的小小经济自由，并没有带来令人喜悦的结果。经济自由实现了电器化的厨房，却没有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快乐或智慧；新厨房的一切只是提供更多的舒适，因此能够很快地被视为理所当然，却丧失了原本的情感价值。

我们的人格培养方法使英国成为一个在物质上成功的国家，这些方法给予我们高水准的生活。然而以上种种只是就“成功”而言的。整体看来，英国人还是不快乐。所以我的答案是“不”，只解决经济问题永远无法消除这个世界的恨与灾祸、罪恶与丑闻、精神上的与生理上的疾病。

面对不快乐的婚姻，我们该怎么办？

许多中产阶级的父母寻求以精神分析法解决问题，却经常导致婚姻破裂的结果。不过就算分析的方法能够再加以改进，我们终究无法分析整个世界。针对个人的治疗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对大众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解救人类的方法在于正确地培养孩子，而不是治疗精神病人。我必须承认，对于如何解决今天的婚姻问题，我其实无话可说。这是个难解的习题，但如果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生活在一起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在轻视生命的环境中被抚育长大，就没有人能对他们的问题使得上力。

这样的论调听起来非常悲观。唯一能够让我们乐观看待婚姻的方法，就是努力给孩子提供一个不再憎恨性与生命的环境。每当我看见孩子挨打、说谎，或是对自己的裸体感到羞愧，我看到的是一场悲剧——他将成长为满怀恨意的丈夫或妻子。

你认为在婚姻中，夫妻双方拥有相同的智力水准重要吗？

在婚姻中，智力是比较不重要的条件。基于理智而结合的婚姻乏味又冷淡；基于情感而结合的婚姻却有温情和付出。自然并不会让男人或女人因为对方的聪明才智而陷入爱河；不过，在性的吸引力消退以后，相同的知性兴趣将能使一对夫妻相处得更快乐。相同品味的幽默更是婚姻快乐长久的征兆。

是什么造成了人们过分忧虑工作，又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选择自杀这条路？

我怀疑有什么孩子担心过工作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忧

虑情绪其实有很深的源头，而且几乎总是来自手淫的罪恶感。没有这种罪恶感的孩子，面对工作通常都很主动积极。

史德喀尔曾说：“自杀是最后的性行动。”禁止手淫导致孩子痛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自杀便是他们合理的反应。如果身体是这么脏的东西，最好尽快抛弃它。

你对社会工作者的看法如何？

我十分尊敬这些进入问题儿童所属的贫穷家庭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他们做得够深入吗？

没有人期待这些社工对贫民窟的父母进行精神分析，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任务十分艰难。他们无法消灭制造反社会儿童的贫民窟，也不能改变无知的父母——这些人以糟糕的养育阻碍孩子的成长，也使孩子把性看成只能躲在衣柜里的肮脏的探索。

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人都是英雄。他们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抗拒贫穷家庭生活的邪恶。但即使是完全相信自由的社会工作者，他要如何才能将自己的原则注入贫穷的家庭中呢？他怎么能够对一个母亲说“格林太太，你的儿子之所以偷东西，是因为醉鬼老爸曾经殴打他，也因为你在他两岁抚摸自己的阴茎时打他的屁股，因为你从未对他有过爱的表示”？格林太太听得懂这些吗？

我并不是说女人无法再教育，但我真的认为单凭社会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说几句话，是无法实现再教育的。这里我们面临的有一部分是经济问题，至少应该先从消灭贫民窟开始着手。

关于夏山的问题

在夏山的制度下，孩子的意志力怎么发展？假如他可以随心所欲，他怎能控制自己？

在夏山，孩子并未被允许随心所欲，他自己内在的法律会在各方面约束他。他只能对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假如他愿意，他可以整天游戏，因为工作与读书只影响他个人。但是他不可以教室里吹小喇叭，因为这样会干扰别人。

什么是意志力？我能决定让自己不抽烟，却不能决定使自己坠入爱河，或喜爱植物。没有一个人能使自己变好或变坏。

你不能训练他人，使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假如你给孩子自由教育，他们会对自己更了解，也会更有意志力。因为自由使许多潜意识变成知觉。夏山孩子对生命很少迷惑。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认为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请注意，所谓意志薄弱，通常只是缺乏兴趣的表现。一个本来不想打球，却很容易被说动去打网球的人，正是一个不知自己真正兴趣所在的人。只有训练奴隶的奴役制度，才鼓励人们继续软弱和无能。

假如孩子在夏山做危险的事，你会由他去吗？

当然不会。人们常常不知道给孩子自由并不是让他们去做笨蛋。我们不让年幼小孩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也不让他们接近机器、汽车、碎玻璃或者深水等危险区域。

你不应该给孩子他不能担负的职责。但是请记住，一大半孩子遇到的危险都是因为不良教育而来的。孩子会因火而发生危险，

是因为他被禁止了解火的真相。

夏山的孩子会不会想家？

我知道当一个不快乐的母亲把孩子带到夏山来的时候，他会抓住她哭，叫着要跟她回去。我发觉假如孩子叫得不够，妈妈会不高兴。她要她的孩子想家，孩子越想家，就表示越爱她。常常是痛苦万分的孩子在妈妈的火车开走五分钟以后，就会兴高采烈地玩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不快乐的孩子在开始上学的时候会想家，也许因为他不快乐的家庭给他很深的忧虑，他会忧虑家里又变成怎样了。最可能的情形是一个不快乐的母亲得不到丈夫的爱，便把她所有的爱和恨都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想家是一个坏家庭的象征，这个家有太多的恨。想家的孩子不是想念家中的爱，而是要家里的冲突和保护。这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家庭越不幸福，孩子越需要保护。他在生命中没有停靠之处，因此夸大了被他称为家的那个地方的停靠作用。因为离开了家，他便将家理想化。不是思念真的家，而是思念他所想要的家。

你们夏山收不收笨学生？

当然。不过要看怎么个笨法，我们不收智力不足的学生。但是一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不好，又是另一回事。许多孩子因为学校枯燥无味而成绩不佳。

说到“笨学生”，夏山不以考试和成绩来判断孩子的智力。在许多情形下，笨孩子只是因为有不自觉的冲突和罪恶感而心不在书本而已。如果潜意识中那个问题“我是不是坏？”在打扰他时，

他怎能对数学或历史感兴趣呢？说到笨学生，我内心颇有感触，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学不会东西。我口袋里装满破铜烂铁，一看到书，我脑袋里就去打这些小玩意的主意。

我还没碰过一个所谓的“笨学生”没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潜能，以学校功课判断孩子的智力不仅无益，而且有很大的害处。

如果孩子拒绝缴纳学校大会通过的罚款，你们怎么办？

孩子们从来没有拒绝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假如处罚不公平，他们会拒绝。我们的上诉制度可以补救任何不公平的审判。

你说夏山的孩子都有干净的头脑，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干净的头脑是一个不会大惊小怪的头脑。大惊小怪就是你对使你大惊小怪的东西怀有压抑的感情。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一听到“大腿”这样的字眼就大感吃惊，因为她们对大腿有不正常的兴趣，与大腿有关的东西是性欲和被压抑的东西。因此，在夏山这种不把性、禁忌及罪恶连在一起的气氛下，孩子便不需要暗地私语和嘲笑，觉得性不干净，他们对性就像对别的东西一样真诚。

七岁的威利第一学期结束后，从夏山回到家时谈吐不雅，因此邻居都不让他和他们的孩子玩，我该怎么办呢？

对威利来说这是很不幸、沮丧和痛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假如你的邻居因为听见一句“该死”、“去你的”就感到大惊小怪，他们都是被压抑的人，应该离你的威利远远的。

夏山的儿童对于电影的看法如何？

他们什么电影都看，我们从不审查。结果，他们离校时对电影已经有很好的鉴赏能力，较大的孩子对看起来不大有意思的电影就不看。那些看过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好片子的年长学生，对普通好莱坞的片子更是挑剔。还没到青春期的孩子对爱情片不感兴趣。

孩子顶嘴时你怎么办？

夏山从来没有顶嘴的孩子。只有在被高高在上的人瞧不起时孩子才会顶嘴。在夏山我们采用孩子的言语，假如一位老师诉苦说孩子顶嘴，我知道准是这位老师有问题。

你对一个不肯吃药的孩子怎么办？

我不知道，因为夏山没有一个孩子不肯吃药。我们的饮食非常平衡，疾病在夏山不成为一个问题。

夏山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吗？

不，年幼的孩子不需照顾。他们有自己的重要的事要忙。

你们夏山有没有教过有色人种的小孩？

有过两名。据我的观察，别的孩子并未注意到他们皮肤的颜色。其中一个凶横霸道，不受欢迎；另外一个是很可爱的小家伙，而且特别讨人喜欢。

夏山有没有教童子军？

没有，我不相信夏山的孩子会对日行一善有胃口。日行一善

是自觉的自负，童子军运动的确有很多好处，但是对我来说，它已被它的高尚道德及中产阶级的是非与纯净观念破坏了。在夏山我从不提童子军，但我也未见到任何孩子对此表示过兴趣。

你对在虔诚宗教气氛中出来的孩子的政策如何？你允许这样的孩子在夏山信教吗？

是的，孩子可以不顾教职员和其他学生的反对而自由地信他的教。但我发现没有一个自由的孩子愿意信教。有些新生做了几次礼拜后就不去了。教堂太乏味。我发现崇拜并不是小孩的天性，罪恶的感觉除去后，祈祷就用不着了。

通常从宗教家庭出来的孩子都是不真实和被压抑的，这在一种对生命的爱已经成了对死亡的恐惧的宗教制度下是免不了的。你可以灌输给孩子对上帝的敬畏，而不能灌输给他对上帝的爱。自由儿童不需要宗教，因为他们的生活在精神上充满创意。

夏山的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吗？

不。这也许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从未经历过贫穷。我不允许教职员在政治上影响孩子。政治就像宗教一样，应该让孩子长大后再作个人选择。

夏山的孩子长大后参不参军？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学生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也许军队对自由孩子来说太缺乏创造性。夏山的孩子当然会和别的孩子一样，随时愿意为他们的国家打仗，但他们也许会想知道为什么而打。

我们的毕业生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些也阵亡了。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你为什么要让男孩与女孩分开住宿？

夏山是英国的一所学校，因此我们一定得遵守英国的法律与社会传统习俗。

关于养育孩子的问题

你认为每个看过你的书或听过你演讲的父母，都会改变教育方式，对孩子好一点吗？要治疗受伤的儿童，是不是需要依赖父母的正确知识？

不许孩子有独立思想的母亲，在看书时会感到良心受谴责而维护自己：“我并不愿意伤害我的孩子，但我控制不了。你诊断起来当然容易，但是有什么补救方法呢？”

对一个生活呆板而充满恐惧的母亲来说，是没有补救方法的；对一个以为儿子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贝的父亲来说也没有。最糟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父母，还有那些只要你稍微提到他们养育孩子的方法有一点不对就火冒三丈的父母，对他们来说能有什么补救方法呢？除非家长情感上已经准备接受新知识，也能学以致用，否则知识本身不会有多大用处。

为什么你如此强调要使孩子快乐，天下有快乐的人吗？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天下当然没有永远快乐的人，我们都有牙痛、恋爱不顺或工作不愉快的经验。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愉快与平衡，以及对人生知足的感觉。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自由儿童的脸孔是开朗无惧的，被严格教养的儿童看起来却充满胆怯、痛苦和害怕。快乐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受到最低限度压抑的境界。快乐的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不快乐的家庭则是一个紧张的家庭。

我标榜快乐第一，是因为我标榜生命第一。宁可让孩子自由、满足而不知小数点的算法，也不要让他为了通过考试而脸上长满暗疮。我从未在一个快乐少年脸上发现过暗疮。

假如孩子有绝对自由，他要多久才会知道自由发展是重要的，他会不会知道呢？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人让孩子永远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话都是危险的。

没有任何人能有社会自由，因为他一定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但每一个人都应有他个人的自由。讲得具体一点：没有人有权利逼孩子学拉丁文，因为学习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孩子在上拉丁文课时不停地捣乱，那么就应该将他赶出课室，因为他干涉了别人的自由。

给自治下定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只是大人把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在孩子心里，让他自我克制而已。真正的自治不包括压抑与接受，它尊重别人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说，努力修正个人的看法而与别人和平相处。

你真的相信让一个懒惰的孩子随便浪费时间是对的吗？当他对工作不感兴趣时，怎样才能使他工作？

世界上没有懒惰这回事。懒惰的孩子不是身体不好，就是对

大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事不感兴趣。

你从未见过十二岁以下到夏山来的孩子懒惰过。许多“懒惰”的孩子都是从严厉的学校转来的。他们在这里继续“懒惰”很久，在他们从以前的教育中恢复过来以前，我不让他做不感兴趣的事，因为时候未到。像你我一样，他一生将要做很多他不喜欢做的事。假如他现在玩够了，将来他便可以面对任何困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夏山毕业生是懒惰的。

你赞成和孩子玩吗？

我女儿珠绮小时候有一次被关门声吓哭了。我妻子将她抱起来，亲热地搂住，然后抱着她，同时让她的四肢可以自由活动。

在孩子紧张的时候，家长应该逗孩子，使他可以活动他的肌肉。我发觉和四五岁的小孩打着玩也是很有效的方法，当然每次你一定要打输才行。笑是放松情感和身体紧张的一种极佳的发泄方法，一个健康的婴儿会笑口常开。搔痒常常可以逗笑婴儿，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有一派儿童心理学家认为碰触小孩会让他对父亲或母亲有不正常的好感，我认为这是一派胡言。我相信父母可以搂抱孩子、挠他的痒痒、拍他和抚摸他。

我们应该避免不敢正视生命的心理学家所主张的“不可和孩子同睡或逗他”的学说。这种禁忌背后的潜意识是，任何身体的接触都会引起婴儿的性的感情，这对与孩子身体接触怀有病态快感的父母来说，也许是危险的，但是我现在是对普通正常和感情成熟的父母而言，而不是那些停留在婴儿期的父母。

一个观念开明的家长对于别的孩子的侵略性有何办法？

当威利的父母送自由发展的威利到公立学校时，他一定会受到别的儿童残忍、强横与仇恨的对待，他的父母是不是要让威利自己发现，他是否能忍受那些仇恨和强横呢？

当彼得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我教他打拳击自卫。在我们所谓基督精神的社会里，不回手主义已不再是爱和慈善的象征，而被认为是懦弱的。彼得的父亲是对的，假如我们不让孩子有自卫的能力，他们就会吃亏。

你对体罚的看法如何？

因为体罚是残酷和充满敌意的，所以它是罪恶的，它使打人的和挨打的都产生恨意。它也是一种不自觉的性变态。在许多禁止手淫的地方，处罚的对象是手淫的工具——手。在同性恋被禁止的男子学校里，体罚经常是打屁股，因为屁股是被渴望的对象，宗教对肉体强烈的恨使体罚在许多教区里流行。

体罚永远是一种反射动作。打的人恨自己，于是把他的恨反射在孩子身上。母亲因为恨她自己而打孩子，因此也恨她的孩子。

对于学生人数较多的大班老师来说，打手心多半不是恨，而是为了管理方便，因为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因此把大班取消，体罚也可以消失。假如学校是游戏的地方，而且给孩子学习或不学习的自由，体罚自然就会消失。在一个老师知道他们职责所在的学校里，处罚也是毫无必要的。

你真的相信打破孩子坏习惯的方法是让小孩继续做坏事吗？

坏事？谁说他们做的是坏事？

至于坏习惯，你也许是说手淫吧？

强迫孩子改掉习惯不是治本之法，唯一的根治方法是满足孩子对那些习惯的兴趣。要知道，可以手淫的孩子比那些不准手淫的孩子更少沉迷于手淫。体罚会使孩子大小便的时间延长。将孩子的手捆起来会使他变成终身变态的手淫者。

一些所谓的坏习惯根本不是坏习惯，那些只不过是自然的倾向。坏习惯的称呼来自家长的无知与仇恨。

家庭的正确养育能纠正学校教育的错误吗？

大体上说来是可以的。家庭比学校更重要。假如家庭中没有恐惧与处罚，孩子不会相信学校是对的。家长应该诚实地告诉孩子，他们对坏学校有什么想法。而荒谬的是，父母往往对最笨的老师也保持忠诚。

你对圣诞老人的看法如何？

孩子们都喜欢神仙故事，凭这一点就知道那些故事有足够的存在价值了。

至于圣诞老爷爷，我想不必为他而苦恼，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知道他是假的。但是他和鹤仙送子的故事关系密切。那些要孩子相信圣诞老爷爷的爸爸妈妈通常都在生育问题上撒谎。我从来不讲圣诞老人的故事给孩子听，即使我讲，我们四岁的孩子也会嗤之以鼻。

你说创造比占有好，但是当你允许孩子创造时，他做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他的财产之后，他会过分重视它的价值，这该怎样处

理呢？

他不会这样。小孩珍视自己做的东西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天或一星期。他们生来占有心弱而会把新自行车扔在雨地里，或者把衣服随地乱丢。他的快乐在于创造，真正的艺术家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对它失去了兴趣。没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能满足它的创造者，因为他的目标总是追求完美。

对一个做任何事都缺乏恒心的孩子该怎么办？他一会儿喜欢音乐，一会儿喜欢跳舞。

我会由他去，这就是人生。我自己的兴趣也会从照相移到装订书籍，然后是木工，再转移到铜工，人生中充满片段的兴趣。我在从事钢笔素描多年之后，才发觉我不过是第十流的画家，于是我就放弃了素描。

孩子的嗜好不断改变，他对任何事都会尝试，这就是他学习的方法。夏山的孩子花了几个星期造船，但是如果有一个飞行员此时来参观，那些孩子马上就忘掉造了一半的船而开始造起飞机来。我们从来不要求孩子将他们的工作做完。假如他们的兴趣已经没有了，再逼他继续做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讥讽孩子吗？你想这会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幽默感吗？

不应该，讥讽与幽默无关。幽默是爱的表现，讥讽则是恨的表现。讥讽小孩会让他感到自卑，更觉得自己没用。只有不好的教师与家长才会讥讽孩子。

我的孩子总是问我该做什么、玩什么，我应该怎样回答？告诉孩子干什么错了吗？

给孩子一些有趣的事做，对孩子来说是好的，但并非绝对必要。让孩子自己找事做最为理想。因此夏山老师从来不告诉孩子要做什么，老师只在孩子问及东西如何做和技术性问题时，才给予协助。

你赞成给孩子礼物是表示你对他的爱吗？

不赞成，爱不需要外在的表现。但是大人应该在生日、圣诞节等节日给孩子送礼物。不过你不应该期望或者要求孩子表达感激。

我的孩子逃学该怎么办？

我想你的孩子大概很活泼，而学校却太呆板。

大致来说，逃学是表示学校不够好。假如可能，请将你的孩子送到一个更自由、更有创造性和更多爱的学校读书。

我该不该给孩子存钱罐并教他如何储蓄？

不应该，小孩不会考虑明天。等他长大一点，要买一件贵东西时，他会自动储蓄。让我再强调一点，孩子一定要按他自己的速度生长，许多家长都因揠苗助长而造成严重后果。

绝对不要帮助孩子做他自己单独能做的事，当一个孩子想爬到椅子上的时候，急切的父母便会帮忙，因此把他最大的快乐——克服困难的快乐——给剥夺了。

我九岁的孩子往家具上钉钉子，我该怎么办？

把锤子拿开，告诉他这是你的家具，不许他损坏不属于他的

东西。假如他还不停止，我亲爱的女士，你应该把家具卖掉，去看精神分析师，他会帮助你了解自己是怎样把孩子教成一个问题儿童的。

除非家具是家中唯一可以钉钉子的东西，否则，没有一个自由快乐的孩子会想破坏家具。防止这种情形的第一步，就是在另外的房间里给他预备木头和钉子。假如你的小家伙不往木头上钉钉子，而仍然要往家具上钉的话，那么他就是恨你，而想惹你生气。

你对一个倔强不听话的孩子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在夏山很少见到倔强的孩子，当孩子自由的时候，他就不会倔强。小孩不听话永远是大人的过错。假如你对孩子采取爱的态度，你不会使他倔强。每个倔强的孩子都有他的苦处，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寻找那苦处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多半是因为你对他不公平。

我六岁的儿子画猥亵图画，我该怎么办？

当然鼓励他啰！但同时也要检讨你的家庭，因为家庭中任何的猥亵都是由你而来的。六岁的孩子不会天生猥亵。

因为你自己对人生有猥亵的态度，因此你才会从他的图画中看出猥亵来。我猜想你所谓的猥亵大概与大小便和生殖器有关。对这些东西要自然，而不要以是非观念来判断，我想就像他度过其他幼稚的兴趣一样，孩子在这方面的幼稚兴趣也会成为过去。

为什么我的儿子总撒谎？

也许是在模仿父母。

微博：优之童 | 微信公众号：其爸儿童教育 | 家长交流QQ群：105556194

假如五岁和七岁的兄妹经常争吵，我怎样才能阻止他们？他们彼此倒很喜欢。

是吗？是不是妈妈特别宠爱其中的一个呢？他们是不是在学爸爸和妈妈呢？有没有人使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体是肮脏的？他们常被处罚吗？假如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争吵不过是一种正常的要争夺权力的行为。不过，兄弟姐妹也需要和别的孩子来往，孩子必须通过别的与他们没有感情纠葛的孩子来衡量自己，因为互相之间有许多像嫉妒、偏爱这样的错综复杂的情感，所以孩子用兄弟姐妹来衡量自己比较困难。

我怎样才能使孩子不吮指头？

不要阻止他。如果你阻止成功，也许会使孩子退化到吮指头之前的一段感情状态中。吮指头有什么关系呢？许多正常的人小时候都吮过指头。

吮指头表示他对母亲乳房的兴趣还未被满足，因为不能再给八岁的孩子乳头，你只可能尽量培养他创造兴趣的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治本，我们学校有极富创造性的孩子，他们一直到青春期还在吮指头，任由他去就是了。

为什么我两岁的孩子老是拆玩具？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普通玩具通常毫无创造性。孩子拆玩具常常是想发现里面到底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你孩子的情形到底如何。假如你曾经打骂和教训他而使他恨自己，他必然会毁坏任何他碰得到的东西。

怎样才能使孩子整齐清洁？

为什么要使小孩整齐清洁？绝大多数富有创造性的人都不整洁，通常都是呆板的人才有整洁的房间和桌子。我发现九岁以下的孩子都相当爱整洁，从九岁到十五岁，同样的孩子会变得不整洁，这段时期的孩子简直就不知整洁是什么。但是再大一点，他们又会自然而然地整洁起来。

我们十二岁的儿子吃饭前不肯洗手，该怎么办？

为什么觉得洗手那么重要呢？你们有没有想到洗手也许对你们有什么象征意义？你们对孩子是否干净的关心，是否隐藏着对他道德的担心？

不要向孩子唠叨。请相信我，你的洁癖是主观的个人兴趣。如果你觉得不干净，可能是你太过分重视清洁了。假如你一定要他在饭桌前出现时干干净净的，因为玛丽阿姨在做客，而她很可能留给侄儿一些遗产，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准他洗手。

怎样才能使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孩子不靠近火炉？

将火炉装上防火架就可以了，但是你也可以让他的指头稍微被火烫一下，使他可以对火炉有真正的认识而不敢接近它。

如果我为小事批评女儿，你会说我恨她。可是，我真的不恨她呀！

你一定恨你自己。小事是大事的征兆，如果你连小事都批评，你一定是个不快乐的女人。

父母要等孩子到什么年龄才准许他喝酒？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酒的看法很复杂。我个人喜欢喝一大杯啤酒，或一小杯威士忌，葡萄酒、烈酒我都喝，所以我显然不是极力主张戒酒的人。但是我很怕酒，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看见酒所造成的灾害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不赞成孩子喝酒。

当我的女儿小时候要尝我的啤酒和威士忌时，我让她去，她尝了尝啤酒后说：“难喝死了。”而对威士忌却说：“好喝。”但是她以后再也没有要过。

在丹麦时，我曾看见自由儿童要柑香酒喝，他们每人都得到一杯，而且一口气喝完，但他们再也没有要过。我记得从前有个农夫在冬天雨季时常到学校接他的孩子，他总带来一小扁瓶威士忌，同时给第一个孩子喝一小口。我父亲总是摇头，而且很忧虑地说：“瞧着吧，将来他们大了都是醉鬼。”他们大了以后每个都滴酒不沾。

孩子迟早会遇到喝酒的问题，只有那些不能适应生活的人才不会酗酒。

当夏山毕业生回校时，他们会到镇上酒吧去喝酒庆祝，但是从没有一个人喝过头。

也许有人会主张应该让孩子自己发现喝酒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不允许在学校喝酒，说来有点不合逻辑，但我自有道理。

对不吃饭的孩子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们夏山从来没有这种情形，假如有，我会立刻怀疑他是在反抗父母。曾经有一两个孩子因为不肯吃饭而被送到

夏山来，但是他们在这里从来没有绝食过。比较棘手的情形是，情感可能还停留在乳房时期的孩子，我会尝试用奶瓶喂他们。我怀疑可能父母对食物太啰唆，强迫孩子吃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他才不肯吃。

关于性的问题

猥亵到底是什么？

这问题不易回答，我想大概是一种对性和其他身体机能下流的、令人厌恶的态度。它和那些被压抑的孩子在学校墙角窃窃私语，以及在墙上写些有关性的字句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绝大多数性的故事都是淫秽的，有些讲故事的人则以幽默或机智挂羊头卖狗肉。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我听过也说过无数关于性的故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只有一两个是值得重复的。我发现通常性故事专家都是性生活不愉快的人。假如每个性故事都是因为性压抑而起，也许太笼统了一点，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同理解释幽默。我看见卓别林穿着游泳衣往两寸深的水里跳时捧腹不已，但是我对跳水并没有压抑。不管是否和性有关，一切可笑情形中，都有幽默存在。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没有人能清楚分辨什么是淫秽、什么不是，那些在学生时代引我入胜的故事，现在想起来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猥亵的。

通常淫秽只不过是性加上罪恶感而已，那些因喜剧演员的淫秽笑话而捧腹的人，都是对性有不正常态度的人，当大人向小孩说性

故事的时候，他们自己还停留在对性有不成熟看法的阶段。

假如每个孩子都自由而对性有正常看法，大人的猥亵便不会影响他们。但是因为数百万孩子对性都是无知的和有罪恶感的，成人的猥亵只会再加重孩子对性的无知和罪恶感。

是否有一些性行为是不正当的？

只要双方愉快，任何一种性行为都是正当的，性只有在不能给参与的双方带来最高快乐时才是不正常的。婚姻和正当的性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有限制的性。年轻人即使接受父母性生活是自然的这个概念，但在想象父母有种种性行为时也常会感到震惊。

我们社会里有权威的中流砥柱人士，将性的游戏完全归到淫秽与猥亵的范围内，因此使得一些追随者不敢纵情于性。一旦他们沉溺其中，他们很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侵略感，并沉迷于因为被禁止而诱发的肉欲兴奋之中。

只要是沐浴在爱与柔情之中，没有什么性是不正当的。

孩子为什么手淫，我们怎样才能阻止他们？

我们一定要区别儿童手淫与成人手淫。儿童的手淫根本不是手淫，而是源于好奇。当婴儿发现他的手、鼻子和脚趾时，妈妈高兴得很；当他发现他的生殖器官时，妈妈就很快地和厌恶地把他的手拿开。结果对婴儿来说，生殖器官变成身体上最有趣的部位。

婴儿的性敏感区是嘴，当孩子不受富有道德色彩的手淫禁忌的影响时，他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官很少有兴趣。假如孩子是个手淫者，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认可他的习惯，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不会沉溺其中。

对手淫的认可，也可以使青春期的少年减少这种行为。但是要记得，性一定要有发泄的方法，因为年轻人没有经济能力，所以结婚总是较晚，性方面成熟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手淫或者暗中进行性交。道德家认为这两样都有罪，却不提出解决方法。当然他们主张贞洁，忍受肉体的煎熬，但是显然只有少数像和尚一样清心寡欲的人，才能将肉体永远摒弃。普通人不能不让性有正常的发泄。

除非婚姻不受经济条件影响，否则手淫的问题仍会相当严重。我们的电影和小说激起年轻人对性的兴趣，而未婚青年又不允许有性行为，因此他们不得不手淫。这仍是不够的，婚姻好像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但是只要性与犯罪连在一起，这还不是解决的方法。

言归正传，告诉你的孩子手淫不是罪恶。假如你已说了手淫会产生疾病或是精神病等后果的谎话，鼓起勇气告诉他，你说的是谎言，只有那样，手淫才不会对他那么重要。

我十二岁的女儿喜欢读不干净的书，我该怎么办？

我会把所有能买到的不干净的书都买来给她看，然后她就不会感兴趣了。

但是她怎么会对此有兴趣呢？她是不是在寻求你未曾告诉给她的性的真相？

你会不会责备一个十四岁就讲性故事的孩子？

当然不会，我会讲更好的给他听。绝大多数成年人都讲性故事。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最好的性故事是从一位牧师那里听来的。谴

责对性的兴趣是纯粹的伪善。

性的故事直接来源于性压抑，它想发泄因性压抑而起的积郁。在自由的情况下，性故事会自然消失，也许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性是一个基本的兴趣。

谁应该给孩子性的教育，老师还是家长？

当然是家长。

关于宗教的问题

为何你反对宗教教育？

这个嘛，为了其他一些因素，多年来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我发现，通常最神经质的孩子，幼年都曾接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而严格的宗教教育总是过分强调性的重要性。

宗教指导对孩子的心理是一种伤害。因为宗教皈依者大部分都接受原罪的观念，如犹太教义与基督教义都憎恶肉欲。同时保守的基督教教义一再暗示孩子自己一出生就是不洁净的。作为一个传统的苏格兰儿童，我自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自己随时都有堕入地狱身受烈火的危险。

有一次，一位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的九岁小男孩来到夏山，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谁是上帝？”

“不知道，但是你做好事就可以上天堂，做坏事就要下地狱。”

“那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统统是黑的，魔鬼很坏很坏。”

“哦！那么哪一种人会进地狱呢？”

“坏人呀！那些诅咒、谋杀别人的人。”

我们何时才能了解这些对孩子来说是多么荒谬。宗教教育竟然教孩子把口出诅咒、亵渎话语的人与谋杀犯划上等号，同样判定对这两种人的惩罚是永远得不到饶恕。

当我再问他上帝的形象时，他说他一点也不清楚上帝长什么样子。但他很肯定地说他爱上帝。当他说他爱上帝时，他的心中其实根本不知道上帝到底是谁，仅仅是刻板地遵循他所受的教导，说自己爱上帝。然而事实上，他畏惧上帝。

你信耶稣吗？

几年前，一个孩子来到夏山，他父亲是一位无牧师身份的传道者。某天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跳舞。这位传道者摇头对我说：“尼尔，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信神呢？”

“布朗，”我答道，“你一生站在肥皂箱上，对人们鼓吹如何如何才能被解救。其实你只是空口谈救赎，而我们却活在救赎中。”

没错，我们并不是有意地追随基督教教义。但若以一种比较开放的观点来看，夏山却是全英格兰唯一的一所学校，遵循着耶稣认同的方式对待儿童。卡尔文教派的牧师在南非用体罚教导孩子信仰神，天主教的神父也用体罚来教导孩子信仰神；但在夏山，我们给予孩子爱与赞许。

孩子应该如何认识上帝？

谁是上帝？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上帝就是我们内心的善。

如果你想教导孩子信仰一个连你自己也不清楚的形象，带给孩子的只是伤害。

你不认为诅咒是亵渎上帝之名的行为吗？

小孩子的诅咒起因于性和自然的作用——与上帝无关。当然，对于一个死板地接受宗教观念、把上帝当做圣人，认为《圣经》故事是不容怀疑的事实的老实教徒，你没有办法质疑他为何无法接受这种观念。如果上帝真的是一个充满爱、而非带来恐惧的象征，那么就不会有人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来咒骂别人。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让我们信仰的神变得更可亲近、更接近人性。

关于学习的问题

你并不赞成教授拉丁文与数学，这样说来，你同意发展孩子的心智吗？

我不知道何谓“心智”。我从未发现哪个拉丁文学者或是数学家得依靠一个伟大的“心智”作研究。

你对高等数学教育的反对态度，是否影响夏山的孩子们学习数学？

我从不对孩子们谈数学。虽然我个人很喜欢数学计算，有时甚至以解几何、代数题目来寻求乐趣。

我反对数学教育的原因，是这些教育内容对孩子来说太抽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讨厌数学。孩子们可以轻易地分辨两个苹果，

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可以了解“X个苹果”的意思。

再者，基于和我反对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同样理由，我反对数学。对一个未来要做修车匠或小商贩的孩子，二次方程式的教学有何意义？根本就是愚蠢的行为。

你觉得家庭作业有用吗？

我甚至不相信学校课程，除非它们是孩子自愿选择的。家庭作业一向是惹孩子讨厌的东西，这就足以说明它不应该存在。

为何某些学生只有在体罚的威胁下才会乖乖学习？

如果我知道不会背诵《可兰经》要挨打，我想我会学习背诵。当然，这么做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永远讨厌《可兰经》，讨厌鞭打我的人，甚至讨厌我自己。

课堂上，老师正努力教学时，发现有个男孩在玩铅笔，他该怎么做？

铅笔等同阴茎，男孩玩铅笔是因为他被禁止玩他的阴茎。矫正方法是找他的父母来，告诉他们不要阻止小孩自慰。